
武俠世界
第38年
31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智取黃金谷」續篇「無影殺神」巨型小說。程玉琪鍥而不捨追查「天星玉環」主人，在四川武隆邂逅徐純一，祇因此巧遇，竟然大有斬獲，可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雖然被誣入獄，案情却有了很大進展……若君曾閱「智取黃金谷」故事，定難忘石中奇先生的工巧佈局，字裡行間洋溢着作者的精巧着墨。欲知充滿智慧又武功高强的程玉琪如何抽絲剝繭，在毫無頭緒之下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好文章不得不讀。

*　　*　　*

本期選刊金戈先生撰寫的張三丰傳奇軼事，張三丰的「亂披風劍法」向爲閱讀武俠愛好者深悉，究竟此劍法如何演變而來？請閱。

石中蓮先生續撰「三盜六僧魔公子」的結局篇「月圓花好九重天」，欲知黑衣城城主何許人也？不得不讀下闕，自當爲君一一交代清楚。

*　　*　　*

下期將刊瀟湘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血玉娃娃」，屆時請留意刊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31期
（總號19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七友風雲傳奇故事之二／石 中 奇・文
可 飛・圖

無影殺神

徐老夫人轉贈玉環





程玉琪花了三個月的時光，終於將黃金谷的善後處理好了，除了小數四五十個病情特別重的人，需長時間的治療之外，其他的人都歡歡喜喜的帶着分得的黃金各奔前程，而程玉琪再上征途，去找尋那「天星玉環」的原主人。

歐陽小芬也有一枚「天星玉環」，也是要找尋玉環原主人，加以她對程玉琪自心底產生了無比的敬意，因此，寧可暫別李九如，也非追隨程玉琪不可。

身邊有了歐陽小芬，程玉琪一路上的飲食起居，就方便得多了。

不僅方便了，簡直可以說舒服極了。外有苗子，內有歐陽小芬。程玉琪除了走路需要用自己的雙腿外，其他的事，她就不用煩半點心了。

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兩人都把「天星玉環」戴在手指之上，但似乎是目標太小了，一直是沒有碰到過注意「天星玉環」的人。

這天，他們來到了四川境內的武隆。

三人正要走進「水月樓」去用膳，迎面遇上了一位錦衣公子，那錦衣公子先驚「咦」了一聲，接着大喜過望的向程玉琪當頭一禮，道：「程姑娘，是妳，姑娘還記得在下麼？」

程玉琪微微一怔，接着含笑道：「怎麼不記得，尊駕不是徐先生麼？」

徐公子激動的道：「姑娘眞記得在下，在下好高興！」

程玉琪笑笑道：「咱們都是同過生死、共過患難的朋友，怎麼會記不得，徐兄，你的大號可是叫純一？」

徐純一樂得手舞足蹈，道：「寒舍就離此不遠，請姑娘賞面，去喝杯水酒。」

程玉琪出乎歐陽小芬與苗子意料之外點頭道：「徐兄盛情却之不恭，我們只有叨擾了。」

徐純一大喜過望，領着他們向自己家中走去。

徐純一就是最近從黃金谷脫險歸來的。程玉琪只是見過一面，却是過目不忘，一口就叫出他的姓名，這是最叫徐純一高興不過的事了。

以程玉琪之尊，居然能一口叫出自己的姓名，任何人在這情形之下，也會興起一種莫名的感動。

記住一個人的姓名，不但是一種禮貌，也是眞誠相交的橋樑，程玉琪可謂深得其中三昧。

徐純一的產業很大，入門便覺得氣勢非凡，房屋高大，自然流露出一股不凡的氣勢。

這是一家不普通的人家。

肅客就座，未及奉茶，徐純一匆匆一禮，口中道了一聲：「失陪！」便跑進內堂去了。

片刻之後，徐純一與另一位少婦一左一右的攙扶着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夫人緩緩走出來。

那老夫人見程玉琪站起身來，急行兩步，向前道：「不敢當，不敢當，姑娘請坐。」

徐純一接口向程玉琪介紹那老夫人道：「這是家母……娘！這位程姑娘就是使孩兒脫險於水深火熱的大恩人。」

老夫人打着戰聲，叫了一聲：「徐門大恩人……」就要行禮拜下去。

程玉琪攙扶住徐老夫人，連稱：「晚輩不敢當，老夫人請坐！」扶着老夫人先坐了下去。

徐老夫人唏吁了幾聲，向徐純一和那少婦道：「那麼，你們夫妻替老身拜謝程姑娘吧！」

程玉琪還要遜謝時，他們夫婦已經拜了下去，自己又被老夫人拉着不讓回拜，只好側身受了他們的大禮。

接着，徐純一又替歐陽小芬和苗子引見了老母親。

老夫人少不得又是一番感謝之詞。

原來，徐家雖然家大業大，徐純一却是一脈單傳的獨生子，老太爺子早已過世，母子婆媳三人相依爲命，徐純一之得以平安歸來，對徐老夫人來說，程玉琪不但是徐家的救命恩人，簡直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了。

因此，程玉琪被徐老夫人的誠意留了下來。

程玉琪在徐家一連住了半個月，幾次要走，都被徐老夫人死拉着不放。

這天，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商量了一下，打定主意準備不告而別。

到了三更過後，程玉琪給徐老夫人留下了一封信，表示歉意，正要越牆而去的時候，她忽然眉頭一皺，輕「咦！」一聲道：「苗大叔，請注意附近的動靜，芬姊，我們到裏面看一看。」

這是不尋常的情況，程玉琪是不會無的放矢的，苗子只道了一聲：「姑娘也要特別小心。」身形微晃，不問情由的便翻到牆外去了。

接着，程玉琪向歐陽小芬一招手，反身向內宅撲去。

這時，歐陽小芬也發現了異狀，原來，有一陣輕泣之聲正從一座小花廳之內傳來。

花廳之內有燈火，輕泣的是徐少夫人，也是徐純一的媳婦。

她對面坐着一位五十多歲的青

袍男子。她身旁站着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

那青袍男子苦着一張臉，那精壯漢子却不時發出一陣陣的冷笑。

聽中不見徐老夫人，也不見徐純一，只是兩個陌生人，這倒是相當令人費解了。

程玉琪向歐陽小芬搖了搖手，示意她先作壁上觀。

過了片刻，只聽得那青袍人冷冷的道：「妳想通了沒有？妳娘和妳丈夫的生死，就在妳一念之間決定了。」

徐少夫人只顧在飲泣，一點反應也沒有。

那青袍人聲音一揚，道：「哭，哭，妳就是會哭，妳聽到了老夫的話沒有？」

徐少夫人哀聲道：「二叔，你就可憐可憐他母子吧，饒了他們吧！」

原來，這青袍男子正是徐少夫人陳幼瓊的二叔哩！

青袍人語氣一緩，道：「幼瓊，二叔要是不可憐他母子，他們母子還能活到今天？」

徐少夫人道：「二叔的大恩，姪女沒齒難忘。」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廢話，今天已是最後一天了，妳怎麼樣說？」

徐少夫人道：「請二叔再寬限幾天，姪女一定把二叔交辦的事辦好。」

青袍人冷笑道：「寬限幾天，這已是第四次寬限了，再沒有下次了。」

徐少夫人道：「就這一次，只要二叔答應，絕不會再有下次了。」

青袍人道：「就這一次。」

徐少夫人道：「就這一次。」

青袍人道：「這一次妳一定辦到？」

徐少夫人點頭道：「一定辦到。」

青袍人道：「好，再給妳三天時光，三天之後，妳如果還推三阻四，那就莫怪老夫要親自下毒手了。」

徐少夫人應道：「姪女這次一定辦到。」

青袍人冷「哼」了一聲，道：「走！」於是帶着那壯漢子走出廳外，飛身而去。

徐少夫人忍了片刻，便痛哭了起來。

歐陽小芬輕聲道：「我們要不要現身出去。」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再看一看。」

徐少夫人哭了一陣，忽然撕了一片衣襟，咬破手指，在衣襟寫了幾個字，然後，當空拜了三拜，取出一把剪，向胸部刺進去……

她當然死不了，有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在暗中窺伺，怎能讓她死！

歐陽小芬輕喝一聲，道：「別做傻事情。」當然人比話還快，徐少夫人的剪刀早已到了歐陽小芬的手中。

程玉琪伸手拾起了那塊衣襟，上面寫着：「程姑娘，請救一郎母子。」

字雖不多，但已看得程玉琪鼻頭一酸！

徐少夫人看清楚程玉琪與歐陽小芬後，大哭一聲，拜倒地上，道：「請姑娘救命！」

程玉琪扶起徐少夫人，點頭道：「妳放心，小妹一定盡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妳先說給小妹聽聽。」

原來，徐少夫人嫁到徐家來就沒安着好心，目的是謀奪徐家的財產，和一件徐家的寶物。

至於這是一件甚麼寶物，徐少夫人却說不上來，只知道那件寶件裝在一隻小玉石盒子裏，藏在老夫人那裏。

但他們結婚後，徐少夫人却不忍傷害徐家母子了。

誰料，新婚半年不到，徐純一又一去不回失了踪，幸好，過了一年的時光，徐純一又回來了。

這次是那青袍人在徐純一回來之後，第三次到來，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逼得緊，徐少夫人再也支吾不過去了，只有以死求援。

程玉琪道：「還有一件事呢？」

徐少夫人道：「純一這次回來，帶了不少黃金，二叔要查問黃金來源。」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這件事只怕純一兄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徐純一當然說不出所以然來，因爲程玉琪早就預料到這點，她除了再三警告大家守口之外，在他們出去的時候，又點了徐純一和他一同工作的礦工們的穴道，使他們暫時失去了視力，直到他們遠離二百丈外，才恢復他們的視力，由他們各自回家。

徐少夫人道：「可不是，純一就是說不上來。」

忽然，歐陽小芬輕聲道：「老夫人會不會有事？」

徐少夫人道：「他們都被點了穴道，不會有事情。」

程玉琪道：「芬姊，妳先去看看老夫人。」

那知道她話聲剛落，歐陽小芬剛待出去的時候，聽外有人乾咳了一聲，道：「不敢有勞歐陽姑娘，老身已經來了。」是老夫人。

老夫人能自解穴道，想來也不是等閒人物了。

徐少夫人一見老夫人走了出來，驚叫了一聲：「娘……」她能說甚麼呢？

徐老人微微一笑道：「孩子，別怕，娘知道妳是一個好孩子，這些日子眞苦了妳了。」

徐少夫人又叫了一聲，道：「娘，妳老都知道了？」

徐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娘都知道了，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其實徐老夫人比程玉琪還早發現了暗中有人，祇是沒有想到暗中之人就是徐少夫人。

徐老夫人的出現，程玉琪亦不無意外之感，微張着秀目笑道：「老前輩，好高明的身手。」

徐老夫人笑道：「老了，老了，此調老身很久以前就不彈了。」

徐老夫人親切的拉着徐少夫人坐在身邊，接着道：「年輕時候，老身倒也在武林中走過幾天，自從純一他父親去世之後，老身就絕口不談武事，所以，純一他沒有學習武功，才被瓊兒二叔欺上門來了。」

程玉琪道：「老前輩逆來順受，初衷如一，可敬可佩。」

一個身懷絕學的人，居然能夠忍下這份被欺侮的屈辱，又怎能不叫程玉琪等人敬佩呢？

徐老夫人搖頭一嘆道：「老身還不是功虧一簣，無法自善其身。」

一聲苦笑，又道：「瓊兒，妳去把純一叫來，老身有話要說。」

徐少夫人應了一聲：「是！」退了出去，不久之後，把徐純一帶了進來。

徐老夫人懂武功，自然也用不着隱瞞下去了。

徐純一祇見娘和程玉琪等人都在廳中，一頭霧水，迷惑的道：「娘，出了甚麼事？」

徐老夫人淡淡的道：「你先坐下來，娘有話要說。」

徐純一坐好之後，徐老夫人忽然向徐少夫人道：「瓊兒，妳沒有嫁給純一之前，妳二叔的爲人娘就知道了。」

徐純一忍不住的問道：「瓊妹二叔怎麼樣呢？」

徐老夫人沒有答理徐純一，祇問徐少夫人道：「妳說娘爲甚麼還是把妳給純一兒娶回來？」

徐少夫人微微一怔道：「爲甚麼呢？瓊兒不敢亂猜。」

徐老夫人道：「因爲娘很早以前就認識妳的親生的娘，而且，我們也是一對好姊妹。」

徐少夫人雙眼一紅，道：「瓊兒父母早亡，孤苦零丁，從小就由二嬸母帶大……」

徐老夫人道：「就因爲妳是由妳二嬸母帶大，所以爲娘盡量忍讓妳二叔，再說，妳也實在是個好孩子，沒叫爲娘失望，因此爲娘更不能對妳二叔怎樣了。」

徐純一實在忍不住了，不由得又問道：「娘，陳二叔到底怎麼樣？」

徐少夫人道：「二叔存心不良，他要對我們不利。」

徐純一自己從母親話聲中已聽出了不少，當然不會不相信陳幼瓊的話，不過還是免不了一怔道：「有這等事？」

徐老夫人道：「將來你媳婦慢慢的再告訴你吧，現在爲娘談到另外一件事了。」

忽然，徐老夫人轉臉向着程玉琪一笑道：「程姑娘手上那枚玉環可是叫『七星環』？」

程玉琪雙目一亮道：「老前輩知道這玉環？不過我們稱它『天星玉環』。」

徐老夫人道：「老身也有一枚這樣的玉環，我們都叫它『七星玉環』。」

歐陽小芬道：「祇不知是否完全一樣？」

徐老夫人道：「是否一樣，兩位姑娘一看就知道，老身正帶在身上啦！」

一面伸手入懷，掏了半天，掏出一隻錦囊，打開小錦囊露出一隻小玉盒，盒裡面那枚玉環，可不是完全一樣，不但玉質相同，色澤相同，簡直好像是從一塊玉上琢出來的。

徐少夫人搖頭一嘆道：「娘原來是把它收藏在身上，怪道媳婦找它不到。」

徐老夫人一笑道：「原來並不放在身上，後來知道妳二叔的企圖後才帶在身上。」

徐純一看了看陳幼瓊，欲言又止的搖了一搖頭，終於沒有插話。

徐老夫人的那枚玉環果然和程玉琪及歐陽小芬她們二人的一模一樣。

程玉琪看了半天，忽然，把她自己手上的玉環取了下來，又要歐陽小芬的玉環也取了下來，將三隻玉環比來比去，比了半天，最後併在一起，笑道：「各位看，這三枚玉環可不正是從一塊玉石上分劃出來的了。它的色澤，質地、隱紋，可不是說明了一切。」

原來，把徐老夫人的玉環放在中間，程玉琪的玉環放在右邊，歐陽小芬的玉環放在左邊，三環一併之下，連隱紋的色澤都合而爲一了。

任誰也看得出來，這三枚玉環原是連在一起的。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晚輩獲

得這玉環時，祇道天下僅此一枚，遇到小芬姊時，才知道共有兩枚，現在兩枚又變了三枚了，不知普天之下到底有多少枚？」

歐陽小芬道：「照老前輩『七星環』之稱，此環莫非有七枚不成？」

程玉琪點點頭道：「芬姊的話很有道理，也許，這玉環眞有七枚之多。」

忽然，柳眉輕輕一顰，沉思起來。

她奇怪這「天星玉環」並不止一枚的事實，大師兄怎麼會不知道呢？照說，他應該有知道的能力呀，有點奇……這就是了……

徐老夫人等靜靜的任由程玉琪思索，沒有人出聲打擾她，但聽外却傳來了一陣脚步聲，還是打斷了程玉琪的思潮。

來人原來是苗子，他先向徐老夫人抱拳行了一禮，然後向程玉琪道：「姑娘，那青袍人的住處，離此不遠，我已摸淸楚了。」

程玉琪含笑道：「苗大叔請坐，老夫人原來知道那人。」

苗子道：「他身後還有一個大靠山，不知老夫人知不知道？」

徐老夫人微微一怔，道：「他還有撐腰的人，這個老身倒是不知道。」

苗子道：「他這個大靠山倒是頗有來頭。」

徐老夫人一皺雙眉道：「那是甚麼人？」

苗子望了徐老夫人一眼，覺得老夫人是一位平常的老太太，怎會問出這種話來，好像對江湖人物並不陌生似的，疑訝的稱道：「夫人……」

程玉琪一笑道：「老夫人深藏不露，她不會知道得比我們少。」

苗子輕「啊」了一聲，道：「那人就是江湖陰狠毒惡到了極點的陰間秀才。」

徐老夫人不禁微微一變顏色道：「是他。」

苗子道：「陰間秀才曹萬森還有一個同伴，看那樣子比陰間秀才更加陰狠辣手，在下却是認他不出來。」

徐老夫人搖頭一嘆道：「一日是江湖人，便終身是江湖人，老身決心遠離江湖，却還是離不開江湖。」

程玉琪同情地陪着徐老夫人搖了一搖頭道：「晚輩祇是覺得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老前輩手中這玉環呢？」

徐老夫人苦笑一聲道：「這個是老身的不是了。」

程玉琪正一正身子，等待徐老夫人的下文。

* * *

徐老夫人嘆了一口氣，繼續道：「老身人雖退出江湖，却對這玉環有一件未了的心願，因此，每當夜闌人靜時，常常取出來遺懷，也許在無意間暗中被人窺見了。」

徐家是一戶富戶，難免引人心生妄念，更難沒有江湖人心生妄念，又更難免沒有江湖人前來暗中窺探，這種想法不但合理，而且，也就是事實。

至於暗中發現徐老夫人手中玉環之後，爲甚麼用這種手段謀取，那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做法。

程玉琪微微一笑，正中下懷的道：「老前輩，對這玉環有甚麼未了心願呢？」

徐老夫人長嘆了一聲，道：「這也是先夫遺命，他要老身把這玉環送給適當的人，可是老身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人送出去。」

當然，有東西送人，甚麼人都可以送，但是認眞考慮起來，就不是甚麼人都可以送了。

程玉琪問道：「爲甚麼要把它送人呢？」

徐老夫人道：「先夫爲甚麼那樣吩咐，老身就不知道了，當然，老身也很想知道，不幸先夫沒有說明。」

傷懷之情油然而起，徐老夫人不勝唏吁地沉緬了片刻，接着雙眼一亮，揚起一聲淸笑道：「現在老身可找到了適當的人選了。」

不用問，她所謂的適當人選是誰，大家都知道了。

程玉琪截口笑道：「且慢，晚輩請問一件事，老前輩可曾知道？」

徐老夫人一怔道：「甚麼事？」

程玉琪道：「老前輩可知道這玉環對練功練武的人有培元固本之助，和調和陰陽龍虎之功？」

徐老夫人搖頭道：「這個……老身倒不知道……不過，這已經引不起老身的興趣了。」

微微一笑，馬上又接道：「姑娘，老身看中的正是姑娘妳啊！」

程玉琪笑道：「老前輩已然這樣說，晚輩祇有當仁不讓了！」

旁邊歐陽小芬微微一笑，道：「琪妹，我可要挑眼了。」敢情，歐陽小芬也有這種想法。

程玉琪道：「芬姊，妳的情形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歐陽小芬道：「願聞高論。」

程玉琪道：「芬姊，妳還是江湖人啊！妳總不能讓自己的功力永遠是一個三流人物吧，何況，這原是妳的責任。」

歐陽小芬連忙搖手說道：「好啦，好啦，琪妹，跟妳在一起，好處太多了。」

徐老夫人說給就給，立刻將錦囊玉環一併送到程玉琪手中。

程玉琪收下錦囊道：「老前輩，請你想一想，有關這玉環的見聞。」

徐老夫人道：「也許先夫知道些甚麼，但他沒有說出來，老身却甚麼都不知道了。」

這又是一個謎，程玉琪祇是笑了一笑，放在心裏。

念動之間，她暗暗的忖道：「徐老夫人稱它爲『七星玉環』，這環會不會還有四隻呢？」

這種想法不無道理，一而二、二而三，這不是大師兄也沒有提到過了。

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小小的花廳裏，暫時沉寂了片刻。

徐老夫人吁了一口氣打破沉寂的道：「程姑娘，老身心事心願已了，天明之後，妳們就可以起程去辦自己的事了。」

歐陽小芬道：「老夫人……」

程玉琪截口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想現在就告辭。」

徐老夫人說道：「現在，天還沒有亮？」

程玉琪道：「馬上就要天亮了，這時上路，最是涼快不過。」

徐老夫人不再堅持，程玉琪三人辭別了徐老夫人，離開徐府之後，歐陽小芬微現不悅之色道：「琪妹，徐老夫人的事，我們不能不管啊！」

程玉琪道：「當然要管。」

歐陽小芬道：「琪妹可是……」

程玉琪道：「我們主動去找陰間秀才他們豈不是更好。」

歐陽小芬道：「眞的，我的腦筋太笨了。」

三人到得陰間秀才落脚的陳家，天邊正好現出了魚肚白。

程玉琪道：「苗大叔，我們通名求見吧。」

苗子應了一聲：「是。」大步走上前，拍起陳家大門來。

陳家顯然是極爲警覺，苗子的叩門聲方起，門內已有人問道：「誰？」

苗子道：「老子。」

「瞎了眼睛的東西！」大門一閃而開，開門的人還是陳幼瓊的二叔陳二晃。

苗子道：「該打！」左掌一揮而出，陳二晃那能閃讓得開，當時便挨了一個大耳光。

陳二晃開門之後，已看淸來人，他當然也知道苗子他們就是徐家的客人，心中已是一愕。

陳二晃雖然挨了一記耳光，但也一點不氣餒，當下怒喝一聲，道：「好呀，你敢打人，你可眞是瞎了眼睛了！」一個虎撲攻向苗子。

苗子身形一動，程玉琪已在其背後喝道：「苗大叔，不要傷他。」

苗子聞聲收勢，身子一側，讓開陳二晃來勢，陳二晃一個收勢不住，人就衝出了門外去。

歐陽小芬伸手拉住他，笑了一笑道：「小心，要跌倒了。」

陳二晃的來勢被歐陽小芬阻住了，可是他也暗暗吃了一驚，因爲，歐陽小芬傳到他身上的勁力，他那能心中沒有數。

就在這時候，門內發出一聲陰沉的冷笑道：「來得好，請，請，請！」現身的正是陰間秀才。

陰間秀才出現了，但另一位人物却未見出現。

程玉琪等人落座之後，程玉琪不待陰間秀才開口，便先自道：「曹先生，我們來是向你說明一件事情。」

陰間秀才一怔道：「姑娘知道在下是姓曹麼？」

程玉琪道：「曹先生名聞四海，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陰間秀才笑了一笑道：「那麼姑娘說明妳的來意吧。」

程玉琪伸手取出徐老夫人送給她的小錦囊，揚了一揚手道：「曹先生這是甚麼東西？」

陰間秀才神色不變，喜怒不形於色的笑了一笑，道：「這個，在下從未見過。」

程玉琪緩緩的說道：「曹先生見過也好，沒有見過也好，我要聲明一句話，從今以後，這錦囊之內的『七星玉環』已是我的了。」

陰間秀才說道：「徐老夫人送給了姑娘。」

程玉琪道：「正是。」

陰間秀才道：「就是姑娘手上這一枚。」

陰間秀才目光閃電般的亮了一亮，輕「咦」一聲，道：「妳也有一枚，都是眞的麼？」

歐陽小芬道：「如假包換。」

陰間秀才道：「在下又多了一份見聞，『七星玉環』原來有二枚！」

程玉琪道：「三枚，錦囊之內還有一枚。」

陰間秀才哈哈一笑道：「姑娘如此跑來告訴在下，不知是何用心？」

程玉琪道：「沒有甚麼用心，祇是告訴曹先生『天星玉環』已是我們的東西，以後你們不必無的放矢，再去找徐家的麻煩了。」

陳二晃冷笑一聲，道：「老子是找定徐家的了。」

歐陽小芬道：「你的用心大約是黃金谷的事吧？」

陳二晃有恃無恐的一揚頭，道：「是又怎樣？那死丫頭既然說了出來，老子也不在乎承認。」

歐陽小芬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道：「黃金谷祇有本姑娘知道，妳要找本姑娘倒是找對了頭，哼

哼！」

接着又冷笑一聲，又道：「本姑娘警告你，你要是找本姑娘，本姑娘接着，你要是再找徐家的痳煩，你小心本姑娘抽了你的筋！」

陳二晃哈哈大笑道：「我陳二爺見的人物可多了……」

突地，他覺刀光一閃而滅，一道涼風掠耳而過，話聲一頓，伸手摸向自已耳朵，一摸之下，耳朵不見了，這時他才「唉唷」的一聲，知道多痛楚，臉色也嚇得蒼白。

憑他陳二晃的身份，幾曾見過這高身手的人，他那能不嚇得魂魄都沒有了。

出手動刀子的是苗子，苗子冷冷一笑道：「老子如果殺你，還眞汚了老子的刀哪！」

苗子這出手一刀，同時也看得陰間秀才暗暗的咕嘀起來，忖道：「此人出刀之快，江湖少見，暫且忍一口氣，待摸淸了他們的底細再作計較。」

陰間秀才曹萬森讚口道：「好刀法，令人嘆爲觀止。」

程玉琪緩緩的站起身子道：「咱們來意已經說明，就此告辭了。」

陳二晃眼看程玉琪他們揚長而去，急得向陰間秀才打眼色，陰間秀才祇瞥了陳二晃一眼，一直把程玉琪他們送到門口，還笑嘻嘻的道：「三位好走！」

程玉琪三人轉上了大路，歐陽小芬冷笑了一聲，道：「陰間秀才眞陰險可怕，居然忍得下這口氣，而不立刻發作出來。」

程玉琪道：「苗大叔的一刀，把他嚇住了。」

歐陽小芬道：「這樣一來，陳二晃大概不敢去找徐家的痳煩了。」

程玉琪道：「祇要陰間秀才不去支持他，他就想找徐家的痳煩，也討不了好，我們這樣一來，陰間秀才當然不支持他了。」

歐陽小芬一笑：「徐家的運氣眞好，遇上了琪妹你這位大菩薩。」

程玉琪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嗟嘆，道：「小妹非常懷疑徐老夫人是某一位前輩。」

歐陽小芬道：「她可能是誰呢？」

程玉琪忽然改變了主意，搖頭一笑道：「我們不談她了，還是準備應付陰間秀才行將發動的追殺吧。」

接着轉頭向苗子，問道：「苗大叔，你看看附近百里之內有甚麼適合的地方，便於對付陰間秀才？」

苗子想了一想道：「由此前去五十多里路，有一座冷落了的道觀，地處偏僻，那是最適用不過了。」

程玉琪點頭道：「好，我們就到那道觀去吧！」

苗子接着補上一句道：「那道觀好像叫作『道天觀』。」

道天觀相當的大，過去想必有過一番風光的歲月，如今全道觀祇剩下三個人，一個觀主、一個火工和一個小道僮。

程玉琪他們以迷路和歐陽小芬生病爲藉口，住了進去，否則，一個大男人帶着兩個大姑娘，怎會跑到這荒山野嶺來，實在是說不過去。

他們住在一座偏殿，一座殘破的偏殿，偏殿左右每一邊一間廂房，正好合用。

他們給了觀主一塊小金子，樂得觀主無不唯命是從，甚至把小道僮也派給他們使喚。

離道天觀五里左右，有一處小市集，食用之物都有得買，這都有小道僮代勞跑腿，用不着擔心。

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天，一點動靜也沒有了，好像完全估計錯誤似的。

歐陽小芬等得有點不耐煩了，皺着眉頭說道：「陰間秀才大約是不敢來了，苗大叔都是你那一刀，把他給嚇住了。」

苗子笑了一笑，道：「芬姑娘，釣大魚總得有耐性的啊！」

歐陽小芬側着臉道：「苗大叔，你怎知道陰間秀才是一條大魚？」

苗子道：「這個妳去問問程姑娘就知了。」

程玉琪道：「陰間秀才本人也許不是一條大魚，但他的背後還有一條大魚在支持他，所以，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等着主持人的最後決定，妳看吧，他們這次不來則已，一來定必雷霆萬鈞……」

「姑娘妳的看法錯了！」外面忽然有人接上了話。

苗子輕喝了一聲，道：「甚麼人？」身子一起，就待飛身出去。

却被程玉琪搖手止住他道：「說話的人根本就不在附近，你看不到人的。」

那話聲哈哈一笑道：「姑娘就能確定老夫不在附近！」

明明有人說話，偏說他不在附近，那人的功力不是通玄入化，便是太玄了。

歐陽小芬不用說，連苗子也顯得有點迷惑了。

程玉琪揚聲道：「老前輩如是有心人，就請現身一談吧，晚輩恭候俠駕。」

「哈哈，哈哈，哈哈，妳這娃娃倒有趣得很。」話聲方了，殿外傳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這是苗子

和歐陽小芬的聽覺而言。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由東南而入，中途轉向西北，最後進入本殿，晚輩可說對了。」

殿外一笑道：「娃娃眞有妳的。」一個老花子走了進來。

程玉琪欠身道：「晚輩見過老前輩，請老前輩見示名諱，以免失禮。」

老花子笑道：「我老花子就叫老花子，妳娃娃叫我老花子，絕不會錯，倒是妳娃娃很有幾分道行，能察知我老叫花子的行徑，實在不簡單，妳先抖抖妳的底吧。」

程玉琪道：「晚輩姓程名玉琪，這位是晚輩知交好友歐陽小芬，這位是苗子，我們叫他苗大叔。」

老花子說道：「廢話，這些老花子早就知道了，老花子要知道的是妳的師門來歷。」

程玉琪微微笑道：「這個麼，咱們兩免了好不好？」

老花子道：「甚麼叫做兩免了？」

程玉琪道：「老前輩說多少，老前輩說了『老花子』三個字，晚輩說了程玉琪三個字，其他的老前輩隻字不漏，晚輩自有不便之處，彼此都不說，豈不是兩免。」

老花子叫道：「妳難道看不出老花子是丐幫的人。」

程玉琪道：「當然，晚輩就知道老前輩是丐幫中人，而老前輩也應該知道晚輩是程氏門中人才是呀！」

老花子道：「天下姓程的何止萬千，誰能知道妳父親又是又一支那一系。」

程玉琪道：「同理，晚輩也無法知道老前輩是那一位老花子呀，貴幫的老花子，總不止老前輩一位吧。」

老花子氣憤的道：「妳這娃娃眞不知道尊老敬賢，半點虧都不吃。」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祇是有些事情，晚輩有一定的原則。」

老花子道：「這是甚麼原則？」

程玉琪道：「禮尚往來。」

老花子道：「老花子並不知道妳的底細，怎敢隨便把知道的消息告訴妳。」

程玉琪道：「老前輩如不說明身份，晚輩又怎敢完全相信老前輩的話。」

老花子怔了一怔，苦笑道：「妳娃娃的話，好像有點道理了。」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不敬，但若對陰狠毒辣的陰間秀才，晚輩不能不小心謹愼。」

老花子道：「我老花子的姓名久已不用了……」

「啊，晚輩知道了。」

老花子笑眼一亮道：「妳知道老花子是誰？」

程玉琪道：「丐幫有位老前輩，捨幫主而不當……」

老花子一笑道：「妳知道就行了，說妳自己的吧！」

程玉琪道：「其實晚輩，也已說出來了，當今江湖上能以程氏稱門的又有幾家。」

老花子一愣道：「妳是程家堡的。」

程玉琪欠身道：「晚輩排行第五，晚輩因爲不願仰仗父兄的餘蔭行走江湖，是以不想自道程家堡身世。」

老花子想起了甚麼似的，「啊」了一聲，道：「聽說你們程家堡出了一個傻女兒，那是誰？」

程玉琪道：「那正是晚輩。」

老花子哈哈大笑道：「妳又在做甚麼傻事？」

程玉琪早從父親口中知道此老的爲人，祇要交上了朋友，便絕對忠誠可靠，因此，一揚手中的「七星玉環」，道：「找尋此環的原主人。」

老花子道：「誰是此環的原主人？」

程玉琪搖頭苦笑道：「不知道。」

老花子道：「就算妳找到了原主人又怎麼樣？」

程玉琪道：「將這指環還給他。」

老花子道：「就這樣的簡單，沒有別的作用？」

程玉琪點頭道：「就這樣，沒有別的作用。」

老花子一笑說道：「這又是一件傻事情。」

程玉琪道：「晚輩倒不這樣想。」

老花子道：「老夫問妳，這玉環問世到現在，其中也不知經過多少人手，這些人誰都說得上是它的主人，至於誰的子孫又能保有它，稱得上原主人的人，祇怕很難下定論了。」

「這……」老花子的話，仔細想起來，很有道理，程玉琪說了這一個「這」字，就鼓不起勇氣和老花子抬槓了。

於是老花子得理不饒人，笑了一笑道：「怎麼，不說話了，如照一般常情而論，妳現在擁有這『天星玉環』，妳就算是它的主人。」

程玉琪聽了這句話，算是替自己找到了說話的理由，搖着螓首說道：「當晚輩得到這『天星玉環』時，原持環人就要晚輩找到它原主人爲誓，所以，晚輩不能稱爲它的主人。」

老花子瞪目罵道：「那給妳玉環的人是誰？眞是一個大混蛋！」

程玉琪含笑道：「老前輩怎可隨便罵人！」

老花子悻悻的道：「老花子不但要罵人，還想揍他一頓哩。」

程玉琪搖頭道：「這叫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

老花子道：「妳可知道？妳這人來，又要惹起了多大的麻煩？」

程玉琪道：「晚輩不怕麻煩。」

老花子道：「妳眞的不怕麻煩。」

程玉琪道：「眞的不怕麻煩。」

老花子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程玉琪道：「駟馬難追。」

老花子道：「好，那麼老花子也給妳添上點麻煩吧！」

程玉琪一怔道：「老前輩……」

老花子根本不讓程玉琪說話，出手塞給她一隻玉環道：「老花子也有一隻『天星玉環』，你代老花子一併還給原主人去吧。」

眞是不可思議的，又一隻一模一樣的「天星玉環」。

老花子不但變得快，而且變得令人摸不着頭腦。

程玉琪一皺雙眉，道：「老前輩，你剛才是怎樣說的？」

老花子道：「妳當老花子是大混蛋好了。」話聲中，他已晃身到了殿外。

程玉琪叫道：「老前輩，誰是原主人？妳總得留句話兒呢！」

老花子再一長身，已到牆頭上，笑道：「老花子要是知道誰是原主人，又何必多此一舉。」話聲未了，人影已消失在夜空之中。

歐陽小芬氣得跺脚罵道：「甚麼老前輩，眞是混蛋之至。」

程玉琪苦笑道：「一枚也是還，二枚也是還，倒不在乎多這一枚。」

歐陽小芬道：「我問妳一句話，如果它們的原主人不是同一個人，而各有各的原主人，嘿！那妳怎麼辦？」

程玉琪的腦子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想法，歐陽小芬可是一言驚醒夢中人，程玉琪不由得一震，道：「不會吧！」

「不會吧！」當然也可能就是事實，程玉琪有點愕然了。

歐陽小芬輕嘆了一聲，道：「我們早該想到這一點，可是，奇怪，就是沒有起過這種念頭。」

苗子哈哈笑道：「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何必操那樣的心。」

苗子自經糊塗公子收用之後，一直把他視同心腹，也沒把他當下人看待，所以，他想說甚麼，就可以說甚麼。

老花子現身而來，大家都以爲他有甚麼消息見告，誰知大家都想錯了。

＊　＊　＊

這一天，道天觀來了一位書生和一位書僮，他們是看中了道天觀的清靜，特來借它讀書，準備進京趕攷的士子。

當時，這是人性風尚，不足爲奇。

書生是道道地地的書生，每天手不釋卷，吟哦不絕，見了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她們，正眼也不望一下，一副小老頭子的樣子。

倒是那小書僮長得聰明伶俐，生就一副蜜糖似的嘴巴，能言善道，見了誰都投緣。

那個小書僮名叫棋兒，正好如程玉琪的琪子同音不同字，他們搬進來的第一天，他就和苗子一老一少建立了交情。

起初，歐陽小芬和程玉琪都懷疑那小書僮人小心不小，別有用心，可是仔細的觀察之下，他是那樣的純眞，幾天下來之後，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幾天下來之後，程玉琪和歐陽小芬都被他的蜜糖似的小嘴，一會大小姐，一會二小姐呼得對他有了好感。

這樣又過了幾天，他在無意之間看到了歐陽小芬手上的玉環，笑道：「大小姐，妳這隻戒指好漂亮啊！」

他要過來把玩片刻，然後交還給歐陽小芬道：「我們公子有一枚這樣的戒指，他却寶貝得很，像愛護自己性命一樣，平日看都不給人看。」

那公子也有這樣的一枚戒指，那這是第五隻了，歐陽小芬暗想之下，忖道：也許它們眞有七枚，徐老夫人說它叫「七星玉環」，該是最對了。

當下歐陽小芬只笑了一笑，沒和棋兒多說甚麼。棋兒離去之後，她却把棋兒的話告訴了程玉琪，兩人商量想看看朱公子的玉環，證實一下，是不是完全一樣。

歐陽小芬想要棋兒向朱公子表達她們的意思，棋兒却嚇得臉色都變了，他不但不敢說，而且還再三向歐陽小芬央求，請她千萬不要對他公子說及他說過公子有這種玉環的話。

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居然害怕到這樣程度，顯見朱公子對於那枚玉環很重視，和再三警告過棋兒，不准他在外面亂說。

當然，其中礙着棋兒，歐陽少芬就是想單刀直入的去和朱公子談論玉環的事，也有所不妥了。

又過了第二天，棋兒忽然驚叫着，從房中跑了出來，哭道：「不好了，不好了，我們公子得了急病，就要死了！」

苗子跑進朱公子房中，只見朱

公子已是臉色發黑，奄奄一息了。

這分明是中了毒的現象，苗子趕忙回來向程玉琪說明，程玉琪帶了隨身解毒藥物，趕到朱公子房中去，朱公子已是一命嗚呼，不待程玉琪援手，便離開人世間。

朱公子的屍體被送回去了，像是大海上的一個泡沫一樣，消失的時候，沒有激起任何反應。

但是，朱公子的死，在程玉琪、歐陽小芬和苗子三人眼中，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爲，他也懷有一枚「天星玉環」。

朱公子是一位文弱的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要謀取他的「天星玉環」，當然也不費吹灰之力，至於要他命的理由，自然是不讓他說出害他的人是誰。

歐陽小芬嘆息一聲，道：「我們忘了一件事情。」

苗子道：「甚麼事？」

歐陽小芬道：「忘了看看他的玉環在不在！」

程玉琪道：「我們不能這樣做。」

歐陽小芬一笑道：「我就是這樣一根腸子通到底，給妳這樣一說，我們倒眞的不能這樣做。」

眉頭微微一挑，跟着她又發出一聲驚人的叫聲，道：「琪妹，他會不會就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

她的直覺反應其快無比，而且，也可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朱公子要眞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那她們又該是如何處理呢？

歐陽小芬的話震撼着程玉琪，也震撼了她自己，兩人都皺起了眉頭，心頭上升起了一片陰影。

祇片刻之後，苗子大笑一聲道：「歐陽姑娘，妳是最會嚇人了，那會有這麼巧的事，不要自尋苦惱了吧。」

歐陽小芬苦笑道：「我是一個倒霉的人，倒霉的人就是專會遇上倒霉的事！怎能不叫人提心吊膽呢？」

苗子笑道：「錯了，妳該是個運氣最好的人才是。」

歐陽小芬一怔道：「你倒比我自己還清楚？」

苗子道：「妳要不是一個幸運的人，會這樣輕輕鬆鬆脫出魔掌麼？」

歐陽小芬道：「這樣說來，我倒是最幸運的人了。」

苗子道：「妳這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

「別開玩笑了，有人來了……」程玉琪笑着阻止苗子給自己臉上貼金。

眞是有人來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正越過重門，朝向他們的住處偏殿傳進來。

來的人數還不少啦，總有七八人之多。

人現眼前，居然是身穿官服的官差，當先一人，年紀不大也不小，三十多歲，一臉精明的樣子，但態度客客氣氣的抱了一抱拳，問道：「在下是太爺座下捕頭步青藍，請問那一位是歐陽姑娘，歐陽小芬姑娘？」

他們三人當中，程玉琪是三人之首，苗子是對外的代表，她歐陽小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怎麼樣也輪不到她出頭，來人居然找上了她，眞是意外中之意外。

歐陽小芬疑訝的道：「找我，我就是歐陽小芬，不知上差有何賜教？」

捕頭步青藍道：「縣太爺有話和姑娘談一談，請姑娘移玉步一行。」

歐陽小芬道：「有甚麼事？」

步青藍道：「這……在下只是奉命前來迎接姑娘，甚麼事情在下就不知道了。」

當然不會不知道，他不說出來，自然有他的道理，不過也還很客氣，沒有板着臉打官腔。

歐陽小芬可也是跑江湖見過世面的女孩子，點頭道：「好，小女子遵命。」

捕頭步青藍又轉回頭對程玉琪和苗子道：「你們就是程姑娘和苗子吧？」

程玉琪道：「正是。」

捕頭步青藍道：「縣太爺也請兩位相伴歐陽姑娘一行，以便隨時請教。」

他們那能放心讓歐陽小芬一個人單獨去見縣太爺，捕頭不請，他們自己也要去，步捕頭既然出言相請，程玉琪和苗子那有不去之理。

捕頭步青藍倒是設想週到，帶來二乘小轎，供姑娘們乘用的。

大家一行到了縣衙門，縣衙門外已是如臨大敵，佈滿弓箭手和快刀手。

二位姑娘下得小轎，歐陽小芬一看情況不對，臉色微微一變，道：「琪妹，情形似乎有點不對勁了啦……」

一語未了，捕頭步青藍已是一個箭步，搶到歐陽小芬面前，一抖手中鎖鍊道：「姑娘，對不起，請戴上國法。」「國法」兩字說得特別重，先給她戴上一頂大帽子。

歐陽小芬冷笑了一聲，喝道：「哼，你……」

程玉琪輕喝了一聲，道：「芬姊，不要衝動，咱們見了縣太爺再說。」

歐陽小芬勉强戴上了鎖鍊，步捕頭又轉頭向程玉琪說道：「姑娘，同時也請妳原諒。」

忽然向身後一招手，喝道：「

給姑娘加上刑具!」

程玉琪剛還說歐陽小芬,現在輪到了自己頭上,當然無話可說,默默的上了刑具。

一旁的苗子忍不住火冒三十丈,大喝一聲,道:「你們這些瞎了眼睛的東西……」身形一矮,右腿橫掃而出……

殺人王丁一丁過去是甚麼人,甚麼功夫,他這一腿之力,豈是這小小山縣,小小捕頭抵擋得住,腿飛人起,凡是他身邊的人都被掃了出去。

程玉琪喝了一聲,道:「苗子,不得無禮,這是國法,你還不住手。」

程玉琪可也不是死腦筋,明着喝止苗子,暗中却傳言吩咐苗子道:「苗大叔你速離此,以便接應。」

苗子一聲長嘯,所有捕差紛紛退後了幾步,人已拔腰而起,就在大庭廣衆之中展開輕功絕學,晃身上了街前房屋,接着身形一伏,便不見了影子。

苗子的動作其快無比,在這些普通兵勇面前,他們縱然刀出鞘,箭上弦,也根本沒有出手的機會,連目標都看不清楚,就不見了出手的對象!

捕頭步青藍身形一退一回,不見了苗子,臉色一變,換了一副形像,惡狠狠的道:「妳們竟敢拒捕,簡直膽大包天,目無王法……」

程玉琪也是臉色一冷,道:「步捕頭,本姑娘是給你面子交差,你要作威作福,那就莫怪本姑娘砸了你的飯碗……哼……」她閉目微微一吸氣,化氣成鋼,呼出打在步青藍的肩井穴上。

捕頭步青藍只覺肩井穴一陣劇痛,一條右臂抬不起來了。

程玉琪的動作避開了旁觀的人,但却特意叫步青藍看在眼中,果然,步青藍先是怒目切齒,接着忍了又忍,最後,換了一副笑臉道:「姑娘,在下實是職責所在,身不由己……」

程玉琪道:「安份守職,本姑娘不怪你,你要昧着良心辦事,你這輩子就完了。」

甚麼鳥張甚麼網,程玉琪一點也不含糊,她雖然非常有理性,却也不甘接受不合理的委屈。

擒賊先擒王,先給你捕頭老爺來點甚麼,以後走着瞧吧。

這是無言的顏色,也是無言的默契。

陰間秀才　栽贓嫁禍

捕頭步青藍沒有因苗子的逃脫,而再遷怒於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忍着一肚子的氣,把她們帶進大堂。

縣太爺早就升堂就座了。

捕頭步青藍向前行禮道:「兩個女犯人帶到,但男犯人逃脫了。」

縣太爺一拍驚堂木,喝道:「帶女犯!」

程玉琪和歐陽小芬被帶到公堂之上,縣太爺一見,又一拍驚堂木,喝道:「大膽女賊,見了本官還不快跪下!」

歐陽小芬柳眉一豎,就要發作了起來,程玉琪却輕聲道:「國有國法,他大小也是個國家官員,我們先跪下吧!」

二女無言的跪在公堂之上。

縣太爺又一拍驚堂木喝道:「妳們爲何謀財害命,快快從實招來!」

這位縣太爺顯然有點糊塗,也許是辦案心切,居然不先問犯人的姓名,也不說明情由,便沒頭沒腦的叫她們招供。

歐陽小芬笑了起來,道:「大老爺,有甚麼事呀,要小民女招甚麼供呀?」

縣太爺厲喝道:「妳們殺了人,還問本縣大老爺甚麼事呀,混賬之極,快快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

歐陽小芬笑語如故地道:「小民女有兩人,殺人的是誰呀?大老爺要問話的人是誰呀?」

縣老太爺一怔,道:「本大老爺要問歐陽小芬,快報上名來!」

歐陽小芬暗罵一聲:「糊塗蛋!」接着故意惡作劇的一指程玉琪道:「那你問錯了,是她不是我。」

縣大老爺突然又一拍驚堂木,喝道:「大堂之上,你你我我,目無法紀,給本大爺掌嘴。」

堂上兩旁一聲叱喝,歐陽小芬的臉上馬上變了,她可要不顧一切了。

幸好,這時步捕頭忽然走到縣太爺身旁,悄悄說了兩句話,縣太爺震動了一下,語氣一緩道:「念妳兩女無知,本大老爺法外施恩,饒過妳們這次,妳們誰是歐陽小芬,自動報名上來。」

歐陽小芬笑着說:「小女子就是歐陽小芬了。」

縣太爺一怔道:「妳……妳就是歐陽小芬,妳是個殺人兇犯,還不快快把殺害朱公子的實情招來。」

歐陽小芬說道:「誰說我殺害了朱公子?」

縣太爺道:「證人就在妳身邊,妳還狡賴得了麼?」

誰?棋兒正抬眼望着她。

縣太老爺接着又道:「妳爲了謀取朱公子一枚家傳玉環,於是狠心殺害朱公子,偷去了他的玉環,如今有人證、物證,妳還有甚麼可說?」

人跪在那裏,那麼物呢?

「甚麼物證?」歐陽小芬氣得哭笑不得。

「物證就在妳身上,本大老爺難道還會冤枉妳不成?」

歐陽小芬張大眼睛再也說不出話來,雖然這不是事實,但衆目睽睽之下,她手指上正有一枚戒指,這叫她如何分辯得了呢?

歐陽小芬氣得頭昏腦脹,大叫一聲道:「棋兒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縣太爺這倒沒有阻止她向棋兒問話,乾着嗓子冷笑了兩聲。

棋兒一副可憐相,道:「棋兒知道的情形,都向大老爺稟明了。」

歐陽小芬道:「你再說一遍給大家聽一聽。」

棋兒道:「這……這……」

縣太老爺道:「你就再說一遍,讓她這女犯心服口服。」

棋兒應了一聲「遵諭」,接着又說道:「姑娘聽說我們公子有一枚『天星玉環』,便要棋兒去和我家公子商量借來一看,結果,我們公子不肯答應,後來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如此而已,芬姑娘,棋兒可沒有說妳是兇手啊!」

大體上聽來,棋兒的話並無亂說,仔細推敲起來,話中的問題可大了。

歐陽小芬冷笑一聲道:「我怎麼知道朱公子有枚『天星玉環』?」

棋兒道:「是棋兒說出來的啊!」

歐陽小芬道:「你怎會想到要說這些出來?」

棋兒道:「是妳問棋兒的呀!」

歐陽小芬道:「我爲甚麼要問你?」

棋兒道:「這個棋兒就說不上來了。」

歐陽小芬以爲棋兒會順理成章的將經過情形一一說來,那知棋兒把整個的實情用這一句話給完全否定了。

歐陽小芬怒喝一聲,道:「你胡說,你明明看了我的指環而說了起來的。」

棋兒不說話了,不是承認,也不是否認,好像不知怎麼樣回答才好的樣子。

歐陽小芬大叫道:「你說話呀!」

棋兒忽然哭了起來,道:「妳要我怎麼說才對呢?」

歐陽小芬氣得快要瘋了,止不住全身顫抖了起來的叫了一聲:「你……你……」

耳邊忽然傳來了程玉琪的細語道:「芬姊,這是一個天衣無縫的圈套,不要問了,越問越糟糕,留點精神另想辦法。」

一語提醒夢中人,歐陽小芬漸漸冷靜下來,甚麼話也不問了。

縣太爺冷笑一聲,道:「歐陽小芬,妳還有甚麼話說?」

歐陽小芬開始不說話,便甚麼也不再說,對縣太爺的話,相應不理,半句話也不說了。

縣太爺吩咐一聲道:「收下她手上的證物呈堂。」

一個公差走向歐陽小芬身前,去取歐陽小芬手上的玉環,歐陽小芬又想反抗,一旁的程玉琪道:「不要做無意義的事,給他們算了。」

歐陽小芬氣憤的道:「一個小小的山城縣府……」

忽然一聲冷笑打斷了她的話道:「山城縣衙雖小,却是整個朝廷王法的一環,妳難道敢抗拒王法造反不成,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你們要不給程家堡添痲煩,最好乖乖的守法。」

話聲來自內力傳聲,是誰發出來的,無人知道,因爲周圍的人物太多了,又在突然之間發話出來,誰也無法分辨出來。

這是一句非常有威脅性的話,同時也是將來發展的必然過程。

歐陽小芬搖頭一嘆,將玉環交給了公差。

縣太爺一指程玉琪道:「報上名來!」

程玉琪報了自己姓名,縣太爺問道:「殺害朱公子時,妳動了手沒有?」

程玉琪道:「民女甚麼也不知道。」

縣太爺一聲冷笑道:「本縣自會給妳一個明確的罪證,來人,把她們先打入大牢,另期再行公審。」

兩旁衙役一聲叱喝,就待把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帶去之際,在一旁記錄的文案老夫子忽然擺了一擺手,先止住衙役帶人,走向縣太爺身邊說了幾句悄悄的話。

縣太爺點頭之下一揮手道:「且慢,先行當堂收繳女犯隨身所有携帶各物,落案備查。」

這樣一來,她們身上所有的東西都被縣太爺當堂收繳了,當然,程玉琪身上另外的三枚「天星玉環」也到了縣太爺手中。

收繳各物之後,這才把程玉琪和歐陽小芬送入大牢之內。

這裡祇是一座山城小縣,所謂牢房者,並無大小之分,算來算去,一共祇有兩間牢房,一間關男犯,一間關女犯的,女犯間空的時候多,關人的時候少,目前程玉琪與歐陽小芬就是女犯間的唯一的女

犯。

一被關進牢房，歐陽小芬切齒恨恨的道：「他們這一招倒眞厲害，不費吹灰之力，就達到了目的……琪妹，妳當時爲甚麼不贊成抖手一走呢？」

程玉琪道：「那樣一做，我們就眞的成了殺人犯了。」

歐陽小芬道：「難道現在不是？」

程玉琪道：「現在還不是。」

歐陽小芬道：「可是四枚『天星玉環』都到了他們手中去了。」

程玉琪道：「沒關係，他們跑不了。」皺了一皺眉頭，自言自語道：「其中過程，很叫人想它不透。」

歐陽小芬道：「妳在說甚麼？」

程玉琪道：「我認爲那朱公子……」

歐陽小芬斷章取義的一笑道：「書呆子一個，有甚麼好想的。」

程玉琪望了歐陽小芬一眼，含笑道：「妳說那朱公子是有關係的人呢，還是全無關係的人？」

歐陽小芬這才發現自己的笑話眞成了笑話了，訕訕的道：「一個犧牲品，可憐蟲，其中會有甚關係？」

程玉琪道：「可是那小棋兒人小鬼大，沒有相當的手腕，休想控制他，而他與朱公子的關係看來不是臨時湊合的，這就是教人想不通了。」

暗中忽然有人傳音接話道：「妳這叫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連這等小花樣都看不出來。」

程玉琪臉色一喜道：「你是老花子前輩。」

老花子道：「朱公子者，陰間秀才是也，妳說陰間秀才能死麼？」

這時，老花子沒有再用傳音神功，祇是把聲音壓得很低，僅祇程玉琪和歐陽小芬可以聽到。

歐陽小芬輕道：「他明明已經死了，怎能說不能死。」

老花子笑道：「死個別的人，可以戴上朱公子的人皮面具，不就是朱公子了。」

歐陽小芬一跺脚道：「下次過我要證屍。」

老花子笑道：「不會有下次了。」

歐陽小芬道：「豈有此理，豈能就此定案。」

老花子道：「也沒有定案，因爲根本就沒有落案。」

歐陽小芬罵道：「這個好大膽的混蛋縣官。」

老花子道：「天高皇帝遠，誰管得着他，何況他得了一萬兩銀子，就是不再幹那縣官大老爺，也夠他過一世的了。」

程玉琪苦笑道：「老前輩都知道了！爲甚麼不提醒我們？」

老花子道：「不讓妳們吃吃苦頭，那裏知道行路之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妳們懂不懂？」

歐陽小芬罵道：「長一智有甚麼用，『天星玉環』都被他們搜去了。」

老花子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花子的玉環，妳們可要負責到底，接着，這個是給妳們的。」

一道金光來自牢外，接着它已飛了進來，歐陽小芬伸手抓去，拿在手中覺得又沉又厚，敢情是一枚小金元寶。

歐陽小芬冷笑一聲，方待說話時一個大脚婦人走進牢房，望着歐陽小芬手中的小金元寶，咧嘴一笑道：「兩位眞有辦法，這麼大的金元寶也帶了進來。」

歐陽小芬伸手道：「妳想不想要？」

那婦人忽然閃身擋在歐陽小芬前面道：「姑娘有何吩咐？」

歐陽小芬開玩笑道：「妳如果想辦法讓我們出去，它就是妳的了。」

十兩的黃金小元寶，根本算不了甚麼，可是在升斗小民的眼中，尤其是在窮山僻壤的小地方，十兩黃金的誘惑力，足夠引起一場謀財害命的人命官司。

想不到一句玩笑話，居然招得那大脚婦人一點頭道：「成，三更時分包妳們走人。」

說話的口吻，就像縣是老爺當堂釋放她們一樣。

歐陽小芬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她們回過神來時，那大脚婦人已經走了出去了。

兩間牢房，祇有一個正式的牢卒，這大脚婦人就是牢卒的老婆，有女犯人的時候，大脚婦人就是臨時女牢卒，支領一份臨時薪金。

那大脚婦人眞有點人情味，她出去了一趟，帶回了幾樣小菜和一些白米飯，微笑地說道：「這不是牢飯，是小婦人孝敬姑娘的，兩位姑娘今天夠辛苦了，好好地休息一下，養足精神，晚上就好趕路了。」

來得糊塗走得更糊塗，想不到十兩黃金居然買回了自由，兩人走出牢房之後，歐陽小芬不住搖着頭，自言自語道：「不敢信，不敢信，這事說出去之後，祇怕誰也不會相信。」

兩人當然不敢再留在城內，剛飛身落在城外時，苗子已經從暗中現身出來，歡呼道：「兩位出來了。」

歐陽小芬驚叫一聲，道：「你好像知道我們一定會出來似的。」

苗子笑了一笑道：「縣大老爺得了銀子，又被刮去了半邊鬍子，能不放妳們出來麼。」

歐陽小芬問道：「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

苗子道：「回到道天觀去。」

歐陽小芬道：「能夠回去麼？」

苗子道：「有甚麼不能回去？」

程玉琪點頭道：「沒有人想到我們會回去，其實就是有人料到我們會回去，也沒有關係了。」

回到住處，觀主同往常一樣接待他們，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故一樣。

歐陽小芬洗過澡之後，急着便問苗子道：「苗大叔，你見過老花子沒有？」

苗子道：「當然見過。」

歐陽小芬道：「那些主意都是老花子出的了。」

苗子道：「是的。」

歐陽小芬又道：「老花子在那裏？我要問問他去。」

程玉琪笑道：「怪他讓妳受了一肚子的窩囊氣是不是？」

歐陽小芬道：「難道不應該。」

程玉琪忽然向外揚聲道：「老前輩，你就請現身出來吧！」

歐陽小芬接口道：「原來你就在附近啊！」

老花子笑吟吟的閃身而出道：「妳這小丫頭，要怎麼樣？」

歐陽小芬道：「還給我一個公道。」

老花子道：「甚麼公道！活該，長了那麼大的個子，連這點鬼門道都看不出來，還有臉向老花子要討回公道。」

老花子這一罵，不但歐陽小芬臉紅，就程玉琪的臉也紅了。

他們都是當事人，也等於都是上當的人，換一句話，也都該挨罵的。

歐陽小芬冷笑道：「你還不是一樣，你眞要看出來了，豈有不先告訴我們的道理。」

老花子瞪目道：「老花子爲甚麼要告訴你們，別以爲走了一次路，就天下行得通了，這祇是給你們一個小小的警告。」

歐陽小芬「噗嗤」一笑道：「你分明自己也沒有看出來吧，故意擺出老前輩的臭架子，死撐着面子而已。」

老花子哈哈一笑之後忽然問道：「利嘴丫頭，你爺爺可是叫歐陽俊？」

歐陽小芬一怔，道：「你認識我爺爺？」

老花子道：「廢話，老花子要不認識他，怎麼會說出他的姓名來？」

歐陽小芬訕訕的一笑，道：「你不是唬人的吧！」

老花子道：「和你這種丫頭拉關係，還會有甚麼好處麼？」

歐陽小芬笑道：「怎麼沒有好處，我燒的狗肉可是天下一絕，冠古絕今，你想不想試一試！」

老花子吞了吞口水，雙目一亮道：「妳眞會燒狗肉？」

程玉琪在一旁笑了笑道：「她在黃金谷幹過灶下燒火丫頭，總該學了一兩手燒菜的本事吧？」

老花子道：「燒火算甚麼本事！」

歐陽小芬笑道：「烹飪秘訣，眞要講究火候，你連這個都不懂，那就不用談了。算了，你還是談談陰間秀才他們的去處要緊。」

老花子搖搖頭道：「老花子不知道。」

歐陽小芬道：「那你來做甚麼？」

「老花子還有一枚『天星玉環』，送給琪丫頭。」

大家驚訝的目光中，老花子手上果然又是出現了一枚「天星玉環」。

老花子像送瘟神似的向程玉琪手中一塞，祇說了一句：「還是拜托妳了。」便一長身飛身而去了。

程玉琪微微一皺雙眉，沉吟不語。

歐陽小芬却是恨恨的一跺脚道：「這樣的老前輩，倒是少見得很，鬼鬼祟祟的。」

程玉琪一笑道：「他既然是高深莫測，我們就不想他的事吧，現在我們大家安心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明天一早離開這裏。」

歐陽小芬嘴巴一張，本來還想說甚麼，祇見程玉琪雙目一閉，摒除雜念，坐息起來了。

歐陽小芬也祇好坐息起來。

苗子退身出來，就在廳外爲她們護法起來了。

天邊剛現曙光，程玉琪便睜目站了起來，眼看歐陽小芬仍在入定中，便輕身走出廳外，面向東方，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

瞥目間見前面樹林中人影閃了一閃，程玉琪微微的一怔，覺得那人影好像苗子。

難道苗子又發現了甚麼可疑的人？

程玉琪放心不下，身形一晃，掩了過去。

苗子聲音冷冷的道：「老道，原來是你，你原來是一位武林高人，倒叫在下走眼失算了。」

苗子對面站着一個老道士，是那位火工老道人，這倒很叫人奇怪，爲甚麼不是觀主而是火工道人呢？

火工道人的行踪顯然已被苗子

看破，無所遁形，遂也不再裝作，微微一笑道：「我原是我，有甚麼可驚訝的？」

仔細一想，火工道人的話一點也不錯，他過去也是這個樣子，現在也是這個樣子，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如說他有一身的好武功，那沒有甚麼不對呀！

苗子哼了一聲道：「你鬼鬼祟祟的在附近做甚麼？」

火工道人笑道：「道天觀的主人，該不是你苗大俠吧，老道是通天觀的火工道人，我們人手簡單，老道除了燒飯之外，也是身負全觀安全之責，老道四處走走，難道不應該嗎？」

當然應該，苗子皺起了一雙濃眉，惱怒的道：「說的倒是有理，那麼，你為甚麼要跑？」

火工道人說道：「老道有話想和你談一談。」

苗子道：「我們有甚麼好談？」

火工道人道：「談談你自己。」

苗子一震道：「我？」

火工道人道：「老夫想看看你人皮面具下的廬山眞面目。」

苗子笑了一笑道：「我沒有用人皮面具。」

火工道人道：「那你一定用了易容藥物。」

苗子冷笑一聲，道：「你在發甚麼神經病？」

火工道人道：「你很像老道知道的人。」

苗子暗暗一驚，忖道：他要是尋仇的人那可就麻煩了。念動一閃，當機立斷，冷冷的道：「我不認識你。」轉身就走。

火工道人錯步阻去苗子的退路，道：「你當然不會認識老道了，但老道已經可以確定你就是丁一丁了。」

苗子道：「誰是丁一丁，你胡說些甚麼？」

火工道人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丁一丁你居然不敢承認自己是丁一丁，也未免太沒出息了。」

苗子目中殺機隱現，冷冷的道：「我不是丁一丁，你別想惹事生非。」

火工道人臉上原本一直帶着笑容，道：「老道就不相信你不是丁一丁。」

說着，右掌一遞而出，掌勁如山，便向苗子當胸打到。

苗子冷笑一聲，道：「在下不想惹事，可也不是怕事的人，哼！」揮掌相迎。

今天的苗子，已不是早年的殺人王丁一丁，出手相搏之間，已經沒有了殺人王時代的霸氣，但在招術藝業上却更是奧妙精微。

倒是那火工道人出手之間，便勢若風雷，招招含煞，式式追魂，凶狠惡毒兼而有之。

兩人一交上手，就是十多招，不分勝負。

苗子自追隨糊塗公子以來，不但武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境，在個人修養方面，也有一改前觀的成就。

可是，這時他却有點沉不住氣了。

他的沉不住氣倒不是因為那火工道人武功高強，而產生極大壓力所至。

實在說來，他要打敗那火工道人，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他眞正的煩惱，便是火工道人那套掌法，完全是他身為殺人王丁一丁時所用的刀法演變而成的。

換一句話說，這火工道人的掌法，和他以前所用的刀法，實乃同源一脈所傳。

苗子心潮激盪不止，幾乎要住手，喝問那火工道人的出身來歷。

可是，他又想到：「以前的種種早已死去，又何必尾大不掉。」因此，苗子又漸漸回復了平靜。

突地，一聲：「住手！」飄然而到，人影飄然之間，道天觀的觀主老道士出現了。

苗子借着喝聲，身形一晃，退開五步。

老道士目光如火，罩着那火工道人，喝聲道：「你是甚麼人？從實說來！」

火工道人道：「弟子火工道人，觀主難道不認識？」

老道士道：「你這套掌法，是從那裏學來的？」

火工道人道：「觀主，這個你也要管嗎？」

老道士道：「實話實說，對你只有好處。」

火工道人道：「當然是師父教的。」這句話當然也是搪塞的話。

老道士道：「這掌法叫甚麼名稱？」

火工道人道：「修羅掌法。」

老道士道：「你師父可是只有一隻眼睛？」

火工道人一愣道：「觀主知道他老人家麼？」

老道士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只是冷冷的道：「你隱姓埋名在本觀苦修了十幾年，所為何來？」

老道士的問話越問越玄，也越問越有深度，火工道人那股頑劣的氣勢，不由得一窒，道：「弟子絕無非份之想。」

老道士道：「那你現在為甚麼向苗子施主惹事生非？」

火工道人心意速轉，最後，一揚頭道：「觀主何必多問？」

老道士道：「你不說個明白，貧道縱能放過你，只怕另有別人不過放你。」

火工道人目光四射，道：「誰？」

觀主轉頭向程玉琪隱身的方位，微微一點頭道：「程姑娘，請出來吧！」

火工道人暗暗一驚，他眞一點不知道程姑娘就在附近，就此一失，他已技不如人了。

程玉琪緩步而出，走到老道士身前，欠身一禮道：「晚輩見過老前輩。」

老道士稽首還禮道：「老道士不敢當，姑娘少禮。」

微微一笑，指着火工道人又道：「此人姓斑名發，江湖有名斷魂掌就是他，十多年來，他是本觀的火工道人，究竟他是甚麼人，老道就不知道了。」

火工道人一聽見自己的本姓、本名老道士全都知道，當時就涼了半截，眞想不到，這老道士對自己這樣清楚，而自己對他，這十多年來，又知道了些甚麼？

火工道人心念電轉，目光四射，有了開溜的打算。

程玉琪轉臉向火工道人笑了一笑道：「斑大俠剛才追問苗大叔的話，小女子我現在代他回答，可不可以？」

火工道人斑發一抱拳道：「不敢有勞姑娘，老道告辭了。」

說着，轉身一躍，射出六丈開外。

苗子大喝一聲，道：「那裡走？」就要追趕前去。

程玉琪輕喝一聲道：「苗大叔，該不該讓他去，自有老前輩作主。」

老道士呵呵一笑，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讓他去吧。」

火工道人斑發，立在當場猶豫了一下，然後，一頓腳飛撲而去。

程玉琪再向老道士欠身一禮道：「晚輩幾乎錯過高人，尚請老前輩明教，以免失禮。」

老道士哈哈的笑道：「好說，好說，老花子重現江湖，我老道士自然也不甘寂寞了。」

程玉琪輕「啊」了一聲，笑臉一開，道：「原來老前輩就是上清道長，晚輩失敬了。」

要知道上清道長與老花子許桂在老一輩人物當中，併稱日月雙華，比起現在江湖之上的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還要早成名二十多年，當然一身功力修為更不在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他們之下。

上清道長微微一笑，道：「姑娘倒是見多識廣。」

程玉琪道：「晚輩對衷心敬仰的前輩風範，尤能耳熟能詳不忘。」

上清道長哈哈一笑道：「小娃娃，妳很會說話，比妳老子强得多了。」

他這種態度，這種語氣，實在不像一個玄門中的高士，如果，你眞有此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只因為他乃是眞知眞悟的人，所以不拘小節，也因此與老叫化並稱日月雙華。

程玉琪是秀才不出門，能早知江湖事，對這位老道人，瞭然於胸，於是她微微一笑道：「老前輩風采如昔，江湖不老，武林長青，晚輩甚為欽佩。」

上清道長一抖手道：「廢話少說，老道有句話要問妳了。」

程玉琪欠身道：「請賜教。」

上清道長說道：「老花子昨晚來找過妳？」

程玉琪點頭道：「來過，難道他沒有去看看老前輩？」

老花子與上清道長乃是數十年道義之交，聽老道士的口氣，好像他們沒有見過面似的。

上清道長點了一下頭，又問道：「找妳有甚麼事？」

程玉琪直言道：「他又送了晚輩一枚『天星玉環』。」

上清道長大叫一聲，道：「好呀，果然是他老花子。」

程玉琪問道：「老花子有甚麼不妥？」

上清道長道：「你道他那『天星玉環』是那裏來的？」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臆猜。」

上清道長道：「是老道我的。」

程玉琪道：「這……」她聽了語氣就明白了，只是很難答話。

上清道長恨得一咬牙，道：「他偷了我老道的。」

程玉琪問道：「老前輩可要收回此環嗎？」

上清道長道：「此事與妳無關，寃有頭債有主，老道我自會找他算賬！」

一語未了，一聲嘻嘻哈哈笑聲傳來，道：「找我老花子算甚麼賬？」老花子歪着頭走了過來。

上清道長板着面孔道：「老道還有三罎百年老酒，非灌得你爛醉如泥不可。」

板着面孔說出來的話，原來是請老花子喝酒，這倒是出人意料之外。

老花子笑道：「這倒差不多，我老花子幫了你老道的大忙，你就原該請我老子喝完那三罎老酒啦！」

上清道長道：「走，咱們喝酒去。」

一個老道士、一個老花子兩人就這樣走了，再沒有和程玉琪打招呼，好像忘了她的存在似的。

程玉琪早知道他們是這副德

性，別看他們是不理不睬的，其實，他們的一顆心比誰都熱。

他們知道了的事，想要他們不插手都不行了。

程玉琪當然不好意思隨後跟去，帶着苗子轉回自己所住的地方偏殿去了。

歐陽小芬不在殿內，這種情形不大正常。

程玉琪和苗子分頭在附近找了一遍，不見歐陽小芬的踪跡。程玉琪轉身來到上清道長和老花子喝酒的地方，只見他們倆喝得正高興。

老花子替程玉琪倒了一碗酒，呵呵笑道：「來來來，妳也嚐嚐老道士的百年陳酒。」

程玉琪哭笑不得的道：「歐陽小芬不見了。」

老花子乜斜着眼睛問道：「眞的不見了？」

程玉琪道：「晚輩和苗子找遍了附近左右，都不見她的影子，定然是出了甚麼事故。」

老花子笑道：「你老道士人家早就沒有把你放在眼裏了，你這裡又不是第一次丟臉，上次你就夠自慚了，任由斑發在你眼皮底下張牙舞爪，你老道士敢放個大屁麼？」

老道士道：「老道不出手，是想看你花子的笑話。」

老花子道：「現在呢，該我老花子看你的笑話了。」

老道士冷「哼」了一聲道：「那你就看老道士的吧！」身形一晃，走得無影無踪。

老花子拍着老道士坐過的櫈子道：「別自尋煩惱，老道士的百年老酒，還眞不賴，你也坐下來陪老花子喝一杯吧！」

老花子說得輕鬆，程玉琪却爲友情急，可輕鬆不起來了，搖了一搖頭無意坐下去。

老花子輕輕的道：「老道士是地頭蛇，有他出手，你還擔甚麼心，其實，此一件事老花子是甚麼都知道。」

程玉琪苦笑道：「老前輩，虧你這個時候還有心情開玩笑。」

老花子笑道：「人已經丟了，妳能把她哭得回來麼？坐下吧，喝酒吧！」

程玉琪心頭兒一開，忖道：老花子絕不糊塗，他能穩如泰山，定有他的道理。此念一生，心頭上立時一輕，自己倒下了一小杯的百年陳酒，微微的喝了一口。

老花子輕輕的道：「老花子老實的告訴妳，老花子親眼看見有人把歐陽小芬架走。」

程玉琪愕然道：「你……你……怎能不管？」

老花子笑嘻嘻的答道：「我老花子如要一伸手，老道士就得所哉，成了名副其實的縮頭烏龜了。」

程玉琪搖一搖頭道：「晚輩眞不明白老前輩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老花子又沒頭沒腦的道：「老道士這十幾年來，完全變了。」

程玉琪祇有莫名其妙的順口道：「他變了？」

老花子道：「他變得任誰都可以在他的頭上撒尿。」他也不管程玉琪是個女孩兒的人，粗話照說不誤。

程玉琪祇好笑了一下，答不上話。

老花子喝了一口酒，又道：「非讓他丟個大的，教訓教訓他不可。」

程玉琪忍不住冷笑道：「你老前輩教訓老道士也用不着給小芬妹吃苦頭呀！」

老花子笑哈哈的說道：「妳這就不懂了，芬丫頭在他眼中的份量，可重得很啦！」

程玉琪驚愕的問道：「他們有甚麼關係？」

老花子道：「小師妹的孫女兒。」

程玉琪一皺雙眉道：「他怎麼知道的？」

老花子笑道：「當然是我老花子告訴他的。」

「就在剛才？」

老花子笑道：「妳沒有看出來吧？」

程玉琪搖頭苦笑道：「老前輩的作爲，晚輩實在不敢苟同。」

老花子大大的又喝了一口酒，笑道：「花子自有妙計，妳不知道，這老道士的爲人有多怪，不用點手段，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再離開道天觀一步了。」

程玉琪說道：「晚輩覺得他一點也不怪。」

老花子道：「妳能知道他多少？」

程玉琪道：「晚輩雖然不敢說了解他老人家有多深，但就事論事，他一點也不怪。」

老花子望着程玉琪道：「那妳說來聽聽。」

程玉琪道：「就拿小芬的事來說吧，他一聽小芬姊有難，就食不甘味的跑去營救，一位如此古道熱腸的人，能會是一個怪人麼？」

老花子道：「那是因爲他們關係不同呀！」

程玉琪道：「關係不同，也是人情，能有人情味的人，如何怪得起來，倒是前輩你……」

老花子怪眼一翻道：「我老花子有甚麼不對？」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說老前輩有甚麼不對。」

老花子「哼」了一聲，正了一正

身子，挺着腰幹道：「諒妳也不敢。」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祇是老前輩倒有點不近人情。」

老花子跳了起來，嚷道：「說來說去，倒是我老花子不是了。」

程玉琪道：「晚輩是就事論事，誰能眼睜睜的看着一個女孩子被人擄去，而不出手救援，反而袖手在一旁說風涼話。」

老花子哇哇的大叫道：「妳……妳……」

程玉琪含笑繼續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正常人的正常反應，就是馬上阻止這種事情的繼續發展，老前輩，你說是麼？」

老花子嚷了一陣，程玉琪的話說完了，老花子也不嚷了，怔怔的望了程玉琪半天，一聲不响的倒了一大碗酒，一口喝了下去，然後一拍桌子道：「走，我們追去。」

「不用去了。」老道士無精打采的回來了，不但回來了，而且左手衣袖整個不見了，不但衣袖不見了，而且連皮帶肉被人削去了一大片。

老花子臉色都變了，震驚的大叫起來，道：「是甚麼人？」

老道士有多深的修爲火候，老花子最是清楚不過的，他就想不出能有甚麼人能削下老道士手臂上一大片皮肉。

但事實擺在眼前，居然有人削下了老道士一大片皮肉，這怎能不叫老花子震驚無比。

老道士祇苦笑了一下，沒有說半句話，就走到裡面房中去了。

片刻之間，老道士已紮好了傷口，換了一件道袍出來，老花子迫不及待的問道：「老道士，你到底是遇上了甚麼人？」

老道士一搖頭道：「不知道。」

老花子頓脚道：「你又不是瞎子，怎能不知道？」

老道士道：「老道雖然不是瞎子，却也看不透人家的幪面巾。」

老花子笑道：「臉上幪着面巾，準是怕你認出來，既然怕你認出來，那準是熟人，這個錯不了。」

老道士道：「老道却知道，絕不會是熟人。」

老花子一怔道：「你怎麼知道不是熟人？」

老道士道：「老道不會笨到熟人的武功路數都看不出來吧！」

老花子道：「那也不見得，他儘可使用別的武功和你動手。」

老道士搖搖頭道：「他們的年紀絕不大。」

老花子道：「你看不到人家的面貌，又怎知道他的年紀不大？」

程玉琪笑着插口道：「晚輩可以代道長前輩回答此一問。」

老花子雙目一睜，道：「妳又不是神仙。」

程玉琪笑道：「想當然耳！」

老道士道：「老花子，別在晚輩面前丟人了，程姑娘就比你高明得多了。」

老花子悻悻的說道：「說，老花子倒要看看你這黃毛丫頭有何高明？」

程玉琪轉臉望着老道士道：「他們沒有深厚的功力火候，但有配合得兇狠毒辣，又兼天衣無縫的絕技聯手，所以老前輩吃了大虧。」

她所說的話，不僅回答了老花子，而且還說出老花子想不到的情形。

事實確是如此。

老道士也不禁張目驚「咦」了一聲，道：「妳看見了？」

老花子輕罵一聲，道：「她看見了一個鬼！她一直就在這裡和老花子嘔氣。」

老道士道：「這就怪了，妳怎麼知道老道士是敗在一種聯手合擊的羣攻之下？」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年輕人不用羣毆之力，誰能勝得了老前輩，羣毆之力，如屬烏合之衆，又豈能傷得了老前輩，自非有一套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合擊之術不可。」

老花子楞楞的道：「事情眞是這樣的了？」

老道士冷笑一聲，道：「不是眞的難道是假的了？你說，在甚麼情形之下，我老道士會吃虧？」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小丫頭，我老花子眞的服了你了。」

他到底是個直性子的人，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老花子笑了笑，又說道：「老花子眞要考考你，那圍攻老道士的人，該有多少？」

程玉琪道：「這就很難說了，人少威力有限，人多行動不方便，如果晚輩猜得不錯的話，應該是七人與九人之間。」

老道士一拍大腿道：「妳眞神了，可不是，他們一共是七個人。」

老花子道：「妳爲甚麼不猜七個人以下呢？」

老道士道：「老花子，你……」

老花子截口道：「老花子又沒有問你，你少插嘴！」

程玉琪道：「照晚輩的看法，武功修爲，以功力火候爲主，他們既然功力火候不足，就晚輩默計，他們非有七人以上的合擊之力不可。」

老花子愕然道：「這也能計算得出來的麼？」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能！」

老花子離奇的望了一望老道士說道：「老道士，咱好像從來沒有

聽說過這種事情呢。」

老道士道：「你現在不是已經聽說了。」

老花子長嘆了一聲，道：「咱們眞是老了。」

老道士道：「人總要老的，老並不可怕，最怕的是自以爲是，不知道自己的落伍。」

老花子一怔道：「你在罵老花子了？」

老道士道：「你早就該罵了，常常自以爲是，把事情越弄越糟。」

老花子心有不甘的道：「我那裏把事情弄糟了。」

老道士道：「你還說啦，若不是你，歐陽小芬她會落到他們手裏去了。」

老花子聲音一粗，道：「老花子的做法也不一定錯啊！小丫頭雖然吃點苦頭，對我們却是大有幫助的。」

老道士道：「有甚麼幫助？」

老花子道：「她可以帶我們找到陰間秀才他們那一班人。」

老道士「哼」了一聲，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老花子又道：「事先老花子已把丐幫傳訊方法告訴了她，她祇要沿途留下信號，咱們要找她豈不是易如反掌。」

沉思了一下，老花子一跺脚道：「好，老花子這就去把她找回來。」

老道士一抖手道：「先別忙，咱們先聽聽程姑娘的。」

程玉琪在他們眼中很有點份量。

程玉琪輕輕的一笑道：「說實在的，晚輩對整個的事態還不大明白，『天星玉環』爲甚麼有這麼多？陰間秀才他們爲甚麼這樣積極的謀奪它們？」

老道士訝然道：「妳揚言要找『天星玉環』的原主人，難道妳會不知道這『天星玉環』的前因後果麼？」

程玉琪搖首的道：「晚輩祇是受托行事，其他一概不知。」

老道士道：「妳是個明白人，爲甚麼不問明原因？」

程玉琪道：「晚輩不能問。」

老道士道：「給你『天星玉環』的人是甚麼人？爲甚麼不能問他？」

程玉琪道：「是晚輩的大師兄，他祇要晚輩替他找到原主人，交還『天星玉環』，其次的事，祇怕他也不知道。」

老道士道：「妳大師兄爲甚麼自己不幹？要妳一個女娃娃做？」

老花子接口道：「妳大師兄簡直是混蛋極了。」

程玉琪方得這件差事，還費了不少唇舌才懇求得來，其中經過，當然不足爲外人道，但老花子這一罵，却罵得程玉琪反問一聲，道：「老前輩不是也不說明原委，就把兩枚『天星玉環』交給了晚輩了？」

老花子哈哈一笑，道：「那我老花子也是混蛋了。」

程玉琪道：「晚輩不敢。」

老道士沉思一下，道：「老花子，你清不清楚，這七枚玉環當初落在那七人手中？」

老花子道：「除了歐陽家和你我之外，老花子和你老道一樣，其他一無所知了。」

老道士道：「令師兄是那一位江湖高人。」

程玉琪猶豫地道：「老前輩一定要知道？」

老道士道：「姑娘如果沒有特別爲難之處，最好說了出來，這樣才好追尋眞相，當然，話出姑娘之口，入我老道士和老花子之耳，絕不會替姑娘招惹是非。」

薑到底是老的辣，該說清楚的話，先自說清楚了。

程玉琪點了點頭道：「說來兩位老前輩也許知道他，他就是黃乃今。」

程玉琪使了一招花招，故意不說半白書生，而說出他的眞名眞姓，他們要不知道，當然，她也不會再加以說明。

老花子微微一笑道：「是他半白書生呀……」

接着雙眉一聚，又道：「他怎麼會是妳的大師兄呢？」

半白書生在武林中是甚麼身份的人，當然誰都有點懷疑程玉琪會是他的師妹。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晚輩當然不會是他的親師妹，但是，胡圖是他的師弟啊！」

老花子「啊」了一聲，說道：「是麼。老花子幾乎忘記了，妳就是糊塗夫人麼？」

「甚麼糊塗夫人？」老道士顯然這些年來隱居道天觀，有點孤陋寡聞了。

老花子搖頭晃腦地道：「糊塗夫人者，糊塗公子之老婆也，糊塗公子之老婆即程玉琪也，程玉琪者程老兒之第五女兒也，這你該知道了吧。」

老道士訕訕的一笑道：「老道還是不知道誰是糊塗公子？」

老花子罵道：「你眞是笨蛋一個，程姑娘的老公就是糊塗公子。」

老道士搖着頭道：「程姑娘這樣聰明的一位姑娘，怎會嫁給一個糊塗公子呢？」

程玉琪除了低頭而笑之外，實在無法解釋。

老花子老道士二人與程玉琪談論「七星玉環」……

老花子笑道：「糊塗公子的名氣，在江湖上可大了，你連這個也不知道，老花子眞替你可憐亦復可嘆！」

老道士笑道：「你可找到了出氣的機會了！」

話鋒一轉，又道：「程姑娘，令師兄可曾告訴妳這『天星玉環』是如何落在他手中的嗎？」

程玉琪道：「大師兄當時沒有說，但晚輩事後了解這『天星玉環』是一位八十老翁在二十年前托付大師兄的，後來大師兄又轉托給晚輩了。」

老道士道：「那八十老翁是誰？可曾查出他的身世？」

程玉琪道：「查出來了，他就是名極一時的四海遊龍施老前輩，當時他受傷極重，交付玉環之後，就逝世了。」

老道士道：「那你大師兄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沒有進一步的了解了。」

程玉琪道：「事實的起因的確如此。」

老花子皺了皺眉頭道：「半白書生黃乃今不是等閒人物，他難道沒有甚麼發現嗎？」

程玉琪道：「他有無其他的發現，晚輩就不知道了。」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道：「我們不捕風捉影了，老道士把所知的告訴妳吧。」

程玉琪喜形於色道：「晚輩洗耳恭聽。」

受了多少苦，出了多少汗，現在總算可以明白眞相了，能不心胸爲之一舒。

老道士看着程玉琪那高興的樣子，笑了一笑道：「可是，妳也不要高興得太早，我們所知道的也不一定對，因爲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老花子接口道：「我們雖不是當事人，但直接簡接都多少有些關係。」

話頭一開始，自然會慢慢的說下去，所以，程玉琪沒有亂答腔，文文靜靜地洗耳傾聽。

她是最好的聽話人，也是最專心的聽話人。

細述當年　七友之事

老道士道：「話得從頭說起，約在三十多年前，有七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組織了一個『七友會』，他們都有着無比的悲天憫人之心，準備合七人之力，爲消除武林殺刼而出力。」

程玉琪點了點頭道：「『七友會』的工作一定很成功，就晚輩總觀近五十年來的武林動靜，三十年前，確曾有十年風平浪靜的太平日

子，但也祇得保持了十年……最後莫非他們的『七友會』失敗了？」她不但會聽，而且會想，更會舉一反三，一語中的。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妳說的可不是，『七友會』成立初十年，確為武林之中消除了不少殺劫，可是十年之後，『七友會』本身就出了問題。」

這次程玉琪就沒有接話，當然，莫名的亂插話，是最不好的壞習慣。

老道士嘆了一口氣，接着道：「其中七友之一，也就是大家選舉的召集人，在某一天的晚上遭了橫禍，一家大小十七口，被人殺得無一倖存。」

老花子接着道：「兇手是誰？至今無人知道，但現場留下了一枚『天星玉環』的碎屑。」

程玉琪忽然問道：「他們是不是每人都有一枚『天星玉環』？」

老道士道：「不錯，他們每人都有一枚『天星玉環』，其實他們七人自己都叫這『天星玉環』為『七星玉環』。」

程玉琪道：「那七友之首的『天星玉環』在不在？」

老道士道：「不在了。」

程玉琪道：「那麼被擊碎的玉環屑，不是七友之首的，就是那兇手的了。」

老道士點頭道：「姑娘的看法，和他們當時的看法完全一樣。」

老花子道：「那也就是說，兇手就是七友之一了。」

老道士道：「照說，祇要大家把自己的保有『天星玉環』取出來，誰拿不出玉環，誰就是兇手，一目了然，最簡單不過。」

老花子道：「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就不簡單，當時除了死者之外，其他六友都到了現場，但誰也沒有將『天星玉環』帶在身邊，因此誰都有嫌疑，也誰都沒有嫌疑。」

程玉琪道：「『天星玉環』原有合陰陽調龍虎之功，大家一定是將玉環留給家人或門下弟子練功去了。」

老道士道：「正如姑娘所想，所以誰都拿不出玉環來。」

老花子說道：「當時大家又約定了一個重聚的日子，並且將玉環帶來，以示清白。」

老道士接口道：「可是大家一散之後，就再也沒有重聚的機會了，原來他們六人回去之後，都中了一種慢性的毒藥，整日痛苦不堪，自然，也無人能夠赴約了。」

老花子道：「其實，其中還有一個問題，那被擊碎的玉環，如果是七友之首的，那麼兇手是否六人之一，都得從新論斷了，如果，那破碎玉環確實為六人中某人的，那麼七友之首的玉環，必定落到他的手中了，他照樣可以拿出玉環為證，證明他的清白。」

老花子又道：「因為這七枚玉質形色都完全一樣，他們實在分辨不出誰是誰的。」

老道士道：「唯一分辨得出那玉環誰是誰的人，祇有一個人，那就是七枚玉環的原主人。」

老花子接着又道：「因為七友會之成立，除了他們七人之外，還有一位贊助之人，那贊助之人，也就是『天星玉環』的原主人，他把七枚玉環送給了他們七人，也祇有他才知道，那一枚玉環是那一個人所有。」

老花子又道：「經過了原主人辨認之後，自然不難忠奸分辨，眞相大白。」

老道士道：「他們六人對自己的清白都非常重視，於是大家又在書信上互相約定，將各自玉環送還原主人鑑定證明，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是非分明了。」

程玉琪道：「這些決定，當然這是早年的決定，而且也成了陳年質疑，但不知為甚麼拖到現在毫無進展？」

老花子道：「有人從中破壞，一直有人破壞，所以無人達到目的。」

不用說了，那破壞者自然也是兇手的嫌疑者了。

程玉琪道：「那玉環原主人究竟是誰？應該有人知道才是。」

老道士道：「是的，從任何角度來看，應該是有人知道那原主人才是，可是，事實不然，就老道士本身就是關係人來說，居然竟不知道那原主人是誰？只知道找尋他的方法。」

程玉琪笑臉一開，剛說了一聲：「好……」馬上心念一轉，皺起雙眉道：「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時隔今日，只怕已經面目全非，找不到任何形跡了。」

老道士輕嘆了一聲，道：「老道士十五年前找到的地方，打出尋人訊號，足足等待了半年之久，竟沒有得到任何回音，只有敗興而回。」

老花子接着替老道士補上一句道：「從此以後，老道士就隱居此地，再也不聞不問江湖中的事了。」

程玉琪沉思了一陣，道：「老前輩在該地停留了半年之久，雖未找到原主人，可曾發現甚麼特別之事或物件？」

老道士道：「那地方是一處小漁村，有百來戶人家，從無江湖人物來往，生老病死，人人都清清楚楚。」

程玉琪道：「那是說老前輩對每一戶人家的情況都作過詳細的調查清楚了？」

老道士道：「可以這樣說。」

程玉琪想了一想，道：「照這樣說來，七友會這一段公案應該是不了了之，可是，如今居然出現了陰間秀才這批人謀奪『天星玉環』，其中必有原因！」

老花子和老道士可看出程玉琪這小小的年紀，實在是一個大有才慧的人，看她自言自語，凝思推想之際，他們兩人居然大氣都不願吁一口，生怕干擾了程玉琪的思路。

程玉琪忽然明眸一張，道：「晚輩心中有一個疑點，如能解決就好了。」

老花子搶着說道：「甚麼疑點，姑娘說出來，我們大家想想。」

程玉琪道：「那七位老前輩的排行順序，兩位老前輩可知道？」

老花子和老道士都是一愣，訕訕的搖了搖頭。

最後老花子還苦笑一聲，道：「我們不僅不知道他們的排行順序，甚至他們是些甚麼人都不知道。」

接着老道士又道：「我們手中的『天星玉環』的持有人，我們倒是知道的。」

程玉琪道：「加上歐陽小芬和徐家老夫人家已經有四位七友的來歷了，現在只差三位七友的身世來歷，如果兩位老前輩能查出另外三人的身份來歷和他們的排名順序，晚輩或許能替他們七位老前輩稍盡心力。」

老花子大喜過望大叫一聲，道：「妳……妳有……了甚麼的發現？」

程玉琪笑一笑道：「現在說甚麼話，都未免言之過早，也許晚輩完全想錯了啦！」

老道士與老花子都是老江湖，察言觀色便知程玉琪早已智珠在握，只是為人踏實，不作輕言狂語而已。

老道士轉目凝着老花子道：「老花子，這件事你該能夠辦到。」

老花子搖頭晃腦的笑道：「老道士，你眞抬舉我老花子了，我老花子……」

老道士道：「也許你是沒有想起來，你一定可以辦到，除非你……那又是另當別論了。」

老花子鎖着雙眉道：「你說甚麼？別打啞謎好不好！」

老道士用力的一點頭道：「好，那麼老道士就明白的告訴你老花子吧，你們丐幫，歷代幫主以來可看一本『永書誌』？」

老花子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張着嘴巴，可是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老道士冷笑了一聲，道：「老道士可是說錯了麼？」

老花子道：「沒有！」

老道士道：「那你為甚麼不說話？」

老花子道：「我能說甚麼？我老花子又不是幫主呀！」

老道士「哼」了一聲道：「你不是幫主，你就不會想辦法？要是這本『永書誌』落在別幫別派手裏的話，你會不會去想辦法？」

老花子苦着臉道：「就因為……」

老道士冷笑一聲，冷聲說道：「人不為己……」

老花子大叫一聲，截口道：「不要說了，我老花子去辦就是。」

程玉琪道：「老前輩要有甚麼困難，那就另想辦法吧！」

老道士道：「說不上有甚麼困難，只是花子幫的一些臭規矩，眞要說起來，他們丐幫也有這個義務。」

老花子站起身子來，道：「我走了。」

老道士道：「你現在還不能走。」

老花子雙目一橫，說道：「老道士……你……」

老道士換了一副笑臉，道：「你走了，咱們怎樣追踪歐陽小芬的下落。」

老花子取出一塊竹片道：「有這個總行了吧？」

老道士笑道：「有了你老花子的破竹片，當然是行了，程姑娘，咱們有了這破竹片，就可以支使小花子了，快收下吧！」

程玉琪謝謝老花子，收了老花子的竹符令。老花子甩着手走了。

老道士望着老花子的背影，搖了一搖頭，道：「丐幫需要他，他也需要丐幫，他此去，但願能皆大歡喜。」

人人有本難唸的經，老花子這種世外高人，亦不能例外，程玉琪沒有打聽別人隱衷的習慣，聽後，表示同情的嗟嘆了一聲，也站起身道：「老前輩，我們去找小芬吧！」

老道士轉身走向裏間，帶了一把寶劍背在背後，他剛才赤手空拳，吃了大虧，現在不能再不帶兵刃了。

老道士望了程玉琪一眼，道：「姑娘身上可帶有兵刃？」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晚輩身上帶有一把軟劍。」

劍為兵中之總，軟劍更為劍中之奇，劍術不好練，軟劍更是不好練，非有登堂入室的劍術身手，根本無法練習軟劍，程玉琪居然能使用軟劍，這倒大出老道士意料之外。

老道士到底是見多識廣的前輩高人，雖然沒能看出程玉琪已達任督兩派皆通的境界，却已看出此女確有非凡的身手，當下笑了一笑，也沒有說甚麼。

老道士與程玉琪走出廳外，只見苗子心神不定的在觀前踱來踱去。

他也有他的心事。

程玉琪到了他的身前不遠後，他才發現程玉琪他們，訕訕的一笑道：「我……」

程玉琪知道他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當下取出老花子的竹符令交給苗子，道：「小芬姊的去向正由丐幫弟子嚴密注視，老花子前輩留有竹符令一件，請你和丐幫弟子保持聯絡，我們這就一路追下去吧！」

苗子接過竹符令轉身急行而去。

老道士望着苗子的背影道：「他就是江湖上曾一度惡名甚著的殺人王，現在看來，那股暴戾之氣完全沒有了！」

程玉琪道：「他心性純孝，原非惡人，只因練了一種『修羅刀法』，才導致性情變劣，嗜殺成性，現在他已經摒除棄練『修羅刀法』，人也回復了常態。」

老道士輕嘆一聲，道：「原來如此！」他原是武學大家，當然明白其中道理，這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想起跟隨他已久的火工道人，心中忽然起了一道陰影。

他們兩人隨着苗子去向行去。不久之後，只見苗子領着一位中年花子迎面走過來。

那中年子滿面油污，但隱在油污之後的一雙眼睛，却是神光充足，精光閃閃，分明已經有了相當火候的內功成就。

那中年化子迅邁一步，抱拳爲禮，道：「晚輩丐幫石承禮，參見前輩及程姑娘。」

顯然，苗子已把老道士和程玉琪的身份告訴了石承禮，否則，他也不會一片至誠的先行向他們致敬了。

老道士一揮手道：「石大俠少禮，請問你在貴幫是甚麼身份？」

石承禮欠身道：「晚輩在敝幫主座下，職司巡察，老前輩有甚麼事，儘可吩咐晚輩辦理。」

老道士點頭道：「有位歐陽姑娘，不愼被人擄走了，石大俠不知有否發現？」

石承禮道：「晚輩知道她，已經掌握了她的去處，但憑老前輩吩咐。」

老道士道：「走，帶我們去找她。」

石承禮微一猶豫，說道：「就老前輩我們四人……」

老道士道：「老道是甚麼人，你該知道了。」

石承禮道：「老前輩的英名，晚輩心儀已久。」

老道士道：「老道士與你們老花子幾曾怕過誰來。」

石承禮欠身道：「是。」

老道士道：「那就走吧。」

石承禮在老道士萬丈豪情之下，自然不便再說甚麼，何况，他自己就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壯年人，話已經說了，責任已了，當下一笑道：「晚輩前面引路了。」身形一射而出，就是十幾二十丈，接着急行如飛一口氣追了三十多里路，才慢慢的緩下身形。

他回頭一看，老道士隨在他身後，那是理所當然，却想不到那年紀輕輕的程姑娘居然一步不慢的隨在他身後，看她的樣子臉不紅、氣不喘，好像根本沒有出過力似的，當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的忖道：她小小年紀，居然如此了得，苗子也正氣定神閒地跟着，看來我却是最弱的一個了。

石承禮職司巡察，有四種的身份，和各地方舵主平起平坐，同爲丐幫的中堅份子。

尤其是他生就一雙飛毛腿，向以奔馳快速，享譽同儕，這就難怪他對程玉琪的表現暗暗心驚，刮目相看了。

石承禮這時倒不敢放腿疾馳了，所謂光棍眼中不揉砂子，點到即止，他如果不服氣，非爭個强弱不可，那就叫人看輕了。

石承禮緩下了速度，同時不着痕跡的指了一指前面道：「轉過前面山崗，山坳裏有一座大山莊，他們就落脚在那個山莊裏。」

老道士冷笑一聲，道：「他們如此明目張膽，好大的膽子。」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他們原就等着我們啦！」

老道士皺着眉頭，可是沒有說甚麼話，他雖然有點不大明白程玉琪話中之意，當着外人——石花子面前，他却不好意思開口問話。

片刻之間，他們一行四人已到了山莊之門前了。

此時，程玉琪轉向石承禮道：「石大俠。」

石承禮完全明白程玉琪的意思，笑了一笑道：「這倒沒關係，在竹符令下，敝幫不能置身事外。」

程玉琪又向老道士道：「請示老前輩，由晚輩出頭如何？」

上清道長一笑道：「老道士祇是一位打手，一切全看姑娘你的。」

程玉琪又向苗子道：「苗大叔，我們通名拜莊。」

苗子一點頭道：「是。」於是大

踏步，走向前，走到莊門前，莊內一字排開四個大漢，阻止了苗子的去路。

苗子守着規矩一抱拳道：「程玉琪姑娘前來拜莊，有煩勞駕通報一聲。」

那四個大漢後面走出一個大漢來，橫着眼睛道：「甚麼程姑娘，我們不知道。」

苗子道：「你們要怎麼樣才知道？」

那漢子道：「本莊不納無能之輩，有甚麼本事大模大樣的要老子幫你通報，你得露兩手給老子看看。」

苗子哈哈一笑道：「這不簡單嗎？」話聲出口，立掌代刀，一揮而出，聲勢如山，斜切在那漢子的大腿上。

那大漢除了狗仗人勢之外，能有多大能耐，別說招架回擊，苗子的掌力已經到了他的腿上，他還有點莫名其妙，祇覺大腿之上一陣劇痛，便也再站不起來了。

苗子冷笑一聲道：「這個夠不夠？」

「哼！你們倒來得快。」這次說話的就是老道士上清道長的火工道人，祇是他現在換了一身鮮艷的衣服，幾乎叫人認不出來。

苗子哈哈一笑道：「火工道人，原來是你呀，快通報吧！」

火工道人皮笑肉不笑的道：「在下姓斑，名發，不再是甚麼火工道人了。」

苗子道：「不管你變了甚麼，咱們是來了。」

斑發道：「我們已經等候多時，請吧！」

當然，這是非常之不禮貌。

這本來就不是一處講禮貌的地方，程玉琪一行人來到了大廳之內。

大廳中三山五岳，坐了二三十個人，當中一人，看他年紀不大，祇有二十七八歲，他的右旁就是陰間秀才曹萬森。

他們望着程玉琪他們進來，居然沒有一個人站起來表示禮貌。祇由當中那年輕人抬了一抬手，道：「請坐。」算是說了一個「請」字。

上清道長祇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却被程玉琪用眼色止住了，程玉琪臉上保持着適當的微笑，泰然說道：「小妹程……」

一言未了，那上首年輕人「哼！」了一聲道：「我們知道，妳姓程，名叫玉琪，是程家堡的五姑娘，哼，妳要是想用程家堡的招牌來唬人，那妳就打錯了主意。」

程玉琪一點不生氣，仍是笑盈盈的道：「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那年輕人道：「本公子姓朱。」說了姓，沒有說出名字。

程玉琪輕「啊」了一聲，道：「你也姓朱。」她連想到道天觀的那位死去的朱公子，所以才說出了這種話。

朱公子冷冷的道：「本公子姓朱又如何？」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朱兄，你心裡是不是有點怕了？」

朱公子哈哈一笑，大聲道：「怕？憑妳？」

程玉琪道：「你要是不怕，爲甚麼表現得這麼色厲內荏？」

攻心爲上，不管那朱公子是否色厲內荏，程玉琪這句話，却說得他很難招架，訥訥半晌，一時說不出話來。

陰間秀才曹萬森冷冷一笑，道：「程姑娘，不要祇逞口舌之能，來意如何，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程玉琪簡明的道：「要人，要歐陽小芬姑娘。」

陰間秀才道：「憑甚麼要人？」

程玉琪回答道：「憑另一枚『天星玉環』。」

陰間秀才道：「妳還有一枚『天星玉環』？」

程玉琪揚起手兒道：「在這裡。」

陰間秀才曹萬森點了一點頭道：「好，妳先交出『天星玉環』，我們馬上放人。」

程玉琪道：「我祇要人，不給玉環。」

朱公子哈哈一笑道：「妳倒想得眞好，天下會有這樣的便宜事麼？」

程玉琪道：「你們如果不將歐陽小芬姑娘交出來，我就把這玉環砸成粉。」

朱公子更是大聲笑了起來道：「妳砸妳的玉環，關我們……」

他心中一動，忽然想起一件事，下面的話，可就說不出來了。

程玉琪含笑道：「我眞要砸壞了這枚『天星玉環』，你們的一片心血，就要付諸流水。」

朱公子道：「妳知道多少？」

程玉琪道：「甚麼都不知道。」

朱公子道：「那妳爲甚麼說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道：「想當然耳，你朱公子千方百計的謀奪『天星玉環』，不會毫無因由吧？」

朱公子道：「我祇是喜愛收集『天星玉環』而已。」

程玉琪道：「小妹也有喜愛的東西，你這句話小妹相信，你們把歐陽姑娘擄來，不過是想要我的『天星玉環』而已，如今我把『天星玉環』砸了，歐陽姑娘與你無冤無仇，你們還有甚麼理由再劫持她？」

朱公子道：「妳要砸了『天星玉環』，我們就殺了歐陽姑娘。」

程玉琪道：「小妹與歐陽姑娘祇是萍水相逢，其份量如何我心中有數，我們賭點甚麼，如何？」笑哈哈的，令人莫測高深。

朱公子順口問道：「賭甚麼？」

程玉琪道：「小妹現在就把這『天星玉環』砸了，賭賭你會不會眞的殺死歐陽姑娘。」

朱公子道：「妳就一點不重視歐陽姑娘的生死？」

程玉琪道：「我知道你更重視這『天星玉環』的存在，你絕不敢和我打賭。」

朱公子臉色不禁一變的道：「妳算準定了？」

程玉琪道：「你們如果好好的將歐陽姑娘放出來，我可以給你們一些承諾。」

朱公子目光閃爍不定，眼望着陰間秀才曹萬森。

陰間秀才曹萬森乾笑了一聲，道：「姑娘想承諾些甚麼呢？」

程玉琪道：「你們先把人放出來。」

陰間秀才又和朱公子耳語了一陣，搖頭苦笑道：「咱們相信妳程姑娘。」接着一揮手道：「請歐陽姑娘出來。」

歐陽小芬顯然沒有受到甚麼委屈，走出來便笑哈哈的道：「琪妹，妳可不能答應他們甚麼啊！」

程玉琪道：「可是小妹的話說了出口啊！」

歐陽小芬緊張的道：「妳答應他們甚麼？」

程玉琪道：「到底是些甚麼，我們還沒有說定。」

歐陽小芬道：「他們這樣相信妳？」

程玉琪道：「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個重點，不幸的是，小妹找到了他們的重點，而且掌握了那重點，所以，他們祇有委屈一點了。」

笑了一笑，沒給歐陽小芬再追問的時間，接着又道：「當然，他們還有他們的想法，自恃人多勢衆，把妳由密牢中放出來和不放出來也是一樣。」

她的話說得非常清楚，甚至把朱公子和陰間秀才的心意都說了出來。

當然，朱公子和陰間秀才聽了程玉琪的話，心中另有一種震驚和壓迫之感。

朱公子以驚愕的目光望着陰間秀才，陰間秀才乾笑了兩聲，訕訕的道：「程姑娘，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妳的承諾了吧。」

程玉琪促狹地道：「當然，可以。」談些甚麼？她却沒有絲毫表示。

陰間秀才曹萬森打着笑臉道：「姑娘想承諾些甚麼事情呢？」這是被逼的表示，顯然，已經落了下風。

程玉琪道：「你們希望些甚麼？」依然不放鬆。

陰間秀才厚起臉皮道：「當然是妳手中的那枚『天星玉環』，姑娘，妳有甚麼條件，我們都可以商量。」

程玉琪道：「你們用巧取豪奪弄走了那三枚『天星玉環』，算不算我的呢？」

朱公子臉色一變，程玉琪接着一笑道：「好好，過去的事，算我倒霉，暫且不談，首先你且先告訴我，你們現在有多少枚『天星玉環』？」

朱公子和陰間秀才對望了一眼，陰間秀才道：「四枚。」

程玉琪搖頭含笑道：「不，應該是五枚才對。」

陰間秀才道：「眞的，祇有四枚。」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你們如果祇有四枚，那就不好談了，這樣吧，你們把另外一枚『天星玉環』找到了之後，我們再談吧，你們放心，我這枚『天星玉環』絕不會答應別人，一定等你們的結果。」

說起來這就是承諾之一。

朱公子道：「要是另一枚『天星玉環』找不到呢？」

程玉琪道：「你們要是找不到另一枚『天星玉環』，要了我這枚『天星玉環』也沒有多大用處。」

朱公子道：「妳怎知道沒有用？」

程玉琪笑笑道：「朱公子，如說當今之世，有誰是最瞭解這『天星玉環』秘密的人，小妹不是看不起你們，你們實在還說不上知道。」

朱公子說道：「誰知道妳是不是吹牛？」

程玉琪道：「小妹是不是吹牛，說件事情出來，你就會知道。」

陰間秀才說道：「請說，我們洗耳恭聽。」

程玉琪道：「簡單的說，這天星玉環共有七枚，二十多年前損失了一枚，你們可知道那損失的一枚，是那一枚？」

朱公子道：「妳難道知道？」

程玉琪道：「小妹當然知道……」不待朱公子追問，又接着道：「那是七友之首那一枚，你說是不是？」

最後一句話問得很奇怪，叫人點頭不是，不點頭也不是。

朱公子倒也很會作態，笑了一笑道：「這反正是死無對證的話，是與不是祇有天知道。」

程玉琪也不加分辯，自言自語又道：「七枚『天星玉環』之中蘊含着一件奇大的秘密。可惜損失了其中一枚，照說那件奇大的秘密從此永遠湮沒人間，所幸的是前人早有遠慮，另外安排了一線轉機……」

話似乎沒有說完，但程玉琪的話聲却停止了。

朱公子和大家等了半天，不見程玉琪下文，陰間秀才訕訕的道：「以下呢？」

程玉琪笑道：「以下是將來的發展，我也不知道了。」

這種話，朱公子和陰間秀才絕不會相信，因爲程玉琪前面的話，早已教他們暗中驚震極了。

朱公子道：「程姑娘，我們能不能開誠佈公的談一談？」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現在還不到時候。」

朱公子道：「要到甚麼時候？」

程玉琪道：「等到你們找到另外那枚『天星玉環』再說吧。」

朱公子道：「如果那枚『天星玉環』已經到了我們手中呢？」

程玉琪道：「當然，可以作進一步的懇誠一談了。」

陰間秀才起身一抱拳道：「請，密室相談。」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就小妹一個人……」

朱公子道：「姑娘難道……」

程玉琪截口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妹不願落單。」

朱公子笑了一笑道：「那麼請這位道長一同前去如何？」

他們知不知這老道士的本來身份，不得而知，祇是，他們彼此間並未正式介紹，而上清道長也很少說話，所以朱公子祇能這樣稱呼上清道長。

到了密室之內，四人相對而坐。

程玉琪道：「朱公子如果有誠意，請把所有的『天星玉環』取出來，放在桌上吧。」

朱公子猶豫了一下，從頸間將一串「天星玉環」取出放在桌上，半開玩笑的道：「本公子有句話可要說在前面，原屬姑娘的那四枚『天星玉環』，請姑娘不要心生異心。」

程玉琪微笑道：「小妹原已說過，暫且不談那四枚『天星玉環』的事，朱兄，放心，小妹不會現在要求收回。」

陰間秀才哈哈一笑道：「其實祇要大家話談好了，在誰手中還不是一樣。」

程玉琪順口應開道：「曹前輩說得甚是。」

她這時那有時間和陰間秀才互逞口舌之能，她的目光早已凝注在那五枚「天星玉環」之上。

程玉琪天賦奇高，毫髮之微，亦明察無遺，祇見那五枚「天星玉環」雜亂的串在一起，串在一條透明的絲帶上，原是她的那四枚「天星玉環」，她亦入目能識。

她沒有要求將「天星玉環」逐一取下，就在桌上撥動一下它們，她便已看出另外一枚「天星玉環」，正在她原先的那四枚「天星玉環」的前面。

程玉琪看過「天星玉環」之後，微微一笑道：「小妹已經說了不少了，現在請朱兄指教一二。」

朱公子笑了一笑道：「妳要考驗本公子？」

程玉琪說道：「不敢，這叫做公平交易。」

朱公子誤以爲程玉琪甚麼都知道，爲表現自己起見，微帶三分驕傲神色的道：「據本公子所知，這『天星玉環』雖然七枚缺一，但另外七枚副環藏在某一隱密之處……」

程玉琪笑笑截口道：「朱兄說得不錯，祇要能把六枚找齊，便有脈絡找到那七枚副環了，找到那七枚副環之後，於是整個『天星玉環』之謎就解開了，而……」而甚麼呢，她又不說了。

朱公子笑道：「姑娘說得對極了。」

程玉琪神秘的道：「朱兄可知道如何運用這六枚『天星玉環』嗎？」

朱公子笑道：「本公子當然知道。」

程玉琪暗暗點頭忖道：實際情形，果然和我的推想差不多，這就好辦了。

念動間，淡淡的一笑道：「『天星玉環』有正副七環，據小妹所知，另一份文件，也有正副兩份，朱兄的所謂當然知道，祇怕大有問題。」

朱公子疑念立生，雙眉一結道：「妳……」

程玉琪道：「小妹……小妹甚麼也沒有。」

朱公子暗笑一聲，忖道：好一個狡猾的丫頭，妳這不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麼，哼！

其實，程玉琪不但是甚麼都沒有，而且走的全是險棋，她所瞭解的都是推敲得來的結果，連唬帶哄，一步一步向前摸索推進。

顯然程玉琪的聰明才智沒有落空，把那朱公子和陰間秀才都被玩弄於股掌之上，程玉琪笑笑的望着朱公子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大有唯我獨尊的意味。

陰間秀才曹萬森清理一下嗓子道：「這六枚『天星玉環』，妳都見過了，不知妳姑娘在這『天星玉環』之上還有沒有其他指教？」

程玉琪秀眉輕輕一皺，道：「曹前輩莫非話中有話，難道桌上那五枚『天星玉環』不全是眞的，這

個……我倒看它不出來了。」

陰間秀才一笑道：「在下並沒有說其中有假的。」

程玉琪道：「前輩的意思是……」

陰間秀才曹萬森道：「在下沒有甚麼意思，祇因姑娘聰明絕世，想請姑娘多指教一二而已。」

程玉琪含笑道：「前輩很會打如意算盤呀。」

陰間秀才道：「姑娘是惜語如金，好！那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談判吧。」

程玉琪搖了搖頭道：「我覺得我們沒有甚麼可談了。」

朱公子道：「我們還沒有談到正題啦，怎麼就沒有甚麼可談了。」

程玉琪道：「再談下去，你們的目的是小妹手上的『天星玉環』，而小妹的條件是非常苛刻，你們一定無法接受，所以最好保留一點餘味，留個下次見面之情。」

朱公子道：「祇要有條件，就好商量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兩位祇怕作不了主。」

朱公子放聲大笑道：「本公子作不了主，誰能作主？」

程玉琪道：「誰能作主，朱兄應比小妹更明白。」

朱公子臉紅耳赤的作色道：「妳……妳……」

陰間秀才搖手止住朱公子道：「公子，程姑娘天賦奇才，聰明絕頂，其他的話不必多說了。」

朱公子悻悻的道：「她……」

陰間秀才又截口道：「公子，別忘了老主人的交代。」

朱公子一震道：「曹萬森，你怎可自己不打自招。」

陰間秀才曹萬森笑道：「人家甚麼都知道了啦，咱們再支吾下去，就顯得不誠懇了。」

朱公子一臉懊惱之色　冷哼連聲，但却不再說話了。

陰間秀才臉色一正，道：「程姑娘，我們訂期再作一次懇談如何？」

程玉琪道：「小妹時間不多。」

陰間秀才道：「半月之期如何？」

程玉琪勉强地道：「好吧，就以半月爲期，半月之後仍在此地相見。」

陰間秀才方面到底甚麼人出面來交談，雙方並沒有說定，但程玉琪好像疏忽了這一點，未加注意，就離開了朱公子的密室。同時，也帶着歐陽小芬出了山莊。

路上，上清道長祇輕輕嘆了一口氣，就沒有再說一句話了。

歐陽小芬笑道：「老前輩，你嘆甚麼氣？爲甚麼不說話了？」

上清道長道：「老道在想心事！」

歐陽小芬道：「想甚麼心事，能否說出來聽聽。」

上清道長道：「老道在想，過去那幾十年的江湖，老道是怎麼跑的。」

歐陽小芬道：「你就這樣健忘，自己做的事都忘了。」

上清道長笑道：「小丫頭，妳懂甚麼？」

歐陽小芬道：「晚輩雖然不懂甚麼，至少自己已作過的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

上清道長搖頭苦笑道：「妳別糾纏不清吧。」

歐陽小芬揚着秀眉道：「我幾時糾纏不清了？」

程玉琪笑道：「小芬姊，妳確有點糾纏不清了。」

歐陽小芬氣勢一沮，道：「妳也這樣說。」她對程玉琪倒是心服口服，所以，程玉琪講的一句話，當得別人的一百句。歐陽小芬雖然還有很多理由要說，却悶聲不响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小芬姊，妳知道上清老前輩和妳大有淵源啊！」

歐陽小芬當然相信程玉琪的話，眼睛一亮，望着上清道長，問道：「那我該叫你老甚麼？」

上清道長一笑道：「妳還是叫我老道士好了。」

程玉琪道：「說來，令祖母是上清道長前輩的師妹。」

歐陽小芬「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比我大了二輩，那我就成了小姪孫了。」

上清道長笑道：「可不是。」

歐陽小芬道：「道士爺爺，那你可不能再和我嘔氣了啊！」

上清道長道：「老道士不能和妳嘔氣，妳却可以和向老道士撒嬌，好處可給妳佔盡了。」

歐陽小芬笑道：「這就是做小輩的好處。」

話聲一轉，挑着秀眉道：「道士爺爺，你剛才到底在想甚麼心事？」

上清道長道：「我不是說過了麼？」

歐陽小芬道：「可是你說了等於沒說，小芬聽不懂。」這倒是事實，不但歐陽小芬聽不懂，就連程玉琪也不大十分明白。

上清道長嘆了一口氣，道：「老道士是看了程姑娘剛才的應付有感而發，覺得我們過去闖蕩江湖時，除了動刀動槍之外，就不知用其他方法處理事情，結果事情越弄越僵，越弄越火，越弄越痲煩，那能像程姑娘一樣，沒發一掌就把妳

帶回來了，同時，還佔了上風，這才是眞了不起，所以，才有感而嘆了。」

歐陽小芬笑道：「我們這位玉琪小妹呀，小腦袋的鬼主意最多，和她相處越久，知道她越多，便覺得她越來越偉大，越了不起，她要是個男孩子的話，你們誰都沒得混了。」

程玉琪笑罵道：「小芬姊，妳在胡說甚麼？」

歐陽小芬笑道：「玉琪妹子，我對妳只有一件事情不懂……」

接着馬上又道：「你是這樣的一位花朵樣的人兒，全身都是聰明和智慧，怎麼找一個糊塗虫做丈夫呢？難道這也有甚麼道理。」

程玉琪笑道：「當然有道理。」

歐陽小芬道：「請指教！」

程玉琪面色一正，說道：「糊塗是福，他糊塗有福，小妹當然也有福，此其一也。」

歐陽小芬問道：「其二呢？」

程玉琪道：「其二麼？只有我管他，他管不着我，妳說有多好。」

哈！哈！哈哈，大家都笑痛了肚子。

一路上，大家說笑着，回到了道天觀，等着第十五天後的約期。

*　*　*

八天後，老花子回來了，他此行結果很完滿，七友會是甚麼人呢？誰是老大老二都弄清楚了。不但如此，甚至「天星玉環」是誰送給他們的資料都有了。

原來，丐幫上屆幫主就是七友之一。

那七友便是：任覺先、朱百壽、趙光遠、徐志賢，冷奇、歐陽春、潘起風等七人。

這七人是些甚麼人呢？

據老花子和老道士上清道長說，冷奇就是老花子的師父前任丐幫幫主、徐志賢是黃山大俠、歐陽春是鐵樹山莊莊主、潘起風是當朝文學大學士、趙光遠是一位回春聖手，當世的名醫。至於老大任覺先和老二朱百壽二人的來歷，老花子和老道士上清道長也說不出來。

不過事實很明顯，那位朱公子定是朱百壽的後人無疑。

原來，丐幫「永書誌」乃是丐幫歷代以來承先起後的一本丐幫秘錄，由歷代丐幫幫主親自記錄，舉凡武林大事，幫中種種的一切都記載下來，尤其是幫主個人私誼，更要另成專册，非每日一記不可。

當然，這本包羅萬有的人「永書誌」是非常秘密的，否則，人人能看到，所引起的糾紛，只怕要天下大亂了，所以，丐幫在對閱讀「永書誌」的限制非常嚴格，尤其是關於歷代幫主的私誼部份，尤爲嚴謹，除了身爲幫主之外，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理由啟閱，就是身爲幫主的人要閱讀時，亦必在祖師爺靈前立下重誓，並於閱後閉關一年，以戒輕率。

說起老花子，原是現任丐幫幫主的師兄，他生性恬淡，喜愛無拘無束的悠閒生活，所以捨幫主而不爲，做了一個遊戲人間的奇丐。

前任幫主身爲七友之一的事，現任幫主並不知道，只有老花子知道，要索閱「永書誌」的事，因此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

現在，老花子總算達到了使命。

至於，上清道長怎樣插上一脚呢？

原來上清道長與趙光遠是忘年之交，而趙光遠却是一個無家無舍的孤家寡人，於是上清老道長就受托捲入漩渦來了。

把「天星玉環」送給七友的人，叫「無憂子」但「無憂子」是怎麼樣的人呢？「永書誌」就沒有更多的記載了。

七人之中，有四個是武林人物，一位當朝顯要，兩位來歷不明的人，這個組合倒是怪異得很。

不過，從朱公子身上去推測朱百壽其人，朱百壽或許是一位不爲世人所知的武林隱士，但，是不是確是如此呢？程玉琪不能作肯定的表示。

至於老大任覺先的身份，目前更是一個謎。

程玉琪綜合已知的資料，默默計算了一下，道：「這樣說來，晚輩原先所有的『天星玉環』，應該是潘起風的了。」

微微一皺雙眉，輕輕一嘆道：「但不知潘家近況如何？」

老花子道：「潘起風早就死了，潘起風死後，後繼無人，聽說搬回老家來風驛去了。」

程玉琪道：「此去遠不遠？」

老花子道：「不算遠，大約四百多里左右。」

程玉琪道：「我想去看看。」

老花子點頭道：「好，老花子陪妳跑一趟潘家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這次晚輩想單獨行動……」

一語未了，歐陽小芬立即反對道：「那怎麼行？」

程玉琪笑道：「小芬姊，妳放心，是不會有問題的。」

歐陽小芬道：「至少妳應該讓我陪妳去的。」

程玉琪道：「小芬姊，小妹要一個人去，自有其道理在，妳就留下來吧！」

歐陽小芬還想再說甚麼，却被上清道長道：「小芬，妳就聽話，不要跟去添痲煩吧，道士爺爺看妳

功夫，稀鬆得很，還是跟道士爺爺多學點本事吧。」

歐陽小芬這才不堅持要跟程玉琪去了。

程玉琪也是武林兒女，當然也沒有甚麼囉嗦，說走就走，站起身來道：「最多五天，我一定趕回來。」說着舉步向外走去。

當她走到門口時，歐陽小芬叫道：「琪妹，且慢！」

程玉琪微微一皺秀眉道：「芬姊……妳……」

歐陽小芬含着笑容道：「妳身上帶得有銀子麼？」

她再困難的時候，也沒有爲生活問題操過心，身上當然沒有銀子。

程玉琪怔了一怔，苦笑道：「這……」

歐陽小芬搖了一搖頭，道：「妳只會替別人想，却不會替自己想，叫人怎會放心得下。」

這話是完全實實在在，程玉琪可是第一次說不出半個「理」字來。

沒有了銀子，路上誰給妳飯吃。

歐陽小芬掏出一把銀子，交給程玉琪道：「小心，可別給卜偷扒去了。」

程玉琪搖着頭，輕輕苦笑道：「小妹知道了。」

程玉琪走了半天之後，歐陽小芬就是放心不下，程玉琪的話，她又不願違背，只有支使老花子道：「花子前輩，你暗暗的跟去吧！」

老花子道：「程姑娘那等聰明能幹，有甚麼不能放心，妳眞是婆婆媽媽得很。」

歐陽小芬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老前輩不知，琪妹最不會用銀子。」

老花子問道：「妳剛才給了她多少銀子？」

歐陽小芬道：「大約二十兩左右。」

老花子道：「二十兩銀子，人家要過半年的生活啦，她怎麼會四五天都過不了，小操這種莫名其妙的心吧。」

程玉琪聰明絕頂，可眞不會花銀子，她沒有大喝大吃，更沒有碰到扒手，可是，她二十多兩銀子，只花了一天，就花完了。

敢情是她花銀子不好意思要人找錢，吃頓飯是一塊銀子，喝杯茶也是一塊銀子，二十兩銀子，可沒有多少塊，第二天，她身上的銀子可就花光了。

當她付出最後一塊銀子時，她還是不好意思向人要找零，結果，還沒有走到來風驛，她已是身無分文了。

程玉琪連要人找錢都不好意思，當然，絕不會成爲白食客，既不能成爲白食客，自然只有餓着肚子趕路去。

可是程玉琪的功力奇高，脚程奇快，中午時分，就到了來風驛。

來風驛不是大地方，但學士府却是來風驛的名府，誰都知道，一問就知。

看門的是一位老人家，爲人很是和氣，到底是書禮之家，沒有那股凌人之氣勢。

程玉琪道名要見潘老夫人。

老人家潘福打量了程玉琪半天，作難地道：「姑娘，我們老夫人病褥纏身，已經多少年不見外客了。」

程玉琪只有打着誑語，道：「小女子聽說過老夫人的病，小女子也是爲了老夫人的病才來的。」

老人家潘福的表情一點也不驚奇，淡淡的道：「妳會看病了？」

程玉琪扮着笑臉道：「老丈可不要以小女年紀輕輕的以貌取人。」

老人家潘福道：「小老兒因爲見得多了，才有此一問，姑娘也許不知道，毛遂自薦的爲老夫人看病的人，日必數起，不瞞姑娘說，潘府全部家財，都因此快要清光了。」

怎樣清光了，當然是被「騙」光了，老家人潘福沒有說被「騙」字，那是他出身之處，遇事總不過份之故。

程玉琪暗暗嘆息了一聲，正待想法子圓謊的時候，老家人潘福搖了一搖頭，又道：「姑娘，小老兒看妳姑娘也是好人家的女兒，這裡不會有甚麼好處，還是出去吧！」

眞把她看成了女騙子了，潘府落到了這種地步，實在是人間諷刺和悲哀，程玉琪祇得揚起手中的「天星玉環」，顯現在老家人潘福眼前，道：「老管家，說實在的，小女子實在會醫病，不過更主要的還是想請老夫人認認這『天星玉環』，是不是與貴府有關的。」

老家人潘福祇是一個家人，當然不會知道這種關係重大的事情，不過，他是見多識廣，覺得程玉琪有別於一般上門來騙人的騙子，微微猶豫一下，道：「如果姑娘能將手中『天星玉環』交給小老兒先請示老夫人一下，小老兒倒可以替姑娘試一試。」

這枚「天星玉環」不是潘家的，但潘家也絕對分辨不出，程玉琪取下「天星玉環」，交給那老家人潘福。

潘家門庭雖大，但氣勢已衰，老家人進入內室之後，祇留下程玉琪一個人在門前等候。

這時，門口忽然出現了一位紅衣少女，口中叫着：「潘福，潘福！」一路向門房走去。

她看到了程玉琪，不由一怔道：「妳是甚麼人？妳在這裡做甚麼？」

程玉琪沒有馬上答話，先打量那少女一眼，祇覺那少女長得頗爲清秀，祇是氣勢粗野，不大像時下的大家閨女。

程玉琪思忖了一下，笑笑道：「小妹程玉琪，前來求見老夫人，潘老丈正爲小妹請示老夫人去了。」

那紅衣少女鼻孔朝天，「嘿」了一聲，道：「甚麼東西。」頭一揚，走開了，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情。

片刻之間，老家人潘福走出來了，身後還跟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大丫頭。

老家人潘福道：「程姑娘，老夫人現在心情很好，妳就隨冬梅進去吧。」

原來那大丫頭叫冬梅，程玉琪欠身叫了一聲「梅姑娘！」

冬梅點了一點頭，領着程玉琪穿堂入室過戶而去。

潘府的房子實在很大，祇是剝落的油漆，樑柱間的灰塵，使這座大宅得失去了顏色。

冷冷清清的，一路上祇碰到了一個家人，這情景使程玉琪感慨不已。

老夫人躺在一張陳舊的錦榻上，房中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

程玉琪行禮見過老夫人，祇見老夫人手中把玩着她送進來的那枚「天星玉環」。

老夫人讓程玉琪坐下之後，長嘆了一聲，問道：「程姑娘，妳這『天星玉環』是那裡得來的？」

程玉琪半眞半假的道：「是小女子一位朋友所送的，老夫人可還認得這『天星玉環』麼？」

老夫人道：「當然認得，要不是這枚『天星玉環』，先夫也不會壯年告退，落得如今這般光景了。」

程玉琪無限同情的嘆息了一聲，道：「這不過是一枚小小的『天星玉環』，爲甚麼對潘大人的影响竟是這樣大的呢？」

潘老夫人長嘆一聲道：「這話說來就長了。」

「奶奶！」程玉琪見過面的紅衣少女又叫又跳的跑了進來，她看見老夫人手中的「天星玉環」，驚呼了一聲道：「好漂亮的指環，給我……」伸手就把「天星玉環」搶到了手中。

老夫人叫道：「丫頭，這個可不能給妳的。」

那位紅衣少女嬌嗔的道：「美美要定了。」身子一扭，跑得不見了影子。

程玉琪如果伸手，當然一伸手就能抓住那自稱美美的少女。

可是，程玉琪那裏撕得下臉來，祇有眼睜睜的朝着那紅衣少女帶着「天星玉環」跑了出去。

老夫人嘆了一口氣，道：「淘氣的丫頭。」

程玉琪道：「她是……」

老夫人道：「她是老身身前唯一的親骨肉，小孫女美美。」

又嘆了一口氣，接着搖頭嘆氣道：「老身長年多病，這孩子無人管教，越來越野了，倒叫程姑娘見笑了。」

程玉琪勉强的笑了一笑，道：「美美小姐的父母……」

老夫人搖着頭，道：「都死了，如今祇剩下我們一老一少相依爲命了。」

這樣不幸的家庭，教程玉琪替她們好不難過，抑住酸愁的鼻頭，程玉琪輕輕的呼了一聲：「老夫人……」

老夫人笑了一笑道：「美美這個孩子，人雖有點野，但是心地很好，她不會把妳的『天星玉環』弄丢的。」

老夫人自己就很明事理，並不認爲「天星玉環」還是自己的。

程玉琪歉疚地道：「老夫人，對不起，小女子想說明一件事實。」

老夫人道：「妳儘管說，不要怕難爲情。」

程玉琪道：「說實在的，其實剛才那枚『天星玉環』，並不是老夫人原來的那一枚，祇是式樣相同的另一枚罷了！」

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老身知道，這種玉環一共有七枚。」

程玉琪道：「老夫人的那一枚原已在小女子手中，祇是現在落到別人手中去，不過，老夫人請放心，小女子一定替妳把那枚『天星玉環』收回來。」

老夫人嘆了一口氣，道：「其實那玉環能不能收回來，已經不關重要。」

她忽然心中一動，想起程玉琪之來，必有原因，話聲頓了一頓，啞然失笑，道：「老身祇顧自己說話，忘了請問姑娘來意啦，姑娘……」

程玉琪訕訕的道：「請恕小女子冒昧而來，小女子是想請教一些有關這『天星玉環』的事，尚請老夫人乞道其詳。」

智珠在握　除惡廢功

提起往事，老夫人神色微微一沉，回思了片刻，輕嘆了一聲，道：「眞正說起這『天星玉環』的有關事情來，老身倒所知有限。」

她這種回答，原是必然的結果，因爲，他們七人顯然有着守口

如瓶的默契。

程玉琪道：「請老夫人就所知道的賜告。」

甚麼時候有此「天星玉環」，潘老夫人也說不上來，她祇知道，潘大人把這玉環呈現在她眼前時，潘大人似乎有着非常沉重的心事，老是撫摸着「天星玉環」嘆氣，問他，他又不肯說，因此給潘老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潘大人派了身前一位得力的家人，將玉環送了出去，那家人走後，便如石沉大海，永無回音。

潘大人日盼夜望地等了五年，等得焦慮成病，撒手而去，依然所望成空。

潘大人臨死的時候，還牢牢的抓着潘老夫人的手，斷斷續續的呼着：「玉環……玉環……啊……」

這種泣血哀呼的往事，潘老夫人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程玉琪心中有數，知道潘老夫人說的全是實話，她所知道的應該就是祇有這麼多。

可是，程玉琪另有別的想法，話鋒一轉，於是問道：「老夫人，小女子想向妳打聽潘大人幾位身前的好友，不知老夫人能否見示？」

潘老夫人點頭道：「姑娘說說看，先夫的朋友，老身倒是知道不少。」

程玉琪於是把七友的名字，按着次序說了出來。

出人意料之外，潘老夫人對於那六個人的底細，個個都知道，祇是她把丐幫的幫主冷奇說成一個老學究。

程玉琪更是喜出望外，高興得不得了，笑問道：「老夫人，妳可知道那位任覺先是做甚麼生意的呢？」

老夫人道：「任覺先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好像他在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生意。」

程玉琪一笑又問道：「那位朱百壽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提起朱百壽，老夫人精神更為之一振，道：「朱伯伯那人呀，他是一個最好不過的老好人，先夫昔年好友，早都忘了我們的時候，他却一直都在照顧着我們，要不是他，我們祖孫二人早活不到今天了。」

程玉琪道：「老夫人可知道他住在甚麼地方麼？」

老夫人道：「就在附近不遠，美美知道，他是最喜歡美美的。」

程玉琪笑道：「美美小姐實在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姑娘。」

話聲未了，祇聽得美美清脆的笑聲傳了進來，道：「奶奶，妳看誰來了。」

想不到呀，眞想不到，程玉琪却不禁一愣。

敢情美美口中的來人，竟是到過道天觀的那位朱公子。

那位朱公子見到程玉琪之後，那驚訝的程度，又不知比程玉琪大了多少倍。

祇見他雙眼發直，張一張嘴巴：「妳……妳……妳……」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位朱公子，顯與程玉琪正式出面談判的那位朱公子，有着非常明顯的不同，這位朱公子的性格比較內向。

他們兩人也許就是親兄弟，這是程玉琪直覺的反應，因為兩人長得太相像了。

程玉琪先自定下心神，笑着點頭道：「原來是朱公子，幸會！幸會！」

美美瞪着一雙眼，又驚又訝的道：「你們認識。」聽那語氣，似乎還有點酸溜溜的味兒。

敢情，這野丫頭和這位朱公子的感情非常之好。

那位朱公子的一張臉可漲紅得像柿子，吞吞吐吐的道：「妳……妳……妳……好。」

常言有道：「為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門。」這時朱公子的心情正是因為對程玉琪做了虧心事，未語心先怯，好不難為情。

程玉琪見了他的樣子，看出他人本質不壞，於是心頭一軟，含笑點頭道：「請坐。」

美美一個勁的追問道：「你們早就認識了？」

朱公子點了一點頭，因為他曾陪同大哥去，暗裡見到程玉琪。

美美尖叫了一聲，道：「好呀！你都瞞着我呀！」

程玉琪笑道：「小姐，請不要多心，我們認識得並不愉快，祇差沒有打架，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好意思。」

美美臉色稍緩，緊釘着問道：「眞是這樣的麼？」

朱公子苦笑着點點頭，道：「是。」

程玉琪道：「所以小妹還沒有請教你的台甫。」

朱公子道：「在下草字惠羣。」

「令兄呢？」程玉琪見他臉嫩得很，因此斷定另一位與他談判的朱公子是他的兄長。

這一着正被她唬住了，朱惠羣不加思索地道：「他叫朱技羣……」朱惠羣忽然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的不說話了。

程玉琪與潘老夫人原本談得好好的，這時也談不下去了。

潘老夫人忽然向美美招手道：「妳過來。」

美美口中問道：「甚麼事？」人却沒有走過去，依然挨在朱惠羣身

邊。

朱惠羣輕輕的推了她一下，她才勉強走到老夫人的身邊來。

老夫人先撫着她的玉手，然後含笑道：「這枚『天星玉環』是程姊姊的，先還給程姊姊，奶奶另外再給妳一枚更好的，可好？」

美美冷「哼」了一聲，道：「誰稀罕！」取下「天星玉環」，甩着向程玉琪打去。

她那手法，和「天星玉環」飛來的速度，處處顯得美美有幾分功力，程玉琪暗暗皺了一皺眉頭，接住了飛過來的「天星玉環」。

祇見美美又「嗤」笑了一聲，道：「原來還是個會家子。」

照說，潘起風是文學大學士，應該是不懂武功才是，可是美美的出手，不由使程玉琪迷惑了起來。

冷眼向潘老夫人望去，潘老夫人似乎沒有甚麼異樣。

但這時美美忽然從潘老夫人身邊站了起來，改了一副笑臉向程玉琪道：「來，我們到外面說句話去。」

誰知道她心中打的是甚麼主意？

程玉琪當然不會在乎她的想法，笑了一笑，向潘老夫人告了退，跟在美美身後，到了後花園無人之處。

美美冷冷的道：「妳來做甚麼？」

程玉琪暗嘆一聲，忖道：看她長得美貌如花，說話的語氣實在欠缺教養。

程玉琪念動之間，美美已是滿臉不耐煩的神色，緊逼的道：「說話呀，妳又不是個啞巴。」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妳這種態度，我不想說甚麼！」

美美道：「妳嫌本姑娘態度不好？」

程玉琪道：「至少，妳還要客氣一些。」

美美冷笑道：「憑妳也配！」

程玉琪道：「人與人之間，有甚麼配不配，對人有禮……」

美美不讓她把話說完，「呸」了一聲道：「你們就是不配，整天想法子來打主意。」

程玉琪笑笑道：「妳看錯了，我不是來妳家打主意的人，其實那種人我也討厭。」

美美譏笑道：「說的倒比唱的還好聽，我看妳呀，比誰都陰狠，居然要把奶奶的心說活了。」

這是一個寵壞的姑娘，簡直是不可理喻。

程玉琪也就不和她分辯了，微笑道：「那妳要怎麼辦呢？」

美美擺出一副男子姿態揚拳捲袖橫眉豎目地道：「我要教訓妳，也叫你們以後絕了念頭。」

程玉琪笑笑道：「妳要教訓我，妳學了幾年功夫？」

美美道：「妳別想支吾過去，今天本姑娘是教訓定妳了。」身形矮了一下，然後站了起來，揮手一掌，向程玉琪臉上掃去。

看她出手一招，充其量祇有八流身手，程玉琪脚跟都沒有動，就讓開了美美揮來的一拳。

在美美的感覺來說，祇覺一拳揮出之勁，居然在程玉琪動都不動的情形之下，落了空，就似程玉琪沒有實體似的。

程玉琪當然動了，祇是動得太快了，美美看不出來罷了。

美美一掌掃空，心裏可打了一個冷顫，顫聲道：「妳不是人？」

程玉琪道：「不是人是甚麼？」

美美道：「妳是鬼！」

程玉琪笑道：「還要不要教訓我？」

美美雖然沒人管教，變得失了女孩子的沉靜，到底她沒有見過世面，尤其是心裏以為程玉琪是鬼，那橫蠻之氣早被自己嚇跑了，但覺雙膝發軟，恨不得馬上脫離險地，那還說得出話來。

程玉琪笑得彎了腰道：「小妹妹，不要怕，我不是鬼，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好不好！」走向前伸手去扶美美。

美美却嚇得尖聲大叫了起來：「救命呀！」

「程姑娘，放手。」朱惠羣閃身而出，喝聲中，攻出一招「雲山乍現」。

程玉琪身形微側，反手一式「分雲捉月」，朱惠羣祇覺腕脈一緊，右手腕脈已被程玉琪輕易的扣個正着。

程玉琪一身功力固然奇高，但朱惠羣也不全眞這樣不中用，完全是因為輕敵大意。

程玉琪也點到即止，五指一鬆放開了朱惠羣腕脈，不着形跡的一笑道：「朱兄，來得正好，小妹還有事請教。」

美美這時却已撲向朱惠羣，委屈的抽泣了起來。

朱惠羣手撫慰着美美，一手立掌當胸，做出隨時動手的準備姿式，冷冷的道：「我們沒有甚麼可談。」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朱兄，希望你不要拒人千里之外，也許我們的談話，對彼此都會有好處。」

朱惠羣心中矛盾之極，打不定主意，應該不應該與程玉琪一談，彷徨間美美的情緒漸漸冷靜下來，悄聲的問道：「她不是鬼麼？」

朱惠羣道：「她那裏是鬼？不過本事比妳高得太多了而已。」

美美暗暗吁了一口氣，一揚

頭，眼中又射出了怒火，望着程玉琪，一副憤憤不服的樣子。

程玉琪一面運用智慧察言觀色，一面試探地道：「前次的事件，小妹並不怪你朱兄，我知道你也是情非得已，其實你也不是那種人。」

朱惠羣默默的望了程玉琪一眼，目光平靜多了，顯然，程玉琪的話有了反應。

程玉琪接着又道：「我也知道你不贊成他們的做法，可是你無能爲力，祇有隨波逐流，過一天算一天。」

朱惠羣目光一抬，正視着程玉琪嘆息了一聲，道：「姑娘既然是個明白人，那就請放過小生吧。」

程玉琪道：「朱兄，你要小妹放過你不難，可是你何以自處？」

朱惠羣低頭不語。

程玉琪道：「男子漢大丈夫，事情既然避無可避，就應該挺起胸膛來迎接它，自怨自艾，於你無補於事的，小妹倒很欣賞美美小姐的作風……」

美美聽得心氣一舒，眼中怨火消失了不少。

不知不覺的，朱惠羣與美美已在一條石櫈上坐下來，他們雖然沒有答應甚麼，但也不再拒人千里之外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也找一條石櫈坐了下來，道：「令祖福體還安康吧？」

朱惠羣搖了一搖頭道：「他老人家的身子大不如前了。」

程玉琪故作驚疑之色，道：「令祖的身子不是……」

朱惠羣道：「年紀大了，總會衰老的。」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頭，忖道：從各種跡象看來，朱百壽嫌疑最爲重大，聽他語氣，好像朱百壽又不是一個惹事生非的人。

健康是事業的基礎，一個健康不良的人，是很少有雄心壯志的。

程玉琪念動如風中，「啊」了一聲，道：「聽你這樣說來，你們的武功，令祖也很少親自來指點你們了。」

朱惠羣笑了起來，道：「妳聽誰說的，家祖會武功，家祖要是會武功，也不會生病的日子多，健康的日子少了。」

程玉琪目光一亮的道：「令祖既然不會武功，那朱兄你的武功又是誰教的？」

朱惠羣沒有答話，美美倒先笑了：「自然是師父教的。」

程玉琪問道：「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美美以爲是問她，一指朱惠羣道：「我的師父就是惠哥哥。」

朱惠羣忽然站了起來，道：「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談的了，美美，我們走吧。」

拉着美美，頭也不回的走了回去。

程玉琪叫道：「朱兄，尊府惹火焚身，難道你就不求一個自全之策麼？」

朱惠羣身形一停，猶豫了起來。

程玉琪又道：「朱兄，整個的內情，也許你還不知道，但事情的嚴重，不但尊府有毀家之難，且將臭名萬載，子孫含羞，永世抬不起頭來了。」

朱惠羣氣憤地道：「妳不要危言聳聽，故意唬人。」

程玉琪道：「小妹說的都是眞話，朱兄，你仔細想想，你也不會不明白，令祖現在身上正背着殺人兇手的重嫌。」

朱惠羣大喝一聲，道：「胡說，家祖手無縛鷄之力，豈會是殺人兇手。」

程玉琪道：「這也難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甚麼事做不到。」

朱惠羣氣得全身皆戰的道：「妳說家祖買兇殺人……」

程玉琪道：「這種事情多的是。」

朱惠羣哈哈的大笑，道：「家祖一生爲善不願人知，不知耗盡了多少家財，豈是嗜殺不仁之人，妳這話不怕笑破識者的肚皮麼？」

程玉琪冷笑一聲，挖苦道：「然則你們巧使毒計，豪奪小妹的『天星玉環』之事，也算是爲祖增光了麼？」

這句話太重了，簡直重如泰山，叫朱惠羣聽得臉色立時變得慘白，全身四肢五官都扭曲了起來。

這是良心不安自我譴責的人，其天性良心，一定是非常善良的。

程玉琪頗有識人之明，更看出他心中隱憂重重，抑鬱不安之至，因此拿話來擠一擠，他果然爲之受不了。

克敵致勝，信心爲上，朱惠羣算是最弱的一環了。

程玉琪使出重手打擊之後，接着又安撫他，輕輕一嘆，道：「小妹的話實在說得太重了，你實在不是那種人，你也有你的苦衷，可是別人的想法是無可制止的啊！」

朱惠羣忽然瘋狂似的大聲叫道：「我不是人，我是豬，一條任人宰割的死豬，天啊！我爲甚麼要姓朱啊！」

美美這野性的姑娘，嚇得手足無措，哭着叫了起來：「惠哥哥，惠哥哥，你怎麼了啦？」

程玉琪飄身向前，輕輕的在朱惠羣背心穴上，拍了一掌，撫慰道：「朱兄，事在人爲，你可要冷靜下來。」

掌力擊散了朱惠羣翻騰的血氣，她說的話聲音雖然不大，但却暗含與佛家「獅子吼」禪功，異曲同工的「迴天震力」，「迴天震力」如當頭棒喝的震得他神智一清。

朱惠羣神智清醒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滿佈了羞愧之色。

程玉琪讓他喘過氣之後，含着笑容，輕輕的道：「朱兄，這件事情的發展，已到了紙包不住火的地步了，但也不是沒有救藥，如果朱兄能夠相信小妹的話，小妹願全力以赴，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計。」

朱惠羣感到迷惑地道：「妳還要救我們？」

程玉琪點頭道：「我把我捲入這件事中的情形說出來，你就知道了。」

於是，程玉琪首先將自己如何承受「天星玉環」，如何尋找「天星玉環」的原主人，說了一個大概。

將心換心，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程玉琪誠懇的敞開自己的心扉，當然也換得了朱惠羣的推心置腹。

朱惠羣吁道：「說來，家祖是被害人，我們全家都是被害人。」

程玉琪道：「那是說另有其人了？」

朱惠羣點點頭道：「家祖有一個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也就是把武功帶到我們朱家的師父……我的師父……這……這……」想起師倫大道，他又拘謹了起來。

程玉琪道：「大義可以滅親，何況是非要分明，受害的反是你們自己，義之所在，是應該沒有反顧的。」

朱惠羣思索了半天，神色一正，堅毅地道：「姑娘說得是，我能做些甚麼？請姑娘吩咐。」

程玉琪說道：「吩咐不敢，朱兄如能安排小妹見上令祖一面，小妹就感激不盡了。」

朱惠羣面有難色地道：「這……」

程玉琪道：「有甚麼困難？」

朱惠羣道：「家祖甚麼外人都不見，而且，他住的地方，外人根本就無法進去，同時我也沒有那份權力。」

程玉琪結着眉稍道：「咱們先了解一個原則，如果小妹以『天星玉環』這個主題，找他談話，他會不會接納？」

朱惠羣結巴着舌頭道：「這件事就很難說了。」

程玉琪道：「我想，小妹只要能見到了他，他一定會和小妹談談的。」

朱惠羣愁容中現出一點笑容，道：「這一點在下相信，姑娘開了口誰都無法不答理。」

程玉琪道：「咱們正正當當見不到令祖，動點小心眼行不行？」

朱惠羣道：「家祖養性之處，警衞森嚴，如非允許相見，一隻蒼蠅難以飛入，我想……」

程玉琪一笑道：「不用你想，由小妹來想，如何？」

朱惠羣「嗯」了一聲。

程玉琪忽然望着美美道：「令祖見過美美小姐沒有？」

朱惠羣道：「從前見過。」

程玉琪道：「他總該知道美美小姐吧。」

朱惠羣道：「當然知道，家祖就常常囑在下來看望她們。」

程玉琪忽然冒冒失失的問道：「你喜不喜歡美美小姐？」

美美與朱惠羣兩人都不自在的泛紅了臉，頗有怪責程玉琪的魯莽，却又心中暗喜之極。

其實，他們早就心心相印了。

程玉琪一笑道：「小妹倒是很願促成你們一雙兩好，從你們一雙兩好之中，小妹就有辦法見到令祖父了。」

朱惠羣忽然問美美道：「美美，妳點不點頭？」

美美此時倒也不野了，羞羞澀澀的點了一點頭。

程玉琪笑着拖着美美道：「朱兄，你等一等，我們去一會，馬上就來。」

朱惠羣等得好不耐煩時，美美一個人跳了出來，道：「走吧！」

朱惠羣一怔道：「去那裡？」

美美道：「去見你的祖父呀！」

朱惠羣道：「妳去？」

美美道：「你要娶我，帶我去見你祖父，這不是應該的麼？」

朱惠羣苦笑道：「美美，別胡鬧好不好，現在是甚麼時候，程姑娘呢？」

美美道：「走了。她要我代她去見朱爺爺。」

朱惠羣搖頭道：「妳去管甚麼用？」

美美嬌嗔一聲道：「你就是這樣看不起人？」

朱惠羣道：「這可不是任性的事……妳把程姑娘怎麼樣了？」他猛然想起美美也許使壞，用甚麼法力制住了程姑娘。

美美格格一笑道：「我把程姑娘變成了我！」

話已經夠明白了，可是朱惠羣竟然還沒有會過意來，氣怒的道：「甚麼？妳……妳把她……」

話聲出口，才明白了過來，馬上一笑道：「妳就是程姑娘。」

程玉琪含笑點一點頭道：「你看這個樣子瞞得過去了吧？」

朱惠羣笑道：「高明，高明，在下都被姑娘瞞過了。」

程玉琪道：「既然瞞過你，其他的人就不用說了。」

朱惠羣道：「能不能順利通過，還是不敢說。」

程玉琪道：「那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皺了一皺眉頭，輕輕的一笑又道：「小妹，可別餓壞了，吃點東西再上路吧！」

吃東西的時候，程玉琪找到了一個花子，托他送一個信回道天觀去。

一路上，程玉琪和朱惠羣在閑談中，才知道朱百壽原來是一個跑海外生意的人，五十歲以前就發了大財，於是，先在金陵定居，後來，才遷到現在住的地方。

朱惠羣的師父，也就是他祖父的朋友，那是在海外做生意時認識的，他叫曾百壽，兩人身材差不多，又有同名之雅，而且在做生意時，對朱百壽諸般相助，因此，他們兩人結成了生死之交。

曾百壽無家無室，自然也無兒無女，因此，把朱家當成了自己的家，現在，倒眞成了自己的家，因爲，他在朱百壽久病之後，大權集於一身了。

曾百壽是個怎樣的人，他對整個七友之變的影响，已經非常明白了。

只是，曾百壽爲甚麼要這樣做呢？他這樣做又能得到了甚麼？他現在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不論是名和利，應該對他都不會有多大的好處了。

這一點很叫程玉琪一時之間想不出原因來。

朱百壽住的地方是在一座小山頭上，整個的小山，林木深茂，山脚有一道石級，直達山頂。

起初登山時，倒看不出甚麼不尋常的地方，當深入十丈之後，才有道高牆擋了去路。

牆下一道口子，大門是敞開的，當程玉琪他們要進門口時，門內跑出一人，叫道：「私家產業，請……」

朱惠羣揚聲叫道：「朱健，是我。」

「啊，二公子。」朱健認出了朱惠羣，却仍然擋住了去路，無意相讓。

朱惠羣揚起眉毛喝聲道：「那你爲甚麼還不讓路？」

朱健哈腰苦笑道：「二公子，你是知道規矩的，請勿爲難小的。」

朱惠羣說道：「你可知道她是甚麼人？」

朱健當然無從知道，不禁一怔道：「這……」

朱惠羣道：「她就是潘府上的潘美美小姐，是爺爺要見她，所以她才被請而來的，你知不知道？」

完全是唬牌，朱健當然不會知道，不但朱健不知道，連朱百壽自己也不知道。

當然，往常朱惠羣也絕不敢使用這種手段，這完全是程玉琪的主意。

一句簡單不過的唬話，居然出現了奇跡，經過請示之後，他們上山了。

朱惠羣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大感迷惑的道：「程姑娘，這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樣容易就獲准上山了？」

程玉琪微笑道：「這叫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尋隙踏虛，攻心爲上的道理。」

朱惠羣搖了搖頭，笑道：「在下還是不懂，就算家祖父想看看他的孫媳婦，胡七不同意，姑娘還是上不去。」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這是人際間的問題，一時也說不清，祇要你仔細地觀察，當然你就會看得出來。」

朱惠羣苦笑了一聲，不好意思再追問了。

程玉琪眞有裝神像神，裝鬼似鬼，現在是美美小姐，可就是一個活脫脫的美美小姐，有說有問的，有叫有跳，完全一副胸無城府，祇知任性貪玩的野姑娘形態。

山路不長，片刻之間就到了朱百壽養息的「靜廬」。

到了「靜廬」，祇見一位身穿青色長袍的老儒生在門口等候他們。

那儒生年約五六十歲之間，一副老成持重、迂腐得很的樣子。

任他如何表現，程玉琪却已看出他實在是一個內家高手，武林健者。

朱惠羣呼他胡大叔，根本就是他剛才說的胡七了。

程玉琪不但大大方方，而且充滿了親切的感情，也叫了他一聲「胡大叔」。

朱惠羣叫胡七的時候，胡七愛理不理的「嗯」了一聲，程玉琪的那聲「胡大叔」却叫得他眉毛一聳，嘴角一咧，臉上有了笑容，道：「快進去，老爺子在等着你們了。」

朱惠羣心中一陣納悶，暗忖道：這就怪了，胡七這狗脾氣，祇見了程姑娘也變了。

朱百壽躺在一張躺椅之上，膝上蓋了一條錦被子，他是一個壯碩的老人，臉色有點蒼白。

他身邊還有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婦人，在照顧他。

朱惠羣便見了禮，然後道：「爺爺，她就是美美，潘奶奶的孫女兒。」

程玉琪笑盈盈行了一禮，叫了一聲道：「朱爺爺，美美先替奶奶向你老人家問好，並謝謝你老人家這些年來的照顧，然後，美美向你

老人家叩頭，請安。」

她說叩頭，就叩頭，眞的拜了下去。

朱百壽蒼白的臉色透出了一道喜色，笑道：「好孩子，謝謝妳來看老夫，惠羣，你替爺爺扶起美美吧，不要行大禮。」

程玉琪還是拜了三拜，行了大禮，才在朱惠羣扶持之下站了起來。

朱百壽上下打量了程玉琪半天，看得程玉琪都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一跺小足，嬌嗔的道：「不來了，一來朱爺爺就欺負人。」

朱百壽大樂，哈哈一笑道：「老夫多少年來沒有這樣開心了，王媽，快去給美美姑娘弄點吃的來。」

王媽就是那中年婦人，王媽出去之後，就祇剩下朱百壽、朱惠羣和程玉琪三人了。

程玉琪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立時表達她的心聲，祇完全守着美美的本份，和朱百壽談笑家常事。

要是朱惠羣的想法，他是絕不放棄這個好機會，可是程玉琪就不這樣，他眞無法了解程玉琪打的是甚麼鬼主意。

美美很野，但人緣很好，王媽把點心送來之後，美美還笑着請她坐下來一同吃用。

不管王媽扮演的是甚麼角色，但是，她現在的身份是沒有資格和他們同起同坐的。

程玉琪的客氣，這是王媽難以接受的敬意，使得她解除了臉上那道森陰陰的冷氣，笑着道：「不，你們用吧，我還有兩道點心沒有做好啦！」說着，又轉身退了出去了。

朱百壽看得一怔，道：「她也突然之間變得好說話了，美美，妳眞是我家的開心果。」

程玉琪這才臉色一正，壓低聲音道：「朱爺爺，我不是美美，我是爲了『天星玉環』這件事，來請教你老人家的。」

朱百壽一震道：「那妳是……」

程玉琪道：「晚輩程玉琪。」

朱百壽道：「妳與『天星玉環』有甚麼關係？」

程玉琪道：「原本說不上絲毫關係，但輾轉之間，晚輩已經可以代表徐家、歐陽家、趙家、潘家和丐幫老幫主冷奇說話了。」

朱百壽問道：「妳來找老夫有甚麼事？」

程玉琪道：「替老前輩洗刷寃枉。」

朱百壽道：「老夫有甚麼寃枉？」

程玉琪道：「殺死七友之首任老大的寃枉。」

朱百壽忽然激動了起來，大吼一聲，道：「胡說……」

程玉琪心想：糟了！馬上格格笑道：「朱爺爺你老人家何必生氣啦！我奶奶並不是眞的要惠哥哥入贅，祇是寒家人丁單薄，奶奶想請他在寒舍住些時日。」

朱百壽先是楞了一下，接着，便明白了程玉琪的用心，大聲搖頭道：「不行，不行，這個就是不行！」

程玉琪委委屈屈的道：「朱爺爺，你就不要美美的了？」

朱百壽長嘆了一聲道：「誰說不要妳？」

王媽又進來了，笑着說道：「老爺子，美美姑娘可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姑娘，你老可要替他們小的想一想啊！」

程玉琪表示謝意的向王媽微微一笑，接着眼睛一紅，但淚水祇在眼中轉了一轉，終於忍住沒有讓它滾落下來。

多委屈多可憐的樣子。

王媽寬慰程玉琪道：「老爺子就是這個脾性，過了一二天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程玉琪利用王媽的話，吞吞吐吐的道：「美美能在這裡多玩兩天麼？」

朱百壽道：「有甚麼不可？」

程玉琪收起憂心，展容一笑道：「朱爺爺，美美和你打個賭。」

朱百壽道：「打甚麼賭？」

程玉琪道：「賭你不再生我的氣。」

朱百壽哈哈大笑道：「朱爺爺本來就沒有生你的氣。」

程玉琪道：「那……你是……」

朱百壽瞪眼望了朱惠羣道：「老夫是生妳惠哥哥的氣，好沒出息的東西！」

程玉琪又撒起嬌來道：「這個還不是生美美的氣。」

王媽在一邊插口道：「好了，好了，老爺子，好好的請美美姑娘吃一頓飯，算是不生她的氣好不好呀？」

朱百壽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的又點了點頭道：「妳去準備吧！」

王媽轉身出去的時候，程玉琪跟了上去道：「王大媽，美美也會幫忙，美美陪妳去。」

不等王大媽願不願意，硬把王大媽推了出去。

其實，王媽並不是眞正要自己動手，後面廚房有專門做飲食的廚子，祇要吩咐一聲就行了。

王媽把程玉琪帶到臥房中，笑道：「美美姑娘……」

程玉琪連忙搖手道：「王大媽，妳叫我美美就可以了，若加上姑娘兩字，晚輩可不敢當了。」

王媽笑道：「妳將來可是我們的少奶奶啦！」

程玉琪道：「王大媽，我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一個老好人，妳看，我們會不會弄僵。」

王媽道：「你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還不明白。」

程玉琪道：「惠哥哥向晚輩提親，晚輩奶奶要我們成親之後仍然留在家中，朱爺爺就生氣了。可是，我家不比朱家，奶奶沒人照顧是不行的，妳看該怎樣才好？」

向人家討主意，也是表示親近和敬重的表示，這一份敬意很少有人不高興，尤其長年待在這種環境的王媽，更是心喜不已。

王媽笑哈哈的說道：「我這多年來沒有離開過這裏一步，那有甚麼見識，能出甚麼主意，美美，妳別給大媽出難題了吧！」

程玉琪笑道：「大媽，妳別生氣吧，我看妳招呼朱爺爺，就知道妳是一個最細心、最成功，也最了解朱爺爺的人，否則誰也不能和他相處這多年。」

王媽笑道：「小丫頭，妳倒有點小聰明。」

程玉琪道：「大媽，妳就幫幫忙吧，我知道妳能夠幫忙的。」

王媽被程玉琪的迷魂湯灌得樂陶陶的道：「其實，朱老爺也不難對付，等下，我就裝起病來，由妳服侍他兩三天，他雙腿癱瘓，不能行動，有機會妳就整治他，包妳心願得償。」

程玉琪大喜之下，抱着王媽打了一個圈，笑道：「謝謝妳大媽，妳眞是我的好大媽。」

王媽果然馬上裝起病來，程玉琪也着着實實的替代了好幾次，當然，這都是朱百壽先說明了的，爲了怕王媽暗中探視，非得做成若無其事不可。

到了第三天，程玉琪才和朱百壽作了一次非常詳細的談話，把她知道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朱百壽，聽得朱百壽目瞪口呆，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原來朱百壽的腿病，很早就患上了，他離開金陵之後，就再沒有和七友會面，更不要說加害七友之首任老大的事。

事情洞若觀火，那都是曾百壽，假稱朱百壽身份幹的，曾百壽爲人如何，那倒不用多加解說了。

朱百壽完全知道，因爲時間長了，他那有一無所知的道理，祇因自己求助無門，看着兩孫又全由曾百壽掌握之中，他更是一籌莫展了。

朱百壽無限感慨的長嘆了一聲，道：「當年我們七友，任老大和老夫以財力雄厚，潘起風以智計過人，趙光遠醫道通神，交遍天下，徐志賢、冷奇、歐陽春都是武林中一時之選，齊集我們七人的條件，應該是一個無往而不利的團體，誰知道事情沒有做好幾件，却先自倒霉，一個個成了被害人，天道寧論，好不叫人灰心。」

程玉琪道：「天網恢恢，惡人終有惡報的一天，你看，曾百壽的惡計、陰謀不是終於暴露了出來了？」

朱百壽笑了一笑，他不是看輕了程玉琪，却也不抱有過份的樂觀。

程玉琪沉思有頃，忽然搖搖頭道：「那無憂子究竟是甚麼人，爲甚麼送你們每人一枚『天星玉環』？要是沒有那『天星玉環』，不也就不會發生大變了麼？」

朱百壽道：「無憂子是任老大的朋友，他到底是甚麼樣的人，這個很難說，當時，他在我們眼中是一位道德高深的隱士，本來他願意加入進來，那就是八友而不是七友了。」

長長的又嘆了一口氣，不勝其緬懷地接着又道：「無憂子，實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奇人，他不但學識淵博，道德高深，而其對人態度之誠意，言談之感人，爲老夫平生所僅見，老夫聽了他的話後，於是就參加了七友會。」

程玉琪道：「這樣說來，七友會是他發起的了。」

朱百壽道：「發起人是任老大，無憂子是他的發言人。」

程玉琪道：「於是無憂子喜見你們七友會終於組成，就每人送了你們一枚『天星玉環』作爲信物吧。」

朱百壽道：「但其中還有更大的意義，就是這『天星玉環』有培元固本、延年益壽之功，他希望我們七人，人人長生不老，多爲人類做些福利……」

程玉琪微微一皺眉頭，道：「那『天星玉環』好像是女人用的吧？」

朱百壽道：「不，男人一樣能用，如果用得其法，比女人用來，其效更大……」

程玉琪「哦」了一聲，道：「這點，晚輩倒不知道，老前輩知道用法？」

朱百壽點點頭道：「他把用法傳授了我們。」

程玉琪脫口問道：「那……」

話聲出了猛然憶及，心中所想問的話，乃屬心法秘密，豈可隨便出口，心念一動，微微一笑，沒有向下說了。

朱百壽像是看穿了程玉琪的心意，點頭道：「妳爲甚麼不說了？」

程玉琪道：「按照武林規矩……」

朱百壽道：「老夫不是武林中人，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將來

更不是。」

程玉琪道：「老前輩是誠心指教晚輩了。」

朱百壽道：「諱疾忌醫，妳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收穫，老夫樂於甚麼都告訴妳。」

程玉琪大喜過望，道：「多謝老前輩，請你說說那『天星玉環』的用法吧。」

朱百壽於是語音一低，向程玉琪說了一些話，程玉琪明眸生輝，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晚輩知道了……這口訣曾百壽知不知道？」

朱百壽道：「老夫這是第一次說出此事，他會不會從別人口中知道，就不得而知了。」

程玉琪道：「老前輩還有甚麼話指示晚輩？」

朱百壽想了一想，道：「沒有了，但望姑娘勝利成功。」

程玉琪點頭道：「那麼晚輩就此告辭了。」

程玉琪退出朱百壽房中，正要轉向王媽處時，祇聽一陣脚步聲，走進四個人。

王媽、朱技羣、陰間秀才和一個壯碩老人，不用說，那個壯碩老人就是曾百壽了。

朱惠羣膽怯的向前行禮，叫了一聲：「師父。」

曾百壽目光沒有望朱惠羣，也沒有任何表示，祇冷冷的道：「這位姑娘就是你要娶的美美姑娘麼？」

朱惠羣應了一聲：「是」，接着道：「美美，見過師父。」

程玉琪還要向前見禮時，曾百壽冷笑一聲，揮手道：「不敢當，程姑娘。」

程玉琪笑了一笑，說道：「老前輩知道了。」

曾百壽道：「妳認爲老夫不該知道嗎？」

程玉琪道：「如果老前輩這個時候不出現，那倒大出晚輩意料之外了。」

曾百壽濃眉一皺道：「老夫要不來呢？」

程玉琪道：「那麼晚輩就得大傷腦筋了。」

曾百壽一怔道：「此話怎講？」

程玉琪道：「那麼老前輩就不是這件公案的主謀人了。」

曾百壽道：「現在呢？」

程玉琪道：「圖窮匕現。」

曾百壽縱聲大笑，道：「娃娃，妳的膽子倒是不小。」

程玉琪道：「不算大，我還不敢做那暗室虧心之事。」

曾百壽氣得一瞪雙目道：「妳在罵老夫。」甚麼病用甚麼藥醫，程玉琪的那句話正說中了曾百壽的心事，曾百壽更不打自招，也承認了事實。

程玉琪含笑道：「晚輩沒有說甚麼，是你自己承認的。」

曾百壽不禁一怔的道：「老夫承認了甚麼？」

程玉琪道：「殺死任老大全家。」

帶套、帶激、帶認定，一連串的出奇手法，曾百壽這多經驗的人，也承受不了，哈哈的大笑道：「是老夫又怎樣？」

程玉琪道：「那你是承認了。」這雖多此一問，但話必須要扣得又牢又穩，他才無法改口。

曾百壽了無懼意，道：「承認了又怎麼樣？」

程玉琪道：「今天本姑娘，要爲『七友會』主持公道。」

曾百壽縱聲狂笑道：「小丫頭就憑妳，哈，哈，哈，哈，憑妳也配。」

「還有老夫我。」朱百壽在房中答話了。

朱惠羣連忙跑進房內，把朱百壽抱了出來，放在一張太師椅上。

曾百壽點頭道：「好，好，好，好，朱百壽，老夫替你們朱家流血流汗，把你養活到今天，如今你居然恩將仇報，與老夫作起對來了。」

朱百壽長嘆了一聲道：「兄弟，說話要憑良心，你身無立足之地，要不是爲兄收容，你如不餓死荒島，也必漂流海外，回不了故國，你居心叵測，害得老夫腿殘了也罷，你更不該化成我容貌而將任老大全家殺死，陷老夫於萬劫不復的絕地，你……你……太……太……」他原想狠狠的罵一頓，可是話到口邊，仍然罵不出來。

曾百壽强言自飾道：「老夫一切作爲，還不是爲了你。」

朱百壽笑道：「爲了我的家產。」

曾百壽道：「爲了你兩個孫子，你不見老夫把你的兩個孫子教之育之，現在不但長大成人了，而且文武全才，都非池中之物。」

朱百壽「嗤」笑了一聲，道：「同時也心黑手辣，人性全無。」

曾百壽一攤雙手道：「你要故意唱反調，兄弟就不好說甚麼了。大哥，咱們的家務事，現在不說也罷，且聯合起來，面對外來的敵人吧。」

朱百壽笑道：「程姑娘不是敵人，她是老夫的朋友，如以朱家立場來說，祇有你老弟才是外來的敵人。」

曾百壽呵呵大笑道：「朱兄，你不是有點發燒吧？」

朱百壽道：「我早就看穿你的鬼把戲了，祇是想不透吧了。」

曾百壽道：「你現在總算是想

透了。」

朱百壽正色道：「生死一條命，老夫年近八十，還有甚麼可怕的。」

曾百壽點點頭道：「你本來沒有甚麼可怕，有你兩個好孫兒在，兄弟自然祇有受氣的份了。」

朱百壽笑道：「說得多好聽啊！惠兒、技兒，祇怕不知道我雙腿是你暗中下的毒手。」

曾百壽道：「兄弟明人不做暗事，你當面問問技兒，知不知道？」

朱百壽驚訝的望向朱技羣，朱技羣臉色並沒有一點變化，理所當然的點了點頭。

朱百壽看着自己的孫兒如此態度，有如掉下了寒冰洞，由頭涼到脚心，臉色一沮，神氣頹喪地嘆了一口長氣。

朱技羣見祖父那種神態，心中亦甚是愧疚，訕訕的道：「師父老人家對你並沒有惡意，祇因爲你老人家太固執，不知道及時應變，妨礙大有爲的作爲，所以才不得已限制你老人家的行動，其實，這都是從大處着眼的好意……」

朱百壽聽得氣血泉湧，大叫一聲道：「你這畜牲，氣死我也。」

朱惠羣原就貼身在朱百壽身邊，朱百壽一把拉住朱惠羣又道：「惠兒你……你……你……」

朱惠羣道：「惠兒無力反抗。」

屈辱的處境，情有可原，朱百壽算是從失望中找到了些許自慰，緊緊的抓住朱惠羣的手臂，自己的淚水流出來，這是非常叫人感慨而又尷尬的場合，大家都無話可說的僵立了片刻。

程玉琪輕笑了一聲，打破沉寂，說道：「曾前輩，你也這麼大的年紀了，孑然一身……」

曾百壽截口道：「誰說老夫孑然一身，老夫有徒弟有女兒。」

程玉琪一怔道：「你還有女兒？」

眞是大出人意料之下，連朱百壽及朱家兩小，都現出了驚訝之色。

曾百壽顯然心中已經下了某種決心，一指王媽，說道：「秀瑗她就是我的女兒。」

程玉琪向着王媽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的確想得週到，祇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晚輩插手進來了。」

曾百壽哈哈大笑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你要不出現，老夫那能一舉將六枚『天星玉環』找齊。哈哈，哈哈，說來老夫眞該謝謝妳才是，這樣吧，老夫答應妳，在妳一命歸陰之後，老夫一定給妳造一座好好的山墳。」

朱百壽臉色一變，說道：「你要幹甚麼？」

曾百壽笑道：「老哥哥，這還要問麼？當然是永絕後患了。」

朱百壽道：「你們不能傷害她，祇要你們放她走，老夫……」

此老眞是一位急人之急的人，就要大許心願了，祇是他那裏知道程玉琪的能耐。

曾百壽截口道：「老哥哥，別白費口舌了，你縱有連城寶物，也買不了程姑娘的命，何況，你現在已經一無所有。」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就此以爲吃定了晚輩了麼？」

曾百壽道：「老夫知妳是程家堡的人，而且也有幾分眞材實學，不幸妳不該自投羅網。」

程玉琪道：「你們以多爲勝。」

曾百壽笑道：「咱們現在可不是印證武功，也不是講求江湖規矩的地方，妳這句話，自己不覺得問得好笑麼？」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最後，晚輩還想向老前輩說一句話。」

曾百壽道：「有甚麼遺言，妳說吧。」

程玉琪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晚輩再給你最後一次勸告，你最好是懸崖勒馬，現在還來得及。」

曾百壽道：「妳很會說話，可惜老夫不是軟耳朵的人。」

程玉琪說道：「晚輩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實，這六枚『天星玉環』其實全不能帶給你甚麼寶藏。那祇是『請君入甕』的巧妙安排，老前輩，你是上了無憂子的大當了。」

曾百壽一怔，道：「妳說甚麼？」

程玉琪道：「我說，你是上了無憂子的大當，殺害任前輩之後，悶聲不响，誰能查得出你是殺人兇手，所以，無憂子這樣一來，你財迷心竅，就露出狐狸尾巴了。」

曾百壽道：「胡說，老夫找到無憂子前，他的藏寶圖早就藏在身上了。」

程玉琪笑道：「這就叫『先見之明』了。」

曾百壽道：「老夫不相信。」口中說不相信，心中却有點動搖了。

程玉琪皺着眉兒，低着頭道：「晚輩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你爲甚麼要向任前輩家下毒手？」

曾百壽道：「妳想知道嗎？」

程玉琪點點頭道：「你願意說出來嗎？」

曾百壽道：「妳把另一枚『天星玉環』交出來，老夫就告訴妳。」

程玉琪道：「說話算數？」

曾百壽道：「當然算數。」

程玉琪道：「好，我給你。」說給就給，立刻取出指環，投給曾百

壽。

曾百壽驗查玉環不假之後，笑道：「說來，祇怕妳要大失所望了。」

望了程玉琪一眼，程玉琪保持着適當的微笑，曾百壽接着道：「因爲他認出了老夫不是朱百壽，所以老夫祇有殺人滅口了。」

程玉琪道：「那枚『天星玉環』又是怎麼擊毀的呢？」

曾百壽道：「他當時正把玩那枚『天星玉環』，老夫以掌力揉碎那『天星玉環』，原想要他知道老夫的厲害，俯首聽命，那知道他一點不怕。」

程玉琪笑道：「你去見他，又是爲了甚麼目的呢？」

曾百壽道：「七友會有錢又有人，如能把七友會納入掌中，大展鴻圖，指日可得。」

程玉琪輕嘆了一聲，道：「你現在又得到了甚麼呢？」

曾百壽道：「我總算把六枚『天星玉環』都湊齊了。」

程玉琪道：「可惜你破壞了一枚，否則，七枚『天星玉環』同在，配成『七星之數』倒眞可練成金剛不壞之身，而無敵天下了。」

頓了頓換了一口氣，又道：「現在的『天星玉環』雖然還有很大的用途，畢竟是少很多了。」

曾百壽道：「妳不是在胡言亂語吧？」

程玉琪道：「信不信由你，可是我不會告訴你太多了。」

曾百壽道：「我總會查出來的。」

程玉琪道：「你沒有機會了。」

曾百壽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妳能……」

程玉琪臉色一變，震聲喝道：「曾百壽，你罪證確鑿，招認不諱，本姑娘要爲任前輩主持公道，是你自己上還是大家一齊上？」

她臉罩寒霜，與剛才的笑容滿面判若兩個人，曾百壽想再笑都笑不出來了。

曾百壽怔了一下，道：「妳可知老夫是甚麼人？」

程玉琪眨着秀目，道：「難道你不是曾百壽？」

「曾百壽是老夫的本姓本名，老夫早年行走江湖，大家都稱老夫『無影殺神』。」

「無影殺神」，江湖上曾有過名氣的兇人，三十多年前，殺了一名少林長老，惱得少林寺門人，盡起門中高手，才爲武林中除去一害，想不到他居然沒死，而且，化明爲暗，惡性不改。

程玉琪冷笑道：「我知道『無影殺神』的兇殘惡名，你如果是『無影殺神』的話，本姑娘更不會手下留情了。」程玉琪向來都很能替人作退一步的想法，很少有懊怒得臉色不帶絲毫笑容，可是現在，她却認爲不得不作斷然的處置了。

她胸中充滿了殺氣，臉上便再也見不到她的笑容了，她不是笑裡藏刀的人。

曾百壽原以爲道出自己昔年的字號之後，定然可以收到威脅的效果，其實完全相反，她目中的殺氣更甚了。他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狐狸，他上當之時，也許自己財迷心竅了，沒有明白過來，但是一經指點之後，却能恍然而悟，相信了程玉琪的話。

他眞是又氣又惱又恨，同時他心也更熾，把一股怨氣完全出在程玉琪身上，仰天發了一陣狂笑，然後一揮手道：「你們退過一旁去，讓老夫親手收拾她。」

陰間秀才叫道：「師父，殺鷄焉用牛刀，還是按照原定計劃行事吧！」

原來陰間秀才還是他的徒弟。

曾百壽道：「無憂子可惡，這丫頭定與無憂子大有關係，老夫非親手殺她，難消心頭之恨。」

程玉琪道：「本姑娘與無憂子絕無半點關係。」

曾百壽道：「管妳有沒有關係，老夫今天非親手處置妳不可，納命來吧！」

話聲一落，雙手一錯，便撲向程玉琪。一出手便現出兇人本色，根本不給程玉琪從容應付的機會。

他體形高大，天生的力士形，加上一甲子以上的修爲，先後天的配合，那一撲之威，是何等驚人。

程玉琪想不到曾百壽的內功修爲如此之深厚，暗暗吃了一驚，但她心驚而不亂，蓮步生花，移形走位，輕巧無比的讓開了曾百壽威猛無倫的一撲。

曾百壽一撲落空，怒吼如雷，身形旋轉如輪一連用了五掌十八腿。

程玉琪依然沒有還手，祇展開身形，在他掌風拳招之中起落飛揚。

程玉琪輕鬆得像沒事人一樣，但站在四週的人，不論愛她的人也好，恨她的人也好，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曾百壽一連數招都沒有沾到程玉琪的衣角，心中驚訝更遠勝於任何人。

別說他過去的成就，就這數十年的功夫也把他推上更高一層樓，擁有的實力絕不在左金右銀、中神通之下，而且，面對着一個弱不禁風的後生晚輩，居然傷她不得，這叫他如何不又驚又急呢？

一陣急攻之下，就是三十多招，地上的塵土隨着拳風勁氣在他們四週形成了一道灰漩流。

片刻之間，雖然勝負不分，最後的結果，已不難預測了。

陰間秀才向朱技羣咬了一咬耳朶，朱技羣頭一低，便待悄悄的退了出去。

曾百壽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他却是一個社會經驗相當豐富的老人，朱技羣這一轉身，他便注意到了，當下大喝一聲，道：「技羣給老夫站住。」

朱技羣心中一震，停下身形叫了一聲「爺爺」，但，他却沒有走向朱百壽。

陰間秀才冷喝一聲，說道：「還不快去！」

朱技羣頭一扭，轉身如飛般跑了出去。

這時，朱百壽氣得臉色一變，又紅又紫，大叫一聲道：「氣死老夫也。」

當時他氣血一沖，吐出了一口鮮血，程玉琪與曾百壽之戰，程玉琪一直沒有施展狠毒招數，但曾百壽却改變了打法，由秋風掃落葉之勢，改爲半攻半守，伺機取勝的打法。

說實在的，程玉琪雖然任督皆通，又有一身高明武學，到底打鬥經驗尚欠火候，對功力稍差的人，當然是可以隨心所欲，但遇上了如曾百壽這個絕世武功的大魔頭「無影殺神」，她却難以盡情發揮了。

好在，她爲人聰明絕頂，機智過人，不急進，不求功，先站住不敗的陣脚，然後，以求可勝之機，惡戰中，祇見人影閃動，無數身穿青色緊身衣的大刀手現身出來圍住四週。

這時，陰間秀才陰沉地笑道：「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你老人家且退下來，讓弟子陪她玩一玩吧。」陰間秀才就是陰間秀才，一句話到了他口中，就不乾不淨了。

曾百壽虛晃一招，已要退了下來，這時，程玉琪却突然奇招突出，逼得曾百壽又和她惡鬥了起來，抽身不得。

程玉琪這樣做，倒不是怕了陰間秀才人多勢衆一躍而上，而是擔心讓曾百壽退去之後，發現情形不對，逃之夭夭，那就大費週章了。

所以，她不能讓他退下去，好在這一場惡鬥下來，她對曾百壽的武功路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胸有成竹，祇等天賜良機，便可大功告成。

曾百壽抽退不下來，陰間秀才乾着急，雖有狠毒的準備，却是使用不出。

就在這時候，祇聽陣陣呼喚之聲傳來，接着聽到老花子的大笑之聲傳來了。

老花子、老道士、歐陽小芬、苗子和丐幫石承禮都搶到山頭上來了。

他們現身之後，呼喝之聲反而停止了。而場中的惡鬥也吸引了他們，沒有立時展開羣毆。

這時，程玉琪就像一隻穿花蝴蝶，在曾百壽的身形中穿來繞去，激得曾百壽吼叫連天，鬚髮皆張，突然，程玉琪淸叱一聲：「着！」

接着人影一分，祇見曾百壽高大的身子一僵，接着慢慢彎着腰向地上倒去了……

陰間秀才看得心中高叫一聲不好，程玉琪的五指已經扣上他的手腕，厲聲喝道：「你是要死，還是要活？」

程玉琪早已看定了陰間秀才是第一個大幫兇，所以出奇不意的制住了陰間秀才。

老道士、老花子更不是簡單人物，一見程玉琪出其不意的制住陰間秀才，相視一笑奔向了朱技羣與王媽。

朱技羣不過是個紈袴子弟，那有甚麼眞才實學，如何是老花子的對手，三兩下，朱技羣束手就擒，倒是王媽的身手出奇的高，老道士一時之間，未能制服得了她，兩人打得翻翻滾滾。

陰間秀才本身被制，縱有滿腹毒謀詭計，也已一籌莫展，連連點頭道：「姑娘有話好說。」

程玉琪道：「叫大家放棄抵抗，本姑娘從輕發落。」

陰間秀才嘆了口氣，大聲喝道：「大家認命，放下武器，聽候程姑娘的發落。」

程玉琪五指一翻，連點了陰間秀才七處穴道，移步走向王媽附近，道：「王大媽，不要抗拒了，妳帶着令尊去吧。」

王大媽罷戰停手道：「妳放過了他老人家？」

程玉琪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並不是除惡目的，我已廢了他全身武功，給他一個思過自省的機會，已經足夠了。」

王媽含着眼淚向程玉琪欠身一禮道：「多謝！」便抱起曾百壽下山去了。

「天星玉環」都在朱技羣身上，程玉琪說明內情之後，把它們一一還給有關的人，笑向老道士和老花子道：「首惡已除，其他的人就請兩位老前輩發落吧。」

轉身向苗子點了點頭，道：「苗大叔，我們可以回家了。」

歐陽小芬大叫一聲道：「琪妹，我跟你們一同走。」

三條人影在衆人目送之下，神龍般的消失了。

（全文完）

張三丰傳奇軼事／文・金戈　圖・可飛

三丰會七星

煉寶鎮魔

是一個深秋時分，天很黑，因爲下着濛濛的細雨，故而這天色是黑得有些不對勁，據詩人說：「這就是有了些愁意。」何況再加上這個更增愁意的細雨。

山，祇是山峯層疊，蜿蜒曲折，此地是有名的十萬大山。雖然名不副實，但是極目遠望四百來座山峯，看來眞有十萬之稱。在秋雨之夜，遠處均有一點點火光升起，不留意眞還不能發現，靠了這幾點火光的指引，循踪的仔細看去，這是個甚麼的所在，發光又是甚麼東西？

看清了，火光是火星，火星發自一個石莊院的天井中，嘿！朋友，你算是開玩笑？這些小事，也用得着如此鄭重其事的描寫，不，這石莊院建築得可有些突兀，並且，這位置也是透着邪門，雖然是這樣個偏僻所在，而且四周無路可通，還可說是隱居者別出心裁，避世隱居的選了這個地方。祇是天井中的火……有些莫名其妙！

這火光冲天，從老遠也能看到有它的形跡。照例在原地看來，就更大，可不料來到近處，這火光並不加大，祇是在一個形如古鼎的東西發出。

七星搗亂

鼎尖向天，這火光就是由這裏噴出來的，噴力極强，火星也就竄得極高，一些不怕雨的，冲霄直上，再仔細看，古鼎面積極大，而出火的口不大。

朋友，這可以明白了，怪不得這道火星能竄得那麼高，不過，又得說明一句，看形勢，這鼎中的火力却是不容輕視！

鼎左側，有一個年約七十的老者，渾身赤裸，祇有一片白布，略掩飾下部，露出一身瘦骨嶙峋的軀體。大概是極之難忍吧，或者是下雨的關係，總之這全身有如水洗，這老人神態十分緊張，在他身邊放着十來個其黑如鐵，隱泛玄光的石子，老人雙手各執一塊，雙目貫注古鼎中的火光，倏的一聲大喝，鼎腹下立時竄出一道火虹，又勁又直的向老人捲來。

那老人雙手一抖，又聞「錚」然一聲，就像石子爲火舌捲去一般，而鼎口的火星却由微黃轉爲純白。

老人於是噓了一口氣，對右側看了一眼：「老道，你眞有一手。」

「老怪，辛苦你了。」

「我老怪要是沒有你這個老道，早就嗚呼哀哉了。這些辛苦，有利蒼生，何必說這客氣的話兒，

我祇是擔心這幾個魔崽子……」

「不怕，我也有幾個好朋友能趕來！」

聽了這幾句對話，才算又看清了在右側有一座石階，階上坐了一個中年道者，這道人生得眉清目秀，五綹長鬚，根根見肉，兩眼神光奕奕，頭上挽一個道髻，祇是全身雖不赤裸，却也祇穿了一身小布衫，手中執着一根長鐵鈎，看來是剛才開闢火門所需之物。

老道又看了看天色，臉色雖是十分安詳，但現在眼神之中，却也隱含愁意，不知是爲了秋雨所感，抑或另有別愁，總之，看來一層愁意而已。

「該有好一段時間，老道，你可歇息一會兒！我守在這爐鼎邊！」稱爲老怪的頑鐵老人道。

「不！老怪物，你已三十三天沒好睡啦，你歇一會，我守住！」

「別客氣，我老怪雖然是吃了多年啞巴虧，不過我那都天神功可就更强啦！不妨事。」

「老怪物，你的眼都紅了，還誇甚麼口，我仗來復潛運，納息之道，却是綿綿不絕，不斷不歇，毫無倦意，你是倦啦，歇一歇，別到時這五金之精所化溶汁，因火力不足，鬧了個功虧一簣，這可有多糟糕！」

「老怪物一生言而有信，決不誤事……」

鼎口的火星越竄越高，也越凝越大，看來，眞有些意思，這一對老人雖說是互相推辭，可是照道理來說，兩人也眞的該倦了，守住這爐鼎已經是歷三十三個子午相交，不歇不停，就算這兩人乃是當世奇士，內力之深沉與衆不同，可是在此煉寶，雖爲他倆的聲東擊西，狡兔三窟之計，瞞住了天下武林同道，但是他們也在擔心，這是最後幾天的五行眞火。實是難能相瞞，因此兩人請有老友相助。

不過風聞漠北隱居垂四十年的老魔頭，也正得到訊息，老魔雖然自己不來，可也怕他別有陰謀暗算，不肯甘心情願的讓他們倆煉寶成功，若是老魔不顧一切，親自出山，會同門下七星，這幾件前古異寶就可是無人能敵，此次自己不惜東奔西跑，力誅玄門十三煞，救出這個老妖怪，就是借用此老的三盤訣，及獨門築爐升火，開石煉金，希望鑄成幾件神兵利器，以尅制這幾件前古異寶。

一則仗以開派，一則是爲了中原武林道，及挽救中原人民。老魔亦知自己心意，若不是老魔罰有重誓，有不到眞正技藝能勝過大雄禪師時，不再入中原一步的話，那麼，中原武林道老早已無噍類了。

老道之武功技藝，別有心得，雖然連敗老魔門下七星，但是他連折名劍三柄，如不是以巧鋒力，神功奏效，那麼，就得爲這七星所挫，老道這才看出，若在兵刃上無法與之抗衡，那麼，就不必想甚麼殲滅老魔了。

而老魔不除，却是將來一大隱患，爲了此事，他是傷盡腦筋，連費七年心血，與好友們詳加討論，多方探究，所得結論是：老魔朱雀神罩，尚可尅制，唯獨幾件前古神兵，尤其是這一柄夔龍奪及古螭戈，却是無法與之抗衡，若是好本領，也僅能與之搏個平手，想殲除此老魔，可算是絕無可能之理。

原因是：老魔的夔龍奪、古螭戈，加上中原失傳已久的朱雀手法，簡直無人可在其週圍十步之內出手。

大雄禪師是佛門高手，精深達摩祖師心法，也祇能用無相神炁、大天龍神功將之連擊七跤。

這一種佛門至高無上心法，一等一武術大家，也難捱其一掌之力，這老魔却能仗戈奪神兵之護身，再加朱雀神罩之玄勁，雖說連摔七跤，弄得精搖神昏，却是毫無傷耗而退。

到現在大雄禪師談起來，還是嗟嘆不已，老魔鬧少林，寺中僧衆傷亡不少，連三院主者，老湛、老清、老澄三位大師也吃了極大的暗虧，這一次轟動武林之爭，迄今使人難忘。

老道是後起超羣人物，却也爲這件事而難過，雖仗他無比身手，遠奔漠北，三會老魔門下七星，三挫七星，三折長劍而使他聲名大噪，但是，在最後一次與老魔相對之時，若不是靠自己「四兩撥千斤」、「顚倒兩儀」的太乙臨曜之殺着出手，自己即使不落敗在老魔神功之下，也得爲其夔龍奪、古螭戈之無上殺着所挫。

這幾次的激鬥，又爲其探得極多的消息，老魔在完顏阿骨機的支持下，大開門戶，既想滅遼，復有吞宋之志，老道那得不引爲深憂。

宋朝之朝政，已是日益不修，邊防鬆懈，文武又痲痺，盜賊四起，民困國疲，有此强隣，再有這般擔心，後果眞不堪。

老道他是不得不力圖亡羊補牢，用釜底抽薪之策，開石煉寶，也就勢在必行，當然也不能稍加大意的了！

說了半天，才算是說明了這件事，原來，是在煉寶，煉的是甚麼寶？何人主持？朋友！下文自有交代。

總之，這是一件大事，一件轟動江湖的事，且不論這五金精英之難覓，也不提這些寶物之由來，單是這煉鑄石英，提煉精金，就非是

件易事，所以上文說過，這兩個當代怪傑，已是熬了三十三個日夜，何況，他們還得提防有人侵襲。

他倆心中明白，祇要一有錯失，就算平安無事，這提煉精英，煉鑄神兵，那怕一絲的不準，那麼，這件大事就得全成泡影，他倆看來鎭靜從容，其實這困難、這心焦之情形，豈又是一言所能道盡的呢？

在山中不知時日，時間是越來越緊張，大概又是一天該過去了，門外却傳來了一陣馬蹄聲，石莊院兩人都是臉色微微一變，突然又是一聲大喝：「老張，第幾天啦？」這聲音聽來比他倆更緊張。

老道臉色一緩，笑道：「原來是小友，第三十四天將開始！」老道語聲才畢，不料一條青影疾如飛鳥般投入，老道與頑鐵老人已看出來人，乃是一個年約三十開外，臉色如烏金濃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

此人一到，却是大喝一聲，祇一躍，身法如風，早已抓起兩塊玄石，祇一擲，就已擲在這鼎口出火之處，祇見他臉色鄭重，手法如風，又一手奪過老道手中的鐵鈎，祇一下，就將這入火口一開，一道火舌，立如靈蛇一般吐出，此人大叫：「快用掌力回擊入門。」

頑鐵老人本已臉色大變，有了怒意，突的一個意念，有如石火電光一般的在他心頭中打了一個轉，也是臉色倏變，手一抖，一股極勁的掌力，將火舌硬生生的擊回入門。

老道也感兀突，而鼎口出火之處，這兩塊玄石已是吱吱亂响，微雜爆音，倏然的轟然一聲大响，一條火龍夾雜難聞的氣味，向天空疾竄而起，又是一朵黑雲，疾如奔馬來到，祇一壓，就此壓住火口，這一條火龍硬生生爲這朵黑雲束住了，一個回捲，就此捲住塔形鼎尖燃燒起來，再看一眼，又是大漢長鈎一抖一動，將大門再次關閉。

而頑鐵老人已一跤摔翻倒地伏在地上直喘氣，一條窈窕青影早已來到了頑鐵老人身邊，扶起老怪，遞過一丸其大如豆、碧光四射的六角形藥綻，納入老人口中，然後又走到老道面前，斂衽爲禮。

老道一見是個女的，心中一突，大漢却是爽朗一笑道：「這是我的婆娘，娘家姓祁，叫紫霜，你見見。」

「老道，這小娘子是祁老邪的閨女……一定是祁老邪的閨女……哈哈哈，老道，早知老邪還在世，你也不必來求我……」頑鐵老人道。

「祁老邪！」老道沉吟了一聲。

這祁紫霜却是笑哈哈的道：「先祖早已過世，先父也於三年前亡故，此次外子要我來此，說是助你開石煉寶，尚幸先祖伯羽公之七大秘訣，小女子也有涉獵，一到山下，已見神火冲霄，外子却知厲害，大叫不妙，小女子却在奇怪，老前輩既得有三盤眞訣，那能忽略這『升騰潛火大之難淬』至理。」

老道聞言，臉色大變，倏的大叫一聲：「壞啦！」

祁紫霜又微微一笑道：「尚幸七大訣中所載，『急引迴龍，三伏三收』，此法乃先祖由凡鐵頑石法中悟得，今夜由外子搶先一步，將火引回，天幸小女子帶有先祖靈辟罩，才算將火尅住，不過，以後在收之時，却要多費手脚了。」

老道聽祁紫霜之言，才算心頭大石落地，連叫僥倖。

而大漢却哈哈的笑了起來道：「尚幸岳老前輩代我夫妻擋住了太行雙英，唉，要不是他老兄弟二人幫了一手，我可得讓那兩個婆娘纏了個不得脫身，假如來遲了，嘿，這就痲煩了，老張，看來你的武當門是開定了。」

老道連聲稱謝，又注視了爐鼎一眼，那大漢却又說道：「放心吧，這一來是太平了，此火因玄靈火英石之故，可以支持三天，也不必去理會它，祇等三天後再行增加，到第四十九日，開爐提精之時，須加意留神，我又帶來了太乙清靈眞水，以備坎離相調，凝結眞金之用，在鑄造淬打之時，你可要代我在一邊幫把子力。風聞朱雀老魔手下飛行七星已兼程趕來，我可沒這大本領對付他，再說也沒法能對付他，我婆娘又得與我一同作鐵匠，也難出手，我看你也熬成了火眼金睛，歇歇去吧，得準備打架啦，還有頑鐵老祖宗，你也不必客氣啦。」

「這一凡石，是我那沒見面的老丈人說要孝敬你的，想來總有個好處，到時還得靠你那神掌，打幾個猴猻給我倆開開眼界吶，這爐鼎就交給我倆口子吧，包保沒事兒……」

老道與頑鐵老人一聞此言，兩人相視一笑。

再說這個大漢子，別看他濃眉大眼，粗粗魯魯，乃是目下小輩中第一位冶鐵能手，人稱金面干將馮玉峯，本身武功極高，就是個性也十分爽朗。

再說有了前輩賽歐冶、祁伯羽的孫女到來，這一爐火眞也沒有甚麼可躭心的，事實上不是爲了關係重大，這三十三天不睡不休，眞不是個味兒，既然如此說法，兩老祇好不好意思硬挺，互道一聲「有勞」各自回房安息。

爐火依然如此，祁紫霜却依偎在馮玉峯身邊，別看她身法如風，

出手俐落，對個丈夫實在是萬分依戀。

馮玉峯並不是生得溫文大方，相貌俊美之人，而祁紫霜的生相，不能說花容月貌，却也是秀逸萬分，可不知怎麼的，她對這個粗眉大眼的丈夫，却是柔情蜜意。

讀者諸君，須知馮玉峯雖然生相平凡，誰又知他是個文武雙全、智機深沉之人。

江湖上對其傾慕之女中英傑，不知凡幾，剛才他心中所說的太行雙英，就是一對名聞武林的姊妹花，非但美艷絕倫，而且自視極高，本領又高，並富資財，爲了他，還想姊妹效娥皇女英，却不料馮玉峯是避之則吉，鬧得不可開交，此是何故？

這實在是馮玉峯對人眞誠，熱心非凡，是個直性的血漢子，女孩子家誰也有個見識，她們那個不想嫁個眞正的男子漢。

馮玉峯就這樣的惹了不少痲煩，而他自己並不是不知其所以然，祇是沒法子。

祁紫霜是深悉夫郎用心，對夫郎的依戀，也是順理成章，却不料馮玉峯的粗線條作風，反而更引起江湖女豪對他的傾心，這更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

且不提這一筆，再說這爐鼎在玄靈火英石的燃燒下，火勢越來越盛。

馮玉峯與愛妻討論道：「聞說這金母之胎，是萬分堅靭難煉，依這火勢看來，頑鐵老人眞是引火的能手，也唯有這五行眞火的火力，才可以溶解金母，使其會合寒鐵之英。」

「風聞朱雀老魔前古異寶，天下莫與之爭，我所鑄打的青靈劍，也曾借給老張，結果却爲老魔門下七星中之牛保保五星斧所斷，依這情形看來，這大批精英所鑄之兵刃，不知能否抵擋得住夔龍奪、古螭戈。

祁紫霜嫣然一笑道：「何必多費思量，目下該擔心的是，這開鼎取寶，鑄打之時，能否無驚無險，大功告成否，這才是我所躭心之事呢！」

馮玉峯朗聲大笑道：「我是在籌思以後，妳呀！祇是顧及目前的，唉，費了偌大心血，結果還是讓老魔給毀了，這該多寃！」

「不比不知，不較不明，不失敗焉能成功，你呀！也太想得遠了啦！」

馮玉峯默思片刻，搖了搖頭道：「至今我還想不出，還有甚麼東西，可比老張尋覓到的材料還有好，算了，鑄造成功後，再作計較吧！」

時間一晃，就過了三天，爐鼎在馮玉峯的料理下不熄不停。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長嘯，又是桀桀一聲怪笑，一人自東角，一人自南邊，來得快，到得更是不慢，厲嘯之聲還未停止。

石圍牆上已一面一個，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其形如猴，又瘦又小的黑衣老人，腰掛一豹皮袋，袋中鼓起，顯然是裝得滿滿的，雖然生得猥猥瑣瑣，却是大眼有神，碧光四射。

另一個乃是斷了左手，斷了右腿，面目傷痕斑斑，而且沒了鼻子，背插長劍的怪漢子。

猴形老人一到就叫了一聲：「老殘廢果然大有進境，這比試算我輸了，不過，我是志在取寶，我答應鑄成之後，送你一件如何？」

殘廢人桀桀怪笑道：「石猴子，你是說人話還是放的屁，想當年我爲你們十幾人圍攻，鬧得我遍體鱗傷，又將我諸般凌辱，然後封我大穴，將我投下萬丈深淵，要我臨死再受諸般痛苦，不想我命大，反倒因禍得福。

「這十幾年來，我是臥薪嚐膽，若不是恩人有命，來此助一老友，奪此重寶，我一見你，就會把你當場料理，你却說出來意，要與我比試輕功，欺我殘廢，又自信你那天星游空身法，無人能勝得你。

「說甚麼若是我先到，你就乖乖的自廢武功，隨我任意復仇，一同抵達，你也抛下你那獨門暗器，與我交手。

「現在，我是比你先到一步，你還想狡賴，取寶之事，好在不忙，老夫是先行報仇，此所謂一帶兩便，石猴子，你就放馬過來。」

猴形老人嘿嘿一笑道：「老殘廢，你這是自說自話，誰又與你打過賭？誰又能代你作證？」

「我……我……能……作……證……」一聲蒼老而夾雜喘氣之聲，發自屋頂。

這時，馮玉峯兩夫妻已看出，在屋頂上已站了個白衣人。此時，天色微明，雨還是在濛濛的下着，在秋風山雨之中，祇見此人生得又胖又矮，右手執着一把破蒲扇，左手却拿了一方鮮紅手絹在抹汗——可能是雨水。照理從他語氣聽來，分明是胖人走了一段急路，累得有些氣喘喘，可是高明人聞聲知功勁，他這一字一字的吐出，眞的是內家極高的「先天炁」千里傳音。

那猴形老人怒嘯一聲：「你這胖子也來搗亂。」

「笑話，我……祇是來作見……證……」

猴形老人身形未動，却已聞得幾聲勁嘯。

馮玉峯夫妻就見眼前三點烏油油光華，向那胖子打到。

那胖子「哇」的一聲大叫道：「殺……死……證……人啦……石……猴子……要圖個……死……無對證……」邊說邊見他蒲扇亂揮，手舞足蹈，形態十分滑稽，可是，這幾點烏油油的光華却在這胖子的手舞足蹈之下，全給他揮個四外飛射。

有一枚正對着爐鼎打來，馮玉峯一揮拳，他可是不敢輕視，用了十成「天罡力」，將這暗器硬生生揮向庭角。

「颼」的一聲，這支暗器釘在庭角叢草堆中，就聞得一聲怪聲怪氣的罵人聲道：「狗娘養的，竟然打擾你崔老子的清夢，我操你們祖宗十八代……」

祁紫霜差些爲這兩句罵人的話羞了個抬不起頭來。

可是，還有下文：「嘔，有位小娘子在，休怪在下口出汚言，這幾句話如不中聽，敬請璧還如何？唉唉，我眞是越描越黑的了，如此標緻的小娘子，我見猶憐，那能罵出這般粗俗話。我說這位小娘子的粗丈夫其代出力如何？」

馮玉峯哈哈一笑道：「朋友，算俺代我婆娘罵過了，心領如何？」

「不愧是個好丈夫，粗個兒，在下無意得罪了你的婆娘，此是我尊敬你的稱呼，在下代你倆打發這幾個賊子……不，這幾個兇徒如何？」

「多謝朋友仗義出手。」

馮玉峯早已看清這睡覺之人，乃是個年才三十開外的文士，生得好相貌，而且一身青衫，點塵不染，手執一支青竹枝，青翠可愛，雖說罵人，却也是帶笑容，想來也是個武林名家，他對各門各派，江湖知名之士，就算不識，也有個耳聞，連這個殘廢已是十數年不聞訊之人，他也知道此人名號及其來歷，可是就不知這個文士是何等樣人。

再說這種氣度及其語氣，顯然不是庸流，就算不是一派之主，也是一門宗師，自己却是想不出此人究竟是何來歷，又一眼祇見此人已不動聲色，人已如一縷青烟的向那猴形老人撲到。

可是，這猴形老人一見此人，臉色倏變，大聲說道：「你……你也來此地……」

「難道你來得，我就來不得。」

「早知你來，我也不必多此一行，我去也……」

這猴形老人却是厲害，但聞一聲「我去也」，身形如風向莊外飛身而去，不過又是一聲桀桀的厲笑聲：「石猴子，你想往那裏走？」

嘿，這殘廢人雖說缺手斷足，身形却是快得萬分，單脚祇是一點，就像枝怪樹被風吹一般，一搖一晃，啣尾窮追猴形老人。

文士嘿嘿一笑道：「朱律光，祇要你再來此地，在下恭候大駕！」

殘廢人也不理會，他祇是一心想報仇，一晃眼已隨了猴形老人，走了個無影無踪。

文士獨立圍牆，對屋面的胖子道：「大胖子，想不到你也入了賊徒一門，敢來覬覦這些東西，別說張三丰你是無法對付，就是頑鐵老怪也夠你頭痛了，好好的安靜生活不好嗎，學這些下三流的樣子，難道你是越老越糊塗了不成？」

大胖子現在大概是歇了一會，氣也不喘了，或者，他識得文士，自知僞裝也不成了，他哈哈大笑道：「天河丈人，你是清靜慣了的人，何必來此淌這渾水，雖然我大胖子成實是無法對付你，但是，我可有好朋友來助拳呢！

「再說，我此來也是情面難却，老崔，我是眞心眞意的爲你着想，還是脫身一走的好。

「說實在話，有幾個還是你的老對頭，一見你……嘿嘿，我眞躭心你孤掌難鳴，我這是好言相勸，你也是聰明人，總該體諒我的苦心。」

天河丈人聞得此言，他冷冷一笑道：「好不要臉，還敢對我下說詞，我限你立即滾，滾得遠遠的，不可再在此地嚕嗦，否則，莫怪我下手無情！」

成實突的哈哈仰天大笑道：「好狂的人！」

不料他話聲未畢，眼前已見青影晃動，原來天河丈人已運用「太乙潛踪」遁法，祇一欺便來到了成實胖子的身邊，胖子那會不知此人厲害，可是自恃後援，而且自己一身「純陽功」，也是赫赫江湖之輩，那能在此人面前坍台。

因此，他仰天大笑，却不料天河丈人崔駟，這幾年的成功，別有化境，自從與張三丰打交道之後，他那太乙神訣，經張三丰從旁協助，已得悟最高心法，又加上張三丰毫不藏私，竟將太極玄義相授，這太乙之變，陰陽之分，兩儀之道，中五之法扶輔，令得太乙神訣變得更有聲色。

天河丈人就是爲了這一點，故而得知張三丰鑄寶，爲除漠北惡魔，此擧又是關係國家民族之生計利益。

他是明知老張脾性，越是犯難兇險之事，越是不肯請人來助，以免朋友躭待不住而有所損失，天河丈人乃是個臉冷心熱之人，因此偸偸趕來相助。

當他勸成實離去之時，也是存有一份見面之情——崔駟與成實見

過數面，那料成實竟然不領情，反而勸自己退出，他那能嚥得下這口氣，於是立即出手招呼。

成實一見天河丈人如此出手，心中也是一震。連忙身形一動，別看他生得痴肥，身形却是靈活，右手蒲扇一揮，左手紅手絹一拂，這正是他那「純陽功」的「至陽化陰」出手，這一拂之力，既按純陽訣中的「陽光普照」手法，更將純陽化爲至陰之勁，抖起一陣勁風，將來敵出手阻住。

右手就此一個「天門開」，向天河丈人前側擊去，這一個架擊俱來的手法，使得果然漂亮萬分。

可是天河丈人對敵，最是嚴密細心，而且是料敵如神，明知成實之出手門徑，他竟然毫不閃避，手中碧玉竹杖一抖，太乙神訣招式的「飛雲拱月」展開，就此見他一抖玄勁，碧玉竹杖立即展如奔雲，在成實的雙招夾擊下，一點一抖，盪開來勢，長軀直入。竟然在這刹那間，瞬息萬變之手法下，連點成實十三處重穴。

成實做夢也想不到，天河丈人這幾年來的太乙神訣，竟然進展到如此化境，心中不由大吃一驚，好個成實胖子，他身形連閃，紅手絹抖起一陣勁影，就此回招封住門戶，脚底一滑，右手蒲扇一揮，一招「迎風破浪」，夾雜大股純陽炁向天河丈人架式回招。

天河丈人冷笑一聲，身形不動，而猿臂輕舒，碧玉竹杖帶起一聲輕嘯，杖影分化之中，已將蒲扇發出之勁力卸化，就勢一個大旋轉，左手疾點向成實之左側。

胖子成實左手被封，也知厲害，紅手絹又抖，想阻來勢，不料眼前突的一花，一道碧虹，已是疾如影，又如靈蛇入洞般向其肩頭點到，待到發覺，那裏還來得及。

他是奮力回手去拂，却是腰間一麻，而肩頭依然沒法閃避，落個顧此失彼，也可說是兩邊吃虧，兩處穴道被制，再也無法支持，「咕咚」一聲，跌翻在屋面。

這屋面乃是略現斜形，肥大的身軀那能格住，就此像個人肉球般由屋面直滾而下，「蓬」的一聲，摔了一個天昏地暗。

胖子成實也是一派的長老，出道至今，從未吃過虧，一半當然是他見機得快，但是也得靠了他一身神功之支持，今日這一個吃虧，眞是他這一生的大辱，江湖人誰不要顏面，尤其是這第一次的吃虧，令他更加難堪。

天河丈人一杖見功，他冷冷一笑，兀立屋面，凝目四顧，祇見遠處，兩條黑影正在惡鬥，他早已看清，正是那個以前自稱中原一絕的朱律光與那個黑道巨擘靈猴手石志在惡鬥。

他本就清楚兩人結仇經過，因此，也就讓他們兩人拚死惡鬥。好在他倆全是來擾亂的，讓他們兩個來個兩虎相爭，鬥個不亦樂乎，自己再對付任何一人時，也可以事半功倍，省了很多力，何樂而不爲呢？

此際，這一對江湖奇士正在打得萬分激烈，石志仗着他那輕靈身法，又有袋中獨門暗器烏靈梭，雖然在朱律光的天缺劍法下，無法脫身，却也可搏個平分均勢。

但是，朱律光對此人是深惡痛絕，想當年在恆山之顚，就是由他將自己引入陷阱，在十三個黑道巨擘埋伏下，將他斷臂斫足，削鼻剜面，然後再在他脫力倒地之時，由石志之好友，毒手神君范傳點了自己六神穴，可還不讓他有個好死，將他擲下恆山，也是他命不該絕，竟爲隱居恆山腰的惡壽翁屈德相救，爲其解了六神穴，又代他醫治傷創。再爲朱律光創出一路天缺劍法，專爲剋制石志的烏靈梭的厲害，因之在這路劍法上，復加上不少絕招，這些絕着，可說是專門對付這暗器一道。

朱律光自信這劍法既然配合自己殘缺身軀而創，與自己以前四肢齊全之時，功力有加無減，無論如何已具一鬥之資格，他仇恨深重，當然這報仇之念，他就無日或忘，但是，惡壽翁屈德也曾說過，石志等十三人，個個俱有非凡的身手，雖說單打獨鬥，綽綽有餘，怕就怕十三人合力來犯，自己與他，僅只二人，除了趁他們人孤勢單，側面襲擊外，就無法可報大仇。

一二個人總歸是好漢不敵人多，除非是多交朋友，合而成黨，與之一拚，否則，可就無法能穩操勝券了。

朱律光當然明白屈德的意思，再說，他已將屈德當作自己恩人，這仇恨只能隱忍不發，在恆山一住十數年。

除了天天苦練天缺劍法外，就是同屈德作那沒天良之事，所爲沒天良，就是代屈德搶劫少年婦女，以供其蹂躪——此次奉命下山，乃是屈德應漠北老魔之請。

屈德與老魔本非相識，乃是朱雀老魔之大弟子麻勒哈哈——女眞人的介紹。

麻勒哈哈與屈德有鮮爲人知的隱事，只是瞞着老魔而已。

老魔得悉張三丰煉寶之事，他那能不放在心上，何況，張三丰與少林寺大雄禪師互有默契，想他是一則懼怕大雄禪師之神功，二則是對張三丰太極神技，也有自愧不如之感。

而他自己又懷有大志，假使因

武林之爭而壞了國家大事，當然大是不妙，自己本來以爲可以橫行宇內，一入中原，就大有斬獲，可就是這大雄禪師，自己若不是得前古神兵之助，就可能喪生在少林。張三丰的功力雖無大雄禪師精粹，可是殺傷之力更是狠辣，自己也有相形見絀之感，假如他們煉成神兵利器，可能尅自己之夔龍奪古鰯戈，那時沒有迴旋之力，自己就難敵得住。

故而他一得消息，自己已有毒誓在先，不能再入中原，因此，他就要門下弟子，無論如何得破壞了這一件鑄寶大事。

此擧由門下七星中大弟子麻勒哈哈統理，因之麻勒哈哈就請了屈德出來，屈德本爲正派中人四處搜捕，無處容身之人，一想，假如能代老魔完成這件大事，就可有個托庇之所，當然也就一口應允，一方面立即與朱律光商量，當然也將這報仇之事提起。

朱律光決心一意報仇，也不加深思其事，衡量其輕重，聞得有朱雀七星的相助，不由喜出望外，當下起程趕來，雖然也爲張三丰的故佈疑陣所愚，但是在幾次推測下，也就循踪來到了十萬大山煉寶之處。

却不料在半途之上，遇見了死對頭石志單身來犯。

其實，朱律光是不知石志之好友已爲武林正義俠士誅殺殆盡，僅剩下這個靈猴子在東奔西跑。此次聽聞張三丰開石煉寶，他雖明知這種武林異寶是可遇而不可求，他却是打了個主意，無論如何要得個好處，再靠了這些，重新豎起招牌，稱雄江湖。

他明知張三丰的武功蓋世，更知他友好極多，全是武林知名人士，但是利慾薰心，還恃着烏靈梭有特殊功效，他想說明了，要有大家有，沒有大家完，就算一死，也在所不惜，本來好友死光了，自己仇家又多，死在這批人手中，總比死在對頭手中來得痛快，他就是抱了這種希望。

因此不惜跋涉的來到此地，做夢也想不到會碰到對頭尅星，起先，他還是用緩兵之計，想將朱律光纏住，不想朱律光之輕功造詣，本來不弱，再加上在恆山的苦心孤詣，別看其缺手斷足，這獨自悟化的「鶴翔身法」實是毫不輸虧。

石志已在擔心，當其再見天河丈人時，立即借機脫身，不想朱律光緊追不捨，將他釘了個狠的！

* * *

這一對人的斷殺，天河丈人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就在此時，只見一條黃影，其疾如電，來到了兩人交手之處，就見這黃衣人加插在內，只一擧手，就將石志一掌擊倒。

天河丈人一見此人出手，心中就是一震，暗道一聲「邪門」，而眼前又見一幅慘景。

原來這朱律光見黃衣人擊倒石志之後，他桀桀連聲怪笑，獨脚點地，來到石志身邊，已見他手指一點，點在石志之百會大穴，然後手起一劍，將石志之右臂卸下，石志立即一聲悲呼，响徹雲霄，然後又見他一劍一劍的刺下。

可憐石志因百會大穴被封，心靈十分清醒，因此這多次劍傷是實受實捱，一聲聲慘絕人寰的呼叫聲發出。

可是，朱律光將石志首級挑在長劍之上，怪笑連連，有如瘋魔一般，黃衣人依然屹立一邊，欣賞這一幕慘景，毫不動容。

天河丈人明知他倆事完，定來院中生事，他還是屹立屋面，不肯落下，他是預備頂個硬的。

雖然他已看出黃衣人出手極怪，而且功力極純，自己與之單打獨鬥，就算不落敗，也難有勝算，充其量，扯個平手而已，好在下面尚有張三丰這一位大行家在，自己忖度也不見得就這般無能。

不料，就在此時，山脚下却又有人影飛來，看一看清，人數竟有七個之多，身法之快，令人咋舌，稍一行近，看出這七人分明背着兵刃，他不由一驚，這七人的穿着打扮，正是風聞已久的朱雀七星，這一來，他也不得不有一重心事，自己就是精於太乙神訣，但是在這些有名魔星門下，而且又有七個之多，自己無論如何也難佔上風。

張三丰身兼數家之長，又巧逢諸般奇遇，成爲百年來第一號人物，雖有屢挫七星之美譽，可是在今日如此環境之下，也有顧得了東，就難照顧得西的顧慮，這該是有多麻煩的事。

這七人已與黃衣人滙合，就在此時，天河丈人之背後又傳來了幾聲鬼叫聲，叫得人汗毛直豎。

天河丈人回身一望，只見兩個形如鬼魅的高瘦老人，作勢欲襲，天河丈人不由大吃一驚，抖手就是一杖，這兩個老人各「嘩」的一聲鬼號，鬼爪如風，一抖一翻，竟將天河丈人之出手化去。

而後面又有一陣勁風拂來，天河丈人的太乙神訣展開，左手反手一揮，順勢看清偷襲之人，竟然是成實這個胖子時，心中已是一動，果然聞得一聲惡聲惡氣的說話：「崔老大，久違啦！」

天河丈人的確是不凡，在這般緊要當兒，他還是態度從容，碧玉竹杖早已洒出一片光影，將自身週圍十步之內築成一片堅壁，再看清

來人，正是自己老對頭蔡氏雙鷹。
　天河丈人已知道這雙鷹與這成實，此來目的乃是奉了遼主之命，來此奪寶。
　原來耶律洪基——即遼道宗，自接位以來，却也勵精圖治，而且日見女眞漸興，令遼主寢食不安。
　當朱雀神魔開宗立派，阿骨打與弟阿骨機暗加幫助，遼主當然也知悉，爲此訪求異才奇能之士，以圖對抗，果然有志者事竟成。
　於是爲求訪到隱居於八寶山的陰風教教主白骨神君。白骨神君爲遼主卑詞重薪所聘，因此，他就竭力爲遼主服務。
　白骨神君自以爲自己輩份極高，武林中已無人能與之分庭抗禮，對朱雀神魔之崛起，說實在有一分忿意，只是他深知老魔巧得前古九寶，自己功力又是偏於陰柔之道，自己門中，無一件兵刃可以與之抗爭，再加聽到老魔遠履中土，大鬧少林，雖沒大獲全勝，可也仗了夔龍奪與古螭戈，得了個極大聲譽歸來。
　這就算有了微些挫敗，到底是仗了這前古神兵豎起了不弱的名頭，自己度量能力，實是無法可以取巧。
　當其得知張三丰開石煉寶，他心中一動，暗暗盤算，無論如何要將這些天材地寶據爲己有。
　因此，他派了門下雙弔客出馬，他滿以爲張三丰乃是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自己兩大弟子已得本身眞傳，再加隱伏在中原——即爲遼幫人士，收買了無恥之徒——雙方聯合，這還不是手到拿來之事！
　他那料到張三丰乃是近百年來特出之士，武功技藝之造詣與衆不同，就是心胸爲人，也是高人一等，這雙弔客辛天化、莫天成雖然身手不弱，也難強得過朱雀七星，一念托大，差些雙弔客無法脫身回山，此是後話不提。

＊　＊　＊

　且說天河丈人與這一般人糾纏，尚幸他太乙神訣實具神效，加上這一上淸「守」字心訣，更有妙用，圈子縮小，仗碧玉竹杖的抖揮之勁，將這批武林兇神惡煞，全擋在週圍十步之外，他是緊張守三丰所授的「以靜制動」，準以守均勢之道而行。
　蔡氏雙鷹蔡仁、蔡信用盡手法，並用十八枚鷹翎神刺招呼，可也難越其雷池半步，雖然如此，天河丈人却是越打越心驚，自己與幾人交手，大門外又有風聞的朱雀七星及朱律光、屈德來犯。
　此事看來一人難以抵禦，這一對夫妻雖說是武林知名之士，可沒見過眞章，照道理來說，張三丰不出，頑鐵老人也該現身，這兩人休息了一大陣了。
　難道是太過疲乏，而昏睡不醒，若眞如此，不是太過危險？
　尚幸天河丈人雖在擔心，却也能寧神澄心，這碧玉竹杖還是抖起一圈圈，其密無比，其勢絕倫的光牆，將五個一等一的高手阻住。
　突然，就見一條黑影已飛身入天井，一到就哈哈大笑，一道金虹光芒向那爐鼎捲去。
　就在此時，立見一條青影飛起，聞得悠然一聲龍吟，兩條人影各自躍開，互相看視手中兵刃。
　就在這一剎那間，圍牆上已站立了八個人，全是注視着這古鼎，而剛才出手的兩人，一個正是祁紫霜，另一個乃是身材高大，赤面虬髯，神態威猛的壯漢，他手中執着一柄其形如梭，形式奇古的異形兵刃。
　而祁紫霜手執的乃是一柄長約尺許長的短劍，神色緊張，互相指責，其中一個身形瘦長，臉色陰沉的漢子，手中把握兩粒顏色碧綠，大如鵝蛋的鐵彈，揚勢欲擲，馮玉峯看在眼中，急在心中。
　爐火繼續在燃燒，而且隱聞陣陣輕嘯，馮玉峯大爲緊張，他知此時若爲賊徒毀了，那麼，前功盡廢不說，這一震之力，液汁四射，那怕中上一滴，也難望活命，這一來，他既可惜張三丰半生心血，又對這批賊子的毒絕手法，起了無比的反感了。
　自己的妻子出手，他也看清形勢，張三丰再不出來，自己這一方面，憑仗了三人之力，無論如何是沒法能抵得住的，何況祁紫霜的白虹剖金解羊刃小劍，乃是其祖賽歐冶祁君羽一生心血的結晶，爲了刻意求工，竟將萬斤純鐵，九鑄九煉，這才打出這一柄長才尺許的短劍，自誇無堅不摧，無物不折，自己此來，也是憑仗這柄解羊刃，還有自己一柄青鱗刀。
　這乃是他親手打造的第一柄利器，看情形可也難以有把握。
　原因是，他有一柄長劍，也曾借與老張，可是折在前古神兵之下，目下兩寶相較之下，就該看出這柄解羊刃也是無法能抗拒，這確實大費週章。
　就在他一面守護爐鼎，一面盤算之時，又聞得「刮」「刮」兩聲厲嘯，兩條長大白影，疾如厲鬼馭風一般飛向圍牆，竟然朝向手執碧丸的賊子撲到，所謂「敵人之敵，即己之友」，就算不是己友，也不能是己敵，以一人之力，對付幾方之人，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之事，再說朱雀七星此來目的，不是奪寶而是破壞，乘機會一會張三丰所交之友，究竟有多少高明之輩，算作

是聊表參考而已。
　當他們來到之時，朱雀老魔爲了希望事先立威起見，因此他是將輕易不用的「火魄彈」，交了兩顆與大弟子厤勒哈哈帶去，命他一到就出手，將這爐鼎毀了，這就算是完事。
　本來厤勒哈哈是命六師弟用旋風身法擊打爐鼎，自己則來個乘虛而入，這本來就是個絕着。而且，他滿以爲是萬無一失，因爲「火魄彈」乃是暗器中最厲害的一種，就算是張三丰有能手守護爐鼎，在給銀環郎的牽制下，總有一絲隙縫，這種毒着，加上猝然而來，無論如何能讓自己乘虛而入，克竟全功。
　可是，壞就壞在他與屈德一時趕到，銀環郎的出手，又是爲祁紫霜所阻，見她苗條的身材，漂亮的面容，而且這身形手法，給這一對淫魔一絲綺念，這就是所謂「見色起淫心」、「女色能亂事」。
　厤勒哈哈祇顧注視祁紫霜的出手，手執這一對的「火魄彈」却已忘記發出，可是這一雙似厲鬼般的兇人，竟然無聲無息的撲到，待到發覺，手上却已一鬆，兩枚「火魄彈」爲人一照面，劈手奪去了。
　雖然朱律光長劍刺出，二師弟哈圖的混天環出手，可是這兩條白影，却眞是疾如鬼魅，靈迅無比，祇一個盤旋，就聞得「嘶嘶」勁音，一條有如銹針的玄色精光，活像天女散花般，向這一行人打到。
　哈圖的混天環出手也不得不收回護身，一剎那，八個武林能手就如豕突狼奔一般，各展身法，閃避來物，待到看淸形勢，這兩個白衣殭屍般的人物，却已一飄身，兀立在屋面之上，怪聲怪氣的桀桀厲笑。
　厤勒哈哈幾時吃過這麼大的虧，不由怒喝一聲：「兀那鬼妖不如的東西，竟敢偷襲你家大老爺，還不報個名兒，讓咱家有個分數。」
　兩怪物仰天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絲毫也不以爲意。厤勒哈哈不由大怒，心中對這笑聲起了極大的反感，越反感，怒氣就越生，洶湧如山的壓來，可又怪，却是不言不動，口舌囁嚅，好像氣得說不出話來。
　環目圓睜，狠狠的盯視兩人動作，可是當其兩眼與兩妖物的眼神接觸之時，祇見碧睛閃閃，有一股說不出的味兒，心神也是微微受震動。
　天河丈人算是以一對三了，在蔡仁、蔡信的鷹爪手，成實胖子的左絹右扇，純陽七解交攻之下，雖是難有脫身之策，可也能自固己圍，更因爲少了兩個強敵，碧玉竹仗抖開之時，也就變得瀟洒，不料兩弔客這一陣大笑，却也笑得他心煩意亂，萬分不自然。
　由於心一煩躁，這功力當然大受影响，尚幸蔡氏雙鷹與成實胖子，更是不行，這一來，依然可以扯個平手。
　馮玉峯却是神足氣閒，除了濃眉微皺之外，却也沒有其他表示。
　至於祁紫霜仗剖金解羊刃與銀環郎相鬥，却是佔了上風。須知祁紫霜與馮玉峯是表兄妹，集馮、祁兩家之長，尤其是馮玉峯與張三丰相交之後，對於武當門的寧神內斂，息氣澄心，吐納之道，更有借鏡，這收束心神之內家眞傳也就成熟了。
　想那雙弔客，這種「魑魅攝神」笑乃是以攝人心神之至邪心法。朱雀老魔雖然內功純粹，博通諸家，但是對白骨神君這一系的攝神離魂呼魄邪道，祇知內家功力強者，可以抵禦，可也沒見過，當然也沒會過，這種未見過憑想像之大法，就無法說出個名堂來，當然就沒法傳授門下弟子與破解之法。
　再說這種由西域傳入之異教邪道，中土少見，邊地偶有發現，也是不以此作揚名立號之用。因此，朱雀七星在一個突然變故的情形之下，爲雙弔客之「魑魅笑」所擾亂心神。
　銀環郎並不例外，祇知自己萬分不樂意這種笑法，因爲不樂意，耳朶就更爲聽得淸晰，越是聽得淸晰，心境就越是煩躁，漸漸地，有了瘋狂的跡象。
　武家對手，那能現出一絲兒的錯，尤其是這心神不屬，更犯大忌，祁紫霜就仗了這天心正法之便宜，一招地煞訣中「旱地拔葱」，倏的變爲「陰霾四起」。
　別看這解羊刃尺長短，在這時大顯神威，尤其是貼身相交，銀環郎之天刑杵可說是門戶大開，封閉不密，讓祁紫霜欺身直入，一招三式，劍光如虹，將個朱雀七星中的老六，困個密不透風。
　名家到底是名家，朱雀老鷹的獨門天靈神魔訣，固然別有妙用，在如此神魂顚倒之時，可說是能憑仗了本能來解脫。
　銀環郎在祁紫霜之神招猝然降臨之時，奪入門戶之際，他那天刑杵突的回擊，勁風雖已近身，他却倏忽的大吼一聲，這一聲吼，眞所謂「垂死之掙扎」，也好比醉酒之人爲重大變故，猝然驚醒一般，一聲吼將他由死亡邊緣硬生生的拉了回來。
　但是，祁紫霜的出手實是狠辣迅疾，饒是他閃避得快，一個「天鷹升天」身法，身形暴起三丈之時，可是這膝蓋還是爲這斷金剖玉的利刃點中，差些將他的左腿廢

了，就算不廢，在這鮮血淋漓中，也痛得他怒聲如雷，吼叫不已。

祁紫霜一招成功，那肯放鬆，一個「飛雲縱」身法「隨風而舞」，身形如一縷青烟飛越而上。

那邊一團精虹抖來向祁紫霜之下盤擊到，正是朱雀七星中之老二呼圖之混天環抖到，想他們是七星，到底不是泛泛之輩，一時間爲雙弔客的魑魅笑所愚，銀環郎之暴叫大吼，將他們也驚醒，一見形勢就知是中了這兩個怪物的圈套，又一眼見老六形勢之危，哈圖那能袖手不顧，於是抖手就是一環，以解垂危。

另一邊也有人影晃動，兩柄隱泛奇光的三稜古鐵鐝，交叉向雙弔客那邊點到。

哈圖看出是老三迭里不木，老七撻里夫時，老大旈勒哈哈也已一個「翻天身法」，頭下脚上的向雙弔客撲到。

銀環郎已是不能出手，惡壽翁屈德連忙將其扶住，與朱律光打一個眼色，抱着銀環郎，身形一動，向莊院外落去。

這一來有分敎，所謂天意使然，朱雀門活該爲張三丰所破，銀環郎從此失踪，七星凋零，爲了尋訪銀環郎，六魔費了不少時機，朱雀七星不會，張三丰乘機入犯，老魔頭獨鬥落了個嘔血身亡。

七星兩次聚會，代師復仇，三上武當，張三丰誅羣魔揚威江湖，此是後話，按過不提。

當屈德扶走銀環郎之時，老七撻里夫看了心神微微一動，却也以爲屈德既是老大好友，諒是趕着替他療傷，因此，就放過一邊。

現在石莊院鬧了一個不亦樂乎，三個師兄弟與雙弔客在拚命，他是最機靈之人，自己一行人此來是破壞煉寶之事，何庸再費氣力，他出聲招呼與老四固赫、老五牛保保，飛身而下，再犯爐鼎，馮玉峯青鱗刀出手，與愛妻祁紫霜雙鬥三星。

就在此時，門外却傳來了一聲梵唱之聲，內房中也有人影閃出，祇見張三丰與頑鐵老人趕出。

三丰眞人長笑一聲道：「多謝各位好友專程趕來，三丰在此拜謝。」

又一回頭對頑鐵老人道：「老怪物，你已聽清楚了此事詳細因果，就請不必出手，代我專注火候，蠻疆三女七花，蒼冥八怪雖說人多勢衆，尙幸苦竹禪師門下，四大尊者也已奉命趕到，主持護法，祇要打發了這幾股强人，亦就無人敢再來擾亂，岳氏三老，可請代我去助天河丈人，馮氏伉儷何不一助四尊者。」

張三丰語氣從容，身形早動，好個武當宗師，祇見他大袖飄飄、步履沉實，一移一動已入場中，脚下不丁不八，雙手一起「太極圈」混元四式出手，好手法，祇一抖，就將馮氏夫妻替換出，撻里夫、固赫、牛保保一見張三丰出場，也就不再客氣，一揚蒼龍杖、一舉五星斧、一擺蛇筆，三般兵刃，將他狠狠困住。

張三丰却是悠閒從容，一出手就凝如山，浩瀚如海，一股股兩儀環，將三般前古異兵，牽制得難越雷池一步。

馮玉峯夫妻也就奉命而出。果然見門外四個高大和尙，各執法器，席地而坐，個個閉目垂瞼，口誦梵經，四外靜蕩蕩，一無人跡，他倆也是高明人物，一見四和尙之寶相，由心中泛出一絲依戀之意，可就想不出個親近方法。

突然，遠處來了一聲極細的語音：「賢侄，快去代這四位尊者擋一陣子，祇要他們經聲一畢，就可沒你們之事……」

馮玉峯不由一怔，四外探望，不見人影，這聲音是由那裏來的？聽其語氣有如童嬰，淸脆無比，却是稱呼自己爲後輩。

須知馮玉峯雖然年輕，但是輩份亦是極高，連張三丰一代祖師，也不得不稱其爲一聲小友，今當之世，大雄禪師如此德高望重之高僧，比馮玉峯之輩份，他也僅高馮玉峯一輩而已，能有何人能稱其爲後輩之理？

不過，若是事出無因，也不必用這一手「傳音入密」、「音細如絲」的超柔功力相催，他與愛妻打了一個眼色，身法一動，已越過四僧，向前飛去。

馮玉峯才離四僧百步之遙之時，面前突有一朵金花，着地爆散，化爲萬千朵金花，向兩人迎頭落下。

馮玉峯想展開身法，耳邊又聞人嚷叫道：「此乃金花蠱散，不可動……」語聲未畢，一股極强之勁風，由左側撞出，就聞「吱吱」一陣亂響，金霧被推移數丈之遙，右側却有一朵黃雲飛起，對這金霧祇一兜，一晃無踪。

馮玉峯聽出乃是金花蠱時，不由嚇出一身冷汗，久聞苗人善於放蠱，不料還能作暗器使用，這就不得不加意提防了。

若是一個不察，爲其所中，那麼，這苦難實在是不能抵擋。

就在金花被吸，馮玉峯還想前進之時，一股腥香之味傳到，眼前又是一花，祇見三個粉裝玉琢的少女，皓腕如霜，長髮飄曳，眉如翠黛，鼻如瓊瑤，唇紅齒白，雙脚雖是赤裸，却也玉白如雪。項掛金環，四肢也帶飾物，個個翠墨色肩

披短裙，背插金戈，腰掛革囊，一見馮氏夫婦，三女哈哈大笑。

後面又有人影閃動，乃是八個裝束詭異，個個頭挽雙髻，祇是相貌醜惡萬分的大漢，手執骨朶，腰掛一個紅葫蘆，身材則臃腫不堪，好像藏了不少東西一般。

再後面，乃是七個披頭散發的臉色蒼白的女子，一色白旈布，背插長幡，手執雲掃，連頭到尾數一數，竟有十五人之多。

十五人一見馮氏夫婦，剛想開口之時，梵唱之聲突轉響亮，十五人臉色全是一動，三女就有一人開口道：「這位漢人，爲否阻住我等去路？」

馮玉峯朗笑一聲，道：「不敢，不敢！」

「如此請借一步，咱們姊妹有些事，若事完之後，我們當可給你一個大大的好處！」

「不知所辦何事？又何必許我一個大好處？」

「此時不容細議，稍後當可詳談！唷！你怎麼啦？看上我家大姊姊啦……」

嘿！這一句話說得突其如來，差些教馮玉峯沒法開口。

祁紫霜素知丈夫脾性，最恨人在自己面前說他不規矩，想她也已得到異人的密話告示，就知這一批人，絕不是夫妻二人所能打發，既然是阻擋一陣，無非是拖延時間，莫來個緩兵之計而已，最好辦法，莫過於言語之中，與她們說個不完，若是一出面就動手，這就壞事，她是恐怕丈夫動眞氣，因此搶先答話。

「我說你呀！也眞膽大妄爲，妻子在一邊，還如此舉動失禮，若不看在有事份上，我眞恨不能打你幾下……」

又一回頭與這苗女打一照面，她微微一笑道：「唷，原來三個姑娘生得眞美，假如我是個男的，也想多看上幾眼呢，三位大姊，請恕我丈夫粗狂！小婦人代夫請罪……」

三苗女早已看見祁紫霜在一邊，她那門中規矩，對面之人，就算要出手，就得有個藉口，否則就算觸犯了峒神蠱主。

苗人信鬼，連武林人士也不例外。再加她們又見煉爐之士，這禁忌更多，但暗算偸襲却不算犯規，這也可說匪夷所思。

而三女本已看出馮玉峯是個正直漢子，滿以爲借此一誣，他就能忍不下氣，祇要他一出手，三人就可以出手，或者乘機打一朶金花，將兩人困在金花蠱霧之中，然後搶入石莊院。

不料，馮玉峯臉紅耳赤，有些光火跡象之時，來了個女的打圓場，這就令她們僵住在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可是這梵唱之聲越來越響，響得那八個醜惡之士臉色大變，而渾身有蠕動之象。

馮玉峯看見了不由大爲奇怪，突然，一條五色斑斕大蛇，由爲首一人身上竄出。

馮玉峯不由大吃一驚，一聲淸叱，青鱗刀一抖，門戶一封，而三女一見大蛇出現，臉色大變，聲聲嬌叱，玉手抖動，金虹耀眼，就有三枚金環脫手向大蛇揚去，而那苗人臉色蒼白，起身一躍，飛爪欲擒，而三環已到，大蛇一見金環，好像有所畏懼，一折蛇頭，爲人就勢一把，扣住七寸，大蛇七寸被扣，算是比較安靜。

不料後面已有忙亂驚叫之聲發出，祇見一條條大蛇亂竄。

馮玉峯夫妻這才明白，怪不得這幾個人個個身材臃腫，原來是藏有這些毒蛇。

三女到此之地步，已知已撞到了對頭，此次她們勞師動衆遠出，一則想來奪寶，二則是報復前仇。

原來張三丰所得之金母元胎，就是從金花洞取得，本來，金花三女不知此是重寶，直到張三丰以金精三環交換，爲三女之父看出苗頭，這老苗子竟意存圖賴。

於是張三丰便將金花峒主擊成重傷，帶走重寶，三女因正値煉蠱之時不在場，事後得訊，連忙追趕張三丰，在烏蒙山大戰三日三夜，靠張三丰之好友，萬靈聖母之護持，將三女手下八怪、七花擊成重傷，三女之金花蠱尙未煉成，將蜈蚣蠱打出，也爲萬靈聖母之四惡網所收，鬧了個全軍盡墨，若不是張三丰不爲己甚，眞可能將十五個苗疆怪傑一起毀了。

可是三女還是死心不息，聲稱此仇必報，而且還說明當張三丰在開石煉寶之時，在最緊要關頭時，她們不是來奪寶，就是來破壞，總之，來個大家皆落空，才肯罷手。

張三丰爲了息事寧人，再說這金母元胎，實是她們之物，雖然自己將費盡心血所得來的三枚金環，這寶環叫做精金玉母環，與之交換，也不想將此事弄大，他竟答應如能煉成神器，自己除許人家之三物，及武當雙寶外，盡可能代她們再煉三環，以抵其値。

若是無多餘的話，他寧可自己雙寶不鑄，以應其諾，再要所得無多的話，總之在三年之內，他再到苗疆，不是傳授武當門中神訣，就是代覓到合適之物，可是三女死也不答應。

張三丰見她們不可理喩，也就一嘆抹過，此次在十萬大山之中，開石鑄寶，他雖然怕老魔及其他覬

覦之人，可就更頭痛這一批苗人的糾纏，因爲中原武林人士，除自己本是修練道家之士，對各家毒物有所理解及破法外，這種舉世少見的苗疆獨門傳授之法，武林人士實在難以防禦。

幸好大雄禪師竟然請出隱居川邊的苦竹禪師門下，伏魔四僧來此護法。

張三丰得此訊息，這才放開懷抱，剛才不出面，就是與來人叙談這一件事。

兇徒是大舉來臨，羣魔亂舞，大鬧十萬大山。

張三丰之好友也已四方八面的趕到，有了伏魔四僧的守伺護法，朱雀老魔又未來到——其實即使來到，大雄禪師早已在暗中守候——此次鑄寶，除了苗人，再也無甚大阻礙。

當苗疆一行人一到之時，四僧正在誦念神咒，誰又知道這六部天龍大法乃是伏魔至高無上心法，功能感動六道，遑論六獸，均蒙其澤，越是秉天地至毒之物，越易感覺。

想苗疆三女手下，那一個不帶有護身神物，祇有金花三女，守命神蠱坐鎮在苗峒。

七女所備的蜈蚣，較能安靜，而八怪的毒蛇，却已爲這梵唱之聲引出，就當八怪手忙脚亂之時，梵唱之音寧靜了，四面一片靜寂。

馮玉峯夫妻是莫名其妙，而三花七女八怪，有如失魂落魄一般，呆呆的看住這四週，若有所失，恰又如有所得的模樣。

馮玉峯與祁紫霜互一相視，相互一笑，而三女却在此時開了口：「咱們走吧！」身一動，頭也不回的向山下疾馳而去。

七女八怪見主人已走，也是默不作聲，隨了三女回去。

馮玉峯夫婦雖然有所悟，却是不着邊際，回身入莊院，却與四個高大和尚擦身而過，微聞一聲長嘆：「我們只是感染苗女本命毒物，却也無法令人覺悟，我佛曾有：『隨緣』之說，施主何不隨我一行……」

馮玉峯本應回院廝殺，一聞此言有如當頭棒喝，一回頭，恭恭敬敬說了句：「弟子愚昧，大師恩示，這就來了！」他竟不理祁紫霜，隨了四僧向左密茂林中走去。

祁紫霜還想跟隨，突見一條白影飛落，一個滿頭白髮，身穿布衣的矮老人將她一阻道：「別不放心妳的老公，此行大有受益，說不定張三丰還可以得到不少好處，快隨我老兄弟走，不過，我要你夫妻代我們作一件事，俟事成之後，我們也當有些少東西相傳，此次事完，請來太白山一行！」

祁紫霜一見老人，猛的想起兩個前輩異人來，她滿面含笑道：「老前輩是否當年太白雙翁？」

矮老人哈哈一笑道：「看來我派之興，眞得仰仗你夫妻之力了，不可忘記，來太白山一行。」

說罷，祇見他身形一動，向右側竄去，那邊也有一條黃影飛起，兩人一會合，略一回頭，與祁紫霜雙雙向石莊院一擺手，就見白、黃兩條人影，疾如星丸，一晃而沒，祁紫霜臉色微變，略一盤算，回身向石莊院中飛馳而去。

一入莊院中，祇見莊中依然混戰，張三丰正在大顯神威，太極兩儀神掌所帶起之勁風已將三星狠狠的扣住。

天河丈人與三個面如冠玉長身玉立的蒼髯老者，閒立一邊觀看雙弔客與麻勒哈哈等激鬥，她認得三個老人正是長春嶺的神行三俠，秦川、秦沛、秦不思，至於蔡氏雙鷹與胖子成實，當然已爲秦氏三老及天河丈人崔駟所毀了，形勢已是分明。

這幾股兇徒之陰謀毒計，可說是已到了土崩瓦解之地步。

她也不必再敲這邊鼓，手一揚，抖出一彎銀虹，她那柄解羊刄已擲出，嬌聲說道：「三丰眞人，這柄傢伙你用用看，也可評評先祖的功夫！」

張三丰哈哈一笑，道：「多謝馮夫人！」

祁紫霜是擲得好，張三丰是接得妙，這尺來長的一柄短劍，一到他手上，武當門中的無形劍訣，立即展開。

本來朱雀七星是屢爲他所挫，此次他們奉命來此，自問作個破壞者，總有可能，就算自己功力不及張三丰，可是張三丰也難制他們死地，爲此不遠千里而來，不想横來了雙弔客，將他們的實力牽制去一半，老六又失手受傷，這一柄解羊刄，看來比上次的長劍更是堅韌，老六的天刑杵與之相碰，毫無損失，而且劍短勢險，自己人當然無法接近。近身相迫，若是爲張三丰身劍合一突入，就可能吃了大虧，這一來，三人是各展全力，與張三丰眞人鬥個更狠……

屋面上的秦川却在說話了：「魔崽子，三丰這一次是以一對三，優勢更盛，你們還在死死的扣住這兩個怪物，爲老張一個一個的解決，這有多寃，快去幫助三個同門，這兩個怪物，由我們代勞如何？祇要你們勝得了老張，再找他倆或者我方打一架豈不是好……」

麻勒哈哈也已看出這形勢不妙，可又不甘半途而廢，既然有人接手，他一聲怒嘯，大皓鈎一收，一聲招呼，身形如風，帶了同門向張三丰那邊撲去。

而雙弔客却是桀桀一笑，相互對視一眼，然後啞聲啞氣的說道：「我乃白骨神君門下，雙弔客辛天化、莫天成，奉我師尊法諭，限你們將此爐鼎獻出，如若不然，我們兄弟帶有玄陰七珠，祇一舉手，你們大家就得與這一爐東西化爲齏粉，聽見了沒有？」

「放你娘的屁，玄陰七珠，玄陰八珠，我祇當你倆隻大蠢猪！」

「猪太瘦了些，七哥，祇算是兩條乾屍！」

「老二，乾屍不能發話哈大氣，我看此乃二條不知死活的帶魚……」

「太小，太小……」

可就怪了，不知那來的一和一唱，將雙弔客氣得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是人就給我滾出來……」

「哈哈」兩聲，雙弔客清清楚楚的給人家摑了兩巴掌，也是雙弔客活該吃苦，想他倆爲了一鬥，就用「魑魅笑」，耗用眞氣太多，再與三星交手，也費了不少氣力，此出口罵人的，武功比張三丰並不稍弱，當然高出他倆更多。

雙弔客一直在幽州之地，眞是「井底之蛙」那知天高地厚，這一念驕狂，眞鬧得個鼻青嘴腫，狼狽萬分。

兩個嘴巴祇是報個訊而已，一挨上，就算看清了人，乃是兩個矮小老頭，兩人本已給兩老的大力，打得暈頭轉向金星直冒，可也是心中恨極了，才看清來人，立即雙雙怒吼一聲，白骨陰靈爪順勢抓下。

可是雙弔客眼前一花，又聞一聲怒斥，左側勁力齊來，蓄勢沉勁，還想回招，可是右側一空，勁力已消，剛剛一怔，重力又來，兩條長大的身形摔出，「吧吧」兩聲，好在是石屋，否則怕不摔穿了屋頂。

兩弔客又是一聲虎吼，落得快，起得更快，身形如兩朵白雲，祇一騰身，立即又向兩老抓到，這一次更是可憐，人在半空中，已有勁風襲到，兩人有如撞在一道銅牆鐵壁之上，一撞而跌，這一次却是苦笑！

撞在屋頂邊緣，人是不堪承住，一個上輕下重，倒摔落地。

兩老人哈哈大笑道：「三丰！我倆也算解除了你一個難關，免得爐鼎爲玄陰火所毁，再見了！祁家姪女，別忘了太白山之行，我倆還得趕這兩個鬼孫子遠遠的，省得再有麻煩……」

語聲才畢，一黃一白兩條身影，已翻身下屋，外面又傳來了幾聲鬼嘯。

「呃呃」連聲，看來這兩個雙弔客已是挨打越痛，當然也是越趕越遠了。

現在祇剩三丰一人在鬥六星，祇見他大袖飄拂，身法如風，一柄短劍却是東指西打，看來雜亂無章，像是毫無招式可言，但是，明眼人却已看出這每招、每一式、每一刺、每一點均具有無比威力，令人咋舌，六星的天魔神招，使了這六般前古神兵，雖也是奇妙不可思議，可是三丰是會者不忙，並且極具把握的，覓縫找隙，向六人的致命之處點到。

這一種亂點劍法，即是後來武當鎮山之一寶「亂拂風」劍法，這一路劍法乃是三丰眞人由少林神棍「大瘋魔」八式中悟化出來的，再加雜了他的太極圖式，融會貫通而演化而成，這一路快而不紊、亂而不雜，含至亂之名，實無上妙訣，配合了身法，就算一人在六般神兵利器交攻之下，這一進一退，一招一式，給與六星莫大的威脅。

六星不知老道的厲害，想不到今日會令自己如此的狼狽，麻勒哈哈更是自怨自艾。

再說，老道這一次就靠這柄短劍，不使用他那「玄門七摔」、「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將人擲出，有幾招分明可以看出，他是在自己各人門戶中直撞，難道……想到這裡。麻勒哈哈也就看出三丰眞人的用意，這老道是在暗施毒計，要乘隙毀去一二個，這是犯不上，走，走。

麻勒哈哈眞是說走就走，他一聲呼喝，打出暗號，就見大皓鈎抖起一陣精虹，倏忽的收回，就見黑影一閃，固赫身形已起，向莊院外直飛。

固赫一走，哈圖也不理會，一招「魔光四射」，混天環帶起了一陣輕嘯，硬生生的衝出重圍而去。

這一來，張三丰本想解決一兩個魔崽子之計，就此沒法成功，須知這六個魔頭，實具不凡身手，就算無法與張三丰抗爭，却也不致於一敗塗地。

當麻勒哈哈提議脫身，這天魔門中的朱雀救命絕招出手。張三丰如欲傷人，務必要連闖這些重招硬式，他的三折長劍就是强行穿入之時，不是被混天環絞斷，就爲五星斧砍斷。

現在他手中所持的乃是一柄尺來長的短劍，就算將招遞足，也是無法直達中門，既然事已至此，他也祇能長嘆一聲，讓朱雀六星走了個乾乾淨淨。

爐鼎火在升，好友全已會面，煉寶已到了密鑼緊鼓之時，此地暫時風平浪靜了。

至於開鼎取精，鑄打兵器，應該是順理成章了吧，那怕有些麻煩，在這許多武林一流好手的拱衞下，大亂子也就不會出了。（完）

賽龍舟風雲故事之二／石中蓮・文
可飛・圖

月圓花好九重天

大義滅師　消解罪惡

花濛濛的手中有一件奇怪的兵器。

武林之中，有不少奇怪的兵器，祇怕也及不上花濛濛手中的黃麖腿。

花濛濛竟用黃麖腿來作兵刃，而且這條黃麖腿竟是血淋淋的，顯然是十分新鮮。

新鮮的黃麖腿。

新鮮的武器。

別以爲一條的黃麖腿威力不大，但是落在花濛濛的手中，這條黃麖腿簡直就變成了活老虎的利爪，若是給它擊中，可不是好玩的。

這個時候，花濛濛面對着的是使精鋼棍的程大魁，論手中兵器，當然是程大魁佔上風，但花濛濛的招式精絕，一條黃麖腿橫劈直刺，又快又狠，直看得程大魁眼花繚亂，居然佔不着半點便宜。

突然，花濛濛手中這條黃麖腿竟被程大魁一棍劈斷，分成兩截。

但程大魁一點也不感到興奮。

因爲花濛濛是故意讓他劈斷的。

你劈斷我的黃麖腿。

我却趁機蹲下，來一記地堂斷魂腿。

結果，黃麖腿斷了。

但程大魁的兩條腿亦同時被花濛濛踢斷。

花濛濛心中有一種安慰感。

因爲他覺得自己總算對得起可憐的黃麖腿，程大魁的慘叫聲後，繼而是呻吟聲，就像那頭黃麖被殺的時候一樣。

當飛鴿傳書送到月圓花好三個人的手裏的時候，花濛濛正在廚中切割黃麖肉。所以他順手就拿了一條黃麖腿當作兵器。

* * *

秦白玉這個人外表看來很年輕，又溫柔，又斯文。

但連他父親秦晋南也想不到，他這個寶貝兒子竟然給他寵壞了，終於，當秦晋南病重之後，秦白玉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加入了黑衣城，向黑衣城城主「誓死效忠」起來。

黑衣城城主答應他，讓他成爲江南最富有、最具權力的大人物。

秦家堡在江南，雖然名氣也頗大，但總比不上另外幾個更龐大的幫會組織。

秦白玉的野心，比父親秦晋南最少大一百倍。

黑衣城的名聲雖然不好，但勢

力却比任何幫會都龐大，能夠成爲黑衣城的舵主，似乎比做秦家堡的少堡主更有意思多了。

黑衣城城主對於秦家堡這個年輕人也是十分欣賞。

他送了一柄銀鱗扇給秦白玉。

據說這一柄銀鱗扇曾經暗算過清朝的雍正皇帝。

可是雍正皇福大命大，沒有被殺，却有三個太監中了毒針，活不到一個時辰，就一命嗚呼死了。

現在，秦白玉就用這一柄暗藏毒針的銀鱗扇來對付公孫好。

幾十枚慘綠色的毒針，在不到五尺的距離向公孫好猝然暴發激射。

秦白玉在這一刹那間，幾乎敢用一切去打賭，公孫好就算生有一百對翅膀也休想飛得開去了。

公孫好沒有翅膀。

所以他也沒有飛開去。

但秦白玉的毒針却一枚也沒有射中公孫好。

因爲公孫好忽然之間，也揚起一把摺扇。

那是一柄比銀鱗扇還要大一半的古董紙扇。

這柄紙扇最少值五千大洋。

因爲紙扇上的畫是風流才子唐伯虎抱着秋香在床上繪畫完成的。

可惜，現在紙扇上已滿是毒針，原來價值五千大洋的古董紙扇說不定就會因此價值大大的打個折扣。

不過，公孫好一點也不介意。

因爲紙扇再貴重，也絕對不及自己的性命值錢，能夠使自己死裏逃生，即使再浪費五萬塊大洋也是值得。

公孫佳富雖然家財千萬，却是終身都是節儉的。

但他這個好好少爺公孫好，却絕對相反。

秦白玉眼看功敗垂成，心中實在又驚又怒。

鋼刀鎮之役，本來已大功告成，偏偏由於封一傑關係，又惹來紅珠幫高手從中搗亂陣脚，看來別說一掌痛殲紅珠幫無望，就是眼下怎樣可以全身而退，亦是大有問題。

忽然間，秦白玉看見一個綠袍女人突然出現，並將宋芝芝抓走。

秦白玉大吃一驚，但當他看清楚那個女人眞面目之後，心中却立刻化憂爲喜。

因爲這個綠袍女人就是秦白玉的母親。

秦家堡主威震武林，他的妻子却在江湖上藉藉無名，許多人甚至連秦晋南的妻子姓甚麼也不知道。

但秦白玉却知道，母親其實是個武功深藏不露的頂尖高手，因爲即使是父親秦晋南，也打不過母親。

這是一個秘密。

而且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秘密。

* * *

秦白玉的母親，姓厲名翠青。

現在，宋芝芝的咽喉已被一柄泛着藍芒的短刀抵着。

厲翠青雖然已經差不多五十歲，但看上去依然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突如其來，出其不意將宋芝芝擄作人質，顯然是要藉此威脅紅珠幫的四位高手。

厲翠青冷冷一笑，道：「你們都給我住手！」

宋芝芝落在她手中，封一傑早已停手。

黑衣城的舵主們被月圓花好逼得頭昏眼花，當然也巴不得能夠有機會停下來喘一口氣。

厲翠青又向公孫好道：「你若敢動白玉一根汗毛，這女娃就馬上身首異處。」

公孫好把古董扇一收，笑道：「妳手中的蝎子刀，最少淬有十八隻不同種類毒蝎的毒液，妳要殺她，祇要輕輕在她頸上一割便可，又何必弄到血光飛濺，人頭落地那麼恐怖？」

厲翠青一瞪眼，嘿嘿笑道：「好一個毒少爺，果然是大行家，眼力眞不錯。」

公孫好嘻嘻一笑道：「人人都稱呼在下好好少爺，怪彆扭的，毒少爺這三個字，可動聽得多了。」

封一傑忽然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說道：「秦堡主俠名滿天下，想不到他的妻兒却變成了黑衣城中的邪惡人物。」

厲翠青冷冷笑道：「令你想不到的事還有數之不盡，別想爆你的腦袋了。」

封一傑輕輕的嘆了兩聲，道：「據說黑衣城城主，有意相約本幫來一場生死大決鬥？」

厲翠青道：「不錯，現在我就是來代表城主向貴幫訂下一個日子，作一場公平的生死決鬥。」

封一傑緩緩道：「請說。」

厲翠青一字一頓，鄭重的說道：「明年端午日出時分，西湖龍舟閣前，決一死戰。」

封一傑黯然道：「爲甚麼要揀在端午，楚大夫屈原究竟有甚麼地方得罪了黑衣城城主，總要在這個節日裏搞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

厲翠青回答得很古怪：「因爲城主喜歡吃粽，尤其是在天翻地覆之時候，更加有滋味。」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柳月圓忽然道：「你回去告訴黑衣城主，我明年吃的鹹粽甜粽，一律不蘸豉

油，也不蘸砂糖，祇蘸他頸上的鮮血。」

* * *

翌年。端午。

日出時分。

西湖龍舟閣前，決一死戰。

這是武林中一件大事，比任何一件大事都更令人驚心動魄。

* * *

秦白玉在厲翠青援救之下，逃出了生天。

宋芝芝也重回封一傑懷抱。

分別了五年的宋芝芝，還是那麼樣地溫柔體貼。

封一傑連半句都不問宋芝芝，這五年來在崢嶸老人手中的生活，究竟過得怎樣？

雖然宋芝芝陪了崢嶸老人五年，但封一傑完全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中。

但他永遠都不會忘記，宋芝芝是怎麼樣落在崢嶸老人的手中。

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封一傑中了支毒針。

這支毒針上的毒，除了發針人有解藥之外，就祇有崢嶸老人的「雪蓮冰參丸」可以解去其毒。

否則十日之內，封一傑就會死得比凌遲割肉還要痛苦。

發針暗算封一傑的人，當然不會將解藥送他。

結果，宋芝芝送他到鋼刀鎮，求崢嶸老人救他一命。

崢嶸老人提出一個條件。

他甚麼都不要，祇要宋芝芝。

封一傑反對，寧死反對。

但後來他暈倒了，不省人事，直到他醒後，宋芝芝已屬於崢嶸老人了。

封一傑默然無言，悄悄的獨自離開了鋼刀鎮。

在楓林集裏，他一獃就獃了五年。

堂堂一幫之主，居然就在窮鄉僻壤裏度過了五年。難怪有人說：「愛情是最奢侈的遊戲了。」

在這個遊戲裏，有人甚至花費了畢生心血去追求，而結果一無所獲。

所以，封一傑現在感到很滿足，因爲他已擁有着無數美麗的明天。

祇要宋芝芝在自己懷中，每一個明天都會很美麗的。

* * *

戀愛是最偉大的。

在這兩個字裏，往往包含着多少偉大的奉獻，也包含着多少偉大的犧牲。

但崢嶸老人這種人，却根本就不配談一個「愛」字。

在黑衣城高手圍攻之下，這個不世的梟雄被殺，居然還要下令追殺宋芝芝。

他的目的可謂自私無比。

「老夫殉戰，妳也得陪老夫下黃泉。」

這種思想不但封建迷信，而且比毒蛇的牙還毒辣千萬倍。

人類，就是這麼品種複雜的動物。

既有最神聖，最偉大的一種。同時也有最卑鄙，最骯髒，最毒辣的一種。

崢嶸老人看來道貌岸然，但這個人其實祇能算是人類中的垃圾。

這個世界上，此等人類中垃圾實在有多少？

* * *

光陰來也匆匆，去也忙忙。自鋼刀鎮之役，轉眼又已是半年了。

臘月初八。

封一傑終於與宋芝芝成親。

紅珠幫幫主新婚燕爾，跨鳳乘龍，當然是一件哄動江湖上的大事。

祇見各路英雄，紛紛遠道來賀，連好幾縣的知縣大老爺也聯袂前來道賀，場面熱鬧之極。

由於到賀者太多，禮物一包一盒的堆積如山。

直到第二天，封一傑和月圓花好幾個人在拆禮物的時候，突然發覺到禮物中竟有一股血腥味。

封一傑隨即拆開最大的一盒禮物。

裏面赫然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這顆人頭滿頭白髮，臉上縱橫交錯最少有五六條刀疤，而且並不是新傷口，在他未遇害之前，他的臉上就已經刀痕纍纍了。

這顆人頭究竟是誰的首級？又是誰人送來的呢？

直到宋芝芝看見這顆人頭之後，眞相始告大白。

原來這顆人頭就是宋芝芝父親的首級。

宋芝芝的父親究竟是個甚麼人？

* * *

宋獨，就是宋芝芝父親的名字。

宋獨在十年前，被仇家暗算，雙脚盡廢，連左手筋脈都被挑斷，成爲一個廢人。

不但如此，由於打擊太大，宋獨竟然瘋了，變成一個終日迷迷糊糊的傻人。

照理由來說，一個既殘廢，又瘋癲的宋獨，應該沒有人加以理會的，但黑衣城城主却將他擄去，囚禁在黑衣城中。

這件事除了宋芝芝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

黑衣城城主囚禁一個廢人，居心何在？

莫非宋獨的心裏有着某種秘密，黑衣城城主想從他的口中套問出來？

但，無論怎樣，宋獨終於還是慘遭毒手。

宋獨是宋芝芝的父親，也就是封一傑的岳父大人。

所以，封一傑在記事册上，添了一行文字：明天端午，誓殺行兇者爲岳丈復仇。

* * *

正月，封一傑苦練刺鯊追魂槍法。

刺鯊追魂槍法是封一傑遠在未曾練成九重天拳法前，便已熟習的一種槍法。

九重天拳法雖然厲害，但若論殺傷力强大，却不如一槍在手。

何況刺鯊追魂槍法是當今武林中最兇悍，也最絕的一種槍法。

封一傑自從練就九重天拳法之後，一直抑制自己再去練刺鯊追魂槍。

因爲拳勁雖能置人死命，總可收發自如，但刺鯊追魂槍全套槍法一十三招，招招都是閻王的追魂令，一槍刺下，永無活口。

封一傑並不是個性格殘酷的人。

所以，他放棄了練習這種槍法很久很久了。

然而，時移世易，他現在面對着的敵人都是最心狠手辣的最殘忍的人。

爲了紅珠幫，爲了自己，爲了宋芝芝，更是爲了整個武林安危着想，他終於決定重練刺鯊追魂槍法。

對付殘酷的敵人，有時候也祇有一個辦法而已。

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比敵人更加殘酷的人，所謂以毒攻毒。

* * *

三月。

紅珠幫與黑衣城若干高手發生遭遇戰。

結果，紅珠幫衆被黑衣城高手殺得落花流水，十九個人祇剩下三個逃回來。

從這次遭遇戰中，封一傑發覺到黑衣城在這大半年來，不斷招兵買馬，不少惡人加入了這個原本十分龐大的組織。

五月初五之戰，將會決定黑衣城與紅珠幫之間，誰存誰亡。

但直到現在，黑衣城城主的眞正身份依然像個謎，沒有人知道。

五月初五終於又來臨了。

西湖龍舟同前。

日出時分。

是日晨曦，霧薄風輕，西湖柳岸景色美絕。

每年五月，這裏就會築起一座高閣，過了端午之後，又復拆卸，年年如是。

這一座高閣就是龍舟閣，它的建設，純是爲了讓當地鄉紳名流，能夠舒舒服服地坐着觀看龍舟競渡。

現在距離龍舟競渡的時間還有好幾個鐘頭，觀看龍舟的人現在還在蒙頭睡在床上。

誰也想不到，今年的龍舟閣，竟在龍舟還未出動前，已被弄得翻天覆地了。

在霧中，黑衣城大約出動了三十多人。

而紅珠幫在封一傑率領之下，人數更少，祇有十六個人。

黑衣城和紅珠幫都是龐大的組織，如果大家都來一個總動員，祇怕人數已足夠去組織攻打城池了。

但現在彼此出動的人數都並不多，顯見赴會者都是兩方的精英份子。

黑衣城高手，包括了下面最惹人注目的幾個。

鬼髯先生駱駝。

魔刀無影李百籥。

棍妖胡優悠。

九指獅王彭廣。

殺人如蟻蘇木學。

當然，還有厲翠青、秦白玉兩母子。

至於黑衣城城主，照以似慣例，身穿黑袍，黑布蒙面，整個人陰森森的，但從黑布雙孔中透射出來的目光，却是烱烱有神，一眼望去令人不寒而慄！

* * *

花濛濛今天手中的兵刃，已並非黃麖腿，而是一根六尺八寸的狠牙棒。

棍妖胡優悠最討厭的兵器，偏偏就是狠牙棒。

他幾乎一看見有人用狠牙棒，便巴不得走上前去，將這人的滿嘴牙齒打碎。

因爲這位號稱黑道武林第一棍的棍妖胡優悠，曾經在十五年前吃過一次敗仗，打敗他的人所用的兵刃就是狠牙棒。

幸好這次打敗胡優悠的人，並非用筷子飯碗作兵刃，否則恐怕世上能吃碗安樂飯的人就會更少了。

胡優悠原來打算首先看看熱鬧，等到必要時才施展妖棍建功的，但現在一見居然有個年輕小伙子手持狠牙棒，不禁無名火起三千丈，大聲怒喝道：「甚麼龜兒子，竟敢拿着一根狠牙棒在此揚威耀武？」

花濛濛不禁一呆，心想：這個五十來歲的老傢伙脾氣也眞暴躁，一見面就衝着自己大叫大喝，倒像古時兩軍交戰之前，總是要來一場罵戰才夠氣勢似的。

在旁的公孫好却答道：「原來

是棍妖，這人又妖又古怪，難怪活了五十多歲還娶不到老婆。」

花濛濛恍然大悟，胡優悠曾敗在狠牙棒之下的事，天下皆知，偏偏自己手中用的又是狠牙棒，棍妖的心裏，大異常人，竟因此而遷怒於天下其他使用狠牙棒的英雄好漢，未免可笑之極。

花濛濛展顏一笑，客客氣氣地問胡優悠道：「閣下想必是武林第一棍胡優悠大俠了。」

胡優悠却有自知之明，冷冷道：「胡某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一天做過俠義之事，胡優悠大俠五個字，煩請全數收回，不必賣弄口乖。」

花濛濛「哦」了一聲，笑道：「在下一時大意，不知胡老前輩也會來此，否則，在下就算用大皮鼓作膽，也是不敢用狠牙棒作爲兵器。」

胡優悠臉色稍寬，道：「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花濛濛悠悠然笑道：「不，還有一個補救的辦法。」

胡優悠瞪着他，不知悶胡蘆裏盛的是甚麼藥？

花濛濛突然左手舉起狠牙棒，跟着右掌立刻向狠牙棒削去。

誰也想不到花濛濛有此一着，更想不到他竟然隨隨便便一掌削去，便將狠牙棒從中間一開爲二。

花濛濛將棒頭拋掉，手中變成祇有一根三尺半長的短棍。

胡優悠沉喝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花濛濛輕擦鼻子道：「聽說胡老前輩每逢遇到使用狠牙棒的武林人物，即誓殺而甘心，在下還想多活幾十年，所以現在改行使用短棍，目的是希望你棍下留情，別將十五年前吃的敗仗算在我的身上。」

本來花濛濛前面這幾句話，已令胡優悠聽得十分舒服，幾乎眞有棍下留情之意的了，但那知道最後一句話却氣得他暴跳如雷，恨不得將花濛濛重打九十九大棍。

「龜孫子，口沒遮攔，吃老子一棍。」胡優悠號稱棍妖，所用的乃是兩節陰陽棍，招式詭異，變化無常，威力委實非同小可。

花濛濛手持半截短棍，神態從容，與胡優悠暴跳如雷的情況相比，恰恰完全相反。

高手相爭，就是不宜情緒激動，棍妖胡優悠其實功夫絕不在花濛濛之下，但現在他的怒火上升，無疑是給了花濛濛一個很好的機會。

胡優悠馬步如風，兩截陰陽棍，更是勁疾非凡，一晃眼間，便已連續攻出十七棍。

這人能在武林中橫行多年，棍上的功夫的確是有過人之能，這十七棍無論直刺、斜削、橫砸，都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明明看它從左方來，忽然又由右方繞至，一個閃避不及，立時就有骨折重傷之禍了。

花濛濛不再笑了。

胡優悠連攻他十七棍，他也回敬了對方十七棍。

直到第十七棍時兩棍相交，花濛濛手裏的短棍突然斷折，原本已嫌短的短棍，現在變得更短了，大概只剩下一尺六寸左右。

胡優悠被稱黑道武林第一棍，這個招牌顯然不是浪得虛名的。

現在連花濛濛也不能不承認，以棍論棍，自己的棍法是絕對比不上胡優悠的。

不過，棍法雖不行，劍法又怎麼樣？

＊　＊　＊

花濛濛的劍法，天下間見過的人只有一個，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花濛濛從不用劍與別人交手，但他却偏偏是此道中的高手。

他不用劍，並非因爲他討厭劍。

反之他喜歡劍，欣賞劍，甚至於將劍視作朋友、知己。

所以，他尊重世間上每一柄劍，就像他尊重一個朋友一樣。

如果你尊重你的朋友，你會不會讓他浸在一些邪惡之徒的血液裏？

花濛濛不會，他永遠都不會冒瀆自己任何的一個朋友，即使是一柄冷冰冰的劍，他都不會冒瀆它。

以劍殺人，乃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花濛濛從不用劍，却懂得怎樣用其他武器代替劍，再配合自己的一流劍法去殺人。

也許你會覺得花濛濛這種做法接近荒謬、無聊。

但，無論怎樣，他的劍法的確是一流的。

現在，在花濛濛的手裏短棍已變成一柄劍。

這是棍與劍的互相結合，也是胡優悠十五年來最頭痛的一刹那。

龍舟閣前之高手雲集，一時之間却也沒有人看得出花濛濛的招式，如何由棍法變成了劍法。

這個時候，黑衣城的九指獅王彭廣，正向好好少爺公孫好怒目而視。

封一傑悄悄的對公孫好道：「那個左手缺了大拇指的，大概就是彭廣了？」

公孫好笑道：「不錯，他就是九指獅王彭廣了！」

封一傑道：「他跟你以前有仇嗎？」

公孫好眼珠一轉，嘻嘻笑道

：「仇怨談不上，親戚關係倒是有一點的。」

封一傑一怔。

不過，即使他再猜上十年八年，只怕也猜不出公孫好與彭廣究竟是有甚麼親戚關係。

只聽得公孫好淡淡笑道：「我是他老婆的兒子的父親。」

封一傑皺着眉頭，將這種親戚關係詳細分析，最後所得的結果是：公孫好給彭廣戴了一頂好大的綠帽子，連兒子都養了下來。

難怪彭廣恨得牙癢癢地瞪着公孫好了，這兩人遲早總難免要拚個你死我活，今天也許正好是日子吧？

＊　＊　＊

棍妖。

無棍不成妖，無棍不成人。

棍妖經常掛在人們嘴裡的兩句話是：「棍在人在，棍亡人亡。」

即使在十五年前，他敗在使用狠牙棒高手的那一刻，他雖然吃了敗仗，手中依然緊緊握着他的第二條生命——兩節陰陽棍。

可是，今天對於棍妖胡優悠來說，顯然絕對不是好日子。

因爲今天他的左右腕骨，都被花濛濛的斷折短棍擊碎了，胡優悠是棍法中的大行家，一棍在手，所向無敵，豈料遇上了花濛濛的棍中劍，竟然敗了下來。

胡優悠曾向花濛濛一口氣連續擊出百多棍，花濛濛一直只是穩守，沒有反攻。

直到最後一刹那，花濛濛厲喝一聲：「撤棍。」

胡優悠冷笑。

他心裡在想：要令老子撤棍，簡直是笑話。

但等到他發覺自己的左右腕骨突然傳來一陣前所未有的劇烈痛楚之後，他終於知道這並非笑話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花濛濛一反擊，便將自己左右腕骨完全擊碎，在此情況之下，別說是兩截陰陽棍，就算是一條三兩重的樹枝也拿不起來了。

胡優悠臉色慘然，額上豆大的汗珠汩汩而下了。

「好快……這是甚麼棍法？」

花濛濛道：「這不是棍法中的棍法，你不會懂的。」

不是棍法的棍法。

胡優悠的確是不懂。

不過，無論他懂也好，不懂也好，他手裏的兩節陰陽棍已被擊落。

無棍不成妖，無棍不成人。

棍在人在，棍亡人亡。

胡優悠雙手乏力，但牙齒却還是很有力氣的。

他採取了一種十分痛苦的方法，去了結自己的性命。

他咬舌自盡了。

＊　＊　＊

胡優悠剛倒下去，李百簫就立刻衝上來。

李百簫外號「魔刀無影」，偏名氣猶在胡優悠之上。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胡優悠性情古怪暴躁，仇敵滿天下，朋友却只有一個。

這個唯一的朋友就是李百簫。

胡優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李百簫開口說話。

因爲李百簫除非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總聽見將他罵個狗血淋頭。

奇怪得很，這兩個人雖然一個脾氣古怪暴躁，另一個更糟，開口便罵人，但他們却成爲一對莫逆之交，非常要好的朋友。

這又是人結人緣的另一個例子？

李百簫一拔刀，花濛濛便已認出那是一柄曾經殺人如麻的魔刀。

因爲，只有魔刀，才會在刀身上閃耀着八個血紅的篆體文字。

這八個字：天下人神皆都可殺！

這柄魔刀，無疑是爲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不但殺人，連神都殺。

好狂妄的刀。

這種刀落在李百簫手中，就像是拘魂令落在索命無常手中一樣。

花濛濛終於遇上了一個勁敵了。

＊　＊　＊

棍妖雖然被殲滅，但封一傑並未感到多少興奮。

因爲他突然發現，那個黑衣蒙臉的黑衣城城主，無論身材與行動舉止，似乎都很熟悉，很像一個人。

而偏偏這位黑衣城城主，又絕不可能是他。

這個「他」究竟是誰？

爲甚麼封一傑感到很熟悉？

＊　＊　＊

李百簫，果然不愧稱爲「魔刀無影」。

他衝上來，首先向胡優悠的心臟刺了一刀。

胡優悠口裡雖然已不能說話，眼中却露出充滿了感激的神色。

李百簫一刀，使胡優悠能夠死得痛快了些。

死在快刀之下，當然比咬舌而死痛快很多了。

人生在世，活得痛快，固然是種福氣，但若能夠死得痛快，也未嘗不是另一種福氣了。

胡優悠在活着的時候吃李百簫天天罵個狗血淋頭。

直到他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天，還要吃李百簫的刀子。

直到他嚥氣的最後一刻，他仍覺得有一個李百簫這樣的知己朋友，實在是死而無憾。

花濛濛到了現在，終於看清楚這位黑道上鼎鼎有名的李百簫眞正面目。

李百簫，五十三歲，湘北人氏，他長得不高不矮，不肥不瘦，從外表看來他的相貌就和他穿着的衣服一樣普通，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見到這一類的人物，這種人既像生意商家，又像敎書先生，但你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他，這個人竟然是個殺人越貨的江湖大盜。

花濛濛面對棍妖時一無所懼。

現在他依然一無所懼。

但他忽然有種很奇妙的感覺。

一種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感覺。

他想要一柄好劍，來對付這李百簫。

連他自己都不能解釋，他以前絕不肯用劍去殺人，爲甚麼現在忽然想改變這種思想。

莫非是他以前的思想，根本就是錯誤的麼？

劍，如果不能用來血洗奸邪，維護正義，那麼這種神聖的兵器存在世上又有甚麼價値？

花濛濛越想越心膽俱寒，也越想越是希望手中能有一柄好劍來幫助自己對付魔刀無影李百簫。

* * *

紅珠幫中，除了封一傑幫主與月圓花好三大高手之外，當然還有不少武功高強之輩。

在這些人之中，花濛濛最欣賞的就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劍客。

這位劍客在紅珠幫中，地位不高也不低，是青劍堂的副堂主，他姓谷名雨調，外號大愚仕。

而青劍堂的堂主，就是花濛濛。

* * *

谷雨調自號大愚仕，其實一點也不愚。

那是大智若愚的隱寓，他根本自視甚高。

不過，這人雖然頗有傲氣，心地却甚是善良。

他已看出，花濛濛以一根斷折的短棍，面對着手裏有柄魔刀的李百簫，形勢並不樂觀。

就在谷雨調稍微遲疑之際，李百簫的魔刀已經出手。

魔刀可怕之處，不單在一個快字。

最可怕的就是這刀每一出擊，都是影踪神出鬼沒，你根本不容易預料得到會從甚麼方向角度向自己劈來。

魔刀無影，果然刀刀無影，也是刀刀致命。

花濛濛從來未見過這樣令人心悸的刀法。

如果站在的這裡的不是花濛濛，而是另外一個人，恐怕早已給李百簫劈了好幾百刀了。

但，即使是花濛濛，他並不討好得多少。

他手上的那根祇剩下來一尺六寸長的短棍，突然再次被魔刀削斷了，竟祇剩下八寸。

李百簫出刀聲霍霍之中，不斷的冷笑，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在刀光之中，閃出一道碧綠的劍影。

谷雨調來了。

他大喝一聲，道：「花堂主退後，讓我來對付這隻魔鬼。」

谷雨調的劍法，花濛濛知得很清楚。

谷雨調的確在劍上頗有功夫，但能夠對付李百簫嗎？

* * *

李百簫眼看已穩操勝券，忽然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不禁怒火中燒。

谷雨調一上來，便採取先聲奪人的聲勢，向李百簫一連刺出九劍。

這九招劍法有虛有實，或虛者實之，或實則虛之，同時在虛虛實實之間，還加上了一兩招拚命的打法。

這九招劍法一經施展出來，全場各人的眼睛皆爲之一亮。

好劍法，眞帥！

但李百簫却連一刀都沒有反擊過。

直到谷雨調正想施展第十招劍法的時候，突然小腹爆裂。

他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李百簫右手持魔刀，左手却不知甚麼時候已向自己的小腹使勁插去。

魔爪功雖名滿天下，却沒有這種來去形同鬼魅的魔爪，穿腹揪腸的陰毒狠招。

谷兩調的腸臟竟然被李百簫一爪揪出。

谷兩調沒有感到噁心，也沒有感到後悔，他祇感到一陣極度的空虛和惆悵。

沒有任何人能在腸臟被揪出之後，還能再活下去。

谷雨調忽然大笑。

他在笑自己原來苦練了三十年的武功，竟然是這樣的不濟事，既然如此草包，該死，該死！

然後，他就在大笑聲中死去。

他俯身躺在地上的時候，眼睛仍然是張得大大的。

李百簫冷冷的瞪著花濛濛：「他是爲了你而死的，你敢無動於衷嗎？」

花濛濛當然不能無動於衷。

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他絕不能讓谷副堂主白白的死去，所以，他衝前。

但封一傑却在這個時候，一手

把他拉住。

花濛濛冷冷喝道：「別阻止我，就算要殺頭一千次，我都要跟這個冷血妖魔拚命。」

封一傑板起了臉，道：「你要替谷雨調報仇，我不反對，但你一定要答應我一個條件，否則，從今後起，紅珠幫以後再沒有你這一號人物。」

花濛濛臉色聳然，恭聲道：「請幫主吩咐！」

封一傑神色稍寬，忽然右手從背後拔出一柄長劍。

「拿着它，這是命令。」

花濛濛眼睛大亮，這柄長劍，竟是他平時最珍藏，愛逾性命的寒星寶劍。

這柄劍他一向收藏得很秘密，怎麼這時候竟會在幫主的手裏？

封一傑淡淡道：「別以爲你練劍這件事很秘密，要瞞過別人容易，想瞞過柳二哥，却是萬難。」

花濛濛目光一轉，向柳月圓望去。

柳月圓冷冷的道：「這柄劍我偷的，你要找我算賬，最好莫忘了充份利用這柄寒星劍的威力。」

花濛濛恭恭敬敬地，從幫主手中接過寒星劍。

他哈哈的仰天大笑道：「李百簫，今我若不將你斃在劍下，花某誓不爲人。」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一隻巨鷹般從地上撲了起來。

他已有絕對的信心去殺李百簫。

他相信祇需第一劍，便能將李百簫的心臟刺成粉碎。

所以，他撲起後所揮出的一劍，已是他全部所學的精粹所在。

除了虛無飄渺的鬼神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人能夠避開這一劍。

* * *

花濛濛這一劍剛刺出，人羣裏便响起了一陣讚嘆之聲。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花濛濛的劍法竟已練到如此爐火純青，精妙絕倫的地步。

連李百簫都不禁爲之臉如土色。

但花濛濛也同時爲之神色大變。

因爲李百簫的魔刀，亦在這時候猝然的出擊。

百份之一百出擊。

竟然不設防的一刀。

劍絕。

刀更絕。

如果李百簫祇想守護及閃避，他必死。

無論他向任何方向閃避，或是任何方法守護，他都必死。

可是，李百簫不愧是魔道中之刀王，他已看出了這一點，所以，拚着一死，他要在不設防的惡劣情勢下，全力出擊，一刀刺向花濛濛的前額。

他估計花濛濛一定會退後收劍。

祇要花濛濛稍退半步，李百簫就可以連消帶打，搶得先機將花濛濛殺敗。

每一個人都幾乎肯定地猜想：花濛濛必退。

如果他不退，就會額前上立刻開了一個大血洞。

柳月圓却立刻閉上了眼睛，不忍再看下去。

* * *

任何人處於花濛濛這種形勢之下，都必定會收劍退後。

但花濛濛却並不如此。

因爲他知道，魔刀無影的厲害。

如果他後退，無疑暫時可以保存性命，但恐怕今生今世，永遠都難再有機會殺李百簫了。

因爲現在他攻出的這一劍，已是他畢生在劍法上最大的一注本錢。

如果連這一注的本錢都不能將李百簫拿下，那麼死的將會是自己，而絕不會是李百簫了。

何況這是他畢生第一次用劍去誅奸滅邪。

他又怎能讓自己的朋友面目無光，狼狽落敗！

劍，就是花濛濛的朋友。

一個永遠値得自己信任尊重的朋友。

更何況谷雨調剛剛爲了自己而死，他若後退，如何對得住這位泉下亡魂？

所以，花濛濛絕不後退。

他寧願在額前被刺一千個大洞，也絕不後退半步。

李百簫不得不佩服花濛濛的勇氣。

他慘笑了一聲，說道：「好劍法，好勇敢。」

他說這六個字的時候，他的心臟已完全被寒星劍刺得稀爛了，而他手中的魔刀也不再在手中。

魔刀不在李百簫手中。

魔刀插在花濛濛前額上，幾乎直至柄沒。

花濛濛沒有怨恨自己，更沒有怨恨柳月圓的意思。

因爲如果不是柳月圓把寒星劍偷了出來，他可能一輩子不會領略到劍刄奸徒的痛快滋味。

終於，李百簫死了。

花濛濛也死了。

決鬥並不因此停止，也許這僅是開始的一幕而已。

* * *

俗語說得好：「曹操也有知心

友，關公亦有對頭人。」

好人有好朋友，壞人亦有他的好朋友。

胡優悠是李百簫的好朋友。

所以胡優悠死了，李百簫立刻就要替他報仇。

現在李百簫死了，他也有一些好朋友要替他報仇。

這個人就是蘇木學。

蘇木學是個少說話，也少做事的中年人。

平時，很難見他講幾句話，也難得見他做點甚麼事情，除了吃飯自己動手之外，連洗澡都要找兩三個大姑娘來侍候他。

照理，一個氣派這麼大的人，自然是非富則貴的了，但事實上這個人一點也不有錢，出身更是寒酸無比，據說他父親是個叫化子，而他的母親也是個女叫化子。

蘇木學雖然少說話，也少做事，但却有一多。

殺人是殺得最多。

他曾說過：「殺人和揑死一隻螞蟻都是同樣的事情，半點分別也沒有。」

所以，他的外號叫「殺人如蟻」。

* * *

李百簫是給花濛濛一劍穿心而死的。

但花濛濛也已死在李百簫的魔刀之下。

蘇木學要替李百簫報仇，當然不會向一個死人打主意。

他冷冷的望着柳月圓。

這筆賬，他居然算到柳月圓頭上來。

因爲如果不是柳月圓將寒星劍弄出來，李百簫就不必要致死。

柳月圓當然明白蘇木學的心意。於是，他站了出來，道：「你就是殺人如蟻的蘇木學？」

蘇木學連頭都懶得點一下，右手却緩緩從衣袖摸出一根尖尖長長鋒利無比的鋼錐。

這種鋼錐，殺傷力極强，猶在刀劍之上。

但柳月圓一點都不吃虧，因爲，他所用的月圓鐵筆，殺傷力在這一根鋼錐之上。

蘇木學忽然說了兩個字：「動手。」

跟着，祇聽「嗤」的一聲，銳風響起，蘇木學伸錐如劍，急點柳月圓左右「肩井穴」。

他說動手就動手，勁力深厚，勢疾絕倫。對手如是反應稍慢半點，此刻大概已變成一個廢人了。

但柳月圓是何等人物，豈會一招便給蘇木學得手？就在鋼錐距離他穴道不及五寸的時候，月圓鐵筆已向鋼錐尖端部位激射而去。

祇聽得「噹」的一聲響，鐵筆鋼錐交擊，爆出幾顆火花，柳月圓與蘇木學皆倒退兩步。

但傾刻之間，兩人又拚在一起。

使用鐵筆的柳月圓與使用鋼錐的蘇木學，都是時下最負盛名的黑白兩道兩大高手，這一戰，自然甚是可觀。

但這個時候，九指獅王彭廣已經開始與公孫好發生衝突，展開劇戰。

跟着，終於演變成爲一幕羣鬥之局，黑衣城大戰紅珠幫。

封一傑手執刺鯊追魂槍，連斃八名黑衣城好手。

秦白玉曾是封一傑的手下敗將，此際見封一傑槍法威猛，比九重天拳法更加厲害，當下也不敢怠慢，以一柄雁翎刀，謹慎的應戰。

封一傑一槍在手，威猛無儔，十招之內，已將秦白玉逼得險象環生。

但正當第十一招準備一槍了結秦白玉之際，黑衣城城主突然無聲無息的掩至，重重的在封一傑背上打了一拳。

幸而封一傑在最後一剎那，俯衝標前，卸去部份掌力，方始保存得性命，否則，這一掌很可能立刻就要他魂歸極樂了。

突然，封一傑睜目厲射黑衣城城主，失聲道：「原來眞是你。」

黑衣城城主獰笑道：「傻子，你知道本座是誰？」

封一傑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測，却又不能不相信，因爲這位魔王之王的黑衣城城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師父，拳王李紅珠。

* * *

李紅珠，在十年前已被江湖中人公認，他已死在仇人刀下。

當時，他滿身都是刀傷，連頭顱都被砍得稀爛。

不過，雖然他已被人害得面目全非，但還是給認出身份。

因爲屍身上，發現不少李紅珠的遺物，其中包括一隻巨型的玉斑指，和一雙玉鐲。

李紅珠喜歡飾物玉器，是武林中人皆知的事。同時那隻玉斑指與雙玉鐲，也的確是他常戴在身上的飾物。

封一傑甚至廣集好友，爲師復仇。

將兇案現場遺下的兇刀的主人剖肝挖心。

兇刀之主乃是遼東第一巨寇，千刀客孟如臯，但當時誰也想不到，孟如臯根本沒有殺過李紅珠。

而李紅珠也根本沒有死。

死的祇是另外一個人，李紅珠不過是佈局逃避敵人而已。

李紅珠的敵人，究竟是誰？

* * *

李紅珠終於除下了蒙面巾，露出本來的面目，封一傑祇覺得手心沁汗，在此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師父，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是黑衣城城主。

封一傑突然想起了宋芝芝的父親。

他於是問：「你爲甚麼要殺宋獨？」

李紅珠冷笑道：「你可知道宋獨原來是誰？」

封一傑不禁楞住，不知李紅珠意思何在？

李紅珠冷冷的道：「宋獨就是原來的黑衣城城主了。」

封一傑更加大感意外。

李紅珠又接着沉聲道：「十年前，爲師被崢嶸老人與宋獨逼害，逼得無路可走，於是祇好弄點詭計借屍還魂，尚幸皇天不負苦心人，三年後，宋獨終於落到了爲師計算中。」

所謂「計算」，其實就是暗算的代名詞，李紅珠接着再道：「爲師將宋獨一身武功廢了，禁錮七年仍未殺他，祇因爲他的一身武功，尤其是那套飄絮指法，不學上手實在可惜一些。」

封一傑冷冷道：「現在那套飄絮指法，你大概已經練成了。」

李紅珠如夜梟般一笑道：「這個當然，否則爲師又豈忍心割下他的頭顱，給徒弟作爲結婚賀禮。」

封一傑突然厲聲喝道：「李紅珠老匹夫，從今後你我師徒名義已絕，看槍。」

說着，刺鯊追魂槍立刻出手直刺李紅珠。

李紅珠嘿嘿一笑，道：「好，好一招孽徒弒師。」

結果，連師徒兩人，也要在龍舟閣前互相拚命。

人世間，溫情與殘酷雖然並存，但爲甚麼總是令人感到溫情太少，而殘酷太多呢？

* * *

其實，李紅珠、宋獨與崢嶸老人陸龐天，都是多年前的江洋大盜。

爲了利益上的衝突，這三個大盜常勾心鬥角，經過多年的積怨下來漸漸變成了一種不可分辨的仇恨。

但偏偏老天又安排了另一個人，來與他作對。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這個人不但是他的徒弟，而且徒弟所組織的幫會竟然以李紅珠的名諱爲名，稱爲紅珠幫。

現在，黑衣城與紅珠幫雙方高手，已進入了捨死忘生大搏鬥的階段。

刀光閃處，血流如雨。

劍影揮射，斷臂殘肢。

好激烈的一場大斷殺！

大戰結束，正午時分。

龍舟閣前，堆滿了看熱鬧的人羣。

這個時候，這些看熱鬧的人，本來是應該看龍舟競賽的。

但今年西湖的龍舟競渡，却由大會宣佈臨時取消了。

理由是今年清晨，龍舟閣前發生了一件大血案，死了許多人。

所以，現在堆滿着看熱鬧的人，他們並非看龍舟，而是看死屍。

那都是些血淋淋，恐怖極了的屍體。

* * *

轉眼又是一年了，又是五月初五日，在揚州一間幽雅宅院的花圃，有三個人在吃粽子。

這三個人就是封一傑夫婦，還有另一個是好好少爺公孫好。

封一傑一面吃粽，一面看公孫好的左腿在嘆氣。

公孫好的左腿並不好，跛了！

他笑了笑，對封一傑道：「去年與九指獅王彭廣那一戰，祇跛了一條左腿，實在算是好運氣。」

封一傑笑道：「用一隻左腿就能換了彭廣一條性命，當然是好運氣。」

公孫好皺着眉，道：「眞不明白，你憑甚麼，連汗毛都不損一條，就能殺了李紅珠？」

封一傑黯然傷神，道：「因爲他學了一套祇有九成的飄絮指法，在最緊要的關頭露出了一個致命的破綻。」

當日，除了鬼鬚先生駱駝落荒逃走倖存殘命之外，黑衣城可謂全軍盡墨。

棍妖胡優悠，敗在花濛濛的手下自盡。

魔刀無影李百簫與花濛濛同歸於盡。九指獅王彭廣傷了公孫好一腿，但他却被公孫好用古董摺扇點中了三處死穴身亡。

殺人如蟻蘇木學，死在柳月圓鐵筆之下。

厲翠青背後暗算柳月圓，柳月圓臨死前仍寫了永字法最後一筆，這一筆將厲翠青的咽喉完全擊碎，秦白玉學藝未精，混戰中慘死。

至此，黑衣城宣告瓦解。

去年端午，殺聲震天。

今年端午，却是哭聲震天。

誰在哭，出了甚麼事？

祇聽得封一傑對宋芝芝微微笑道：「小傑餓了，還不給他餵奶去……」

宋芝芝嫣然一笑，抱過孩子，嬌柔無限偎倚在丈夫懷中。

（完）

上文提要： 張氏到蛇鬼山一等多日，直至東北派與西南派交戰，翌日其師傅白澤方帶她去找中央蠱王，說了乾頭之詳情，中央蠱王爲她換了新頭且敎給他倆換頭蠱……林子元在四種蠱的摧殘下心脈已絕，但春水痕的跳屍蠱法力仍在，結果一路跳到春水痕家，花韻紅一路追踪而至，春水痕解了跳屍蠱，林子元倒下，但春水痕見獵心喜……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 金・文 可 飛・圖

蛇鬼山鬥蠱記

身心皆亡蠱失效 二世爲人結艮緣

「不許，你好大膽！」麗荷道。

春水痕這時裝出一副慵懶相，說道：「不許就算了，大家都不要艮緣，把他們都趕出去，繼續睡覺吧。」

看了春水痕那種沒緊沒要的樣子，反而自己着急起來，喝道：「我要你把死人弄活給我看。」

春水痕道：「除非你答應我，否則我的法術不靈。」

「也罷。」麗荷說：「姑且准許你一次，誰教我的心給這艮緣弄癢了。」

春水痕得了老婆的允許，他再度把「跳屍蠱」施在林子元身上，念動咒語，林子元的身子便突地跳起來，向屋後跳去。

春水痕的用意，是要林子元把麗荷引開了，他就可以向花韻紅動手。

不料林子元才跳了一步，麗荷已飛步上前，把他抱着了。

林子元仍然是氣息全無，遍體冰冷。

麗荷大怒，放了林子元，一揚手就在春水痕的臉上重重打了一記耳光。罵道：「你作死了，這是跳屍，原說你不能把死人復活的，却要騙老娘。」

花韻紅原先聽春水痕說有「活蠱」可使林子元活轉，心裏暗喜，及至見所謂活蠱不外如此，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春水痕給打得怪叫，麗荷打完耳光，又扭耳朵。春水痕連忙求饒道：「不要扭，不要扭，我使他眞正復活便是。」

說着，自向蠱神座之下，取出一具用細竹絲織成的小盒子，大小像一個火柴盒，上頭的花紋很精巧，竹絲的顏色一片金黃，可見已有許多年的手澤了。

在盒子裏面的，就是春水痕花了十多年精力練成的「七尸蟲」，也就是他所稱的「活蠱」。

「七尸蟲」是從剛死不久的屍體頭髮裏尋出來的。但不是每具屍體都有，必須是有根器的人，死後的魂魄聚而不散，才會有這種蟲。

這種蟲細得像頭髮一樣，顏色深綠，從頂門的髮孔鑽出來，長約二寸，不小心是難以找到的。

找到之後，還不能用，放在盒子裏，用「活蠱」的呪語，把法力輸到「七尸蟲」身上，並飼以人血，經過三四年後，蟲的顏色由深綠變爲深紅，這才可用。要花這許多工夫才練成，難怪春水痕不肯亂用了。

春水痕早年曾在中國湖南、貴州一帶，幹過趕尸的行業，所以才有機會找得這種蟲，但爲數也不多，總共不過二十多條而已。

每施用一次「活蠱」，便得用七條蟲，以前他施過一次，獲得重

酬，但所餘的蟲，爲數更少了。

今天，倘若不是在麗荷嚴令脅迫之下，他是捨不得用這種稀有的蟲的。

祇見他打開竹絲盒的蓋，其中有十多條蟲，蠕蠕動着像蚯蚓似的。

這時，林子元的身子不知跳到那裏去了。春水痕念動呪語，才見林子元一跳一跳的跳到他的跟前來。

春水痕念動解呪，林子元仆倒在地，仰面躺着。然後，春水痕用小竹籤小心挑出七條蟲來，放在掌上，再念了一回呪語。

麗荷和花韻紅站在春水痕的身邊，屏息觀看春水痕施用這種還魂「活蠱」。

念罷了呪語，春水痕徐徐伸掌，在林子元的臉上一覆，七條蟲都到了林子元的臉上。

「七尸蟲」到了林子元的臉上，頓見活潑，分向林子元的七竅鑽去。一會兒，都鑽進竅中看不見了。

約過了半個時辰，林子元突然打了一個老大的噴嚏，雙眼悠然張開，呼吸有了，血脈如常在他的體內運行，再也清楚不過，他現在不再是一具屍體，而是活人了。

大凡中蠱的人，身死之後，蠱力自然解除。以前在林子元體中的「千斤蠱」、「勾魂蠱」、「拘魂蠱」，都在他斷氣那一刹間消解，祇餘「跳屍蠱」仍使他的屍身跳動。

現在，他是活人了，就連「跳屍蠱」也解除。

林子元嘆了一口氣，撐着身體坐起來，彷彿做了一場大夢，身上甚麼痛苦也沒有了。

他游目四顧，看見滿身泥汚，衣衫破碎的花韻紅，便問道：「紅姑，這是甚麼地方？」

花韻紅許久沒有聽見林子元說話的聲音了，激動得流下淚來，抱着林子元道：「元哥，是這位先生救活你的。」

林子元徐徐站起，向春水痕望了望，正要拜下去時，麗荷已躍身上前，把林子元抱着，大叫道：「我的艮緣，隨我來啊！」

子元看見麗荷那奇醜的樣子，不禁駭然，也不懂她說的話，祇得把頭亂搖，拚命要掙脫。

可是，他的體力，在長期的折磨後，已差不多消耗淨盡，幸賴梁財英給他輸過眞氣，至今仍有一點內力殘存，否則他可能連站都站不起來。麗荷又是個壯婦，氣力充沛，她用力緊抱，子元那裏掙扎得脫。

春水痕見麗荷抱了林子元，不甘落後，便向花韻紅撲來，花韻紅正全神關注林子元，一不留意，也給春水痕抱着了。

「噢，請你不要這樣。」花韻紅掙扎着，「你救了我丈夫，我情願獻身，但不是這時候。」

「這不是時候？哈哈，甚麼才是時候？」春水痕放聲大笑。

花韻紅眼見林子元已被麗荷抱了進去，她更是着急了，她對春水痕說道：「你瞧，我渾身都是泥濘，也得讓我冲乾淨了身子，才好和你睡呀。」

「也好，」春水痕說，「我不怕你飛掉，屋後是冲涼房，妳自己去吧。」

說罷，將手一鬆，花韻紅得脫，便飛奔趕上麗荷。

麗荷正要把林子元放到床上，結其艮緣，不料花韻紅已衝進房來。

麗荷大是生氣，向花韻紅喝道：「怎麼啦，你要搶我的艮緣麼？」

花韻紅料敵不過麗荷，祇有智取，當下就跪在麗荷的面前道：「太太，妳得讓他休息休息，他才還陽不久，那有甚麼氣力，何況他四五天沒有吃過東西，也應該讓他塡飽了肚子，生出氣力來服侍太太。」

麗荷一想，這話不錯，男人沒有氣力，那眞是要强也强不起來。

當下便對林子元道：「艮緣，你的肚子餓了是不是？」

林子元不懂土話，花韻紅替他翻譯了，林子元連忙點頭，並且做了個手勢。

麗荷道：「你躺在床上休息，我這就到廚下去，燒飯給你吃。」說着一把拉着花韻紅，同到廚下來。

麗荷這人，粗中有細，她知道把花韻紅留住，就不怕林子元會逃跑。

花韻紅到了廚下，幫麗荷生着了火，一面籌思脫身之計，她知道春水痕怕麗荷，祇要把麗荷巴結上，至少暫時可以獲得她的庇護。

當妓女，有那一個不善於逢迎巴結，何況花韻紅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一頓飯還未燒好，麗荷已喜歡花韻紅了。她絮絮叨叨，向花韻紅說家事，無非說春水痕沒艮心，對不住她。

飯燒好後，麗荷親自炒了一大碟鷄蛋，作爲下飯的小菜，花韻紅又盛讚麗荷炒得好。

炒好了鷄蛋，麗荷又在瓦甕裏取了一碟醃筍，都放在木托盤上，盛了三碗飯，對花韻紅道：「我們也來吃點宵夜，却不讓老鬼吃。」

花韻紅這時肚子也眞的餓了，把飯菜端到房間裏來，三個人同吃着。

春水痕在外面等候花韻紅冲涼

出來，等了半天，還不見花韻紅出來，便進來察看。見花韻紅和林子元、麗荷三人吃得正香，說道：「好哇，吃宵夜沒有我的份兒。」

「去你的。」麗荷說：「這飯是給我的良緣吃的，我們祇是陪陪他。」

春水痕聳了聳肩，攤開手作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說道：「祇顧你的良緣，不顧我的良緣了？」

麗荷又罵道：「老鬼，你以前不會聳肩，也不會作手勢，自從法國人來了，你就好學不學，祇學到這種作狀，教老娘看不順眼，下次再是這樣，我不把你的耳朵扭下來才怪。」

春水痕捱了罵，不敢再聳肩，祇伸了伸舌頭，悄然走出外面去。

到了外面，教春水痕嚇了一跳，祇見滿地都是毛蜘蛛，這些毛蜘蛛，正是他在張氏竹寮中向林子元下「跳尸蠱」時收來的，一向都是放在瓦罋中，用呪語禁閉着。不知爲了甚麼原因，這時竟然走了出來。

春水痕忙念呪語，要把毛蜘蛛拘回罋去。可是，春水痕的呪語無靈。不獨不能把蜘蛛驅回，那些毛蜘蛛反而向他聯羣結隊的進攻。

「不妙！」春水痕向後疾退，急咬破中指，在自己面前灑出一列血點，這是蠱師的拒毒自護法。

毛蜘蛛見了血，果然停止進攻了。就在這時，燭光一閃，春水痕的面前，站着一個披了長髮的老婦人——正是花韻紅的母親張氏。

原來張氏在蛇鬼山，抄好了「三頭六臂法」呪文和符籙一併學會後，忽覺心中一動，她加在林子元身上的「千斤蠱」和「拘魂蠱」已消散了。

張氏情知林子元有意外，要趕着回家察看，白澤召來一頭大兀鷹，送了張氏回家。

回到家中，六嬸含淚對張氏說道：「林姑爺已死了，他的屍身跳了出去，紅姑捨命追去，至今未返。」

張氏大驚道：「這是『跳屍蠱』法，『千斤蠱』撞着『跳尸蠱』兩股力激盪得厲害，那就難怪他要辛苦死了。」

六嬸又對張氏說出毛蜘蛛突然全部不見。張氏怒道：「是那一個蠱師敢收我的蜘蛛？我一定要找他去。」

於是他教六嬸取過林子元穿過的衣服或鞋襪來，恰好有一雙鞋子遺下。

張氏憑着這雙鞋子，施展出「嗅味追緣法」，便尋到春水痕的竹寮來。

她一到來，那罋中的毛蜘蛛，便紛紛爬出來，張氏是牠們的眞正主人，張氏一到，春水痕的禁呪便馬上失效了。

至此，張氏便認定盜去毛蜘蛛的，和向林子元身上施「跳尸蠱」的，是同一個人。

她見屋子裏沒有人在，隱住身形，巡視一遍，未幾便見春水痕出來了。

張氏把身形現出之後，便凜然向春水痕道：「你把我的女婿弄死了，又用『跳尸蠱』移去他的尸體，該當何罪，我現在向你討命來。」

春水痕怒道：「妳是甚麼人？師門是那一個？怎敢到我家門來吵鬧！」

張氏道：「我是蛇鬼山再傳弟子張氏，你快納命來。」

春水痕怒道：「不要吹大氣，個個都是蛇鬼山來的，恐怕蛇鬼山在那裏，妳還不知道呢？」

張氏還要說話，春水痕用手向張氏一指，便有一條飛蜈蚣向張氏撲來。

這是「五毒蠱」中的蜈蚣蠱，張氏當然知道。祇見她笑了笑道：「螢火之光，也來爭亮。」袍袖一揮，蜈蚣落地。

但，春水痕的蜈蚣，是有珠的，蜈蚣毒，蜈蚣的珠子更毒。蜈蚣在落地之前，已把珠子吐出，向張氏激射而來。

張氏沒想到蜈蚣會吐出珠來，及至察覺時，珠子閃出綠光，已迎面打來，避無可避，急忙中吐出一口罡氣，把珠子吹落。

那顆珠子落在地上，還在滴溜溜亂轉，綠光熒然，可見蘊毒之烈。

張氏大怒，念動蠱呪，那些毛蜘蛛便齊向春水痕身上爬去。

春水痕本來也會用「蜘蛛蠱」的，不過，他的法力不及張氏高深，何況這些毛蜘蛛根本是張氏豢養的，當然聽命於張氏。

「蜘蛛蠱」的可怕處，就是既不能用手捉，也不能用脚踏殺。踏殺了一隻蜘蛛，牠身上的毒毛便會飛出，向對方的頭面手脚飛射，深入肌肉。毛上的毒，隨血流遍全身，使人癢不可支，自己用手亂抓，直至皮肉潰爛不治而死。

春水痕知道「蜘蛛蠱」厲害，急切間又想不出制服的辦法，惟有向後退。

張氏跟着轉入後堂，花韻紅一見，便歡呼起來，叫道：「娘，妳終於來了！」

花韻紅實在不應該有此一叫。她若不叫，春水痕就不會知道花韻紅與張氏的關係。如今花韻紅自己暴露了，這就使春水痕想出挾持花韻紅以制張氏的主意來。

祇見春水痕一伸手便把花韻紅的手捉着，冷哼一聲道：「原來她

就是妳的母親，快教妳娘停手，否則我先弄死妳。」

張氏見女兒爲春水痕所制，投鼠忌器，果然不敢再向春水痕進攻，並且念呪驅退了「蜘蛛蠱」。

春水痕喘過一口氣，便對張氏說道：「我和妳井水不犯河水，爲甚麼三更半夜上門來生事？」

張氏冷笑，指着花韻紅對春水痕說道：「你把我女兒女婿拘到這兒來，還說我上門生事，難道我這女兒女婿，就是任你欺負的麼？」

春水痕道：「原來妳是誤會了。我根本沒有向妳女兒施法，是妳女兒追逐一具跳屍到來的，不信妳問問你的女兒。」

花韻紅忙將經過對張氏說了。張氏聽說林子元已被救活，憤怒的情緒馬上烟消雲散，當即抱拳向春水痕道：「如此說來，我是魯莽些，請道兄包涵包涵，但你爲甚麼要把『跳屍蠱』加在我女婿的身上？」

春水痕道：「我甚麼也不知道，有人請我去施法，要把他弄出來，我抱他不動，逼得用『跳屍蠱』，教他自行跳起隨我來。不料他跳了一下，又復不動。」

張氏心裏明白，林子元身上有了「千斤蠱」，自然跳不起來的。春水痕的話，可以相信。

當下便問花韻紅道：「現在，子元在甚麼地方呢？」

花韻紅道：「他被這位法師的老婆拉到房裏去作『良緣』去了。」

張氏大訝，向春水痕道：「怎麼，你老婆勾漢子，你不管麼？」

春水痕紅着臉不說話。花韻紅道：「他們兩口子是同意交換的，男的要我，女的要子元。」

張氏聽了，一道冷森森的眼光向春水痕射去。春水痕連忙分辯道：「我不知道她是妳的女兒，祇知她是妓女花韻紅，對一個送上門來的妓女存有野心，這總不算罪過。若是早知道她是令嫒，我就不敢如此了。」

春水痕說得如此委婉，張氏再度掀起的怒火也就平息了。當下，便教春水痕把林子元喚出來相見。

春水痕握着花韻紅的手腕道：「來來，我們一同進去叫他。」

「你自己不會去嗎？」花韻紅說。

春水痕說道：「不行，我怕麗荷，我們兩個一同進去好些。」

花韻紅祇得隨着春水痕走進房間裏。張氏不放心，也跟在後面。

到了裏面，祇見麗荷和林子元並排睡在床上，麗荷雙手抱着子元的頸，正在林子元的臉上亂吻，口口聲聲問道：「良緣，你現在的精神好些麼？」

子元正苦被麗荷纏得不可開交，乍見花韻紅和張氏春水痕等進來，便一躍而起。

張氏把手一招，林子元便突地跳到床前的地上來，站在張氏的面前。

麗荷在床上大叫道：「良緣，良緣，你怎麼理也不理我？」

春水痕嘆了一口氣道：「起來吧，甚麼良緣，他是人家的丈夫，別這樣不害羞，算了吧。」

麗荷那裏肯依，也下了床，要來搶奪林子元，張氏邁前一步，捉着她的手，說道：「嫂子不要亂來。」

麗荷雖蠻，但給張氏捉着了手，竟像遭了電殛似的，渾身一抖，不敢再動，祇張大了口向張氏問道：「妳是甚麼人，難道妳要搶我的良緣麼？」

張氏瞧着麗荷那種傻不可支的情形，不禁好笑。祇得對麗荷說道：「他是我的女婿，不是我的良緣。」

麗荷瞪着眼向春水痕望着，見他還握着花韻紅的手腕，突然又嚷起來，說道：「天殺的，你有了良緣，却不許我有，我無論如何也不依你！」

說着又要撲過來，要搶林子元。

張氏緊握着麗荷的手，無論如何不肯放，現在，她是成竹在胸了，春水痕不放花韻紅，她就不放麗荷。僵持了一會兒，張氏向春水痕提議道：「我們且到外面去，坐下來談談吧。」

春水痕因麗荷在張氏的手上，自己已不佔上風了，當下便對張氏說道：「好的，我們到外面去，不過，請妳放了我的老婆，我也放了妳的女兒。」

「好的。」張氏說着就鬆了麗荷的手。這時春水痕也放了花韻紅。

麗荷得脫，便要來纏林子元，但花韻紅早已閃身上來，把林子元護着。

「不許動。」張氏向麗荷喝着。她這一聲，好像挾着魔力，麗荷竟爲之所懾，眞的不敢上前。

張氏帶着林子元、花韻紅來到外面，春水痕和麗荷，也到廳子裏來。

那顆蜈蚣珠掉在地上，還發出陰森的綠光來。但那條蜈蚣却已寂然不動了。

春水痕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把蜈蚣拾了起來，對張氏說道：「算我栽在你的手裏，損失了我一條蜈蚣。」

張氏道：「我賠你幾兩銀子吧，我們不打不相識，不知道兄貴姓大名？學的又是哪一派的蠱法？」

「我姓春名水痕，習的是『天地

蠱』，法力淺薄得很。」

張氏道：「那末，你不是蛇鬼山的一派了？」

春水痕道：「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派的師祖，是從蛇鬼山被逐出來，然後獨創這『天地蠱』派，我是第三傳的弟子了。」

張氏道：「貴派最厲害的蠱術是甚麼呢？」

春水痕道：「據我師尊說，我派的法力練到深時，可以驅使風雷水火，能令地裂山崩。」

張氏道：「如此說來，那却是非同小可的法力了。」

春水痕道：「說是這麼說，不過，相信我的師祖至今還練不成這種法力，我更是不用說了。」

「爲甚麼你不繼續深造？」

春水痕道：「爲了衣食驅使，不得不出而應世，而且我覺得縱使學到這種本領，也沒有用，是以離開了師門已久了。」

張氏曾在白澤那裏知道有這種呼風喚雨驅火使雷的蠱術，不過，這叫「五行蠱」，大概所謂「天地蠱」，也就是「五行蠱」的一種吧？

談了一會，張氏告辭，臨行的時候，自懷中取出兩兩銀子，送給春水痕，作爲賠償他那條蜈蚣的代價。

春水痕再三推辭，然後受下。張氏帶着林子元和花韻紅，還有那一甕毛蜘蛛，返回家裏來。

回到家裏，天色已亮，各人一夜奔波，均覺得疲倦了，張氏教六嬸看守門戶，不讓人進來。然後各自到床上睡覺去。

且說，林娟自從林子元死後，回家哭了一整晚，次日連眼睛都紅腫了。她想子元已死，總得棺殮埋葬才成，於是，她再到張氏竹寮來，打算說服花韻紅，讓她爲林子元辦後事。

不料來到竹寮，六嬸却對林娟說道：「我家太太回來了。」林娟怔了一怔，隨即說道：「眞的嗎？可惜她回來得太遲了。」

六嬸道：「一點也不遲，姑爺已經給她救活過來了。」

林娟又驚又喜道：「這是眞的麼？」

六嬸道：「我騙你幹甚麼？」

正說着，林子元已聽到林娟的聲音，走了出來，向林娟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姑姑。」

林娟仔細一看，不是子元是誰。祇見臉容瘦削了些，但氣色却不甚差。

「這是祖宗有靈，終不使林家絕嗣了。」林娟說着上前握着林子元問長問短。

林子元也少不得把經過對林娟說了。談了不多會，花韻紅和張氏都出來了。

張氏和林娟，算是男女雙方的家長，見面之後，便乘時談及林子元和花韻紅的婚事。

到了這時候，無論在情在理，林娟都不能再堅持己見，不讓子元和花韻紅成親。

但花韻紅的意思，却不主張鋪張，盡量要避免外間人士的注意。因爲花韻紅相識的人太多了，這些人包括玉桂羅在內，都先後想娶花韻紅的。如今娶不到她，自然要閒話多多，等於狐狸得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一般。

這一個提議，正合林娟之意，因爲，花韻紅是蠱女這句話，是林娟自己說出去的，現在却收不回來，自己的侄兒娶自己所說的蠱女，不免有自打嘴巴之嫌，最好是讓他們秘密結婚。

張氏沒有其他意見，祇要林子元不帶花韻紅回唐山去，張氏因爲自己的丈夫一去不回，認爲林子元若回唐山的話，也是一去不回的。

林娟對於張氏的條件，也答應了。雖則她認爲落葉歸根，林子元始終也要回鄉去的，但這却不忙，張氏年老，沒有幾年可活，等張氏死後，再教子元帶了花韻紅回鄉，諒也不遲。

至於林子元，他更加沒有意見了。

一切事情商量好了之後，便是等林子元身體復元之後，擇吉成親了。

林子元經過長期的折磨，恢復元氣，那可不容易。花韻紅惟有把所餘無幾的私蓄，繼續爲林子元進補。

廣泰來的潘掌櫃，是林娟最親密的朋友，他當然知道林娟和林子元的事，但林娟已再三囑咐他，不要把林子元的訂婚的事洩露出去。

鍾全、簡安等，這次到蛇鬼山附近的古調去了一次，但甚麼交易都沒有做成，蛇鬼山上，一個土人也沒有到來。據說蛇鬼山上正有內亂，他們祇好把帶去的貨物，在古調卸下，託人寄賣，空着車子回來了。

蛇鬼山的土貨如玉桂、荳蔻等，佔堤岸市場很重要的位置，一旦沒有貨來，堤岸的市場，至少四分一都癱瘓。這消息自不免傳到林娟的耳中，林娟又對張氏、林子元等說了。

張氏知道蛇鬼山的兩派蠱王，鬥爭仍未已，她想起師父白澤臨別時那句蛇鬼一族，恐無噍類的話，心裏不禁凜然。

可是，張氏自知力量甚微，對於蛇鬼山這一場驚天動地的蠱王大鬥法，絕對無能爲力，那就祇好付之一嘆了。

不久，林子元的身體完全復元了，在張氏和林娟的安排下，他們完成了婚禮。

這是林子元和花韻紅渴望已久的事，至今才如願以償，雖則婚禮並不鋪張，但兩人心裏的快慰，實在是匪言可喩。

這一對夫妻是結合了，可是，生活却成問題。花韻紅的私蓄已經用光，她不能再拋頭露面賺錢了。林子元也找不到職業。

爲着照顧侄兒，林娟祇得拿出本錢來，在市區頂了一個賣咖啡紅茶的攤檔，教林子元主理。林子元對於做生意是外行，林娟祇得設法替他物色兩個夥計，幫着他把這一檔小生意開了起來。

開張之後，生意不錯，但花韻紅却不願意在這檔口上露面。她是紅絕一時的紅妓，幾乎無人不認得她，教她有甚麼意思坐在這小攤檔上作事？

一天，時值正午，正是顧客稀疏的時候，突然有兩個土人走過檔口前，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五十來歲，女的祇有十八九歲，看情形是兩父女。

那女的經過檔口，向林子元望了一眼，立刻窒了脚步，朝林子元凝視着。

林子元眼快，也看出這兩人是誰了。男的是大叻蠱師，曾替他治「花面蠱」的吳江，女的正是吳江的女兒吳秀。

四目相投，兩下裏都不由得叫了一聲「呀」。

吳江也看見林子元了，他停下步來，對林子元望了望，說道：「原來你已改行不做押車的了，在這裏擺攤檔？」

林子元祇得和吳江父女寒暄，並請他們坐下來，倒了兩杯咖啡給他們父女倆喝。

自從吳江被「飛頭蠱」侵襲之後，父女二人逃離了大叻，吳江尋着他的師父，學到了破「飛頭蠱」之法，並學得幾項更高深的蠱術，便返回大叻故居。他是有蠱術根底的人，對於一切蠱法，自然容易學習，總之，他現在的修爲，比以往高了不知多少倍。

回到故居，一看所住的竹寮已東歪西倒，顯然是遭人破壞的，他心裏十分憤怒，祇得強忍着氣，重新把竹寮建好了。

一個出來行蠱施法的人，少不免會開罪於人的，吳江也不知道是那個和他這樣過不去，惟有認晦氣自己修葺。

住了一些時，吳秀對林子元的思憶漸深了。她私下裏想，既在茶裏下了蠱，林子元沒有不來的道理。怕的是林子元已來過，找她不着，那就十分麻煩。

於是，她便要求父親，帶她到堤岸來，希望能碰見林子元。他們到堤岸來時，曾向廣泰來探問阮希達的消息，誰想阮希達已經走了，蛇鬼山既有動亂，鍾全、簡安的組合自然解散，再也用不着嚮導，阮希達祇好告退。

吳江父女在西貢近郊一個相熟的朋友那裏住了下來，吳秀每天都拉着父親到堤岸去逛，這樣一連逛了許多天。這天，她終於碰見了。

大凡一個女人，除非不想男人，要是一想，那就癡心不息，非要到手不可。吳秀當然也不例外。

吳秀坐下之後，一雙熱情的眼睛向林子元溜來。越南的女郎早熟，早熟的女郎具有掩藏不住的風情。越南的女兒不大懂得害羞，純樸而天眞。那是天然的美麗，毫無裝飾的美麗。

林子元的眼光和吳秀接觸，馬上就覺得有一股魅力，直透心坎，使他不敢多看一眼。

但，即使是祇看一眼，他的心已經在卜卜的狂跳着，情緒紛亂起來。

他連忙按捺着衝動的情緒，對吳江說道：「你們也到堤岸來玩玩嗎？住在那裏？」

「在西貢那邊。」吳江說：「一個朋友的家裏，你有空嗎？請到我那邊玩玩。」

林子元道：「我怎會有工夫？一天忙到晚，管着做生意還來不及呢？」

吳江道：「你看見阮希達沒有？」

「沒有。」林子元說：「聽說他已經到中圻去了。」

吳江道：「我此來目的，也是想找他，不想他已不在西貢。」

吳江一路和林子元談話，吳秀却一直沒作聲，一雙明媚熱情的眼睛，却不時向林子元射來。她困惑地想，這個少年爲甚麼不中她所施的蠱術。

談了一會兒，吳江和女兒別去。回到家裏，吳秀悶悶不樂，有點魂不守舍似的。

林子元對吳秀的印象，祇是一瞥而過，他已經有花韻紅這樣一個美麗的妻子，而且花韻紅又是這樣的愛他，他當然不會再愛上吳秀。

他不但不會愛上吳秀，而且還對她提高警惕，生怕吳秀會再度向他施蠱。

晚上，林子元收檔回家，他現在已暫時搬到林娟家裏和花韻紅同住。免得市區郊外，來回跋涉。

臨睡時林子元對花韻紅說出吳秀父女倆來到西貢的事。花韻紅大驚道：「我母親正要找吳秀，她却送上門來，眞是找死了。」

林子元說道：「過去的已過去了，提它幹甚麼？古道寃家宜解不

宜結，這件事情不要告訴你母親了。」

花韻紅道：「不告訴怎可以？要知道吳江、吳秀，竟敢找到這兒來，顯然要對你不利，他父女兩人都有蠱術在身，而你我沒有，萬一爲他們所乘，那就又有事故發生了。」

林娟在隔房聽得這消息，連忙在隔房說道：「阿元，侄婦的話不錯，這件事，應該通知你丈母娘的。」

林子元道：「不如我躲藏起來，不見他們的面，那不就更省事？」

花韻紅道：「你不出去，那一個看檔？生意做得正好，爲甚麼要放棄不理？」

林子元道：「不是放棄不理，祇是躲幾天，當作我生了病便了。」

花韻紅道：「我媽爲着吳秀，幾乎連頭也晒乾了，如今他們送上門來，正好出這一口氣，你却要攔阻，莫非你對吳秀着了迷麼？」

林子元見說，不敢再作聲。其實林子元最怕事，倘若雙方鬥起蠱來，不知鹿死誰手，張氏鬥勝了還好，萬一輸了，那就後患無窮了。

到了次日，林子元祇得仍舊到檔上去做生意，心裏却是惴惴不安，生怕吳江、吳秀同時闖到，事情便會鬧得不可收拾。

晌午，不見吳秀父女來，祇見花韻紅匆匆趕到。林子元忙問道：「你對娘說過了麼？」

「說過了。」花韻紅一邊說一邊取出一個甘草欖來遞給林子元，說道：「這是娘給你的，祇要他們來時，你把甘草欖含在口裏，諸蠱不侵。這兒還有一雙新草鞋，他們來了之後，你就把草鞋扔在地上，他們便從此不敢再來的了。」

「這樣却好。」林子元說：「妳娘不來，免得當面衝突，要是在我的檔前，鬧得天翻地覆，那還做甚麼生意呢？」

花韻紅道：「你別傻，即使我娘來，也不會在這兒鬥起法來。你當他們是那些武林中人，動不動就拔刀相向，亂七八糟的打起來麼？」

林子元接過草鞋來，放在煮咖啡的爐邊，花韻紅道：「你小心，別讓火燒掉了。」說罷自去。

不多一會，吳秀一個人悄然到林子元的檔子裏來，向林子元點了點頭。

林子元連忙把甘草欖放在口裏含着，問道：「只妳一個人來嗎？妳父親呢？」

吳秀幽幽地說道：「我父親不許我來的，我乘他午覺的時候，溜出來看你。」

林子元見吳秀一派柔情，却捨不得把草鞋扔下，只在咖啡壺中，倒了一杯咖啡，加重牛奶和糖，遞給吳秀道：「妳到那邊的桌子上去喝吧，要不要吃餅？」

「我不餓，謝謝你。」吳秀說着接過咖啡，到檔口旁邊的一張撐着彩色太陽傘的桌子坐下。一面喝着咖啡，一面偷看林子元。

林子元這時沒有甚麼生意，可是他却不敢和吳秀聊天，只忙着把那些不須洗的杯碟，一再洗抹，以避免閒着。

吳秀喝完了那杯咖啡，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聲音的細微，只有她自己聽得到。

然後，她緩緩的站起來，向林子元問道：「多少錢？」

林子元搖頭道：「吳姑娘，不必付錢，這算是我請你喝的。」

吳秀在懷中，取了兩個錢出來，說道：「怎好白喝你的，咖啡難道不要錢的麼？」

說着，把錢放在桌上悄然自去。

林子元目送吳秀愈行愈遠，然後伸手要把桌子上的錢拿起，可是，他的手還沒有伸到，那兩個錢，突然自己掉在地上，滾了幾滾，便不見了。

林子元大訝，知道必有古怪，連忙把草鞋扔到地上。但草鞋在地上，却沒有甚麼異樣。

原來張氏得到女兒的報告，知道吳江吳秀父女到了堤岸後，她除了給花韻紅一隻甘草欖和一雙草鞋，教女兒拿給林子元之外，她自己也用了隱形術，到林子元的攤檔來。

張氏用了隱形術，當然沒有人能夠看見她。她就在林子元的檔口前的座位上坐下。

林子元的一切，她却看到了。及至吳秀到來，見林子元連忙把甘草欖放在口中，便知道來的便是吳秀。

林子元雖然沒有和吳秀多說話，但他對吳秀，和吳秀對他的情意，張氏是一一看得清楚的。

及至吳秀喝完咖啡，把錢放在桌上。林子元伸手來取時，張氏怕錢上有蠱，便搶先撥到地上，再拾了起來。林子元看不見人，只見錢滾在地上，是以覺得奇怪，連忙把草鞋扔向地上。

這一雙草鞋，是有蠱的，張氏可以憑這雙草鞋，千里跟踪。

但是，現在她可用不着「草鞋蠱」了，因爲她自己已經來到。

只見她仍然隱着身子，向吳秀跟下去。

吳秀朝西貢那邊緩緩行走，心頭覺得很沉重。不見林子元，使她渴望一見，及至見面之後，又覺得

還是不見他好。心情矛盾極了。

她一路行來，不知張氏已跟在她的背後，而且直跟她進了屋子。

吳江這時午覺已睡醒，不見了女兒，正要到外面去找，却見女兒進來。

「妳到那裏去了？」吳江厲聲向女兒問。

「沒有到那裏去。」吳秀說：「只是到外面溜躂一下便了。」

「恐怕是到堤岸去吧？」

吳秀沒有說話，只點了點頭。

吳江怒道：「你又去見那姓林的小夥子？」

吳秀點頭道：「見着的，不過，我沒有和他多說話，只是喝他一杯咖啡便了。」

吳江嘆了一口氣道：「我不明白，妳便是這樣的喜歡他。難道除了他之外，天下就沒有美男子了麼？」

吳秀低頭不語，脈脈含情。

吳江道：「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這個姓林的，是不能惹的。我已調查清楚，他已經有了妻子，而且他的丈母娘還是個女蠱師。也許那次的『飛頭蠱』，就是他那丈母娘所施的。」

吳秀驚道：「這話是眞的麼？」

「我騙妳你幹甚麼？」

「你從甚麼地方打聽到的？」

「在堤岸已有不少人知道。」吳江說：「只要打聽一下，不難明白了。」

「這樣……」吳秀說：「我們應該怎樣？」

「怎樣？」吳江說：「我們不要再在這兒逗留了，你何必要冒險去搶人家的丈夫？」

「可是……」吳秀掩面哭了起來，「可是，我心裏已經愛上了他，自從頭一次見面，我就喜歡他的了。」

「妳多麼的傻呀！」吳江說：「人家已有了妻子，妳還愛甚麼？何況，他又是漢族人，始終要回唐山去的。」

吳秀道：「他回去我不會下蠱，教他回來？」

張氏聽了吳秀這話，不免心頭一凜。她自己便是對花韻紅的父親下了蠱，要他回來，結果他不回來，蠱發而死。

對於這一件前事，張氏深深負咎，是以聽了吳秀的話後，心頭大震，眞想現形出來，對她教訓一頓。

只聽得吳江說道：「這更不像話了，我不喜歡妳嫁異族的人。」

「我喜歡他。」吳秀說：「爸，你替我想想法子。」

「我沒有法子想。」吳江說：「我也不許妳嫁異族的人，妳長大了就不聽爸的話嗎？」

張氏聽了吳江的話，點了點頭，暗道：「這個人還有點分寸。」

吳秀把脚一頓，說道：「我不依，我不依，我一定要嫁他，一定……」

越南的士女，就是這樣熱情而坦率的，她喜歡那個男人，便直說出來，不像中國女兒那樣隱藏愛意。

吳江素來鍾愛這女兒，一向百依百順，所以才把女兒寵成這樣子。

可是，吳江心裏實在不願女兒嫁給林子元，當下便對吳秀恐嚇道：「妳不怕飛頭了麼？」

吳秀說道：「爸，你不是已學會了破『飛頭蠱』的法術嗎？」

張氏聽了，又是一怔，心道：「原來吳江已學得破『飛頭蠱』的法術，但不知他還有別的甚麼蠱法？且待我仔細的觀察一下。」

當下隱着形，走進吳江的房間裏來，在吳江的箱子中翻了翻，却沒有翻出甚麼「毒蠱」來。一時却摸不透吳江的法力深淺。

張氏再出到外面時，却見吳秀迎面走來，臉有淚痕，顯見得她仍沒有得到父親的答應。

張氏連忙向旁邊一閃，閃過了吳秀，只見她撲向床上，向枕頭一靠，便放聲大哭起來。

「好個不要臉的丫頭。」張氏心頭起了惱意，「想漢子想得瘋了，竟不聽父言，一心要搶人家的丈夫，這眞是不可恕，且待我懲戒懲戒她。」

回頭一望，見床頭几上，放着兩隻龍牙蕉，張氏便在這香蕉上施了蠱法，然後閃了出來。

吳江獨自坐在廳上生氣。張氏不理他，一個勁兒回到堤岸，回家休息去了。

* * *

再說，吳江雖然生女兒的氣，但他到底憐惜女兒，歇了一會，便進房來看吳秀。

吳秀見父親進來，哭得更傷心了。

「乖女，別再哭了。」吳江說：「爸答應妳便是。」

吳秀聽了，馬上止了哭聲，霍地下了床來，抱着吳江說道：「這才是個好爸爸。」

吳江嘆了口氣道：「秀兒，我雖然答應妳，但仍不許妳嫁他。只許妳作一夕歡娛，事後便得隨我回到大叻去另找情郎。」

「爲甚麼不許我嫁他？」吳秀說。

「爸已經對妳講過，他是有老婆的。」

「我嫁他做小的不可以嗎？」

「胡說，」吳江帶着斥責的口氣說：「爲甚麼要嫁人家做小的？何

況人家也容不得妳。他的丈母娘是女蠱師，會把妳整死的。」

「爸，你不也是蠱師嗎？我若給人下了蠱，你總不會袖手不理吧？」

吳江道：「我還摸不透他丈母娘法術的深淺，沒有把握鬥得過她，鬥不過她時，如何可以救得妳？像那次『飛頭蠱』一樣，妳怕不怕？」

「可是，」吳秀說：「你最近的法術又深了許多，至少不怕『飛頭蠱』了。」

「雖然如此。」吳江說：「但對方會使『飛頭蠱』，就一定會使別的更厲害的蠱術，防不勝防，要是我一出手先制她死命，這又似乎太過份些。」

吳秀想了一想，說道：「爸，那次她一出手就用『飛頭蠱』，想取女兒的性命，難道這就不算太過份嗎？以牙還牙！就鬥個你死我活，有何不可？」

吳江搖頭道：「爲了妳自己的愜意，要我把性命也賠在裏頭嗎？」

吳秀聽了父親的話，不敢再說，歇了一會兒，只得答應和林子元偷歡一次，便回大吻去。

事情總算有了決定，居停主人已弄好飯，請吳江父女來吃晚飯。

吳江一邊吃飯，一邊想辦法爲女兒安排。他的主意是帶着女兒到堤岸那邊去，在廣泰來客棧長住下，然後用「媚蠱」給林子元吃了，使他自動到廣泰來客棧來，與女兒幽會一番。

「媚蠱」是各種蠱中最輕的，其實這就是中國古方的「蠶蛾散」。不過一般「蠶蛾散」，服下之後，凡是女人都喜歡；而「媚蠱」則只喜歡親手下蠱的那個女人。因爲「蠶蛾散」中，已加了蠱呪。

「媚蠱」的藥力過後，受蠱的人就會自行清醒，不會再戀那女人，不像「拘魂蠱」那樣教人一輩子都戀着。而且「媚蠱」藥力過後，絕對沒有不良的後果。

吳江所以不選擇「拘魂蠱」而採用「媚蠱」，那就是不想林子元也永遠戀着女兒。還有一層顧忌是怕林子元的丈母娘破蠱，若是蠱被破，都是自作自受的。那時女兒便一輩子戀着林子元，可就痲煩了。

飯後，吳江把這主意對女兒說了。

吳秀喜道：「那末，我們今天晚上，便到堤岸去。」

吳江見女兒這樣的心急，笑罵道：「從來只聽說急色兒，却沒有見過急色娘的，妳眞是想他想瘋了。」

吳秀頓了頓脚道：「爸，你這樣取笑人家，我不依。」

吳江也覺得早教女兒還了心願，也好早日回大吻去，免得留在這裏惹是生非。便答應女兒，決定當晚即到堤岸去住。

吳秀大喜，取出粉盒來，在臉上塗了厚厚的一重粉，勻上胭脂，塗上口紅，用炭枝畫了眉，濃粧艷抹起來。粧成自視，十分媚人。

吳江自到房中，解開藥囊，找尋「媚蠱」去。他的藥囊中，有許多種藥，其中還有不少治瘡科治瘴氣的藥。

找了半天，却找不出「媚蠱」來。

那邊，吳秀已粧扮好了，坐在房中等父親進來，無聊中她看見几上的龍牙蕉，便取過來吃了。

這兩隻龍牙蕉，其中的一隻，是經張氏下了蠱的，吳秀那裏知道。

吃完了蕉，再補上口紅，吳江已經找到了「媚蠱」，走進女兒的房裏來。

「唷！這樣的漂亮。」吳江說：「可惜沒有漂亮的衣服給你穿。」

吳秀這時不像個越女，而像個漢女，因爲十個越女中，有九個牙齒是黑的。吳秀從來不吃檳榔，是以牙齒潔白，有一排潔白的牙齒，加上兩片紅唇，那就像個漢女了。

吳江把「媚蠱」交給吳秀，並教會她怎樣下蠱，然後，帶了她到堤岸這邊來。

臨行的時候，只對居停主人說，要到堤岸住一天，明天才回來，行李一概不帶。

出得門來，天色還早，父女兩人一邊走一邊談着，緩緩向堤岸行進。

到了堤岸時，已是上燈時分，夜市才開始，燈光在鬧市的街道上亮着，點點有如繁星，增加了熱鬧的氣氛。

他們在路上逛了一會兒，便投廣泰來客棧來。

潘掌櫃認得吳江，便招呼道：「又是來訪阮希達麼？他沒有回來。」

吳江道：「不，我不是找他，只想在貴店投宿一晚。」

雖然這間客店，很少本地人來往，但生意上門，却沒有推却的道理。

當下潘掌櫃便開了一間客房給吳江。吳江一看，房間裏有兩鋪床便說道：「有沒有單人房，我父女倆同住一個房間不便，最好給我兩間單人房。」

「有。」夥記說，隨即帶引吳江父女去看過。

平時，廣泰來是難得有空房的，近來因蛇鬼山有事，土貨藥材沒有來，採辦的客商也都走了，是以空着許多房間。（未完・六）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火海生死鬥

上文提要：「水星」召來了潛艇，木蘭花以唇語與穆秀珍交談，交代離去後應做的事便將她推入水……走進潛艇內部，木蘭花被搜身，再「奉命」勸薩都拉答應合作，若沒完成任務，二人半小時之後將死……木蘭花搶了兩支湯姆生手槍威脅「水星」，結果他急命令潛艇上升，木蘭花與薩都拉乘亂從魚雷管逃出，不料「水星」隻身逃出，還用槍指着……

水上飛機出生天　政要花園被綁架

木蘭花自水中冒起來，薩都拉大聲叫道：「成功了！」

「快撈食物和罐裝食水，我們要靠它們維持生命的。」木蘭花掠了掠頭髮，又潛下水去。

當她再從水底浮上來的時候，她的手中捧着七八罐罐頭，她用頭用力一頂，又將橡皮艇頂正，將手中的東西放入艇中。

她和薩都拉兩人潛下了水中五六次，到實在已沒有東西再可以打撈了，他們才一起到了橡皮艇上，將艇中的水戽出去。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水星」康斯坦丁的叫聲，康斯坦丁叫道：「請救我！請救我！」

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循聲看去。「水星」康斯坦丁在十三四碼附近，他的額角上，鮮血汩汩而下，他盡力想浮上水面來，但是他的身子却越來越向下沉去。

他所發出的呼聲，淒厲而又急促，顯然，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若是不加援手的話，他是一定要浸死在海中的了。

「哼！」薩都拉冷笑了一聲：「你也有今天麼？對不起得很，客滿了！」

「請救我！」「水星」喘息着：「救我……上橡皮艇，你們不能見死不救的。」

「水星先生，」木蘭花冷冷的道：「那艘潛艇中的數十名黑龍黨徒呢？他們在緊急關頭，可得到逃生的待遇？你可曾想到他們？」

康斯坦丁的臉上現出了一種極其惶急，極其驚恐的神色來道：「你們……你們不準備救我？」

「不！」薩都拉斬釘截鐵地回答。

康斯坦丁的身子又向下沉了一些，他要勉強掙扎，才能使口部露在水外，可以使他講話。

「你們，」他氣急敗壞地說：「你們不必那樣，你們……救了我，我可以向你們報告黑龍黨所有秘密，使你們能夠建立大功。」

「水星先生，你是一個十分卑劣的叛徒。」薩都拉冷冷地斥責。

「我要改邪歸正，你們不能不救我，你們不能不救一個已準備歸正的人！」「水星」幾乎是在聲嘶力竭地叫着，他原來那種高貴的神態、做作的聲音，不知去了何處。

「唉，」木蘭花嘆了一口氣：「他說得有道理，我們不能不救一個棄邪歸正的人。」

「木小姐！」薩都拉立即大聲道：「你想，像他這樣的罪犯，會棄邪歸正麼？他無非是想我們救了他，然後再害我們。」

木蘭花望着漸漸向水中沉下去的「水星」康斯坦丁，道：「你說得對，但是他既然有了這樣的表示，

我們就不能不給他一個機會。」

「唉，」薩都拉也嘆了一口氣：「木小姐，你比我聰明，才能也比我高，我們兩人的意見若是發生了分歧，我以你的意見爲依歸。」

木蘭花抓起了一團繩子，向「水星」拋了過去，「水星」伸了幾次手，才抓住了那團繩子，慢慢地向橡皮艇移近了過來。

他雙手攀住了橡皮艇，浮了上來，上了艇，仍然不斷地在喘氣。

木蘭花抓起了一罐水，鑿了兩個洞，送到他的面前，他仰起了頭，不斷地喝着，在他喝到一半的時候，薩都拉伸手將之搶了下來，道：「我們不知道要在海上飄流多久，食水將是最寶貴的東西，絕不能任性亂喝。」

「水星」伸手抹了抹口，他臉上惶恐的神情雖然還在，但是却已減退了許多。

「我們不會飄流很久的。」他喃喃地說。

他這句話說得聲音很低，但是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却都已經聽到了。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木蘭花立即問。

「沒……沒有甚麼。」「水星」的神態有些慌張。

「哼！」薩都拉冷笑着：「別忘了，我們如今要將你推到海中去，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水星」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我……我是說我們的食物和食水，將不會使我們能在海面上飄流多久而……言的。」

「那麼，爲甚麼你在獨自逃生的時候，不携帶多一些東西呢？」木蘭花問。

「我……我沒有時間多作準備。」

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都看出，「水星」的話中像是隱瞞着甚麼，但是他們知道狡猾的「水星」是絕不肯將他隱瞞着的事講出來的。

兩人互望了一眼，木蘭花笑道：「水星先生，剛才你曾答應過改邪歸正，向我們透露黑龍黨的一切內幕的，是不是？」

「水星」像是根本忘記了這件事一樣，他「噢」地一聲，道：「是，是，我這樣說過。」

「如今，是你實現諾言的時候了。」木蘭花的聲音，變得十分冷峻。

「在這裏？」「水星」搖了搖頭：「等我們獲救了之後再說吧！」

「不，在這裏，就是現在！」木蘭花斷然地命令道。

「快說！」薩都拉雙手抓住了「水星」的肩頭，猛烈地搖了搖，連橡皮艇也晃了晃。

「好，我說，黑龍黨的首領是『太陽』。」

「『太陽』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我雖然是『水星』，是最近『太陽』的人，但是我却未曾見過他……不，不，我不是未曾見過他，我見過他三次，第一次，『太陽』是一個老年人，第二次，他是一個老婦人，第三次，是一個中年人，那是極端高明的化裝術的結果。黨內沒有人可以知道『太陽』是甚麼人。」

「好，那麼你如果要求見『太陽』，用甚麼方法和他聯絡？」木蘭花問。

「這……」「水星」猶豫了起來。

薩都拉將他一推，他的上半身已出了橡皮艇。

「我說了，我們先在『阿拉伯時報』上刋登一則廣告，他看到了廣告，就會和我們聯絡的。」

「笑話，如果你們有緊急的事情，那又怎麼辦呢？」

「我……們撥電話。」

「甚麼號碼，甚麼地方的電話？」

「是巴城，電話號碼我這時說了，你們肯相信麼？」

「巴城，我們國家的首都！」薩都拉憤慨地說着：「那就是說，你們的總部是設在我的國家首都巴城的了？」

「水星」閉上了口，不再說下去。

薩都拉憤怒地在「水星」的臉上摑了一掌，道：「你連這個最普通的問題都不肯回答，還說甚麼棄邪歸正？」

「薩都拉先生！」「水星」撫着臉，狠狠地說：「我會記得你這一掌的。」

「你更應該記得你剛才浸在水中的時候所講的話，這一掌，只不過是我報答你施在我身上的痛苦萬分之一而已！你嗥叫甚麼！」

「水星」轉過頭去，薩都拉的臉色十分莊嚴，道：「木小姐，我們不應該再留他在橡皮艇上！」

木蘭花沉吟不語，「水星」突然站了起來，木蘭花只當他想要偷襲，連忙伸脚一勾，「水星」的身子跌了下來，他伸手指着空中，道：「救星來了，救星來了！」

就在這時，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也聽了「軋軋」的機聲。

他們一齊抬起頭來，只見一架銀灰色的水上飛機，正在他們的上空盤旋，他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機翼上的徽號，說明這架水上飛機，是屬於一個中立國家的。

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均不約而同地舒了一口氣。

一時之間，他們都沉浸於即將獲救的快樂中，却沒有想到何以救星來得如此之快。

水上飛機越來越低，終於在海面上停下，向他們的橡皮艇滑了過來，越過了他們的橡皮艇七八十碼之後，停了下來。

機艙的門打開，有一艘快艇被吊了下來，兩個穿着深藍色制服的人，也沿着鋁質的長梯到了快艇之上，摩打「啪啪」地響着，快艇迅即來到了他們的橡皮艇之前，薩都拉先站了起來，道：「我是某國的內政部長，多謝你們的救援。」

那兩個穿着藍色制服的人十分有禮，道：「部長先生，請。」

木蘭花和薩都拉兩人，相繼上了快艇，「水星」也跑了過去，快艇立即回到了水上飛機的旁邊，艙門口站着一個相貌十分詭異的歐洲人，他瘦而高，臉上的那種笑容，使人一看便知道他的性格殘忍之極，似乎猶在康斯坦丁之上。

他身上也穿着那種藍色的制服。

薩都拉走在最後面，在鋁質的長梯上爬了上去，那中年人伸手道：「歡迎，歡迎！」一側身，空出了地方，讓薩都拉走進了機艙。

木蘭花跟在後面，當她來到那中年人面前之際，那中年人也道：「歡迎，歡迎！」

就在這時候，木蘭花看到那中年人的襟頭，掛着一隻鐵十字勛章，那是希特勒主政德國時期的東西，可以說是醜惡的象徵！

然而，那中年人却將之掛在襟前。

那中年人會是中立國家的救援隊人員麼？

木蘭花是個腦筋極之靈活的人，當她一看到那中年人的襟前，掛着那枚鐵十字勛章之際，她立即覺得事情十分不對勁。

她也立即想起，「水星」康斯坦丁曾經說過，他們不會在海面上飄流太久。

她更想起，在他們將「水星」救上了橡皮艇之後，「水星」的態度十分囂張，像是有恃無恐的。

她也想到，那架水上飛機來得太及時了，「及時」得有點令人起疑。

這一切歸納起來，都說明一點：那架水上飛機是黑龍黨的，那個站在機艙門口的中年人，一定是黑龍黨十大頭子之一，而這架水上飛機會如此「及時」地出現，極可能就是「水星」在從潛艇中逃生之前召來的！

木蘭花想到了這一點，她所費去的時間，還不到一秒鐘。

那極短促的時間之中，她已經有了決定，她在那中年人的身邊站了一站，伸出了手來，道：「多謝你們的及時來到。」

那中年人顯然未曾料到那麼短的時間之中，木蘭花已經猜到了他眞正的身份，他也伸出手來，臉上帶着不懷好意的微笑。

兩個人的手握了一下，在那中年人來說，那只不過是禮貌上的一握，但是在木蘭花來說，那却是早有準備的一握！

兩人的手才一握上，木蘭花的身子便陡地一側，手臂後一縮，猛地向外揮出，這是柔道中的一式「半摔」。如果是在陸地上的話，那麼木蘭花至多只能將對方摔倒在地上而已。

但如今却不同，如今是在水上飛機的艙門口！

當木蘭花用力一摔之後，那中年人一個踉蹌，身子便向外跌了出去。木蘭花立時又毫不留情地在他的頭上，重重地踏了一脚。

同時，她俯了一俯身，手已經十分靈活地將那中年人腰際的一柄德國製大口徑軍用手槍，扯了出來。

那中年人向下跌去，恰好撞在鋁質長梯上向上爬來的「水星」身上，兩個人一起向海中跌了下去。木蘭花已轉過身來，以手中的手槍對準了機艙另外兩個藍色制服的人。

「過來！」她命令着。

這一刹那間所發生的變化，令得薩都拉也爲之莫名其妙。

那兩個人擧着雙手走了過來，木蘭花一等他們來到了身前，便迅速地解除了他們的武器，將槍拋給了薩都拉，一脚一個，將這兩個人也踢下了海中！

她按動了門旁的一個掣，鋁質長梯縮了上來，機門關上。從機艙通往駕駛艙的門，這時才被打了開來，一個機師探出頭來。

那機師一看到木蘭花的槍指着他，便陡地呆了一呆，想要立即關上門，但是薩都拉已一個箭步竄了上去，將那機師直揪了出來。

木蘭花又打開了機門，將那機師也推了下去。

海面上，共有六個人，連「水星」在內，都在浮沉掙扎。木蘭花冷冷的道：「你們快些游開去，飛機開動時的暴風，是會將你們捲到海底去的！」

所有的人拚命向外游去，木蘭花再關上了門，回頭看去，薩都拉已經坐在駕駛座上了。

薩都拉自阿拉伯東來的時候，便是自己駕着飛機來的，他自然會駕駛水上飛機。

兩隻引擎發出了怒吼聲，在海面上激起了兩個深深的漩渦，飛機開始向前衝去，迅即離開了海面，飛向半空。

他們兩人一起向下望去，還可以見到海面上，那幾個人正在向快

艇和橡皮艇游去。

「穆小姐，」當飛機越升越高的時候，薩都拉才開始說話：「我到現在才想到，這飛機來得太快，太湊巧，那當然是黑龍黨的飛機，但是你是怎樣在一上飛機的時候就知道的呢？」

薩都拉的語言之中，充滿了敬佩之意。

「噢，那不算甚麼，」木蘭花的態度十分謙虛，「我看到那人的襟前，竟掛着一枚納粹所頒發的鐵十字勛章，而那種藍色的制服，也正像是希特勒的近衛隊員！」

「唉，」薩都拉驚嘆着：「你的觀察力太强了。穆小姐，我想直飛到阿拉伯去，你可同意麼？」

「我沒有甚麼不同意的。」木蘭花掠了掠頭髮，高興地笑了起來。

她自然是有理由高興的，因爲她在那樣驚險的環境之下，戰勝了强敵！

而她更想去會一會黑龍黨的首腦「太陽」，將這個罪惡組織徹底消滅，是以她才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薩都拉的提議。

薩都拉也笑了。

「穆小姐，我還有一點請求。」

「太客氣了，你想我做甚麼？」

「到了我的國家之後，我希望你不但能夠作爲我們國家的上賓，而且來領導我們對付黑龍黨。」薩都拉興奮地說。

「領導我是不敢當的，但是我却可以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們。我相信，穆秀珍一定已經在你們的國家中了，是我叫她去見你們的總理的。」

「卡基！」薩都拉愉快地叫出了他們國家總理的名字，「他和我從小是朋友，他若是聽到我已爲黑龍黨所擄的消息，一定要急得走投無路了。」

「所以我們要快些趕到，要不然，卡基總理可能已派軍艦在海面上搜索那艘潛艇了。」

薩都拉望了一下油表，道：「汽油的儲備，足夠我們直赴巴城！」

他開始以無綫電和巴城機場聯絡，木蘭花則坐在他身邊的副駕駛員的位子上，閉上了眼睛。

她並不是在假寐，而是在盤算着，到了巴城之後，應該用甚麼方法來對付黑龍黨。

她考慮到有利的方面，薩都拉是內政部長，可以動員的力量，當然是十分驚人的，而且她行事也可以得到絕對的方便。

但是，巴城却也是黑龍黨的總部。

黑龍黨的好手，機智百出的匪徒，也是集中在巴城的，還有那個神出鬼沒的「太陽」，這一切，都使事情不會那樣順利。

木蘭花沉思着，過了許久，才聽得薩都拉道：「你看，下面是紅海了。」

木蘭花睜開了眼來，她看到了狹長的紅海。

「我已和巴城機場聯絡好了，我已着機場代通知我的家人，我們在巴城降落之後，我想請你到我的家中去住，好麼？」

「當然好，我喜歡和阿敏娜在一起玩，更希望能和尊夫人成爲好友。」

薩都拉對於能夠邀請得到木蘭花，顯然十分高興，他哼着阿拉伯的民歌，木蘭花則仍然閉上了眼睛在思索着。

在空中又過了幾個小時，飛機盤旋着，在巴城機場上降落了。

薩都拉是這個國家的第二號人物，身份十分高，機場早已得知了他要降落的消息，戒備十分森嚴。

當那架水上飛機在跑道上滑行的時候，已有幾輛滿載着武裝警員的車輛駛了過來。

當飛機停下來的時候，一輛流綫型汽車在飛機旁邊停下。

從汽車上下來的人，木蘭花幾乎是全認識的。走在最前面的(應該說是奔跑在最前面的)是穆秀珍。

穆秀珍的手中拖着長髮的阿敏娜。在她們兩人身後的，是原是黑龍黨黨徒，後來改邪歸正了的彭可。

再後面，則是一個一望而知性格十分溫柔的阿拉伯婦人，她的臉上帶着驚喜之極的表情。

最後出來的，是一個穿着西裝，身形高大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木蘭花雖然從來也未曾見過他，但是却看過他的照相多次了。

他就是這個盛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的總理，也就是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卡基。

「薩都拉先生，你看，」木蘭花一面向機艙走去，一面道：「卡基總理來了。」

「是的，我也看到了。」薩都拉臉上的神情十分激動：「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始終是最好的朋友。」

他們兩個人先後下了飛機，卡基總理——這位有着「阿拉伯强人」之稱的人，先奔了過來，抱住了薩都拉，穆秀珍則衝了過來，緊緊握住了木蘭花的手。

薩都拉夫人遠遠地站着，眼中流着歡樂的眼淚。

「蘭花姐，我一到巴城，就見到了卡基總理，他正在設法調動海軍力量，機場方面便已經轉來了你們的消息了，你們是怎麼脫險

的？」穆秀珍發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來。

「卡基，我已經知道了黑龍黨的目的，我會立即將我所知，向你作一份詳細的報告。」薩都拉向卡基說着，又向木蘭花指了一指：「這位是木蘭花小姐，東方的羅賓漢，我是她救出來的，如今，我又請她來一起對付黑龍黨。」

薩都拉夫人走到木蘭花的面前，捧起了木蘭花的手，深情地吻着，倒弄得木蘭花不知如何才好。

他們這許多人，一齊擠進了那輛大汽車，車子駛離機場，進入巴城市區。

車到政府大樓門口，卡基總理在兩個衞兵的迎迓下先下了車，然後車子直到了薩都拉的家中。

薩都拉是這個國家中地位極高的人物，但是他的住所看來却並不豪華，那是一幢十分雅緻的小洋房，在這幢小洋房的對面，就有幾幢洋房，遠比這一幢來得壯觀美麗。

薩都拉將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安排在客房中，才告辭離去。

木蘭花舒服地享受着淋浴，一方面回答穆秀珍連珠炮也似的問題。

晚餐是由卡基總理來招待的，在晚飯後，木蘭花獨自走到了總理府的花園中。花園十分大，木蘭花慢慢地向前走着，離開宴會大廳已很遠了。

猝然之間，她看到在前面一個噴水池旁的一張椅子上，有一個人坐着。

「那人倒有一些像『水星』康斯坦丁。」木蘭花心中在想着。

她剛想着，那人已站了起來，十分有禮地向她鞠了一躬，並且開口道：「久違了！小姐。」

木蘭花驟然一驚。

那正是「水星」康斯坦丁！

木蘭花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她的背後又響起了另一個聲音，道：「容我自我介紹好麼？我便是曾被你踢了一脚的人——冥王星。」

木蘭花的身子凝立不動。

那並不是她不想動，而是她背後的一根槍管指着她，使她知道，她不能亂動。

「你們眞是神通廣大！」木蘭花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她有些後悔，爲甚麼自己獨自走得那麼遠。

「多謝你過獎，小姐。」「水星」重又回復了他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態：「你是受命令來對付我們的，是不是？」

木蘭花在考慮着該怎樣回答。

她聽到遠處穆秀珍正在叫她，這是戒備森嚴的總理府，「水星」和「冥王星」溜進來容易，要帶人出去，難道也如此容易麼？

她想了片刻，才道：「不錯，這裏是你們總部的所在，我只因爲這個原因，才到巴城來的。」

「小姐，我們歡喜你的爽直，」「水星」玩了玩他手中的槍，「你的運氣很不錯，『太陽』準備召見你，你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吧！」

木蘭花的心中「砰」地一動。

她正愁雖然到了巴城，但仍是一點頭緒也沒有，無從着手。

但如果能夠見到「太陽」的話，那麼，可能一切事情都由此開始！

她立即改變了主意，她道：「好，我準備和『太陽』見面，但是我却要使我的朋友，知道我到了何處。」

「你可以在這裏附近做下記號。」

「不，我要直接通知他們！」木蘭花一講完這句話，突然大叫了起來：「秀珍，我在這裏！」

她突然高叫，使得「水星」十分狼狽。

木蘭花早已肯定，既然是「太陽」要見她，那麼「水星」和「冥王星」是絕不敢殺傷她的，所以她才突然揚聲大叫。

「蘭花姐！」穆秀珍已叫着奔過來。

「水星」和「冥王星」狼狽地躲進了一排灌木叢中。

「蘭花姐，甚麼事？」穆秀珍奔到了近前。

「秀珍，」木蘭花的聲音十分鎮定，「我要去見『太陽』。」

「太陽？」穆秀珍一時之間還弄不明白。

「噢，你別大聲叫嚷！」木蘭花講了一句之後，突然不再出聲，但是她的口唇却仍然在動，那是她和穆秀珍兩人才懂的「唇語」。

穆秀珍呆了一呆，她留心地察看着木蘭花口唇的動作。她看出木蘭花在告訴她：有人躲在黑暗中，是黑龍黨的人，他們要帶她去見黑龍黨的第一號人物「太陽」，雖然危險，但是事在必行，不可聲張，人家若是問起來，就說她突然不適，所以便顧不得禮貌而先行告退了。

穆秀珍十分焦急，她忙道：「蘭花姐，你一個人……」木蘭花揚了揚手，便轉過身去，顯然不要和穆秀珍講話。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

她自然是知道木蘭花的，她知道木蘭花如果決定了一件事，那是別人絕對難以改變他的，何況這時候，還有黑龍黨徒隱伏在暗處，她們根本不能夠暢所欲言！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轉身走了開去。

但是，她却也決定了不照木蘭花的話去做，她匆匆地向宴會大廳的方向走去，準備一見到了薩都

拉，便將木蘭花去會「太陽」一事，講給薩都拉聽，好準備做木蘭花的後援。

穆秀珍一走，「水星」康斯坦丁首先從黑暗中走了出來，道：「穆小姐，我們快走，你想你的妹妹會替你保守秘密麼？」

「我想她不會的，我們的確該快些離開這裏了，請問怎麼離開？」

「那是我們的秘密。」「水星」一揚手。「冥王星」走了過來，他的手中持着一具注射器，和普通醫生用的並沒有分別。

在注射器上，已裝好了針頭，而在黯淡的光綫下，可以看到在注射器中，有一種淡藍色的藥水。

「這是作甚麼？」木蘭花立即問。

「穆小姐，」「水星」回答：「我們請你接受這一次注射。」

「爲甚麼？」

「這注射器會使你失去知覺約莫半小時，等你醒來的時候，你便已經在我們的總部之中了，你對於如何去到我們總部這一點，便全無所知了。」

「哼！如果注射器中的是毒液，我又怎樣？」木蘭花憤然地反問。

「穆小姐，請你相信，我們只是代『太陽』來作一次邀請，而絕無意害你的意思，老實說，如果我們有意害你性命的話，你看這個……」「水星」向「冥王星」指了一指。

「冥王星」將手上的一柄遠射的長槍向半空中拋一拋，又接在手中。

就在那一拋之間，木蘭花看到這柄長槍上，是裝有紅外綫望遠瞄準器的。這樣的一柄遠射程長槍，再加上這樣的一具瞄準器，那可以在一哩之內，毫無困難地取人性命！

從他們不在自己在花園中漫步，毫無戒備的情形之下，將自己射死，這一點看來，這兩人的確沒有取自己性命的意思。

但是接受他們的注射而昏迷半小時，這樣的事情，木蘭花卻也是絕對不肯的。

她搖了搖頭，道：「我拒絕接受注射。」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告辭了！」

「水星」和「冥王星」兩人，互望了一眼，一齊向後退去。

木蘭花迅速地轉着念頭，她若是失去了這一次和「太陽」見面的機會，會不會給她以後尋找黑龍黨總部一事帶來困難呢？

「太陽」要與自己見面，看樣子還是想拉攏自己，自己的斷然拒絕，會不會使「太陽」悍然採用强硬手段呢？這對於人地生疏的木蘭花來說，便是十分不利的一件事了。

「慢走，」她只考慮了幾秒鐘，「我們可以用折衷的辦法，你們可以蒙住我的眼，帶我離開這裏而到你們的總部去。」

「水星」沉吟不語，顯然是他難以作出決定。

而在這時，遠處已經傳來了薩都拉的叫聲，和聽到他以阿拉伯語下着要衞兵進行搜索的命令。「水星」的身上，這時忽然發出一種清晰的「滴滴」聲，有長有短，一聽便知道是密碼電訊。

那自然是「水星」的身上，帶着超小型的無綫電收報機的緣故。

木蘭花聽不懂那電訊密碼代表甚麼，但是她卻立即知道，自己和「水星」所講的話，一定可以通過「水星」身上的無綫電傳音裝置，而傳到黑龍黨的總部中去。那麼，這「滴滴」聲，應該是黑龍黨總部發出的指示訊號了。

果然，木蘭花料中了。

「好，」在電訊結束後，「水星」立即說：「我們可以採用你的辦法，但是你必需合作，絕不可反抗。」

「當然，我也亟想和『太陽』會面。」木蘭花答應得十分乾脆。

同時，她的腦細胞又在迅速地活動着：在「水星」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天綫或類似天綫的東西，在那樣的情形下，無綫電傳音設備卻能將她的聲音。傳到黑龍黨總部去，那麼，這就證明黑龍黨總部離這裏並不太遠！

這當然是一個聰明的辦法，這裏是總理官邸，誰會想到一個犯罪集團的總部，竟會在總理官邸的附近呢？這一個發現，使得木蘭花十分興奮。

「冥王星」已經抽出了一條黑絨布，將木蘭花的雙眼蒙了起來。

在「冥王星」蒙她雙眼的時候，木蘭花的身子在「冥王星」的身上輕輕地靠了一下，便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將「冥王星」在袋中的注射器，連盒子取了過來，塞在她自己的襪帶上。

她爲了出席宴會，而且絕未曾想到會在總理府中遇上黑龍黨的黨魁，所以不但穿着華貴的晚禮服，連防身用的工具也沒有帶，如今偷了這具注射器，是準備不時之需的。

薩都拉和衞兵奔跑的聲音已越來越近，而且可以聽到，在花園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是圍牆之外，也都傳來了奔跑聲和急速的哨子聲。

木蘭花心中想，「水星」和「冥王星」兩人，一定要放棄將她帶走的計劃了，因爲如果在那樣嚴密的

包圍之下，他們不但能脫身，而且能將她帶走，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而，「水星」和「冥王星」兩人，卻絕沒有放棄將木蘭花帶走的意思。

「冥王星」用黑布緊緊地紮住了木蘭花的雙眼，木蘭花雖然想偷看，卻也甚麼都看不到。她只覺得被「水星」拉着，向前奔出了十來碼。

木蘭花可以清晰地聽到薩都拉不斷地下着命令，而在她附近的奔跑聲，聽來奔跑的人，離開她絕不會遠過五碼以上。

可是卻沒有人發現她，也沒有人發現「水星」和「冥王星」。

木蘭花的好奇心可以說增加到了極點：「水星」和「冥王星」是藉着甚麼在掩蔽呢？何以薩都拉和那麼多搜索者竟發現不到他們呢？

木蘭花並不是希望被搜索者發現，因爲這時，她根本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心，自願去見黑龍黨的眞正黨魁的。她只是奇怪着。

她心中的思疑越來越甚，因爲「水星」和「冥王星」兩人，仍然帶着她向前走着，木蘭花甚至可以聽到穆秀珍的聲音。

穆秀珍在叫着：「她剛才就在這裏的！」

那叫聲聽來也在十碼之內，難道穆秀珍瞎了，看不到她？

木蘭花知道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但是她殫智竭力，卻猜不出那是甚麼原因來。

「水星」和「冥王星」都握住木蘭花的一隻手，使木蘭花無法拉鬆一點黑布去看個究竟，她用力地眨着眼，想將眼上的黑布弄得鬆一點，但是卻一點效果也沒有，她仍是甚麼也看不到。

當然，她可以輕而易舉，出其不意地將「水星」和「冥王星」兩人摔倒，拉下眼上的黑布，來看個究竟的，但是這樣一來，她或許見不到「太陽」了。

她忍着心中的好奇，跟着兩人一起快步地向前走着。

木蘭花計算着步數，她記得沒有轉過彎，走出了一百五十多步——折合一百碼左右，帶着她的兩人便停了下來。

木蘭花心想：應該還在花園中，但是爲甚麼甚麼聲音都聽不到了呢？

那花園十分大，應該有好幾百碼見方，只走了一百碼，爲甚麼便像是遠離花園了呢？

木蘭花仍是得不出結論來。

她也跟着站了下來。

她聽到了電鈴聲——是很沉的那種。她記得自己左邊的是「水星」，她也覺得出按鈴的是「水星」，一連按了七下，五長兩短。

然後，她聽到「錚」地一聲響，像是開門的聲音，「水星」又帶着她向前走出了兩步，她忽然覺出站身的地方，發生了一種輕微的震盪！

木蘭花陡地一驚，失聲道：「我們是在甚麼地方？」

「你猜呢？小姐！」「水星」並不正面回答。

「是在升降機中！」木蘭花立即猜到了。

「不錯，你猜中了。」

「升降機是在甚麼地方的？」木蘭花繼續問。

「多問對你並沒有好處，小姐！」

木蘭花還想用甚麼方法巧妙地引導「水星」回答她的問題時，升降機已經停了，木蘭花又被他們兩人帶了出來，走出了十來碼，彎着身子，進了一輛汽車中，汽車的速度十分快，而且轉彎轉得特別多，每當在急速轉彎時，木蘭花的身子總不免傾側。

過了大約十分鐘，車子才停了下來。

木蘭花心中暗忖：自己第一想法已經被推翻了，黑龍黨總部並不在總理官邸的附近。

她被帶下車，又走了十來碼，步下了幾級石級。在她一出車子的時候，她已聽到了海水的聲音，和間中的汽笛聲，這時，她可以肯定，自己已到了海邊上了。巴城是沿海的城市，但到了碼頭之後，再向何處去呢？

她下了石級，只聽得「水星」道：「向前踏一步！」

木蘭花依言踏出了一步，她的身子一沉，接着便搖擺不定，分明是到了一艘艇上。然後，摩托聲「達達」地響了起來，小艇像是在飛快的前去，「嘩嘩」的水聲不絕於耳。

又過了十分鐘左右，木蘭花才被帶上岸，這次，沒有再使用別的交通工具，只是走着，走出了不多久，木蘭花便覺得空氣陡地清新，那分明是已置身於有極好的空氣調節設備的建築物來了。

「已到了麼？」木蘭花輕鬆地問。而事實上，她的心中十分緊張，因爲她即將會見黑龍黨的第一號人物了！

而且，這時候，她還是在黑龍黨的總部之中！

木蘭花可以感覺到她踏進了一間鋪有厚厚地氈的房間，被「水星」帶到一張沙發前坐了下來。

過了兩分鐘，她便聽到對面傳來了一個十分低沉的男子聲音，道：「穆小姐，你果然十分合作，也

十分守信，現在，你可以將你眼上的黑布撕下來了。」

木蘭花連忙伸手，撕下了那幅黑布。

眼前的光綫十分柔和，使得她雖然眼前漆黑已久，但仍然可以看清一切。她看到自己是在一間十分舒服的起居室中。

佈置全是古典式的，又華貴又舒適，在她的對面，有着一張單人沙發，可是上面却並沒有人坐着。她連忙又四面一看，寬大的起居室中，只有她一個人。那麼，剛才的聲音自何而來呢？

她正在疑惑着，那低沉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還是在她的對面。

「小姐，你不妨當我就在你的對面！」

木蘭花轉過身來，憤然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請別發怒，」那聲音自對面沙發背上傳出來，「小姐，當我的部下邀請你來的時候，只說我要見你，並沒有說讓你也見我，是不是？如今我可以見到你，你是一位如此美麗的小姐，這頗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麼，你是甚麼人？」

「我自稱『太陽』。當然我是比不上眞正太陽那樣偉大的。」

「你太客氣了。」木蘭花譏諷地說。

這時，她的心中，不禁後悔了起來。

她以爲自己此行，至少可以弄清楚黑龍黨總部所在的方向。就算不能的話，也至少可以見到「太陽」。却料不到會是如今這樣的一個局面！

「小姐，我們的人，死在你手下的已經不少了，我看不出你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逃脫我們的報復，除非你肯走一條路。」

「甚麼路？」木蘭花一面打量着四周圍的情形，一面問着。

在如今這樣對她極度不利的情形下，她只有盡量拖延時間，希望情形好轉。

「你必需介入我們，成爲我們的一員。」

木蘭花站了起來，冷然地道：「你的話講完了麼？」

「是的，很簡單的一句話，你如果不答應，那麼你就此失踪了，沒有人會知道你的下落，你甚至絕看不到殺你的人——我給你半小時的考慮。」

「慢着，」木蘭花大聲說：「我和你是敵人，爲甚麼你那麼熱衷於要我介入你的集團？」

「太陽」的聲音停了片刻，才又響了起來。

「小姐，你應該知道人才難得。如今，你對薩都拉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只要你加入了我們，薩都拉一定也會加入我們的，那麼，我們可以說所向無敵了。」

「哼！卡基總理會允許你們在他領導的國家中胡作胡爲？」木蘭花憤然地說。

「哈哈！」「太陽」發出了一陣哄笑聲。木蘭花一時之間，不明白「太陽」爲甚麼要發出這樣的笑聲來。難道「太陽」以爲卡基總理是一個平庸而容易對付的人麼？

如果「太陽」那樣以爲的話，那麼他就錯了。因爲照木蘭花一日來對卡基總理的觀察，她發現卡基總理是一個精明，幹練之極的人！

卡基總理是這個阿拉伯國家君主專制統治的策劃人，他領導這個國家已有三年之久，成績甚好，「太陽」怎可以爲他是個庸才呢？

木蘭花不明白這一點，而在如今這樣的情形，她也沒有心思去想深一層，因爲「太陽」那低沉的聲音又已響起來了。

「三十分鐘，小姐，你抬頭看上面。」

木蘭花抬頭向上看去，她不禁駭然後退！

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燈，燈罩的一半自動揭開，四支烏油油的槍管對準了她。

「那是自動控制的，每一秒鐘，每一根槍管中，可以射出十二發子彈，只要你還在這間房間中，你就絕逃不出去。我如今將時間掣撥在三十分鐘上，如果你考慮好了，請你按牆上紅色電鈕。」

「我不考慮……」木蘭花立即叫着。

「我還是給你三十分鐘的時間，小姐，你應該知道這是我忍受的最大限度了。」

「不，我要和你本人見面，才能作出決定。」

「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老實說，和你單獨相對，我便是在冒險，那是我所絕對不願意的，小姐，容許我提醒你，你的時間，只有二十八分半了。」

木蘭花本來正是見到了「太陽」本人之後，設法制住「太陽」，再另外設法，但是「太陽」却一口拒絕和她見面。

木蘭花感到在她的冒險生涯之中，從來也未曾出現過如今那樣危險的情形過。

而更令得她啼笑皆非的，竟是她是自己願意投進這個羅網來的！

她對黑龍黨估計得還是太低了。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木蘭花不時抬頭，向由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四枝槍管望去。只見那四枝槍管，已經在向不同的方向，作上下左右的旋轉。

（未完・三）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孟婆被知府大少汪宏發派人抓入牢三天多，第四天司徒文正帶她去賭天九牌，除了沈彤雲沒中迷毒，其他人均昏昏噩噩的任由她贏錢……假裝中迷毒的沈彤雲不但把欲殺他的四個殺手修理慘了，還逼司徒文正把贏的全部雙手奉還，面對生死，他祇能聽命……孟婆爲了叫沈彤雲放她一條生路，便把牢中所見說出……

鬼氣森森桂竹園　嚇走神偷狠狽竄

沈彤雲道：「我是百密一疏呀，等我發覺便追出去，可是我沒當面抓到人家玩詐，唉……」

伍曼天道：「沈公子，我告訴你，那女人必是用的江湖下五門的手段，叫『乖乖魂升天』，中了毒的人直把對手當好人，然後盡出乖乖牌……」

沈彤雲道：「你知道這方法？」

「賭場中時而可見！」

他頓了一下，又道：「上一回這毒婆子就曾在這兒弄過一次詐，只是我以爲有你沈公子在場，毒婆子很難施展，不料……」

沈彤雲道：「當時你應該參加的！」

伍曼天道：「我如果參加，一樣會中毒……」

沈彤雲道：「錢老板呢？」

一聲浩嘆，伍曼天道：「像挨了一悶棍似的，他傻不楞的睡了！」

沈彤雲道：「那好，我也要睡了，千萬別來人吵我！」

「你很難睡了！」

「爲甚麼？」

伍曼天道：「去你房中就知道了，唉！」

他說完立刻走了，還猛搖着頭。

＊　＊　＊

沈彤雲覺得怪怪的，伍曼天沒把話說清楚就走了，他以爲甚麼人去了自己住的房間？

他邊想邊走，找過二道院便到了偏院裡，果然，他發現房間中有燈光，好像有人坐在燈光下，不由一怔。

他以爲此刻會是何人來此？

這兒原住着芍藥、牡丹與秋菊三女，但此刻三女已與那個飛刀張媽媽轉回天雷幫去了。

沈彤雲走得很慢，因爲他要想想這人會是誰？

沈彤雲慢慢走近房門口，他不掀門上掛的防風厚門帘，只淡淡的道：「那一位？」

他這裡話剛落，門帘已掀起，燈光下一個儷影現出來，看得沈彤雲吃一驚。

「妳！」

「是我，沈公子！」

「妳怎麼找來我這裡？」

「我知道你住在賭坊。」

這是個女子，而且是很美的女子，一身素服把她襯托得宛如月下白牡丹。

她清新脫俗的氣質，白中微紅的臉頰，在這清寒的月夜裡宛似一尊女神。

她不是別人，乃桂浩然唯一生存的女兒桂小玉是也！

桂小玉來了，她帶着凄涼的意味，半天……

「沈公子，我等你很久了！」點點頭，沈形雲道：「應該快一個時辰了！」

他邊說邊往房中走，他立刻發覺大床邊的炭火也升起來了，屋子裡眞暖和。

他發現還有暖酒煨在炭火上，那桂小玉立刻爲沈形雲脫去外罩，更把熱酒也斟上，只是沒有下酒菜，桂小玉打開一包花生仁。

這五香花生仁既酥又香，開封城中家家有，冬天下酒還眞實惠。

一笑，沈形雲道：「桂竹園不是在辦喪事嗎？妳怎麼來我這裡？」

「撤了，人都走了，他們過了二七便走了！」

沈形雲道：「抱歉，我沒有去陪陪你！」

「你去上炷香就令我感動了！」

沈形雲道：「那些住在桂竹園的各方人物全走光了？」

「是的！」

她嘆口氣，又道：「表面上是走光了，便是天雷幫的大總管也率他們的人走了，只不過……」

沈形雲很注意的聽着，他發覺桂小玉很無奈的樣子。

桂小玉接道：「這幾天的半夜裡，一批批的幪面人出現在桂竹園，我……我好害怕！」

沈形雲道：「你看出是甚麼人麼？」

「我看不出來呀，武功個個奇高！」

沈形雲道：「他們爲的是甚麼？」

桂小玉道：「我不知道，桂竹園死了那麼多人，這些人還不放過，他們在幹甚麼？」

沈形雲道：「姑娘，我很坦白的對妳說，我還未曾去過，妳放心吧！」

桂小玉爲沈形雲斟酒，相當溫柔的道：「沈公子，我早已對你放心了，所以我才會找你的！」

沈形雲道：「找我？」

「是的，沈公子！」

「桂姑娘找我，有甚麼可以爲妳效勞的？」

桂小玉走向沈形雲，她直直的站在沈形雲面前，如果沈形雲此刻伸手去摟抱，桂小玉就會倒在沈形雲懷中的！

沈形雲不會此刻動手，他抓了一把五香酥花生，一粒粒的往口中拋，口中發出「咯崩」响。

桂小玉道：「沈公子，放眼中原江湖，有誰會爲我出面呢？」

沈形雲道：「妳的意思是……」

桂小玉斬釘截鐵的道：「爲我找到眞凶，我要報仇，沈公子！」

沈形雲道：「叫我爲妳報仇？」

桂小玉道：「也只有求你了，沈公子！」

她好像要跪下去了，沈形雲手一提，桂小玉覺得跪不下去了。

她驚於沈形雲的武功，立刻又道：「我沒看錯人，沈公子，你是俠士！」

「俠士與惡人只是一念之間，我不敢當妳這樣的對我恭維！」

桂小玉道：「我知道我沒有甚麼回報，但我還有這副潔靜的身子，沈公子，你如果點個頭，這副身子便是沈公子你的了！」

這話令沈形雲一怔，道：「妳……」

桂小玉手掩臉的落淚了。

沈形雲大爲感動，道：「就憑妳這副孝心，我沈形雲就不能拒絕妳！」

「你答應了，你答應了，太好了，嗚……」

桂小玉哭得更厲害，幾乎是嚎啕大哭起來。

* * *

桂小玉只哭泣幾聲便立刻收住哭了，她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急忙把淚水抹掉，雙手再攏攏兩鬢，對沈形雲道：「你吃酒吧，我來做事！」

「做事，妳還做甚麼事？」

桂小玉道：「這就不用你操心了！」

沈形雲笑笑，他拾着花生仁往口中拋，愉快的喝着高粱酒。

那桂小玉匆匆走到大床邊，伸手攤開厚棉被，再把雙枕凑一起，自己便先脫衣服了。

這光景看得沈形雲一怔，道：「妳要幹甚麼？」

桂小玉一笑，道：「侍候你呀！」

沈形雲道：「我並未答應妳留在此呀！」

桂小玉道：「你並未拒絕嘛！」

「我現在拒絕妳……」

他的話說一半，嚄呀，桂小玉已鑽進被窩裡了。

桂小玉在棉被裡才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的往床外拋，她這是不走了。

那年頭，在中原一到冷天總是女人先上床，熱了被窩才侍候男人睡，當然這是恩愛的表現，如果泛泛夫妻，那就另當別論了。

就如同芍藥、牡丹與秋菊，她三人侍候沈形雲也正是這個樣。

這光景見得多了，也令沈形雲想起了他的余圓圓，他同余圓圓不一樣，他們倆是摟緊了才一起入睡了，秦淮河上妙人兒，沈形雲心目中的仙女，那是不少人羨慕的，尚不知圓圓此刻怎麼樣了。

* * *

沈形雲放下酒杯走到大床前，他淡淡的一笑，道：「桂姑娘，妳已盡了責任了，棉被也暖了，可以穿衣了吧！」

桂小玉道：「我說過，我是你的人了！」

「不，這樣我會心中不安的。」

「這樣你才証明你是眞心要幫我了！」

「爲甚麼你一定找我幫忙！我是個外地來的呀！」

「因爲你是外地來的，人們才不會懷疑你，因爲你的武功好，我才甘心侍候你！」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我還是有生以來頭一回汗顏的如此做呀！」

她似乎又欲落淚了！

沈形雲忙道：「我並無對妳產生任何可耻的心，相反的妳這份孝心令人感動！」

「我不叫你感動，我要你眞的幫助我！」

「我已經答應了！」

「那麼我也有回報，你上床就會知道！」

沈形雲遇過不少賣身報父母之事，但似這樣的事，他還是頭一回碰上。

但他心中絕無半點沾辱桂小玉的心，如果是芍藥，他就不客氣了！

沈形雲原是對芍藥愛護有加的，但當他發覺自己被她三女當成猪，他才火大了。

這世上沒人願意被人當猪耍。

* * *

面對着床上的桂小玉，沈形雲忽然發覺被裡不是桂小玉，而是一朶盛開的蓮花，那種出汚泥而不染的樣子，看得他心中一動。

沈形雲不由下了個決定，這樣的女子怎可以對她無情的摧殘。

沈形雲乃江南第一奇人，他的門道可多着吶。

「桂姑娘，我可以告訴妳一件事！」

「你說呀！」

「那會令妳失望。」

「只要不趕我走，我就不會失望。」

沈形雲道：「我練有一種功夫，修練的過程曲折，練成之後常常不能。」

桂小玉道：「我不在乎，我只要同你一起！」

她半帶羞的半幪面。

沈形雲感動了，他眞的感動了。

他在寬衣了，一邊低聲的道：「我很累，容我先睡一覺，我還不一定能不能如妳的願。」

桂小玉臉帶微笑了。

桂小玉也把棉被掀起一角，沈形雲發現這桂小玉好豐滿的一副胴體，他的眸子一厲。

但他在躺進暖和的被子裡時候，那桂小玉嚶嚀一聲便滾入沈形雲的懷中了。

沈形雲眞厲害，香香美人投入懷，他老弟却老僧入定而又古井不波。

那桂小玉光滑彈性的肉體在他懷中宛似一頭波斯貓，她一動也不動。

這光景令沈形雲又想到他那畫舫中的余圓圓了。

余圓圓就常常投在沈形雲的懷抱中十分的溫馴，二人抱摟一整夜，有時候白天也如此，而此兩個人還是赤身露體的纏一起。

就在此刻，沈形雲已微鼾，桂小玉不動彈。

兩個人在一起難免有所碰觸，當桂小玉碰到一件東西的時候，她大吃一驚，怎麼小得如同蠶蛹一般小，比一根大拇指還小一號。

她這才相信沈形雲的話，因爲沈形雲練有功夫呀！

於是，桂小玉坦然了，她放鬆心情了。

桂小玉怎知這沈公子乃是江南第一奇人，他的一身功夫已到了收發自如之境，對於男女之間的關係，他更是收發自如，小事一件。

沈形雲說睡就睡，老僧入禪也差他一截。

桂小玉就是在沈形雲的感染下，再加上她的心情一鬆，也睡了。

她怎知沈形雲是不忍害她，對於一個孝心的女子，沈形雲是不會下手的。

沈形雲從不下手去殺任何一女人。

* * *

這一覺睡得好，睡得有人走來了。

這走來的人來得妙，頂着大雪站在沈形雲房門口，伸手拍門，道：「沈公子起來了嗎？」

床上的桂小玉還未醒，沈形雲起來了。

沈形雲的功夫高，兩個時辰足夠了，這時候門外已是快午時了。

沈形雲的門剛拉開，那人抖落一身雪花跳進門來，中還發出「嚄呀，好冷。」

只不過這人把外罩脫下來，嗨，來人竟是石大丹。

沈形雲忘了石大丹乃桂小玉的二師兄，但石大丹却偏頭床上看，這一看，他的臉色大變。

石大丹火大了。

「好哇，有孝不守，却幹下這種無耻的勾當呀，妳這賤人，妳對得起誰呀！」

他這麼一吼，大床上的桂小玉也醒了。

桂小玉發現是二師兄，她並不

驚怕，她也不起來，祇淡淡的道：「行爲可恥，於情偉大。」

「妳還偉大呀！」

「比你這忘恩負義的小人高品多了，你還配罵我？」

石大丹雙目幾乎弩出眼眶來了。

「呼」的一聲，石大丹撲向沈形雲，吼道：「你這禽獸，我要你的命。」

沈形雲不用出手，他祇對石大丹一瞪眼，石大丹再是火山爆發也祇得熄火了。

石大丹心中明白，自己的本事比之沈形雲來差得太遠了，沈形雲雙手一錯就是一片掌影，誰也分辨不出他的掌影，何者爲虛，何者爲實。

石大丹也相信，便是他的師父桂浩然，也祇怕不是姓沈的對手。

他拳頭揚得高也揚得快，但却又無精打采的放下來，重重的垂下來，忿怒的道：「便是有消息也不對你這惡人說了。」

他一怒而去，出門的時候用脚去踢門，發出「咚」的一聲響，也不知他邊走邊是怎麼的罵。

沈形雲又關上門，他對床上的桂小玉露出個無奈的表情，道：「委屈妳了。」

桂小玉忙道：「不，是寃枉你了。」

沈形雲道：「我不在乎，桂姑娘，至少我們已經溫存了大半夜，我們也乾淨的相處大半夜，由於你的溫存，令我下了決心爲妳找出凶手來。」

桂小玉在床上落淚了。

她抽噎的道：「沈公子，你不會知道的，二師兄一再把我當成他妹妹，他對我一直很好，直到桂竹園發生這一起滅門血案他才令我失望。」

沈形雲道：「我看得出他對妳的關愛。」

桂小玉道：「沈公子，我一時不好走了。」

「妳可以住在我這裡，我不會趕妳走的。」

桂小玉道：「我昨夜本想回桂竹園的，但前夜出現了那麼幾撥人，令我心中怕怕。」

一笑，沈形雲道：「妳放心，我已有計較了。」

就在這時候，又有人拍門了。

「開門，開門！」

沈形雲一聽就知道錢是老板來了，他衝着桂小玉笑笑，以手示意叫桂小玉別起來。

桂小玉當然明白，她點點頭，躺得很端正，彷彿大床祇睡了她一個人似的。

「嘩啦」一聲門開了，錢通神像一團影子似的衝進門來了，他是滿臉的怒容。

但當他發覺大床上還睡了個桂小玉，不由吃一驚，但他還是以手指着沈形雲，道：「好嘛，你可好，還有姑娘陪你睡覺呀！」

沈形雲叱道：「少胡說，休壞了人家姑娘名節。」

「哈！名節呀，老子一家完了，沒人管束了，亂來呀！」

他說的當然是大床上的桂小玉，祇是桂小玉不在乎，但沈形雲火大了。

「你再胡說修理你！」

錢老板道：「我不會管你亂搞男女關係，沈大公子呀，你可是高人呀，號稱江南第一奇人，你不應該栽在那婆娘的手中吧！」

沈形雲當然知道錢通神是爲了昨夜輸給孟婆之事才找他來的。

沈形雲呵呵一笑，道：「也罷，我可以問問你吧？」

「你問甚麼？」

「昨夜你我合作，你一共輸了多少銀子？」

錢通神道：「五千七百兩，零頭不算了。」

沈形雲摸口袋，他一共摸了六張千兩銀票。

錢通神的眼睛也睜大了。

沈形雲道：「拿去！」

錢通神伸手拿，但沈形雲又收回去了，他淡淡的道：「錢老板，我有條件。我的條件十分簡單，第一，床上的桂姑娘是好姑娘，我們沒亂來，你必需相信。」

錢通神道：「老鏢師桂浩然的女兒，誰會說人家桂姑娘亂來，我就不饒他。」

眞叫人嘴兩片皮，盡撿好聽的，剛才放的屁，硬說是吹氣。

沈形雲又道：「第二，你叫灶房老媽子每餐伺候桂姑娘，怎麼伺候由你吩咐。」

錢老板把胸脯拍得叭叭响，道：「沈公子，就算你大公子沒有交代，我也會命僕婦好生侍候桂姑娘的，何用你大公子交代呀！」

一笑，沈形雲把六張千兩銀票塞在錢老板手中，道：「這是你的了。」

錢老板接過銀票，怔了一下，道：「我想知道，昨夜那毒婆子使毒，弄得咱們迷迷糊糊的中了她的圈套，大公子，你也同咱們一樣上當了？」

笑笑，沈形雲道：「鬼蜮伎倆難逃我的法眼。」

錢通神道：「可是咱們全輸了呀！」

沈形雲道：「而且她與汪宏發把我帶到龍廷前的大道上想砍了我。」

他嘿嘿一笑，又道：「我就是要揭穿他們的陰謀才故意裝做中了

毒，嘿……我叫汪宏發把贏的全吐出來了。」

錢通神一聽也笑了。

「難怪大公子如此大方，把我輸的也還我了。」

沈形雲道：「錢老板，叫人爲我們弄吃的送過來吧，咱們都餓了。」

錢老板知道沈形雲藉詞趕他走，他很識相，哈哈一笑，道：「我立刻命人把吃的送過來，哈！」

他不迷糊了，有了銀子精神也大了。

* * *

二更天了吧，野地裡白茫茫一片，雪仍在下，但有個人却蹲在一道土坡邊的大石頭旁聲嘶力竭的吶喊着：「我不幹了，我不要再窩囊了，師父！」

這人不是別人，石大丹是也。

石大丹爲甚麼大冷的天跑在這兒嘶叫？聽了就知道。

「阿丹，師父知道你受了委屈，這件事原本就是個叫人無奈的事情，你休忘了師父一家如今祇有小玉一個人了，你祇管放心，早晚師父會爲你做主。」

「可是她已成那姓沈小子的人了，他們都……」

「不，我相信不會，便是小玉吧，也是爲了家門的仇人，這事你應理解的。」

「我見他們一個床……我眞想拚命。」

「你千萬聽師父的話，你應該暗中同你師兄去聯絡，你知道，咱們要找出的是元凶。」

「師父，我當初就說，元凶必是天雷幫呀！」

「不，疑點太多了，如果找不到元凶，我同你師娘還有小寶就不能走出去，至於小玉，你放心吧！」

「放心，放到她同別人一張床了。」

「不，我已對你說過幾次，姓沈的不會是趁人之危的人，姓沈的在找他要找的賊，也許就與咱們有關，師父以爲應是殊途同歸，祇待姓沈的查出眉目了。」

「師父，我怎麼辦？」

「你還是同姓沈的合作，別把你師妹放在心上。」

「師父呀，小寶怎麼樣了？」

「他很好，我每天教他練功，你放心去吧！」

石大丹突然掩面大哭而去。

石大丹哭的不是受了那麼多的窩囊氣，他心目中的小玉同別人一張床了呀！

石大丹內心中恨死沈形雲了，當然他也恨小玉，如果不是出了這件慘事，他也許早已同小玉結婚了。

* * *

大小棺木一共有二十七具，桂竹園中充滿了恐怖，三天前的鬧烘烘景象沒有了，便是守靈的桂小玉也不見了。

九口棺木排放在正廳上，另有十八具棺木分別排放在二院的西廂裡，在西北風的吹刮下，這兒顯得何止是淒涼，甚至猶如陰曹地府。

死人不下葬，爲的是案子還在懸着。

* * *

夜色昏暗，如果不是地上白雪照映着，那眞是伸手不見五指。

桂竹園死了這麼多的人，官府當然知道，但官府除上報備緊急破案，城門口貼的賞銀是三千兩。

那年頭官家也迷信，賞銀逢單不要雙，例如賞銀一千兩、三千兩、五千兩，絕不能兩千四千的賞銀。

賞銀三千兩，那年頭均是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大數目，祇不過賞銀再是多，案子仍然在懸着。

桂竹園的案子就快滿一個月了。

當然最急的不是苦主，沈形雲是最急了。

沈形雲不會忘了他對余圓圓的承諾，他對余圓圓在那熱呼呼的被窩中說過，此去中原至多年前就會回來，他還叫圓圓放一百二十個心吶。

* * *

有一堆枯樹葉子被風吹得「嘩啦啦」的响，枯樹葉從院子一角吹向另一角，再由另一角吹向原處，就這樣被西北風刮得難以安定下來。

就在這時候，前面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不是甚麼好惹人物，秦淮飛鼠兄弟王在山與王在水兄弟二人是也。

祇見這兄弟二人相互打了個手勢，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便見這二人一溜烟似的進了兩邊廂房中。

這二人有飛鼠之稱，那不止是他們的輕身功夫高，而且天下老鼠會打洞。

不旋踵間，就聽兩邊傳來叮叮噹噹聲，也不知這兄弟二人在幹甚麼。

大約半個時辰之久，才見他二人又跳出兩邊廂房來。

兄弟二人一瞪眼，他們不在正廳上，反而走入後院中，後院中也有兩邊大廂房，院底是柴房與灶房，院子裡還有個小涼亭，亭子一邊有口井。

如今那口井已半掩蓋，低頭看，可見水井的鏡面，那個打水的轆轆上一層雪。

* * *

王在山對兄弟王在水指指左邊

廂房，王在水點頭而去，他用力去推門，門未開，但房中有响聲。

王在水心中一緊，他奇怪，爲甚麼房中會有聲音傳出來？莫非那話兒？

他回頭再看看王在山，那王在山已奔入右廂房中了。

王在水心中不愉快，但他還是用力推開房門，一個人先伸頭看進去，灰濛中一陣陰風襲過來，九具大小棺木擠着排在廂房裡。

王在山不是來看棺材的，他兄弟遠自南方來憑吊，祇因爲他兄弟也知道沈百萬的聚寶盆被人盜來開封了。

這兄弟二人祇不過曾在道上與桂浩然有一面之緣，便也前來中原。

他們明的是來拜祭，實則爲的是聚寶盆。

其實，趕來拜祭的人都是爲了聚寶盆。

* * *

王在水進得房門之後，他自懷中摸出一根尺長的鋼棒來，祇見他先是在牆上叮叮噹噹的敲着，一邊敲一邊摸，一邊還用耳朵聽，耳朵貼在牆上，他這是在找桂浩然那藏寶地方了。

他一邊又往下方移，然後小心的又在地上敲。

他甚至還把耳朵貼在地面上。

王在水的動作是這樣，王在山在右邊也是這樣，這兄弟二人早就計劃好了的。

王在水正爬在一具棺材下面敲敲打打中，猛古丁一聲尖銳的「卡」聲傳來，王在水聽得心頭一緊。

要知老鼠最膽小不過，尤其在這陰森森的棺材房中死人下面爬着敲地面，王在水眞的遇上那話兒。

王在水靜下來仔細聽。

「卡！」

嚄呀呀，這聲音就在他的頭頂上，王在水忙把頭一偏，一團黑影在飄蕩，忙再抬頭看，「嘩啦」一聲响，那具棺材蓋子在發出沙沙的移動着。

王在水來一個平地鼠竄到門邊，黑呼呼的他回頭看，天爺，一個血糊淋漓的上半身起來了。

「媽呀！」

王在水再是膽子大，也不由的狂叫一聲跳出門外了。

王在山聞聲跑出右邊大廂房。

「兄弟，怎麼啦？」

「鬼！」

「你看到鬼了？」

王在水道：「破棺而出呀！」

王在山似乎膽大了，他聞言，道：「我瞧瞧。」

他這裡剛剛走到左邊的廂房門，嚄，房中傳出吱吱叫，伸頭一看，一具棺材中站了個血人。

那不是血人，是血鬼。

王在山還眞的膽子大，他口中叫道：「寃有頭，債有主，咱們祇是來尋寶，來打擾也是不得已。」

他這裡話一半，屋子裡那血鬼「啾」的一聲飛起來了。

這種飛可不像人爲的，平飛空中還會翻滾，一邊飛一邊啾啾叫。

王在山也嚇壞了，這是寃鬼要討債，他猛回頭瞧，王在水已上了牆頭就要跑了。

王在山一見兄弟已逃，他當然也嚇壞了。

「兄弟，等等我……呀……」

他逃得更快，一邊逃一邊回頭瞧，直到翻過牆頭才往竹林中撲過去了。

「兄弟，兄弟，鬼沒追來呀，別跑了。」

前面的王在水站住了。

「哥，咱們原是不信邪的，可是這次咱們遇上鬼。」

他發覺他的老哥不動了，忙上前，急急問：「哥，你怎麼了？別中邪了呀！」

王在山仍然不動，他也不回應。

王在水急了，忙上前道：「哥，鬼沒追來呀，你就放心吧！」

王在山祇是不開口，他的手往後移。

王在水急了，立刻轉身道：「哥，先離開這鬼地方，我背你。」

他的動作快，雙手往後用力去反摟王在山的屁股，光景是欲背王在山了。

「噫！」王在水摸着王在山的屁股怪怪的，不由送上雙手在鼻子上聞一聞。

王在水一聞之下不得了，他急急的道：「哥，哥，你怎麼拉稀了！」

拉稀呀，那是他嚇的，人到了遇上鬼，膽子再大也會嚇出屎尿來！

鬼不一定會害人，祇因人們膽子太小了，爲甚麼知道人們的膽子小？那也許每個人這一生都會做幾件虧心事，所以人越長得大越是怕鬼，嬰兒就不怕鬼！

王氏兄弟幹的是鼠竊勾當，一旦遇上鬼，怕呀！

* * *

王在水這還是頭一回遇上鬼，他嚇得拉了一褲襠屎尿，這就是嚇破膽的現象！

王在水一見也不管那麼多了，先背了兄長逃離此地再說，至於屎尿，回客棧換洗了！

直到客棧，王在山就沒開口說上一句話！

王在水還好，他當然要爲兄長的失魂忙忽了！

* * *

你相信有鬼嗎？當然有鬼，因爲有人嘛！

人鬼本一體，一體有兩面，如果這世上沒有鬼，人死了眞的一堆黃土？

你相信有神嗎？當然有神，因爲有鬼嘛！

神與鬼是有分別的，如果這世界上祇有鬼，天爺，人早就被鬼嚇死一大半！

桂竹園開始鬧鬼了！

* * *

石大丹不再往大家樂賭坊去賭了，這多天他受盡了別人的冷眼，也吃盡了他不該吃的苦頭，他算甚麼嘛，心目中的女人也同別人睡在一起，常言道得好，「英雄不怕被砍頭，英雄寧爲紅顏死！」

桂小玉與石大丹原是一雙情侶，這件事便是尹士奇也同意，尹士奇還曾經鼓勵他的這位師弟加油吶！

尹士奇的長相不入眼，大光頭是個和尚料，便是未出家他的頭也長得不好看，再加上黑呼呼的外表，他自知師妹不會喜歡他！

尹士奇這是先見之明，他退讓！

但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桂竹園出了事，他師兄弟二人各奔前程不管桂家的事了！

他們是怎麼逃過一劫的，那當然是事情太巧合了！

當時他們走入地道中去了！

事情發生的時候，這師兄弟二人就要出來拚命，但被他們的師父喝住了！

那是個十分慘烈的夜晚，桂家莊上十五個好漢死得慘，十二名僕婦中有八人也揮刀幹，但却全部成仁了！

* * *

五更天，石大丹溜進了大相國寺，他在一間小禪屋中找到了他的師兄尹士奇。

尹士奇在躺着，他翹起了一腿雙手枕在後腦杓！

尹士奇發覺石大丹溜進來，急忙低叱：「你怎麼來了？有消息？」

石大丹道：「我不幹了！」

「怎麼說？」

石大丹憤然的道：「他娘的老皮，那個江南來的臭小子，他勾搭上師妹了！」

尹士奇道：「不會吧？」

石大丹道：「怎麼不會，我都看到他們睡在一起了，而且師妹還光溜溜的，你說我氣不氣？」

尹士奇怔了一下，道：「眞有這事？」

石大丹道：「我相信我的眼睛！」

尹士奇道：「你見過師父了嗎？」

石大丹道：「祇是講了幾句！」

「師父怎麼說？」

「叫我忍，我……能忍嗎？」

尹士奇小聲道：「大概師父心中已有了定論！」

石大丹道：「不，我不想再扮個無義蟲了！」

尹士奇一聽，立刻叱道：「師弟，休得胡來，要知多少江湖梟霸潛來開封城呀，咱們這是在等候，目的找出殺人的大仇家，在仇家未找出之前，我勸你別心浮氣躁壞了師父設計的大事！」

石大丹咬牙道：「我眞想幹掉姓沈的！」

尹士奇道：「不可以，別說你不是姓沈的對手，便是能勝也不行！」

「爲甚麼？」

「事情很簡單，姓沈的在找兩個賊人，也許這就與咱們的血案有關係！」

他頓了一下，又道：「記住，小不忍則亂大謀，到後來你還眞的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石大丹道：「我該怎麼辦？」

尹士奇道：「去，對沈彤雲表示好感！」

石大丹氣道：「師兄，你强人所難呀！」

尹士奇道：「爲了一件寶物，別人以爲師父吞了，才引起這樣殺戮，你不會叫咱們永不見天日吧！」

他想了一下，又道：「姓沈的武功又高，也許咱們的師妹以身相許，爲的是要姓沈的助咱們破案吧！」

石大丹怔住了！

他心中在想，如果眞的如此，那麼師妹的犧牲是偉大的，自己反倒比小了！

人嘛，祇要事情想通了，還有甚麼可以爭的？

石大丹點點頭，他無言的走了！

* * *

桂竹園鬧鬼之事並未傳開來，所以桂竹園仍然有人三更半夜的偷摸進桂家莊！

這一場大雪剛剛停住，桂竹園於天黑的時候竹林中落了一大羣烏鴉，這批扁毛畜牲也不知是那兒飛來的，呱呱叫到天黑才靜下來！

三更天還不到，兩條人影又來了！

這兩個人來得很突然，他們不從正門進，騰身自圍牆上落在院子裏！

兩個人之中的一人還帶着火種，到了正廳前他抖了一下，立刻火光升起來！

有了火光看到人，原來是江南萬船幫幫主與他的貼身大掌舵關仁

來了！

萬船幫幫主劉勇在江南地位崇高，但再高的地位也愛寶，應該說地位越高的人越愛寶！

萬船幫劉勇人稱鐵拳，有人看他三拳打死一頭牛，這一回聽說沈百萬的聚寶盆被人運往中原來，他的心中有了企圖，後又傳言老鏢師桂浩然一家遭難，仗着他與桂浩然的交情，他名正言順的到了開封城！

桂竹園他與關仁也住了十來天，祇因爲幾個大豪住一起，大伙均按兵不動，熬到祭場過了二七才散去！

* * *

其實桂浩然才叫冤大頭，他不該受託南京去辦這件事，他至今仍然想不通爲甚麼有人滅他的門！

但如果他想通了，祇怕他就不會躲起來了，他不想盲目的在江湖上找仇家，他要慢慢的查！

桂浩然上了個天大的當，弄得他此刻一愁莫展！

江湖上爾虞我詐之事層出不窮，桂浩然又不是不知道，但他還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沈彤雲也中了他大伯的手段了，祇不過他也想不到，如果他想到，他才不會獨自一人闖中原，他在秦淮河上抱着他的圓圓多逍遙呀！

此刻，劉勇順着火光照，他先看看廳上的九具棺材，低聲的對關仁道：「進去！」

「進去？這廳上不會有吧？」

劉勇道：「也許有藏寶的所在！」

劉勇把頭一甩，關仁當先走入廳中了，在一道白幔帳前，關仁祇看了幾下，他高舉着火種，心中默默的道：「冤有頭債有主，咱們祇不過爲了寶，各位見諒了！」

他默默的至少唸了好幾遍！

劉勇大步走入廳中，他乃有鐵拳之稱，不用錘子用他的兩隻大拳頭在牆上敲打着！

他不但在牆上敲打擂拳頭，還用脚在地面上跺！

那關仁也是低頭聆聽着，倒也忘了一邊停了九具棺材，人吶，爲了寶物眞是到了忘我之境了！

* * *

劉勇與關仁二人在這大廳上至少折騰了半個時辰之久，原本就要退出去了，忽的劉勇一聲低呼，道：「有了！」

關仁道：「幫主，在那兒？」

劉勇擂着一堵牆，道：「你聽，是不是聲音不一樣？」

關仁細聽之下，立刻點頭道：「幫主，是有些不一樣呀！」

劉勇臉露得色的道：「把燈火放一邊，咱們找這附近，且看機關在那兒了！」

那關仁把燈擱在棺材上面，便開始與劉勇分開來在牆上地上摸敲着。

那劉勇拍起勁來了，他驚喜的道：「就在這附近，這兒是個坑道！」

便在二人高興的忘了身處何地的時候，那盞擱在棺材上的燈火忽的發出「彭」的一聲響，立刻間廳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那關仁吃一驚的道：「甚麼人？」

沒有人，這兒怎麼會有人來？劉勇膽子大，他一衝而往廳門撲去，祇是他剛剛撲到廳門口，迎面一團東西往他打來！

劉勇一聲冷笑，右拳直搗上去！

但聞「叭」的一聲響，瓦片四散中便也帶起一片又騷又臭的尿水，灑了劉勇一頭滿身。

原來打來的不是甚麼東西，而是一把尿壺！

劉勇弄得直搖頭，抬頭再看去，院中甚麼也沒有，連一點響動也未聽到！

關仁衝上來了：「幫主，怎麼了？」

他祇聞了一下，立刻又道：「騷臭！」

當然騷臭，多天未倒的尿壺便也變成了「陳年尿」了，有不騷臭之理！

劉勇對關仁低聲道：「走，咱們至少已經知道那個地方了！」

關仁早就要走了，這地方實在夠陰森的了！

兩個人拔身上了牆頭，劉勇還四下裏查看，但他甚麼也沒看見！

兩人奔到了竹林中，祇見劉勇直把地上的雪往他的頭上臉上猛擦，也不覺涼了，因爲涼總比滿頭騷臭好多了！

出了竹林，劉勇對關仁道：「咱們回客棧去，我得好生洗個澡換換衣褲！」

他有些憤憤的道：「我早就說過，那幾個魔頭絕對不會就此離去的。」

關仁道：「幫主，咱們是不是有些操之過急了？」

「不，咱們如果不找就遺憾了！」

關仁道：「幫主以爲這是甚麼人幹的？」

「難說，祇不過咱們得到消息，東西是姓沈的特叫桂浩然押回開封的，這消息怎麼會走漏得這麼快呀！」

關仁道：「幫主，江湖傳言一日千里呀！」

這二人一路說着直奔開封小南門外的平安客棧去了，劉勇進了房

才大罵一句：「操他娘的！」

劉勇弄了滿頭一身的「老屎」，他當然怒不可遏，如果他要是看到是甚麼人砸他，這個人就會被他飽以老拳！

祇可惜當時他甚麼也未看見，關仁還以爲遇上鬼了！

* * *

這幾天沈彤雲白天睡大覺夜間便往外跑，每天天剛亮他才會奔回大家樂賭坊來！

沈彤雲對桂小玉道：「我夜來忙妳上床睡大覺，白天我睡，咱們輪流睡！」

桂小玉問他去了那裏，沈彤雲祇笑不回答。

沈彤雲還以爲自己找對門路了吶，其實呀，他被導入歧途了！

桂竹園的大片竹林中鬼影幢幢，好像有無數幽靈在移動，而且移動得十分快！

二更天剛過，兩條人影已撲向桂家的莊門附近，這兩個是人，而且頭一夜曾來過！

是的，關仁與萬船幫幫主鐵拳劉勇又來了！

那劉勇當先拔空落在院子裏，關仁也跟着進去了。

這二人略一探看立刻奔入大廳屋中了！

廳房中仍是九口棺材，那劉勇看也不看一眼，關仁也不燃火種，兩個人很快的就找到昨夜老地方！

祇見劉勇示意關仁叫他身後防備，他自己又開始敲弄起來了！

面對着九具棺材，關仁的心中發毛，他本來是個莽漢，萬船幫的大掌舵，在幫中也是人物，他……仍然怕……

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要知那年頭行船的人最迷信，別管大船與小船，船上都有神位在，每天清晨一炷香，行船之前上供品，如今這關仁面對死人一大堆，他心中能不發毛才叫怪！

就在一陣敲打中，劉勇忽的十分興奮，道：「找到機關了！」

他所說的機關，其實祇不過是牆的一個轉角處，祇見劉勇以肩頂住牆壁，他吐氣開聲的推去，嘍，果然那牆移動了！

關仁一見立刻也出手，兩人把牆推開二尺寬一個出入口，劉勇才對關仁，道：「亮火種！」

關仁立刻自懷中摸出火種來，猛的一抖，火亮了，他當先進入假牆內！

劉勇還回過頭觀看一下才擠進門去！

那是一間不算寬的甬道，盡頭祇在三丈處！

劉勇走過去，才發現地上一塊木板，他立刻把木板掀開來，祇見是個地道口，他怔住了！

關仁道：「幫主，怎麼辦？」

劉勇想了一下，道：「先聽聽你的！」

關仁道：「屬下以爲這地道不像是藏寶之地！」

劉勇道：「很難說！」

他再一思索，咬牙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掌舵，咱們進去瞧瞧，祇要多加小心就沒事了！」

劉勇說罷也燃了一支火摺子舉着火把便往地道下面慢慢的進去了。

關仁實在不想進去，但幫主打頭陣，他也只好跟上去了。

* * *

地道實在不算大，六尺高三尺寬，往前走不過三五丈遠處，立刻就發現那是個小小室屋，地下室是方形的，但却很乾躁，這兒有三隻箱子疊在一張長櫈上，還有個方桌，桌上放了一盞油燈。

關仁把燈燃上，吹熄了手中火種，那劉勇已扣着三隻箱子微微笑了。

關仁道：「幫主，你以爲這箱中有寶？」

劉勇道：「除了此三隻箱子，還會有別的嗎？」

只見他伸手扭着箱子上的大銅鎖，「卡喳」一聲，銅鎖被他扭開了，劉勇急急的掀開箱子往裡面看。

關仁也一樣的低頭看，不料怪事發生了，只見這口木箱中發出「颯」的一聲響，隨之沖上一股怪味道。

那劉勇一聲叫：「不好！」忙把箱子又蓋上。

關仁立刻捏鼻子，但二人都慢了一步，但覺腦袋一陣暈眩，二人「咚」的一聲倒在地上了。

一時之間，萬船幫幫主劉勇與他的大掌舵關仁怕是出不來的了。

* * *

上半夜發生的事，下半夜又有人來了。

桂竹園這幾天夜裡天天有人前來，而且來的全是當代江湖高人。

竹林的上端忽的飛落一個人來，其實此人早就來了，而且是看着劉勇與關仁這人入莊去的。

只是這個人老謀深算，他不易現身，直到快四更天還不見劉勇與關仁出莊，這才引起他的好奇。

桂家莊上無响聲，當然也無打鬥聲，那麼劉勇與關仁怎麼樣了？

於是這人才自高高的竹林上面飄身而下。

雪影中，此人滿頭華髮，背了個酒葫蘆，只一落地，便宛似一頭黃狠子似的繞到了桂家莊的後院牆外。

看上去是老謀深算，因爲他看着劉勇與關仁是由前院進去的，那

麼，他就由後院進。

他飛身越過牆，貼耳左邊廂房外，很靜，他甚麼也沒有聽到。

一個轉身推門伸頭廂房中看，嚄，一排九具大小棺材在眼前。

這人忙喝了幾口酒才錯身進入房中，他不用燃火種，沿着牆邊往裡行。

「轟！」

這聲音十分清晰，但這聲音絕不是這間廂房發出來的，這是附近傳來的，立刻引得這人往門口躍去，當然，他要瞧瞧是甚麼地方發出來的「轟」聲。

這兒只有死人與棺材，這兒不應傳出這麼大的聲音，當然會引得他往外跑。

只不過這老人剛跳到房門口，身後面又傳來「卡喳」聲！不由引得他回頭看，這一看還眞叫人嚇個半死。

只見裡面一具棺材中挺起一個血肉模糊的屍首來，那副直挺挺的樣子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這老頭先是一驚，再是一聲咒罵：「娘的，老夫白可染，自認不是好人，你是鬼我是惡，咱們鬥鬥也不錯！」

他話聲甫落，一口烈酒噴過去，人已到了屋子裡。

原來這老兒並非別人，乃黃河漁隱白可染是也。

姓白的生活在黃河岸，黑白兩道都沒有人願意招惹他，原因是惹火了他那火爆脾氣能把人纏得走頭無路。

這老兒做事喜歡獨來獨往，他的兵器却是一個小小魚網是銀絲織的，網在手中，他出手絕妙，一旦被網住，這人就只有等着挨刀了。

* * *

白可染平飛在幾具棺材上，他把那彈起來的死屍當敵人，中途長袖猛抖間，一片白芒罩過去了。

白可染的銀絲網出手了，這老兒想網個厲鬼瞧瞧了！

只可惜他的網走中途，忽的反而回罩過來，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令白可染大吃一驚，在銀絲網亂七八糟的回罩上身的刹那間，半空中「啾」的一聲叫，隨之就是「噼啪」之聲連響，打得白可染滾跌在地上。

當那白可染搖頭收網四下看，屋子裡甚麼也沒有，便是那具棺材也好像根本沒動過。

白可染第一個想的就是「鬼」。

只有鬼才會有這種回應，人是不可能的。

白可染知道這鬼怕惡人，但眞正遇上鬼，他這惡人一樣怕，只見他挺起身子一聲喊：「我的媽呀！」

看吧，他跑得比誰都快，一溜烟似的往桂家莊外奔去，口中還在不斷的叨念：「劉勇關仁只怕已死在桂家莊上了，他們再也逃不出來了！」

似乎他還爲自己能逃出來而慶幸不已。

* * *

沈形雲今天睡得眞舒服，他床邊守着桂小玉，桂小玉把大火盆加炭火，她也不時的看着床上的沈形雲而露出個愉快的笑。

桂小玉不問沈形雲夜間幹甚麼去了，她心中可想得多，也許沈形雲夜裡去找兇手了。

吃過精美的午飯，沈形雲又開始睡，這一睡就快兩個時辰了。

冬天白天短，好像天又快近晚上了，便在這時候，大家樂賭坊中來了一個大漢，這人只一進了賭坊，錢老板立刻就知道了。

錢通神匆匆的迎上前去哈哈笑，道：「西北風刮得凶，把大總管也刮來了。」

他笑呵呵的又道：「怎麼了，少幫主不來換上大總管前來玩幾把了？」

來人正是朱仙鎮北門外天雷幫大總管杜懷仁。

杜懷仁負責桂竹園的喪事，他一共在那兒守了半個月。

老實說，如果他們白守，那才叫騙死人不償命的事，原來天雷幫有目的，他們在桂家莊上爲桂家代辦喪事，暗地裡各處去尋寶。

他們尋了半個月也未尋到，這才撤走了。

杜懷仁回到天雷幫，聽說開封城來了個沈形雲，又聽少主他們連番吃大虧，這杜懷仁冷笑了。

杜懷仁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他就對天雷幫幫主上言，何不把這沈形雲拉過來，把敵人變朋友，只有好處無壞處，萬一不行，那就千萬別手軟，找機會幹掉完事。

杜懷仁現在找來了。

* * *

杜懷仁衝着錢通神一笑，道：「我不玩賭，我來是要見一個人！」

「見一個人？誰有那麼大的架子引得大總管大駕親自前來？」

「我見的人住在你這裡的，他姓沈！」

錢通神道：「噢，你說的是南京來的沈大公子呀，他是在我這兒，只不過……」

「怎樣？」

「他有交代，任何人也不見。」

「爲甚麼？」

錢通神笑笑，道：「我以爲他是在養精蓄銳，準備着再賭了。」

杜懷仁道：「帶路。」

錢通神道：「萬一他不接見？」

杜懷仁道：「我會叫他接見的。」

錢通神無奈的道：「好吧，且去試一試。」

他當先往偏院走去，迎面屋門關得緊，看不出屋內會有人在。

錢通神走到院中央，他乾咳一聲，立刻間，正門拉開了，桂小玉出來了。

桂小玉以手示意來人，道：「別出聲，沈公子正睡得好香吶！」

但當她看清來的是杜懷仁，不由楞住了。

「是你，杜總管，甚麼事呀！」

杜總管也微微一怔，道：「原來桂姑娘不在桂竹園呀，也住在這兒了！」

「是的，杜總管！」

「與沈公子住在一起？」

「不錯，我們已住在一起三天了！」

杜懷仁楞楞的道：「出乎杜某意料哇！」

桂小玉道：「我很孤單，我需要有人協助！」

杜懷仁坦然一笑，道：「天雷幫的大門爲妳開着，咱們幫主對妳不錯，大公子也喜歡妳的，爲何不去朱仙鎮？」

桂小玉道：「天雷幫對我桂家仁至義盡了，桂小玉不願再多求告了！」

指着房間，杜懷仁道：「可以把沈公子叫出來嗎？我有事請教。」

桂小玉道：「不行，杜總管，沈公子正睡着吶！」

「不能叫起來嗎？」

「那要等到天黑……」

她抬頭看天色，又道：「杜總管，再過一個時辰吧，那時候沈公子起來吃晚飯，大家都方便……」

杜懷仁冷冷一笑，道：「不嫌架子大了嗎？還要杜某等上一個時辰呀！」

桂小玉道：「你包涵吧，杜總管！」

杜總管冷哼一聲，道：「我自己去叫門了！」

他伸手去撥開桂小玉，但出乎意料的，桂小玉反手推，而且巧妙的把杜總管又推回原地。

桂小玉道：「眞的抱歉。」

杜總管道：「好嘛，妳敢同我動手。」

桂小玉道：「我說過，我抱歉！」

杜總管雙手一錯，道：「桂浩然的女兒當然有幾手，杜某領教了。」

他雙掌左右交錯間，十七掌一轟而上，杜總管又是個大個子，立刻把桂小玉罩在他巨靈掌下了。

桂小玉不稍退，她閃展騰挪在一丈方圓內，還眞的同杜總管打了個平手。

錢通神就忍不住的噫了一聲。

但他很明白，時間稍長，桂小玉就非敗不可。

* * *

偏院中有人對上掌，前面奔來一個大漢，這大漢只一進來，立刻大吼一聲，叱道：「住手！」

杜總管回時看，不由冷笑，道：「好嘛，不仁不義的傢伙也來了呀，娘的，桂老鏢師怎麼會調教出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來。」

他罵得很損人，連桂小玉也罵進去了。

來人不是別人，乃石大丹是也。

石大丹有事才來的，他原是恨沈形雲的，但他想到了大局，便也忍下了。

此刻他被杜總管這麼一開罵，火來了。

「娘的，你別以爲代爲辦個喪事就仁義道德掛嘴上呀，以我看，你們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甚麼好心！」

他指着桂小玉，又道：「你爲甚麼打我師妹？」

杜總管道：「怪了，你不是同桂家莊劃清界限了？怎麼此刻又插手管是非呀！」

石大丹叱道：「那是往日，事已過去，我也想通了，殺人的躲在黑暗中，咱石大丹站在明處，想殺想砍就來吧，烏龜王八老子不幹了！」

他走近桂小玉，又道：「師妹，他爲甚麼要同妳打？」

桂小玉拭淚了。

她當然不會知道石大丹爲甚麼又變回來了，這才是她的二師兄呀！

桂小玉道：「小聲點，別把沈公子吵醒了！」

只這麼一句話，石大丹心中就一疼。他實在不願意聽到師妹提沈形雲。

杜總管訕笑，道：「姓石的，你的這多天表現令你的師妹投入別人懷抱了，你完了，哈……」

石大丹大怒，他衝着杜總管叱，道：「放你娘的屁，吃我一拳！」

他說打就打，揮拳直上，立刻同杜總管打在一起了。

這二人一個是天雷幫大總管，另一個乃是老鏢師桂浩然的徒弟，一但交上手，兩個人旗鼓相當。

旗鼓相當才好看，可也打得地上的積雪紛飛，那錢通神不出手攔，一邊口中相勸，道：「別打了！」

他心中才不是這意思，錢通神的心中是：打吧打吧！狠狠的打吧！打死一個少一個王八蛋！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吳大椿兼程趕到君山報訊，因此公孫敖便帶着北西兩位壇主及八位香主趕去仰天坪，不料少林的百忍大師、武當的玉靈子亦率領着手下趕來九宮山……吳大椿說天井谷就是仰天坪，萬勝山不敢大意，派人守着谷口，此際宮姨娘陪着黑風婆及南振岳出現，令人灑下大量石灰，宮姨娘與四個蒙面女郎乘機偷襲，却又大悖常情放生……

文・玉　方　東／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圖・飛　可

古桃源傳奇

昏迷醒轉遇知己　聯袂尋找黑風婆

百忍大師忍不住插口道：「阿彌陀佛，說來慚愧，和老衲動手的黃衣女子，確是老衲數十年從未遇到的勁敵，老衲始終想不出她們出手招法，究竟是何路數？」

靈均道人點點頭，道：「大師說得極是，貧道也深有此感，她們既未露出絲毫敗象，就突然退走，其中也大有蹊蹺……」

玉靈子道：「那也許是咱們退出得快，她縱然有陰謀，一時措手不及。」

靈均道人道：「黑風婆既然早有佈置，何況那條峽谷足有三里長，僅容一人通行，那會措手不及？因此，貧道總覺得黑風婆此舉，只怕另有陰謀。」

東海龍王聽到這裡，連忙說道：「道兄說的果然入情入理，但不管黑風婆有甚陰謀，總之，她這次重出江湖，勢必變本加厲，為害武林，三十年前，她以九大門派為仇，三十年後，又多了一個敝幫。如今咱們既已脫出險地，兄弟之意，正該聯合一致，消滅此人，才能天下太平。」

百忍大師合十道：「公孫幫主領袖羣倫，既有此心，自是最好不過，只是目前已有多人落在她手中，最重要的還是救人要緊。」

東海龍王忙道：「這個自然，咱們此來，原是為了救人，但目前形勢已易，據兄弟推想，咱們被劫之人絕不在此，黑風婆的巢穴也不可能會在此山，此事還得從長計議才好。」

玉靈子道：「咱們既然來了，總得搜上一搜。」

＊　＊　＊

「大哥！」

「大哥……」

有人輕輕叫着。

聲音那麼急促，那麼親切！

但南振岳就是睜不開眼來。

驀地，好像有人把一碗冷水，潑到了自己頭臉之上！

他從迷糊中驚醒過來！

眼睛終於睜開來了，耳中聽到有人驚喜的叫着：「啊，大哥你醒了？」

南振岳頭腦還在昏沉沉的脹痛，但已經看清楚自己躺在一間簡陋木屋的一張木榻之上。

榻前站着一個臉色蒼白青衫書生，他臉上雖然沒有表情，但那雙明亮的眼睛，却流露出關懷和喜悅之色。

他，會是龍學文？

南振岳揉揉眼睛，問道：「你是龍兄弟？」

龍學文笑道：「大哥，自然是我，不是我，還有誰？」

南振岳心中不禁起了懷疑，他竭力的想着，自己怎會躺在這裡的？漸漸地記起，自己從岳陽跟踪宮姨娘……

後來被她毒寶石劃破手指，她答應帶自己到她們巢穴裡去……

後來她殺死駕車的大漢……

後來到了一處山莊投宿，那姓楊的主人一見如故，盛饌招待……

後來那楊文治在書房裡焚香彈琴……

再後來呢？沒有了，自己就昏沉沉的甚麼都不知道了！

詭計！一切都是詭計！

龍學文明明被她們劫持去了，怎會無緣無故放了他？

她們既能假扮龍門幫幫主，自然也可以假扮龍學文！

何況龍學文臉上戴着面罩，根本不需假扮，只要把他的面罩帶上就行。

這分明是宮姨娘假扮的，她是想套自己的口風！

龍學文瞧他只是怔怔的望着自己，一言不發，不由又道：「大哥，你想甚麼？」

南振岳暗暗冷哼，身子一挺，從榻上一躍而起！

但他並沒躍起！

在這一瞬之間，他陡然發現自己「足厥陰肝經」，似有一股寒冰之氣，壅塞了整條經絡，腰肋之間既寒且痳！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這妖女暗做手脚，封了自己經穴！

龍學文站在木榻前面，自然瞧到他挺身而沒有躍起，心中一急，彎下身子，柔聲問道：「大哥，你怎麼了？」

南振岳大喝一聲道：「妖女，妳還不給我滾開？」

話聲出口，揚手一掌，朝龍學文臉上摑去。

龍學文這輩子幾曾被人摑過耳光，怔得一怔，一手捧着臉頰，眼淚已經流了出來，愕然道：「大哥……你……」

南振岳劍眉一軒，大笑道：「裝得眞像，妳當我姓龍的不知道妳是誰？妳把我騙到這裡，要想怎樣？」

龍學文聽得一怔，急道：「大哥，你把我當誰？我……沒有騙你……我眞是學文！」

這回，南振岳怔了，他和龍學文戴了人皮面罩，投効龍門幫，兩人都化了名，自己叫龍振南，他叫龍振文。

當然，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他本來的名字叫做「學文」，就憑這一點，眼前的他，眞是龍學文了。

但他還不敢相信，因為宮姨娘實在太狡黠了！

龍學文和自己一路同行，由湞入湘，自己都沒有發現他會是女的，很快就被宮姨娘發現了。

南振岳和宮姨娘同車而行，直到山莊為止，不見她和楊文治說過半句話，自己還是落在她詭計之中。

他不得不加以防範，目光盯着龍學文，沉聲道：「妳眞的不是宮如玉嗎？」

龍學文身軀顫了一顫，張大眼睛，急問道：「大哥，誰是宮如玉？宮如玉是誰？」

南振岳道：「你取出臉罩來。」

龍學文很快撕下臉罩，那張清俊的臉上還掛着淚痕，抬目道：「大哥，你現在相信小弟了吧？」

南振岳歉然道：「龍兄弟，果然是你，我方才實在錯怪了你。」

龍學文甜笑道：「大哥打的不是小弟，哦，你說的宮如玉，到底是誰？」

南振岳瞧着他笑容，心中暗暗想道：像他這般的笑容，自己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該想到她是女的了！

他不覺看得出神，龍學文臉上微微一紅。

過了半晌，南振岳才道：「宮如玉就是宮姨娘。」

龍學文驚奇的道：「你見過她了嗎？」

南振岳道：「我是在岳陽發現她的，結果還着了她的道……」

龍學文突然想起南振岳一直躺着沒有坐起，急忙問道：「大哥，你怎麼了？是不是受了傷？」

南振岳搖搖頭，道：「傷倒沒有，只是被她封了足厥經脈。」

龍學文震驚道：「封穴之術，我娘教過我……」

他在匆忙之間，脫口說出「娘」字，要待改口，已是不及，臉上突然一紅，頓了頓，接着又道：「如果被封穴之人妄圖自解，會落得終身殘廢，你快別動，我幫你打通經脈。」

南振岳想起在九死谷被左夫人封了穴道，是自己練習「蘭陵七劍」，週身眞氣迸發，衝開的穴道。

但那次只是被封閉了脚上幾個穴道，手脚身子依然能動，目前却是整條「足厥經脈」被閉，連腰肘都動彈不得，自然不能起身練劍了。

這就點點頭，道：「龍兄弟，那就痳煩你了。」

龍學文甜甜一笑，道：「大哥，你幹麼和小弟這麼客氣起來了？快躺着別動，我先替你活開穴道，才能運氣。」

南振岳躺着問道：「龍兄弟，你可知道尉遲壇主等人的下落？」

龍學文搖搖頭，道：「不知道，他們沒和我關在一起。今天他們對我說，大哥也落在他們手裡了，不過他們不想和你為敵，要我

來看看你，勸你別再替龍門幫賣力，這樣，他們就蒙了我的臉，送到這裡……」

南振岳還待再說，龍學文道：「大哥，你別再問這問那了，小弟替你活開穴道之後，還要幫你運氣，沒有三兩個時辰，不能復原呢！」

南振岳聽他這麼一說，只好不再開口。

龍學文笑了笑，捲起袖管，露出雪白的手臂，口中微微吸了口氣，振腕一指，點在南振岳「期門穴」上。

南振岳只覺身子微微一震，龍學文業已落指如風，「章門」「陰廉」「五里」逆着經脈，朝下點去！

他一口氣把「足厥陰肝經」一十四處穴道點完，才行住手，一面說道：「大哥，我扶你坐起來，現在要運氣了。」

說完話，回身過去，掩上木門，然後扶着南振岳緩緩坐起，自己也跨上木榻，在南振岳對面盤膝坐下，一面說道：「大哥，你伸出手來，和我手掌相抵，同時運氣行功，在半個時辰之內，不可開口說話。」

當下兩人就伸掌相抵，各自運氣行功。

南振岳閉目垂簾，和龍學文抵着掌心，只覺他的手掌溫軟異常，想起宮姨娘說他是個女子，不覺胸中一蕩，胸口之氣幾乎逆轉！

龍學文發覺他抵着的手掌突然起了一陣顫動，心中甚是奇怪，急忙收回雙掌，問道：「大哥，你怎麼啦？」

南振岳被他問得滿臉通紅，囁嚅的道：「沒甚麼。」

龍學文臉上也是微微一紅，正容道：「大哥，這種運氣行功之法，必須合外來之力，衝破封閉經脈，這和打坐修練內功一樣，在行功之時，只要受到外來侵擾或內心魔障的干擾，一個把持不定，就會走火入魔，大哥千萬不可胡思亂想！」

南振岳自然懂得這個道理，聞言不覺心頭一凜，暗自驚異，連忙點頭道：「賢弟說得極是。」

當下就閉目鎮攝心神，龍學文才再次伸出手去，和他掌心相抵，運起功來。

天色漸漸昏黑下來，兩人體內眞氣，已在小周天轉了七次。

南振岳已可感到「足厥陰肝經」那股滯留的寒冷之氣已經逐漸消失。

龍學文緩緩收回雙掌，這半個時辰，他已是累得汗水淋漓，輕輕吁了口氣，用袖拭着臉上汗水，低聲道：「好啦，現在該你自己運功了！」

話聲方落，只聽門外響起一陣雜沓的步履之聲，由遠而近！

龍學文心中一凜，摸摸身邊長劍，一下閃到門口，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你們過去瞧瞧，此屋可有人住？」

龍學文方自一怔，只覺這聲音甚是耳熟，一時想不起在那裡聽到過？

這時已有人在木門上敲了兩下，問道：「裡面有人嗎？」

龍學文心想：大哥正在運功之際，怕人驚擾，偏偏就有人來了，就拔下門閂，開門出去。

只覺暮靄蒼茫之下，門前站着兩個青袍佩劍道人，向龍學文拱拱手道：「施主就住在這裡嗎？」

龍學文道：「正是。」

右邊一個探頭向屋中瞧了一眼，問道：「裡面還有甚麼人？」

龍學文道：「你們是幹甚麼來的？」

右邊一個道人迅速和左邊一個對望了一眼，冷笑道：「沒甚麼，小道只是隨便問問。」

龍學文臉色一沉，道：「既然沒事，你們可以走了！」

說完，正待關門！

右邊道人突然伸手推住木門，道：「且慢，五師弟，咱們進去瞧瞧！」

左邊道人答應一聲，一側身舉步就朝屋中跨入。

龍學文心中大怒，低喝一聲：「你們兩個雜毛想是瞎了眼睛？」

左手一抬，一個「頂心肘」朝左邊道人肩頭撞去。

那道人沒防到他會突然出手，「啊喲」一聲，腳下踉蹌後退了四五步，反手從肩頭撤下長劍。

右邊那個瞧到師弟抽出劍來，也立即後退一步，撤下長劍，口中喝道：「你敢出手傷人？」

龍學文一肘震退左邊道人，早已跟着跨出門口，擋在門前，冷笑道：「憑你們這點能耐，也敢在我姓龍的面前發橫？」

話聲方出，瞥見四五丈外，又有兩個手持長劍的青袍道人迅疾朝自己奔來了。

不，左首不遠一棵大樹底下，還有十幾個人站在那裡，只是天色已黑，瞧不清對方面目。

龍學文不禁暗暗皺了下眉，大聲道：「你們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哈哈！」一聲長笑，隨着颯然風聲，人影倏落，面前多了一個黑髯飄胸的藍袍道人！

那四個青袍道人立時手抱長劍，躬身後退，龍學文目光一瞥，業已看清來人正是武當三子中的玉靈子，心中方自一怔！

玉靈子目光如電，朗笑一聲，道：「踏破鐵鞋無覓處，果然在這

裡了。」

龍學文冷冷的道：「你們找誰？」

玉靈子道：「難道你不是黑風婆門下？」

龍學文突然想起方才取下臉罩，忘了戴上，玉靈子月前曾在龍峒峯見過自己，難怪被他一眼認了出來，不由冷笑道：「道長找我又有何事？」

話聲方出，只見暗影之中，又有一人飄然走近！

那是一個身披黃布僧衣的老僧，一手持着一串念珠，生得慈眉善目，但在黑暗之中，一雙眼神却烱烱有光，打量着龍學文，問道：「小施主果然是黑風婆門下？」

龍學文雖然不認識百忍大師，但眼看這位老和尚氣度不凡，想非尋常之輩。

目光一轉，這黃衣老僧後面，跟着走來八個手持禪杖的僧人。

頃刻之間，自己已陷在三面包圍之中！

心中登時想到這老和尚可能是少林寺的人，一時不禁大怒，暗想：師傅沒惹你們，你們倒找上我來了。

一面冷冷答道：「家師正是黑風婆，不知老師父有何見教？」

百忍大師點點頭，道：「如此說來，盜走少林寺『大旃丹』的，也是小施主了？」

龍學文道：「不錯，正是在下。」

百忍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小施主可否說出尊師現在何處？」

龍學文見他說話和善，也拱拱手道：「家師十年前走火入魔，幸仗貴寺『大旃丹』之功，近日玄功初復，正在閉關潛修之中。

「在下盜取『大旃丹』，情非得已，月前貴寺闖尊者駕臨龍峒峯，已解釋清楚，蒙闖尊者允向貴寺方丈稟明經過，當時這位道長也同時在場，不知大師和兩位道長又有何事，要找家師？」

百忍大師聽得一怔，道：「小施主說尊師還在閉關潛修之中？」

玉靈子敞笑道：「你倒推得乾淨，黑風婆在仰天坪出現，衆目共覩，難道還有假的？」

說到這裡，突然回頭道：「大師，咱們把他拿下，不怕他不說出賊巢所在！」

邊上一個青袍道人插口道：「師叔，這屋裡還藏着有人。」

玉靈子長劍一揮，喝道：「搜！」

四個青袍道人聽到三師叔下令，立時湧了過來。

「嗆！」一道銀虹劃破了黑夜！

寒光四射，快到了難以形容，只聽一陣鏘鏘連響！

四個青袍道人驚呼一聲，身形乍退，但手上四柄長劍已被同時削斷，剩了四柄斷劍！

龍學文手橫長劍，當門而立，冷冷的道：「你們再敢走近一步，莫怪我劍下無情！」

他這句話等於說，我不取你們性命，已是手下留情了！

玉靈子名列武當三子之一，武當派素以劍術擅長，但也沒瞧清對方這一劍是如何發的？他眼看四個門人在人家一招之間被人削斷長劍，不禁臉色大變，怒嘿道：「黑風婆門下，果然不凡，貧道倒要伸量伸量你究竟有多少火候？」

「道兄且慢！」

百忍大師臉露驚奇，抬目道：「出鞘一刀！小施主是薄家後人？」

龍學文道：「在下已經告訴大師了，家師就是黑風婆。」

百忍大師凝重的道：「小施主這一劍，明明是薄家刀法，老衲自信老眼未花……」

接着問道：「此屋中是小施主何人？」

龍學文道：「那是我大哥，此刻正在療傷，不能有人驚擾。」

百忍大師點點頭，道：「小施主只要說出尊師擄來的人囚禁何處，老衲保證不驚擾你的大哥。」

龍學文聽得大奇，認眞道：「在下方才說的，全是眞話，家師確因玄功初復，尚在閉關之中，怎會……」

「大師小心！」

「叮！」白光一閃，百忍大師身後，多了一個紅袍蒼髯的老道，他一劍將射向百忍大師背心的一支短箭擊落地上。

百忍大師轉過身去，合十道：「多謝道兄相救……啊……」

他目光和地上那支短箭一接，突然神色大變，伸手撿起短箭，驚凜的道：「天絕箭！」

那紅袍道人正是衡山掌門靈均道人，聞到「天絕箭」三字，也不禁身子一震，雙目金光暴射，急急道：「大師不會看錯？」

百忍大師端詳了一會，老臉不禁一紅，歉然道：「是一支仿製品，但已足可亂眞……」

靈均道人轉身向右首短箭來處，喝道：「黑風婆，妳何用躲躲藏藏的暗箭傷人？」

龍學文的目光也不期而然的朝右瞧去，那是一個斜斜的山坡，黑暗中，空蕩蕩的那有人影？

「嗤！」一聲極其細微的破空之聲，傳入耳中！

「叮！」靈均道人又是一劍，擊開了射向玉靈子後腦的短箭。

玉靈子勃然大怒，厲聲喝道：「老妖婆，妳給貧道滾出來！」

「桀桀桀桀！」

暗陰之間，突然響起尖銳刺耳的桀桀怪笑！

這笑聲陰森得有如夜梟一般，既像起自半空，又像發自遠處，繚繞飄忽，使人不可捉摸！

龍學文心頭驀然一凜，忖道：「眞會是師傅？」

靈均道人陡地清嘯一聲，一條人影，縱身躍起，朝那七八丈外一棵大樹上撲去！

「噹！」一聲金鐵大震堪堪響起，一團黑影快得像流星一般，朝百忍大師當頭撲下！

百忍大師正在仰首注目之間，瞥見黑影撲到，口中低喧一聲佛號，右手一揮，精鋼禪杖已向撲來黑影掃去！

那黑影手上一柄雪亮的銀刀在禪杖上一點，身形倏忽一側，刀尖已指向玉靈子面門！

噹……嚓……

這兩聲幾乎同時響起！

先前的「噹」，是刀尖點在禪杖上發出來，後面那聲「嚓」，却是玉靈子揮劍一格，他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嚓的一聲，已被敵人刀鋒削斷。

白刃如霜，直劈而下！

玉靈子大驚失色，身子迅疾後仰，他還來不及向側滾出，對方的刀鋒，已隨着他胸口垂直劃下！

「啊」！四個武當弟子驚「啊」一聲，四支長劍交叉朝刀光上架去！

但一陣輕快的嚓嚓之聲，連接響起，四柄長劍又同時被刀光削斷！

百忍大師一杖落空，眼看玉靈子情勢危急，不及救援，沉喝一聲，「呼」的一掌，向黑影後心劈擊過去。

他救人心切，這一掌勢勁力急，罡風潮湧！

那黑影口中發出「桀桀」怪笑，身形一轉，捨了玉靈子，迅捷如風，隨着笑聲，飛掠而去！

這幾下，當眞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令人目不暇給！

靈均道人已從樹上飛躍而下，他正在檢視着手上長劍，那知道這一檢查，這柄衡山鎭山之寶的南明劍，劍身上又添了一個小小缺口。（第一個缺口，是被南振岳的巨闕劍斫起的）

這下叫他如何不怒，大喝一聲，縱身急追而去！

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宏亮長笑，喝道：「黑風婆，妳還往那裡走？」

但聽接連的「噹」、「噹」、「噹」、「噹」連響了五六聲！

龍學文心中一驚，他聽出這聲長笑，正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的聲音。

那麼這陣金鐵大震，準是東海龍王截住了黑影，兵刃交接之聲。

他方才凝足目力，也只能看到一團黑影在落地之時，看去身形瘦小，披着一頭白髮，極似師傅，身法、笑聲都像極了！

只是師傅從沒用過刀，而且在身法上也有些不同……

遠處的叱喝，和兵刃相接，只聽到開頭時傳來的幾聲，轉眼就寂然不聞了！

但左首山徑上，却有一簇人，疾駛而來！

武當玉靈子和四個門人的長劍，同時被人截斷，這等於是武當派的奇恥大辱！

百忍大師也在他精鋼禪杖上發現了一道三分來深的刀痕，他一手持着禪杖，臉色凝重，喃喃的道：「天刑刀！老衲這次不會再看錯了，眞是天刑刀！」

「天刑刀」這個字聽到龍學文耳中，身軀不期然猛地一震，天刑刀不是自己父親……

轉瞬之間，那一簇人業已奔近，除了方才追蹤黑影下去的靈均道人之外，龍學文幾乎全都認識！

那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和兩壇香主，另外還有一個老道人等。

東海龍王才一行近，就洪聲道：「沒想到咱們搜山的結果，遇上了黑風婆，還會被她突圍而去！」

玉靈子道：「老妖婆縱然逃去，咱們這裡截住了她一個徒弟。」

龍學文瞧到東海龍王，心中大感爲難。

照說，大哥正在運功之際，不宜有人驚擾，幫主趕到，自然最好不過，同時也可解釋誤會了。

但爲難的是自己方才忘了戴上臉罩，致被玉靈子認出來歷，他們既然和師傅作對，自己也就成了敵人。

心念電旋，一時眞不知如何才好？

東海龍王聽得玉靈子一說，兩道烱烱目光正朝龍學文投來。

就在此時，瞥見木屋中飄然走出一個人來，躬身說道：「屬下龍振南參見幫主！」

東海龍王驟睹南振岳，不期然微微一怔，禿龍萬三勝已大聲喝道：「龍振南，你見了幫主，還不束手就縛？」

南振岳目光一轉，心中大奇，圍在木屋前面的這些人，他幾乎全都認識，少林百忍大師、武當玉靈子、衡山靈均、靈光道人，竟會全在這裡？

尤其禿龍萬三勝、滿天飛花宋伯通等人，個個怒目相視，劍拔弩張，連幫主東海龍王也目含威稜，

一言不發，只是盯着自己直瞧！

龍學文也在這一瞬之間，發覺情形不對！

南振岳臉露驚詫，朝禿龍萬三勝拱拱手道：「萬壇主請了，你老要兄弟束手就縛，不知兄弟有甚麼地方不對呢？」

禿龍萬三勝怒喝道：「叛幫奸細，甚麼地方不對，你自己明白！」

南振岳愈聽愈奇，愕然道：「萬壇主說兄弟叛幫，此話從何說起？」

滿天飛花宋伯通道：「小子，你把大家誘來仰天坪，還想狡辯嗎？」

南振岳身子一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禿龍萬三勝回頭朝烈火鈎吳大椿道：「吳分舵主，到通城分舵去的，可就是他？」

烈火鈎吳大椿走近一步，仔細瞧了南振岳幾眼，恭聲道：「啓稟壇主，到分舵去的就是他，一點不錯！」

滿天飛花宋伯通大笑道：「何用吳分舵主指認，方才大家都親眼目睹，那會有錯？」

龍學文聽他們這般說法，忍不住道：「大哥，你方才會說在姓楊的莊上，被人暗施手脚，一直昏迷不醒，會不會有人冒名頂替？」

南振岳凜然點頭道：「不錯，我想也是如此！」

說到這裡，立即朝東海龍王躬身道：「屬下日前在岳陽附近，無意中發現宮姨娘，尾隨出城，就被宮姨娘發覺，雙方動起手來，屬下被她所戴毒寶石戒指劃破手背，才答應帶屬下同去，傍晚行經塘頭坑附近，山路昏暗，宮姨娘要在一家姓楊的莊上投宿，屬下一時不察，被他們暗做手脚，迷昏過去。

「方才幸蒙這位兄台救醒，已在這木屋之中，而且足厥經脈被人封閉經穴，身子動彈不得，由這位兄台運氣相救，直到此刻，才算恢復過來。」

他因龍學文臉上沒戴臉罩，自然不能說他就是自己兄弟，只好稱之爲「這位兄台」。

禿龍萬三勝大笑道：「你此話有誰能信？」

烈火鈎吳大椿道：「塘頭坑在崇陽和通山之間，西去不到百里，正是入山必經之路。」

滿天飛花宋伯通冷笑道：「龍副壇主可知他是黑風婆門下？」

龍學文道：「不錯，我師傅就是黑風婆，但宮姨娘等人，不是我師傅手下的人。」

東海龍王倏然抬目，神光如電，凜然喝道：「龍老弟，老夫待你不薄，你居然背叛本幫，私通黑風婆，今晚只要你能接得住老夫一掌，便任你們安然離去！」

禿龍萬三勝聽說幫主要親自出手，尤其說只要接得住幫主一掌，便允許他們兩人離去！

他雖然深知幫主內功深厚，但龍振南的武功也非等閒可比，若說幫主在一掌之內便能勝得對方，也只怕未必！

心念一動，忙道：「叛幫奸細，自有屬下等人把他拿下，何須幫主親自出手？」

東海龍王微微一笑道：「萬兄毋須多說！」

南振岳大大楞了一下，惶恐的道：「幫主……」

東海龍王不待他說完，喝道：「你既敢叛幫，自然不把老夫看在眼裡，準備了！」

南振岳眼看東海龍王不容自己多說，心中覺得甚是氣憤！

目光一掠，只見東海龍王飄胸白髯，竟然無風自動，跟着大喝一聲：「接住了！」

雙掌平胸，緩緩推出！

南振岳身懷上乘武功，自然看得出東海龍王這一掌，正是他平生功力所聚，放眼武林，能夠接得住他這一掌的，恐怕也不會太多。

自問如果施展「擎天三式」，便不難把它接得下來，但「擎天三式」威力極强，東海龍王對自己只是一時氣憤，怎好和他硬拚？

這一猶豫，東海龍王的掌風，已如兩條長龍般湧來，四下勁風亂旋，威勢洶湧！

但奇怪的是這兩股掌風，竟然一左一右，朝自己兩邊捲來，中間好像一條夾弄，絲毫沒有沾到自己身上！

心中方覺驚疑，瞥見一點黑影，閃電朝自己迎面打到！

這是甚麼暗器？居然在夾弄似的掌風中擊到，使自己無法躲閃。

啊，「接住了」，他要自己接住他的暗器？

心念電轉，順手一抄，接在手中，只覺這電射而來的暗器，入手甚輕，似乎是一個布團！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響起東海龍王「傳音入密」的聲音，喝道：「還不速退？」

南振岳心中一動，立即雙足點處，身形縱起，隨着東海龍王掌風劃空飛退，一下後掠出六七丈外！

東海龍王雙掌推出，在旁人看來，他洶湧掌風，勢若浪濤，擴及八尺來寬，誰也沒瞧出他中間留了一條夾弄。

龍學文眼看南振岳絲毫無備，一個身子被東海龍王排空狂飆淹沒，不由得心頭一緊，口中低聲驚叫一聲。

但就在此時，他看到一條黑影

凌空飛起，從掌風中衝出，快如離弦之矢，輕飄飄的落到七八丈外的地上！

趕忙長身疾掠，接連兩個起落，奔近南振岳身邊，急急問道：「大哥，你沒有甚麼吧？」

在場之人都瞧得凜然變色，因爲南振岳這一式身法，矯如飛龍，一下飛出六七丈外的輕功，無不心生凜駭，個個神色凝重，鴉雀無聲！

東海龍王縱聲笑道：「好身法，你們去罷！」

南振岳接到那個布團，雖沒立時拆看，但心知幫主此舉必有用意，連忙塞入懷中，一面遙遙躬身：「多謝幫主。」說完，立即低聲道：「兄弟，我們走吧！」

龍學文跟在他身後，朝山外奔去。

兩人誰也沒有說話，一路急奔，不到頓飯時間，已奔出二十多里。

龍學文眼看身後衆人果然沒有追來，不由駐足問道：「大哥，你方才怎麼不向公孫幫主解釋清楚，龍門幫聲勢浩大，這場誤會，你看有多麼冤枉？」

南振岳搖搖頭，目光迅速一瞥，低聲道：「方才幫主在掌風中，擲來一個布團，我想其中必有道理，所以叫你快走。」

龍學文奇道：「大哥，你快取出來瞧瞧吧！」

南振岳探手從懷中取出布團，打開一看，原來是東海龍王從袖中撕下來的一小塊布條！

他目能夜視，仔細審視之下，果然發現布條上依稀有字，那是用指甲刻劃的字跡，如非細看，絕難發現！

「將計就計。」

南振岳瞧得一怔，他弄不懂公孫幫主這四個字的用意何在？

當然，幫主要在掌風中把布團擲給自己，必然是十分機密之事，他要自己將計就計。

但自己到目前爲止，還是一無頭緒，如何去將計就計呢？

龍學文湊着頭，瞧了半天，甚麼也沒見，忍不住問道：「大哥，小弟怎麼瞧不出來？」

南振岳低聲道：「幫主是用指甲劃的字跡，寫着『將計就計』四個字。」

「將計就計？」龍學文低笑道：「是了，公孫幫主已經相信你了，但要你將計就計，表示龍門幫已把你看作了敵人，這樣一來，對方必然會來拉攏你了。」

南振岳聽得點點頭，道：「賢弟說得有理。」

龍學文道：「那麼我們目前該到那裡去呢？」

南振岳想了想道：「方才那個吳分舵主曾說，塘頭坑離此不到百里，我想趕去看看。」

龍學文道：「是了，那個楊文治，準是宮姨娘一黨，我們只要找到他，就不難查出宮姨娘下落來。」

南振岳望了他一眼，遲疑的道：「只是我奇怪……」

龍學文眼珠一轉，問道：「大哥是說我師傅？」

南振岳點點頭，龍學文道：「小弟也有些懷疑，只是她老人家的身法、笑聲，都一點沒錯……」

南振岳原想說：「宮姨娘一黨，似乎擅長易容之術，他們曾經假冒公孫幫主，發號施令，又假扮自己，把大家引去仰天坪，由此看來，說不定黑風婆老前輩也是假的。」

但話到口邊，忽然改口道：「時間不早，我們還是趕到塘頭坑去，也許在楊文治身上可以找出一點眉目，也未可知。」

龍學文道：「那麼我們快走！」

兩人立即施展輕功朝前奔去，瞬息工夫，又越過幾重山頭。

只覺得夜色沉沉，山林谿壑之間，一片迷茫，兀自找不到出山路徑。

南振岳雙足一收，凝目打量了一陣，還是無法判斷自己兩人究竟該朝那裡去？因爲這時候，天上盡爲浮雲所掩蓋，沒有星辰，那裡還能辨得出方向？

正是遲疑之間，突然看到六七丈外，正有一條黑影迎面而來，轉瞬已到兩人面前！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臉色慘白的人。

南振岳一看之下，只覺此人一身打扮，和那晚偷襲九死谷的四個黑衣人極相類似！

那黑衣人站定身子，朝兩人拱手，冰冷的道：「老太請兩位前去。」

南振岳道：「朋友口中的老太是誰？」

黑衣人道：「你們到後自知。」

龍學文道：「大哥，去就去，還怕了不成？」

黑衣人冷冷的道：「老太對你們並無惡意。」

南振岳道：「老太現在何處？」

黑衣人道：「跟我走就是了。」

南振岳暗想：這人好像不願和自己多說，這就抬手道：「朋友請！」

黑衣人不再說話，突然轉身，放腿奔去！

此人輕功極佳，南振岳、龍學文一怔神間，那黑衣人已奔出四五丈遠，兩人急忙一提眞氣，縱身追去。

三人各自展開輕功，放腿疾奔，盞茶工夫，已奔出十幾里路，黑衣人逕向一處山坳中奔去。

南振岳全力追趕，和他已只有一丈距離，不料黑衣人却突然停止。

南振岳也立即一吸眞氣，收住急衝之勢。

黑衣人回頭冷哼一聲道：「你輕功果然不弱！」

兩人脚下一停，龍學文也自趕到，問道：「已經到了嗎？」

黑衣人伸手朝數丈外樹林中一間茅屋指了指，冷冷的道：「老太就在茅屋裡面，等着你們。」

說完，轉身自去。

龍學文望了那茅屋一眼，低聲的道：「大哥，他把我們引來此地，忽然退走，其中只怕有詐……」

話聲未落，只聽茅屋中忽然傳來一陣「桀桀」尖笑，說道：「孩子，茅屋中就是爲師一人，你還不進來？」

龍學文心中猛然一驚，低聲道：「果然是師傅，大哥，我們快進去！」

南振岳細聽口氣，果然是黑風婆的聲音，但心中總覺得不無可疑，人雖跟在龍學文身後走去，但却凝聚功力，暗自戒備。

山影晦暗，深林幽暗，但在兩人行近茅屋之際，屋中也已亮起了燈火！

龍學文舉手一推，木門「呀」然開啓。

裡面是一個簡陋的客室，只有一張木桌，和幾把竹椅，桌上放着一盞油燈，燈光如豆！

竹椅上坐着一個滿頭白髮，身形矮小的黑衣老嫗，鳩臉、鷹目，閃着綠陰陰的光芒，那不是黑風婆是誰？

龍學文驟然看到師傅，不知怎的，心頭忽然起了一絲陰森之感，脚下不自禁地略現躊躇！

黑風婆尖聲笑道：「孩子，怎麼啦，見了師傅還不進來？」

她聲音雖然尖得刺耳，但臉上却流露出慈祥之色。

龍學文急步奔了過去，口中叫道：「師傅，眞是妳老人家！」

黑風婆藹然笑道：「傻孩子，難道師傅也有假的不成？」

南振岳跟着走進，朝黑風婆作了個揖道：「晚輩拜見老前輩。」

黑風婆瞧着南振岳，欠身還禮，不住點頭，一面尖聲笑道：「好，好，你們快坐下來。」

南振岳依言在下首一把竹椅坐下。

龍學文站在黑風婆身邊，問道：「師傅，妳老人家不是要閉關一年嗎？怎麼又跑到這裡來了？」

黑風婆嘆了口氣道：「唉，孩子，你知道甚麼，閉關靜修，要靜得下來才能參修，九大門派這些自詡爲名門正派中人，不知從那裡聽到爲師修復玄功，就要重行出山的消息，竟然一再找爲師尋仇，必欲得之而後甘。師傅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能讓他們小覷於我？」

龍學文道：「那麼師傅眞要和九大門派作對到底了？」

黑風婆尖聲道：「憑他們這些人，還不配和師傅作對到底，我只是要他們識得厲害罷了，眞要和他們爲敵，嘿嘿，今晚他們就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仰天坪了！」

龍學文好奇的道：「師傅，宮姨娘他們究竟是些甚麼人呢？」

黑風婆笑了笑道：「他們都是爲師昔年手下之人。」

龍學文道：「妳老人家怎麼從沒和徒兒說過？」

黑風婆道：「這些江湖上的事兒，爲師原不想讓你知道的。」

說到這裡，忽然皺皺眉道：「孩子，爲師眞沒想到，你怎麼投到公孫敖手下去了？」

龍學文瞧了南振岳一眼，才道：「那是爲了大哥要找一個仇人，才投到龍門幫去的。」

「你們是去臥底的？這多危險？」

黑風婆雙目綠光一熾，回頭朝南振岳瞧來，「桀桀」笑道：「公孫敖是你仇人？你們怎不早說？」

南振岳心頭一凜，忙道：「不……不……晚輩目前還弄不清楚……」

黑風婆點點頭，道：「這個容易，報仇之事，包在老婆子身上。」

南振岳道：「多謝老前輩好意，晚輩投到龍門幫去，也只是想探聽仇人下落，但目前尚無眉目，晚輩不敢亂說。」

說到這裡，忽然心中一動，接着問道：「老前輩和公孫幫主可有甚麼過節嗎？」

黑風婆目光一閃，「桀桀」怪笑道：「老婆子和公孫敖原無過節可言，我只不過看他儼然以武林霸主自居，派人覷探老婆子行動，才給他一個難堪而已！」

南振岳道：「老前輩跟公孫幫主既無過節，晚輩有個不情之請，不知老前輩可肯俯允？」

黑風婆一張鳩臉上掠過一絲陰笑，點頭道：「你說出來聽聽！」

南振岳道：「晚輩之意，宮如玉從龍門幫擄來的人，老前輩如果認爲可以釋放的話……」

黑風婆不待他說完，點頭道：「老婆子依你！」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花滿天等共計一百二十多人到「龍騰山莊」興師問罪，但張長江極口否認囚人陪葬，此刻喬裝伍大浪的扁奇騙走張長江，帶他們救起被囚之人……張長江發現上當，將山洞鐵柵放下困住衆豪，幸虧沙成山前來……毒王冷泉等被圍困在竹林，江厚生出現，見陰謀已敗露，索性直認不諱，下令一舉……張長江奉命封死山洞，却遇柳仙兒……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彎月刀

失望之餘遇刀神　利益當頭如散沙

於是，龍騰山莊的近百名大漢與十衛全退守在莊門下面，一個個抱刀怒視着大批自山洞那面衝過來的羣豪！

篷車上面，「毒王」冷泉已含淚的見柳仙兒與一個紅衫大漢躍過來，他沉重的點點頭，道：「上蒼開眼了，我們大家有救了！」

柳仙兒與戈二成到了篷車邊，見百毒門死傷六七人，柳仙兒忿怒的往江厚生逼過去……

戈二成一把拉住柳仙兒，道：「柳姑娘，看戈兄搏殺江厚生這老小子！」

柳仙兒回頭大方的道：「你給我殺了江厚生，我跟你立刻回大漠！」

戈二成哈哈一笑，道：「好，妳去替受傷的包傷，我找江厚生去！」

「大漠紅鷹」戈二成威風凜凜的走向莊門前，他戟指江厚生破口大罵，道：「好個雜種江厚生，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江厚生冷冷的道：「戈二成，你不配！」

突然，側面傳來一聲沉叱，道：「我配，因爲你兒子是我殺的！」

便在這時候，沙成山已率領着羣豪奔到了場子上，這些人雖十分雜，卻都俱備一身不可輕視的武功！

沙成山的身後面，猛古丁衝出十個怒漢，正是被囚在山洞地牢準備陪葬江少强的十個人。

「毒王」冷泉看過去，也不禁大吃一驚，因爲這些人都是一方霸主，武林高人！

他們是：少林的智空大師、武當長老惠因子、華山的「笑彌勒」鐵秀、玩世不恭的「醉仙」柴松、川南「龍爪門主」白艮、東海無極老人傳人「冷面豹」貝海濤、關洛雙雄「大刀」賀鵬與「赤髮鬼」湯白。

還有二人竟然是江南醉道人與「三江幫」總護法李魁五！

後面，尚有「鐵脚寡婦」孔二娘率領的「西陲二十四鐵騎」與「湘江無憂門」花滿天率領的六十多名無憂門男女。

連方寬厚的師叔與兩位師弟——熊霸天、左長庚、智上大師，加上智化大師全來了！

這些人物平常各行其事，誰也不會想到有一天他們會捐棄門戶之見而聯起手來了！

當然，這也是一次黑白兩道的大結合，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至少，石梯上面的江厚生就是如此想法！

「醉仙」柴松擰了紅鼻頭一把，忿然的道：「江厚生，你這個人面獸心的僞君子，你仔細看看我們這

十個人，全身都被冷水浸濕才醒轉過來，娘的老皮，大冷的天受這種活罪，你說吧，這筆帳我們怎麼算？」

原來是從山洞中救出十個昏迷不醒的人！

沙成山着人把他們抬到一處山泉處，以冷水泡浸，才算把他們救醒，等到趕來，百毒門的人已經死傷一半！

此刻，沙成山走近戈二成，道：「戈兄，你身子虛弱，又不是殺了他兒子的眞兇，還是由我這位正主兒接他幾招吧……」

戈二成忿怒的咆哮道：「沙成山，你少來，若辦那件事我是虛弱了點，但若說搏殺，我不含糊，姓江的，你走開，我的柳仙兒答應我，只要我把江厚生這王八蛋擺平，她就跟我回大漠了！」

回頭望向柳仙兒，沙成山道：「是嗎？柳姑娘？」

重重的點點頭，柳仙兒道：「我是求其次，才答應的！」

戈二成心中不是滋味，但還是仰天大笑，道：「江厚生，你站出來！」

此刻，智空大師、智上、智化三人走到前面！

智上大師單掌施禮，道：「阿彌陀佛，江施主，衆怒難犯，你的作風有違天理，你還有何話說？」

仰天狂傲的梟笑着，江厚生道：「到了這時候還用得着說甚麼？莽莽江湖，江某視爾等如草芥！」

羣豪忿怒，江厚生又接道：「你們之中竟然有人出手殺了我的兒子，拿你們一齊陪葬，只能稍稍消我之氣，沒有一個個碎了你們，已經是便宜的了！」

「江南醉道人」擺着兩管寬袖子，怪聲道：「好傢伙，如非親耳聽到，打死我也不相信這是出自『龍騰山莊』江大莊主之口，我的乖，好險！好險！」

「鐵脚寡婦」孔二娘怒罵道：「娘的老皮，江厚生，龍騰山莊算甚麼玩意，經得老娘鐵蹄踐踏？」

冷沉的哼了一下，江厚生道：「妳那二十四鐵騎只能掠小村劫小鎭，想在江某地盤上玩狠，差得遠了！」

這時，白艮與貝海濤二人走上前去！

白艮先是回頭看看自川南來的門下七位舵主之後，沉重的道：「江厚生，老夫遠從川南趕往方家集。聞得你兒子被人殺害，便也想起自己兒子也是被人殺死在白羊河岸，同病相憐，便油然而起同情之心趕來安慰。豈料你孤傲狂妄，老夫認出你兒子的刀傷是沙成山所爲，不但不言謝，反把老夫與貝兄二人沉入地牢之內。姓江的，我們與你何仇何恨，不謝也就罷了，反而恩將仇報，一心害人，天理何在，江湖道義何在？」

江厚生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江某說過，此刻說甚麼都是多餘的，我們手底下見眞章方是眞！」

「大漠紅鷹」戈二成厲烈的吼道：「戈大爺在此候教了，兒！」

江厚生沉聲道：「過去個人，侍候這傢伙上路！」

就在他的話聲甫落，站在他身後的「龍騰山莊」「龍騰十衛」中，立刻走出個冷面粗獷大漢。

巨斧閃動着冷芒，左手鋼盾宛似大面盆般直往戈二成逼來！

「大漠紅鷹」戈二成怒叱道：「去，去，我找江厚生，你算老幾？滾回去！」

不料大漢咧開毛嘴笑笑，道：「戈大俠，難道忘了『遼北鐵熊』王槐？」

一怔，戈二成道：「你提王槐幹甚麼？他已失踪多年……」

大漢嘿嘿一笑，道：「我就是王槐，當然，我已不用大刀而改用斧盾，戈大俠，我夠格嗎？」

戈二成當然知道「遼北鐵熊」的名號，姓王的曾經一陣大刀砍死三十一名東北馬賊，出了名的狠角色！

想不到竟然會在「龍騰山莊」上當了江厚生的近衛，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點點頭，戈二成道：「想不到威震遼北的大殺手王槐，竟然在江厚生身邊搖尾乞憐當上侍衛，太出戈某意料之外了！」

「鐵熊」王槐臉無表情的道：「戈大俠，人各有志，你出招吧！」

搖搖頭，戈二成道：「我還是不同你過招，王槐，我找的是你的主子！」

王槐冷沉的道：「過了王某這一關，莊主自會出手！」

突然，篷車的柳仙兒道：「二成，殺了他先博個頭彩，我一樣會跟你的！」

「二成」二字出自柳仙兒之口，聽在戈二成的耳朵裡，眞令戈二成全身自在，他猛回頭應道：「仙兒，二成我就聽妳的，先博個頭彩吧！」

戈二成眞快！

他話聲甫落，人已到了王槐的頭上半丈之地！

陽光照耀下，一束冷芒「咻」聲不絕的在空中響着，他的精鋼利爪已交替揮出三十八次，摟頭蓋臉的罩上了敵人的大頭！

「鐵熊」王槐的鋼盾力拒，發出成片碎芒，大板斧便在此時狂砍怒斬如電，王槐半步不移的大聲吼道：「張狂匹夫，且看我痛宰了你！」

彈跳出一片紅光，戈二成的一對精鋼利爪立刻舞出大片光芒，側身旋殺，厲烈無比，這二人一交上手，便不要命的狠幹起來！

一路狂殺，戈二成猛然一個原地勁旋，右手鋼爪擋過敵人的鋼盾，賣個破綻，躲過對方斜劈一斧！

左手鋼爪力揮，「彭」的一聲打在王槐的後背上，裂帛似的一聲響，立見衣衫破裂，鮮血飛濺！

眞狠，王槐連哼也未曾哼一聲，反而借力迴旋，左手鋼盾「轟」的一下子便撞上了戈二成的右肩頭！

若非王槐右臂距離夠不上位置，而且背上傷得見骨，戈二成絕難逃過王槐的一斧砍！

倏然分開，戈二成咬牙晃了兩下，立刻又要往上撲殺！

沙成山立刻橫身一攔，笑道：「戈兄，夠了，江厚生一心要殺的是我，當着天下英雄之面，我們『先禮後兵』。且容沙成山問一問江大莊主，誰要拚命，等我們幹完了，你們怎麼行動，我就管不着了！」

便在這時候，柳仙兒跑向戈二成，急切的道：「你怎麼樣？痛嗎？」

戈二成甜甜的道：「我爲妳放了姓王的血，他撞了我那一盾並不怎麼樣，如再殺下去，十招之內定取他的命！」

柳仙兒立刻扶着戈二成道：「二成，退回去，我替你按摩按摩！」

那面，王槐已退回去，自有龍騰山莊的人替他敷藥包紮！

沙成山懨懨的走近石梯前，道：「江莊主，若想手刃殺子仇人，沙成山就站在這裏，不過……我提醒江大莊主，你如果想派別人上場，我們這兒有的是既狠又高明的角色出來抵擋。爲了減少傷亡，江大莊主，你還是下來吧！」

沙成山的話甫落，「飛龍」江厚生一聲梟笑——冷冷的尖聲笑，人已騰起半空中，祇見他在空中擺腰，落地的刹那間，雙手已各自握了一把金光閃閃尺長短刀！

沙成山雙眉一揚，笑笑道：「江大莊主的這招『龍出大海』，果然高明！」

冷冷的，江厚生道：「沙成山，你殺了『虎躍山莊』的伍總管？」

沙成山道：「包括伍大浪埋伏在山道上的『淮南三條龍』四人在內！」

挫着鋼牙，江厚生道：「我兒與你何仇何恨，你竟然出手殺了他，而且還殺光跟隨他的人？說！」

冷沉的，沙成山道：「江厚生，如果有人要搶走你的老婆，你會不會在無可奈何之下出手搏殺此人？」

江厚生憤怒的道：「丘蘭兒怎會是你老婆？你胡說！」

沙成山厲烈的毫不相讓：「丘姑娘已有了我的孩子，她算不算我的老婆？」

江厚生冷冷一哂，道：「充其量祇是你的孽種，怎值得我兒的命貴？」

沙成山咬咬牙道：「別人命賤，祇有你江家人的命貴，娘的，有這種老子，就會生出那種飛揚跋扈的兒子。江大莊主，我們的話到此爲止，你出招吧！」

江厚生的身法怪異，口中怒喝道：「沙成山，老夫要生啖了你，我要割下你的頭顱着人遍遊天下，醃你的一身賤肉高山餵狠，剜出你的心肝祭我的少强兒，更把你的一對眼珠子鑲在我兒的墓碑上。沙成山你這個該死一千回的畜牲啊！」

沙成山神色冷硬陰沉，如同他的「銀鍊彎月」一般，除了鋒利狠酷，眼前已毫不摻雜甚麼七情六慾的反應！

半空中，江厚生的身子勁旋在五丈方圓之內，他祇要足尖稍點地，身子便能在空中急速的一陣扭轉——扭轉在沙成山的四週，那金芒宛如無數彩霞，隨着江厚生的身軀勁旋而噴射出連綿不絕的金光！

於是，雙方觀戰的人全都屏住呼吸！

衆人都難以相信江厚生的功力如此深厚，而身法之快，宛如空中根本就停滯着七個江厚生！

是的，江厚生的絕學「幽靈七幻術」已展開了！

轉動中的沙成山反倒突然靜止下來，他似是背負着十字架的人般，病懨懨的快要低下頭了！

突然間，江厚生在空中暴喝道：「拿命來吧！」

金光成束，突然指向沙成山！

猛古丁一聲暴喝：「寒江月刃！」

沙成山的身子呈陀螺似的快速旋轉不已，「銀鍊彎月」已在他的暴喝中灑出無數寒光星芒！

不料，江厚生也是虛晃一招，他的一對金刀在大片銀光中稍點即退——就在那片極光稍斂的時候，突然，江厚生一聲不吭，毫無徵兆的馭金刀而殺過來，他似乎早就等着這一時機了！

等着沙成山即將收勢的時候痛下殺手！

快，快得不及人們眨目的一刹，江厚生變成七個江厚生立即殺到沙成山身前半尺之地！

「銀鍊彎月」便在此刻突然暴長的映過一抹流光，「嗆郎」聲激起無數火花，硬生生盪開切上胸前的金刀！

沙成山已狂吼道：「寒江月落！」

於是……

那一片星芒又現，星芒中一點寒光直往敵人頭上閃過——撞過兩把怒攔的金刀，閃向敵人的頸！

「噗嗤」的切肉聲響起，空中幻影變成一個實體！

江厚生「吭叱」一聲彈在一片血光裏，一把金刀已落在地上，鮮血自他的右肩劃過前胸而露出森森白骨！

沙成山的左背上在冒血，他却仍然冷冷的站在那裏！

他知道江厚生以其絕妙的身法，閃過他切頸一刀，他似乎有些不相信，因爲他本來是要取姓江的命！

跌在的石梯上面，江厚生重重的道：「沙成山，你好狠毒的一刀！」

沙成山冷然的道：「彼此！彼此！」

江厚生突然狂叫怒吼，道：「龍騰山莊兄弟們，給我狠宰，一個也別放走！」

眼看着雙方就是一場混戰，突然聽得遠處嶺上一人高聲大叫：「住手！不可以！」

衆人望過去，祇見是虎躍山莊的秦百年，如飛一般的跑過來，看他的神色，似是走了很長一段路一般喘着大氣！

冷冷一聲笑，沙成山望了百毒門與無憂門的人一眼！

秦百年已笑對羣豪道：「老夫來晚一步，幾乎造成無可彌補誤會！」

百毒門冷泉已高聲道：「秦百年，你來得正好，那本『百竅神功秘笈』呢？」

花滿天也高聲道：「秘笈你到底存放在何處？快說！要想化解這段樑子，你最好實話實說！」

秦百年撫髯一笑，道：「各位，秦某請問，這『百竅神功秘笈』是誰之物？」

衆皆愕然……

秦百年笑道：「東西是我的，你們操的甚麼心事？敢情想搶我的？」

沙成山憤怒的道：「秦百年，你少來這一套，東西雖是你的，你却以此物挑起各路英雄相互仇視，居心叵測！」

秦百年笑容滿臉的對沙成山道：「沙老弟，你爲秦某辦事，可曾少了你的銀子？你已收了老夫十萬兩銀子，更殺了伍總管與我莊的武士，沙成山，你還想怎麼樣？」

沙成山一怔，心中暗罵，果然薑是老的辣！

不料秦百年又高聲道：「江莊主死了兒子，如果當時還能不生氣，他便是個聖人了，行爲是有不當，好在各位都還無恙，看在老夫薄面，大家化干戈爲玉帛，如何？」

沙成山重重的道：「秦百年，你等到此刻才出面，目的何在？」

秦百年笑笑，道：「沙成山，你已得了十萬兩白銀，何必一定要引起一場拚殺？」

沙成山憤怒的道：「秦百年，你眞高招，掩飾你的醜惡面目已至爐火純青境界，好吧，沙成山會答應取『百竅神功秘笈』交付百毒門與無憂門，因爲他們須要以它來療傷病，秦百年，你會答應嗎？」

仰天哈哈一笑，秦百年道：「這是好事，我爲甚麼不答應？那秘笈上面共分成兩大部份，一是助功，另一便是療傷。人身百竅，無處不通，冷門主與花門主如眞需要，我抄錄兩份分給你們也就是了，何用費如此大工夫來此拚命？」

被囚的十人，立刻走出來！

江南醉道人沉聲道：「我們幾乎沒命，若非沙大俠及時援助，秦百年呀，你會不會爲我們解危？」

秦百年拍着胸脯，道：「當然要爲各位解危，這原不是各位的事情！」

冷泉已抱拳道：「秦莊主，如果秦莊主施惠，冷泉在此致謝！」

秦百年立刻笑道：「七日之後，我會送上療治傷痛單本部份，至於行功部份，恕我不能奉送了！」

花滿天也歡喜的叫道：「好，好，我在湘江無憂門候着了……」

原是一場拚殺，眼看血肉即將橫飛！

却因秦百年的及時趕到而化爲無形！

於是，沙成山冷冷的對重傷的江厚生道：「江莊主，我心中明白得很，此事之後，你仍然不會放過沙某，然而你千萬記住，再動上手，便是豁命一搏，沙成山等着這一天的到來！」

江厚生閉起眼睛，嘴角牽動、顫抖……

秦百年立刻對沙成山道：「你走吧，我盡量勸江莊主忘了這段仇恨，不錯，少强也是有些過火了！」

秦百年登高抱拳，又高聲道：「各位，今日龍騰山莊不好招待各位，他日歡迎各位到我的虎躍山莊作客，秦百年掃榻以待！」

到了這時候，還有誰能站出來揮刀殺人？

於是，羣豪皆搖搖頭退出鳳凰

嶺……

沙成山走出巨竹林便發足狂奔……

他邊跑邊叫：「天啊！這算甚麼嗎！」

* * *

沙成山像發瘋般的奔行在層巒大山中！

恨，是的，這是令他無處發洩的恨！

一種無法渲洩的恨最是令人傷感！

好不容易自己與扁奇老人合力救出被江厚生困在山腹地牢中的羣英，正應該結合力量對龍騰山莊施以懲罰，却突然出現「武林老爺」秦百年。

他當然宣稱是一場誤會，且答應願抄送半部「百竅神功秘笈」分送給「湘江無憂門」及「苗疆百毒門」！

秦百年先穩住這兩處人馬，餘下的羣豪便無法再對江厚生產生威脅，便只得停手不再搏鬥！

沙成山心中暗恨，但也聯想到秦百年既然能分別抄送半部「百竅神功秘笈」給「無憂門」與「百毒青門」，他必也會送給今日從山洞中脫困的人，目的當然是要拉攏這批人了！

沙成山一路往南奔，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睏乏的坐在一株老樹下面閉起眼睛直喘大氣！

此刻，灰色的夜晚籠罩着大地！

遠處一座大山坳裡傳來一縷火光，沙成山緩緩的站起身來，便往那處隱隱的火光走去，他順着一條羊腸小徑往山上走！

遠處那縷火光時隱時現，沙成山已感到奇怪，誰會在這時候在這荒山之中燒起這把火？

穿出一片荒林，灰暗中，沙成山已看到一座草屋！

便在草屋的左面，有一座丈五高的石堆泥砌火爐子，有個老人正自抱着一堆乾柴往那熊熊火爐中塞！

沙成山緩步走過去，老人猛的回過身來，道：「誰？」

沙成山抱拳，道：「老人家，在下沙成山，錯過宿頭，見這兒有火光，便走來了！」

那老人上下看了沙成山一眼，道：「你好像受了傷？」

沙成山道：「一點輕傷！」

老人指着屋子裡，道：「去，屋子裡有吃的，你吃飽了就過來，幫我燒火！」

沙成山聞言，搖搖頭道：「我不餓，只想找個地方大睡一覺！」

老人道：「也好，你先睡，下半夜你來替換我燒火！」

沙成山見老人如此慎重，便緩緩的道：「敢問老人家，你這爐中煉的是甚麼？」

老人看了沙成山一眼，道：「一塊冰山寒鐵！」

沙成山驚奇的道：「只是一塊寒鐵？」

老人神色一凜，道：「寒鐵無價，你懂甚麼？」

沙成山道：「除了能打造一把利器之外，在下想不出一塊寒鐵能值幾何！」

老人道：「一塊寒鐵是不值甚麼，但經過老夫千錘百煉，去其腐朽留其精華，便立刻成為無價之寶！」

沙成山實在睏極，他只是一笑，覺得天下奇人奇事太多，這位老人焉能不是奇人？

一抱拳，沙成山道：「我先睡了，老人家，你煉你的寒鐵吧，在下不打擾了！」

老人只管把乾柴往爐裡塞，並未再看沙成山一眼！

沙成山走入草屋裡，只見一盞油燈擱在一張破桌子上，只有一張破椅子！

兩塊木板搭的床鋪上面只有一張棉被，屋子一角堆了個泥爐鍋灶，兩隻大碗還用粗盤子蓋着！

沙成山掀開盤子看，不由得搖搖頭，只見碗裡尚有半碗甘薯拌米飯，另一碗是苦味青菜！

想不到這位老人是如此過生活，沙成山看着吃的，心中有些發酸，這些東西除了能撐飽肚皮之外，還會有甚麼作用？

不料就在這時候，老人匆匆走進來！

他見沙成山看着兩隻碗發楞，不由冷哼一聲道：「有甚麼好看的？你又吃不下那些粗茶淡飯，還是早早睡吧！」

沙成山道：「老人家，你的日子太苦了吧！」

老人在牆上取下一支旱煙袋，道：「不錯，這十年來我是苦了些，所以我要再煉一塊寒鐵！」

沙成山道：「煉一塊寒鐵就能改善老人家的生活？」

老人抽着烟，邊望向屋外的火爐子，道：「不錯！」

沙成山大感興趣的坐在床邊，笑道：「煉得再久，它仍然是一塊鐵，絕不會變成金子！」

老人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等老夫煉成之後，那要比眞金子可貴重多了！」

沙成山睡意全消，煩惱盡除，他笑問道：「沙成山才疏識淺，老人家願否詳告？」

老人匆匆又跑出屋外，往火爐下塞了許多柴，才又回到屋子裡！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他緩緩的收起烟袋，對沙成山道：「一塊寒鐵經過我三年燒煉，在它溜體通紅的時候敲打而不落下一點火星子，才算煉成功，一塊三十斤重的寒鐵也只能打造一把三斤重的刀，這種刀如拿在武功高的人手上，便會通靈性，識者雖萬金也願購得！」

沙成山不由一怔，暗暗抖了一下右腕上的「銀鍊彎月」，臉色緊張！

老人嘆口氣，道：「想當年，我也曾打造過一把刀，唉……那把刀……」

沙成山抱拳，道：「老人家貴姓大名？」

老人眨動着一雙眼神，遙望向屋外的夜空！

他用力喘了一口大氣，道：「名字早已忘了，不過當年江湖上有人叫老夫為『刀神』！」

他自我解嘲的哼了一聲，又道：「老夫窮其一生只煉了一把刀，唉……那把刀……」

沙成山驚異的道：「老人家就是『刀神』？」

老人雙目一亮，道：「怎麼，你聽人提過我？」

沙成山道：「家師曾提過老人家！」

老人精神一振，道：「你師父是不是正果老人？」

沙成山立刻走下床，道：「不錯，正果老人正是家師！」

不料老人突然臉色一沉，道：「這老兒眞混帳！」

沙成山臉色一厲，道：「你怎麼罵我師父？」

老人重重的道：「正果若在，我還要找他拚命呢！」

沙成山道：「我師與你有甚麼仇？」

老人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他沉聲道：「老夫不說你自然不知道，正果老兒太可恨了！」

沙成山强壓心頭怒火，道：「老人家請快快說明白，如是家師不對，沙成山自應替我師擔待！」

老人家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老夫問你，正果可有一把寶刀叫做『銀鍊彎月』的？」

沙成山立刻舉起右腕，內力一震，一溜冷芒迸射，一屋子銀光耀目！

老人已經雙手高舉的道：「就是這把刀，就是這把刀！」

沙成山托刀在手，三尺銀鍊發出悅耳響聲！

老人家已經搶上來撫摸着那把彎月刀，幾乎熱淚盈眶，沙啞的聲音，宛如看到久別的親人！

老人粗聲道：「老夫在這把刀上花費七年時光，方煉得這把刀，它尺半長，五指寬，華麗無瑕疵，鋒利可斷流，啊，此生還能看到老夫的傑作，足慰平生了！」

沙成山道：「原來這把『銀鍊彎月』是老人家所打造，今夜相遇，眞是太巧了！」

老人家突然退後一步，沉聲道：「快說，你師父正果老兒如今在何處，我要他找他算總帳！」

沙成山黯然一嘆，道：「師父作古快十年了！」

老者猛的一震，道：「正果死了？」

沙成山點點頭，幾乎落下眼淚……

老者猛的一跺脚，道：「難怪十年沒他的消息，算我倒楣！」

沙成山抱拳一禮，道：「老人家，不知家師與老人家之間究竟有甚麼轇轕，可否明示？」

老人搖着手往屋外走，邊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我不打算再找他算舊帳，還是再煉另一把彎月吧！」

沙成山忙走上去，道：「為了我師地下瞑目，萬望老人家說個明白！」

他攔在門邊，又道：「有道是父債子還，我本視我師為父，理應代他老人家清償……」

老者看着沙成山，點點頭道：「你眞的願意替你師還債？」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當然！」

老者又走回來坐在椅子上，道：「好，我就告訴你，不過……你聽之後還與不還，我並不放在心上！」

沙成山又坐在床沿上，他心中正自琢磨着——這位老人家一定很有來歷！

老人扶着椅子坐下來，他眼望着屋外的爐火，彷彿在那熊熊的火光中撲捉到往事的片段！

深長的嘆一口氣，老人道：「三十年前了吧，老夫正在自家開的鐵匠鋪前面，腰繫一塊羊皮準備打造一件利器。突然之間來了個壯漢——嗯，這人自稱正果！」

沙成山未開口，心中却相當激動！

老人又道：「這人就是你師父了，他……他見面就塞給我一塊三十斤重的寒鐵，言明要打造一把彎月刀，且把一張圖形交給我。他很大方的給了我一百兩銀子就走了！」

沙成山道：「我師為何會找上老人家？」

老者仍然望向門外，道：「老夫當年被人稱為『刀神』，實因官家的刀槍多為老夫所打造，加上老夫一生孤獨，除了嗜愛打造兵器，便別無所好，所以正果便找上我老人家了！」

老人喘了口氣，突然奔出屋外面，匆匆的往爐中加了許多乾柴，

方又轉回屋子裡！

他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又道：「我接下正果的百兩銀子，立刻替他煉刀，豈料那塊冰山寒鐵十分堅韌難煉，一年下來，老夫只減少了三斤半，當時老夫就想不煉了！」

沙成山道：「一百兩子是少了些！」

老人搖搖頭，道：「不，正果每月送來一百兩銀子，從未曾中斷過！」

他一頓又道：「老夫本不想爲了一把彎月刀而失去別的生意，但正果答應，刀成之後給我五千兩銀子，這是個十分誘人的價碼，我自然是答應了！」

沙成山仔細撫摸着手上的「銀鍊彎月刀」，憶起師父臨終的一句話：「刀在人在，刀失人亡！」

老人緩緩的又道：「十年煉刀一把，可把正果樂壞了，當時他就給了老夫五千兩銀子，並許下諾，此生由他奉養，不必再替人打造兵器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我師本就是慷慨大方的人！」

不料老人呵呵一笑，道：「說甚麼慷慨，講甚麼大方，正果的心意我老人家全明白！」

他斜着一雙火紅的雙目看了沙成山一眼，道：「世上寶物以稀爲貴，寶刀也是一樣，如果我再打造出幾把同樣的彎月刀，小兄弟，你的彎月刀就不值銀子了！」

沙成山一怔，點點頭，道：「這話倒也是不錯！」

老人撫髯臉露得意的又道：「正果叫老夫閉火息爐不再煉刀，他每年總會送許多銀子來。

「那十幾年的生活，老夫過得相當愜意而舒服，而且……而且……嘿……」

沙成山眨着眼睛，道：「而且也不再煉刀子了？」

老人呵呵笑道：「而且我花銀子把長安城怡紅院中的花魁女萍兒贖了身，早晚由萍兒侍候着。

「那種日子呀……啊……比個公侯還逍遙自在……」

沙成山道：「能使你老人家日子過得快樂，我師也必安心了！」

老人突然一瞪眼，道：「老夫那裡會想得到，十多年前突然再也看不到正果的人，他好像忘了我老人家，害得我的萍兒捲了我的一切逃走，弄得我一文不名，幾乎流落長安街頭！」

沙成山道：「那時候大師已病，朝朝暮暮由我侍候湯藥，但他却從未對我提起這把彎月刀的故事！」

老人臉無表情的道：「所以我又千辛萬苦的找了一塊冰山寒鐵，決心再打造另一把彎月刀！」

沙成山突然哈哈笑，道：「老人家，這把刀是何人所定，何人所買？」

搖搖頭，老人道：「尚未有人要！」

沙成山道：「老人家，如果你打造出來沒人買，豈不是空忙一場？」

老人重重的道：「江湖上不少識貨行家，老夫絕不擔心賣不出去！」

沙成山一聲笑，道：「不錯，江湖上是有不少識貨的行家，而且彎月刀也確實超過一般寶刀名劍。但老人家別忘了一件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楞，老人忙問道：「甚麼事？」

沙成山道：「老人家，可知當初我師爲何拿着圖形要你打造這把『銀鍊彎月刀』的？」

老人重重的道：「我怎麼知道？」

沙成山道：「很簡單，因爲我師需要這種刀！」

老人不悅的道：「廢話，正果若是不需要，他又爲何花那麼多銀子找老夫替他煉刀呢？」

沙成山道：「老人家，這你就不知道了，只因我師修練一種絕世刀法，那是一種十分狠辣而又詭異的實用刀法，那種刀法也只有配以『銀鍊彎月刀』方能竟其全功，所以才找上你老人家！」

老人怔怔的道：「這麼說來，我老人家如果再煉造出另一把銀鍊彎月刀，也只有向你去推銷了？」

沙成山道：「大概是吧！」

老人道：「可是你已經有一把了！」

沙成山道：「所以我勸你老人家還是熄火封爐！」

老人道：「你不要有人要，我煉成以後掛在身上，走遍南七北五省，還怕沒有人找我買？」

一笑，沙成山道：「不會有人向你買，只會找你拚命！」

老人全身一震，道：「你甚麼意思？」

沙成山指着手中彎月刀，道：「此刀殺孽沉重，江湖上不少人物皆斷魂在此刀之下，老人家若是拿着同樣一把彎月刀行走江湖，只怕立刻會招致殺身大禍了！」

老人目瞪口呆，半晌，他緩緩對沙成山道：「你說的不錯，老夫只有向你推銷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不要，但……」

老人忽然雙手捂面，大哭着奔向屋外的火爐前！

只見他繞着火爐呼天搶地的道：「天啊，這幾年我又白忙了，我的刀……刀……啊……」

沙成山已經跟出來，他一把拉住老人，道：「老人家，我尚未把話說完，你就……」

老人淚水縱橫的道：「對了，你曾說要替你師還債，是嗎？」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

老人道：「那麼，你打算對我老人家如何交代？」

沙成山道：「明日一早上路，我先送你去個地方住下來！」

老人指着火爐，道：「三十多斤重的冰山寒鐵，如今只有不到八斤重了，一旦放棄，太可惜了！」

沙成山道：「要想煉到三斤二兩重，怕還得三年之久，算了！」

老人無奈的點點頭，道：「你眞的願意爲我養老送終？」

沙成山道：「只要沙成山有飯吃，就不會餓倒你老人家，放百二十個心吧！」

老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沙成山也跟着笑……

突然，老人對沙成山道：「這往後的日子，我老人家吃定你了！」

沙成山笑道：「應該的！」

此刻，沙成山想着，且等蘭妹在方家集生下孩子以後，便立刻帶着蘭妹，三人趕回雁蕩山。

那兒才是自己應該隱居的地方，這些年賺的銀子不就是藏在師父的石室中嗎？如今再加上這位老人家，正好有個照應！

便在沙成山倚門遙想的時候，老人匆匆提着個大水桶便往火爐走去！

沙成山剛自看過去，突見老人雙手舉着一桶水往那座大泥爐中傾倒下去！

「轟！」

那烈火熊熊的大爐子突然爆炸開來，只見泥水四濺，土石飛揚，倚門而立的沙成山也被爆聲震往屋子裡撞跌過去！

太突然了！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會因一桶水而炸了那座火爐子！

猛力的搖搖頭，沙成山立刻衝出屋子外面，他驚楞了！

只見老人已面目全非，氣若游絲，雙目一睜一閉，連鬚髮也已被火燒焦！

沙成山忙撲過去抱住老人，沉痛的道：「老人家，老人家，你醒醒……」

半晌，老人喘息了一下，睜開爛眼，道：「我……我……這……難道……就是……樂極……生悲？」

沙成山看着老人被火爐炸的慘狀，不由黯然的道：「老人家，大可不必提水息爐，你爲何……」

苦兮兮的翹起爛臉，老人道：「我……捨不……得爐中……的那塊寒……鐵……我想……立刻取……出來……同你一齊……上路……可是……」

沙成山道：「我這就帶你找大夫醫治去！」

說着，沙成山便雙手去托老人家！

不料老者搖搖頭，道：「不……行了……我的……肚……子好痛……」

沙成山低頭拉起老人破衣看，不由也是一驚，那肚皮上的爛肉焦黑泛烏，幾乎可見腸子！

慘然的一聲笑，老人道：「小伙子……你……能……答應我……一件事……嗎？」

沙成山道：「我答應，老人家，你請說！」

老人道：「把那塊寒鐵帶……着……也……把我……的這身……老骨頭帶着……就埋到……你師正果……的墓旁去……因爲……他……答應……要供養……我……」

沙成山點點頭，道：「老人家放心，天一亮我便立刻找輛車子送你老上雁蕩山……」

老人笑得可怕，道：「那……一……定……是個好……地方！」

沙成山道：「不錯，雁蕩山百丈峯的石屋雖不豪華，却也算得是洞天福地！」

老人忽然仰起上身，發出一聲淒厲的長笑……

沙成山突覺雙臂一沉，老人已歪倒在他的懷裡了！

沙成山厲叫道：「老人家！」

然而，這位當年馳名長安城的造刀高手——「刀神」，早已魂歸離恨天了！

抱起老人走入屋子裡，沙成山把老人的身子放在板床上面！

他單膝跪地的禱告道：「老人家，我會立刻把你送上百丈峯，要你老伴着我師長眠雁蕩……雖然我急於去見蘭妹，但她距離生孩子尚有三月之久，就叫蘭妹多在沙河等幾天了吧！」

* * *

此刻，兩匹健馬緩緩的往深山中行去！

沙成山把老人的屍體緊緊的裹在一張舊棉被裡綑在馬背上，有一塊泛着精芒的寒鐵，也裝在一個布袋子裡掛在馬背上。

沙成山不時的回過頭看一眼，心中相當不安！

是的，如果自己沒有找到老人家煉刀之地，相信老人家如今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然而……

遙望着遠方的青山高峯，沙成山帶着沉重心情，沿着山道直往一處老林中馳去！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獨孤兄弟倆趕到三仙岩，正遇到海棠丹桂冷咪紅冷咪白四女圍住東方美，兄弟倆出手接戰……苗大公見到了余凝霜，告訴她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近況，本欲帶余凝霜即刻離開，因她要求等二郎……丘文山竊聽苗大公的話，這天大的消息又是他賺銀子的大好機會，已擬好賣消息大計……小兄弟倆帶着東方美到了齊家酒館……



武林情未了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昔日劍俠變痴呆　妻兒當面不相識

石板下面有聲音，聲音很粗壯。

「李七嗎？開！」

簡單一個開字，石板轟的一聲推開了，那個漢子叫李七，他在洞中看外面：「老板娘，他們一共……」

「三個，快帶他們進去吧！」

李七忙招手：「進來進來！」

獨孤二郎來過的，他當先走進去了。

獨孤一郎隨之也進去，那東方美向齊大妹子道：「你們這是幹甚麼的，怎麼鑽地洞呀！」

笑笑，齊大妹子道：「老人家，走到那一頭呀，你想喝茅台也不缺。」

東方美一聽不問了，低頭走入洞中了。

那李七忙又把洞堵上，這才燃了火把走前方。

這地洞還眞長又大，左轉三右轉七，轉來轉去人都快轉昏了。

如果有人在這洞中迷失了方位，肯定走上半天也走不到洞口。

那李七十分快，好像是怕人把路標記下似的，火把在手上一揮又揮，揮得火苗子呼嚕响。

這條地洞是怎麼形成的？

附近有個古老的大石塚，有一塊早已斑剝石碑，碑的正面是記事文，碑的背面有幾個大字。

「黃巢殺人八百萬，在限難逃。」

雲夢人的傳說，黃巢從陝殺人，一路殺過終南山入兩湖，黃巢人馬是由雲夢轉入中原再殺人的，所以雲夢這兒的人都躲起來了。

躲到了這條地道中，而這條地道，却是由武當山上一位老道設計的，至於老道何許人也，那就不知道了。

這條荒蕪的土坡下面，有了這條八卦地洞，年深久遠之後，却又被丘文山用上了。

＊　＊　＊

獨孤兄弟與東方美三人緊跟李七走，走到了一處石壁前，那李七用拳頭在石壁上擂了三下，那一面傳來了一聲吼叱：「誰？」

「五哥，老七呀！」

「刷」的一聲石壁露出個大洞，祇聽趙五呵呵一笑，道：「喲，回來了呀，歡迎，歡迎！」

那李七也向獨孤兄弟打聲招呼：「好走，好走！」

砰的一聲石壁又闔上了，趙五提了燈，對獨孤兄弟一照，不由笑道：「一模一樣呀！」

他再照東方美，不由一呆，道：「怎麼來了個老奶奶，妳酒氣薰天呀！」

「薰死你個小王八蛋！」

趙五道：「哎哎，你怎麼罵我

呀？」

東方美叱道：「少惹我老婆子，帶路！」

趙五呆了一下，心中在想：「她吃醉了。」

這一段地面由趙五掌理，又走了幾十丈才走到地道口處，獨孤二郎道：「到了，到了。」

獨孤一郎道：「娘在上面嗎？」

「是的，哥，娘好想你呀！」

獨孤一郎拉了東方美，道：「乾娘呀，我們一同去見我那可憐的娘。」

不料東方美手一甩，叱道：「乾娘我是會見你娘的，祇不過不是現在。」

「我們已來了呀！」

「老婆子在外等你們。」

「爲甚麼？」

「等你們母子三人抱頭痛哭以後我進去，唉，老婆子見不得那場面，那是十分傷感的呀，去！去！」

她把手揮着，自己却不走。

於是，丘文山哈哈笑着迎過來了。

這個自己把自己包裝得十分神秘的人物，先向東方美施一禮，道：「老前輩俠駕光臨，丘文山萬分歡迎，如果老前輩暫避，啾，這間房中有十斤茅台等妳喝。」

東方美大笑，道：「太好了，祇要有茅台喝，你就是當我乾兒子我也收你了。」

丘文山心中一緊，這老傢伙也可惡，但他心府深沉，笑呵呵的道：「也得有那個命吧，老前輩，請進呀！」

東方美果然與丘文山二人進去了。

她進去就喝茅台酒，樂了。

一邊的小院中，那間精舍門下，獨孤二郎與獨孤一郎兄弟二人，一聲大叫：「娘！」

精舍中坐着一老人，那人正是苗大公。

另一邊坐着余美人，余凝霜的雙目睜得大，雙方祇是一怔間，余凝霜張開雙臂一聲叫：「我可憐的孩子呀！」

「娘！」

兄弟二人撲上去，雙雙跪在地上了。

三人珠淚泉一般的流，那悲聲着實令人鼻酸。

苗大公看得也搖頭，他用力的吸了一口氣。

「孩子們呀，你們的爹娘受了大罪了呀！」

抹着眼淚，余凝霜以雙手各托起一張面孔，她用力的仔細的看着這兩個失散多年的兒子。

看着，想着，却忽然把兩人的頭緊緊的抱在懷中，她再一次的大哭：「可憐的孩子喲！」

「娘！」兄弟二人也哭叫，那眞的是人間悲劇，蒼天汗顏，誰說上天不開眼，溫暖就在這一刻。

半晌，苗大公道：「快收起悲傷，你們還有許多事情等着去辦了。」

獨孤二郎道：「老爺子，你是……」

余凝霜道：「他老人家才是咱們一家的大恩人呀，你兄弟快上前，重重的叩上三個响頭。」

苗大公也不攔阻，嚄，獨孤兄弟聽他們娘的話，這二人立刻爬在地上冲着苗大公「咚咚咚」的連叩，地上也有了坑，太重了，苗大公與余凝霜齊吃一驚，以爲兩兄弟的頭必叩破了。

獨孤兄弟的頭受過訓練的，當年二人被天地雙煞把頭打得盡是大肉包，打得久了，痳木了，那年頭人們也不知道甚麼叫腦震盪，可也把二人練成了鐵頭功。

二人地上叩三頭，地上立現兩個坑。

苗大公急叫：「起來起來別叩了！」

余凝霜道：「我的兒子呀，天亮咱們去找你們爹！」

她此言一出，獨孤兄弟二人楞然了，怔住了！

苗大公拍拍這兄弟二人，道：「發的甚麼呆！」

獨孤兄弟忽然齊聲叫：「在那兒？這……不是在做夢吧，老天爺！」

二人竟然說的同樣話，便語氣也一樣的帶着懷疑味道，令他們的娘又道：「你爹全是由苗老爺子一手保護着，至今在……」

苗大公立刻示意，余凝霜警覺不說下去了。

獨孤二郎道：「我爹……」

苗大公道：「別問，跟我走就對了。」

就在這時候，門外忽有人大聲叫：「小子，小子呀，你說齊家酒館有十罈女兒紅呀，快叫他們送來呀！」

叫着，祇見是東方美走進來了！

「哈哈哈，母子相會激情已過，氣氛好多了！」

她忽然衝着苗大公一瞪眼，道：「你……你不就是湖湘老頑童嘛！」

「東方美呀！」

「個老頑童，幾十年過去了，你眞能活呀！」

「你也一樣賴着不走人。」

「哈……」東方美大笑，笑得口中酒漬也飛出口外。

「呵……」苗大公笑道：「終究，咱們那一代的人物少之又少了

吔！」

他有着唏噓與感慨！

於是，丘文山嘻嘻哈哈的也進來了！

丘文山早就該來了，祇不過他不放過任何機會，一心想早早知道獨孤無名的消息。

他剛才幾乎已聽到了余凝霜說的，但苗大公示意她，她才未再說出口！

余凝霜見是丘文山走來，她起身上前致謝！

「丘當家的，在此受到你妥善招待，更且安全，余凝霜心存感激！」

丘文山忙搖手，道：「看你說的，不就見外了？」

其實，余凝霜受他利用，早已賺進一萬多兩銀子了。

余凝霜還叫獨孤兄弟上前致謝，祇是未再叩頭。

余凝霜對丘文山道：「今夜之後，咱們就要走了，他日必有回報！」

丘文山道：「夫人吶，丘文山已派出人馬到各處訪查獨孤大俠的下落了，你這一走，如果有了獨孤大俠的消息，丘文山如何通知夫人？」

余凝霜道：「丘當家的，就不用多麻煩了，事情已十多年了，我想……」

她未再說下去，丘文山已站起身來，道：「各位明日一早要走，丘文山也不再堅留！」

他匆匆的走出去，又匆匆地折回來，手上已提了個包袱，那裏面裝的是二百兩銀子，每錠一兩，共計二百個，那個包銀錠的包袱很好看，是繡黃花的綢布，上面帶着一股子香味！

余凝霜大爲感動，道：「丘當家的，你與老闆娘都是好人吶！」

丘文山一笑道：「丘某感於獨孤大俠英名蓋世，這些小小幫忙，夫人就不必掛齒了！」

苗大公道：「丘當家的，老夫交你妻子的藥方，按時按天服用，你們不久就會抱兒子了，哈……」

「哈……」丘文山也笑，但他的心中直罵：「老傢伙呀，要你管的甚麼閒事！」

丘文山是在陽奉陰違，他是眞的不打算再同齊大妹子同床，自從齊大妹子與丁三焦風流二人勾搭上之後，丘文山就討厭同齊大妹子再提過去。

祇不過目前他不能得罪齊大妹子，他有些發愁！

＊　＊　＊

走了，余凝霜、東方美、苗大公、獨孤兄弟五人仍由原來地道走了。

余凝霜終於不再孤單了，至少她的兩個兒子已回到了她身邊。

余凝霜很感激東方美，她更感激苗大公，那種視這二人爲再造父母的表情，令余凝霜對這二人十分恭敬！

五個人走向大山中，山道上，苗大公才敢把獨孤無名的情況說出來。

那獨孤無名身上餘毒多年來想盡辦法無法全部解掉，苗大公在萬般無奈下才會想到「解毒還須製毒人」，他才千里迢迢的找上三江雲夢，求齊大妹子告知那毒王的下落！

可是毒王已死，這事情難辦，那余凝霜聽得十分焦急，却忽然向苗大公道：「老爺子，毒王李大叔雖死，但却交給我一本煉毒解毒小冊子，我帶在身上，但不知能不能用得上！」

苗大公已伸手，道：「快拿出來，老夫瞧瞧！」

余凝霜邊走邊把手册自袋中取出來。

那是毒王在老君洞中臨終之前交在余凝霜手上唯一的遺物！

當時毒王也曾很坦白的告訴余凝霜，他李歧旺不是好人，祇因爲煉毒不愼，他已失去了性能力，否則他早已對余凝霜下手了！

男女相處十多年，又是冷風香故意安排，李歧旺要是對余凝霜動粗，太簡單了。

苗大公邊走邊看那本小册子，他本是江湖上名醫，小册子上錄下的各種毒草毒物，他一看便知。

於是，苗大公哈哈笑了。

「有此小册子，獨孤大俠有救了，哈……」

各人聽了苗大公的話，高興呀！

＊　＊　＊

有個短小精幹的漢子走得十分自在，不時的一聲大叫：「十里香！」

祇要他呼叫，遠處前方就會「汪」的一聲叫，仔細看過去，原來是一條小黑狗！

小黑狗的名字叫十里香，那黑狗身短腿長尺半高，一跳三丈遠，這時候正利用他的嗅覺往前奔跑着。

那矮漢一抬頭，這才發覺這人不是別人，「順風耳」焦風流來了！

一個順風耳帶着一頭靈敏的狗匆匆的跟踪而來，這是幹甚麼的？

當然是跟踪余凝霜他們五個人了。

這一回才眞正是大買賣，如果找到獨孤無名落脚的地方，丘文山就發了一筆不大不小的財。

丘文山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不論是跟踪人或打探甚麼消息，他都有其獨到之處。

這一回他使的甚麼手段？馬上就知道了。

＊　＊　＊

獨孤兄弟二人陪同他們的娘余凝霜，夥同大酒簍子東方美，在老頑童苗大公的帶領下，翻山越嶺，過河走澗，他們繞過了太白山沿山道走，山口處，孫二娘的野店門口站着孫水秀，她懷中抱着一綑柴，抬頭見是獨孤兄弟一行走來了，她拋下懷中劈好的柴，大聲呼叫：「娘，娘，他們來了吔！」

屋子裏跳出孫二娘，孫二娘手上拿着刀：「誰，是不是山賊呀！」

孫水秀道：「小兄弟二人與老太爺，還有……」

獨孤一郎已揮手，叫道：「大娘，咱們在這兒打個尖，有吃的……」

余凝霜已對獨孤二郎道：「娘吃不下，帶些東西咱們路上邊吃邊趕路！」

獨孤二郎道：「娘，我依娘的話，我們帶上吃的走。」

他急忙跑過去，孫氏母女迎上來了。

獨孤二郎對孫氏母二人道：「我娘交代了，大娘，我們有急事，不能路上躭擱，爲咱們包些吃的，咱們要趕路了！」

孫二娘面對余凝霜怔住了。

「女兒呀，你看看，你看看獨孤夫人這模樣，多美呀，生爲女人當要這身段，眞的是明艷照人，女人也愛看！」

余凝霜道：「又要打擾你們了！」

孫二娘道：「沒事，沒事，也是咱們應該的，既然有急事，我母女立刻爲各位把吃的包起來！」

孫水秀道：「滷了不少野兔子肉，把兔子腿肉包上十幾根，路上啃着吃！」

東方美哈哈笑：「太好了，這天下甚麼最好吃呀，天上飛的鴿子鵪鶉，地上走的兔子狗肉，哈……」

孫氏母女很快的把兔子腿包了一大包，香味四溢，滷味入肉，脆香可口，令人生津。

一行人不稍停，過了這座大山峯，那東方美忽的噫了一聲，道：「怪事也！」

獨孤一郎道：「怎麼啦？乾娘？」

東方美道：「我看吶，且把你們啃吃的兔子骨頭交給我老婆子處理！」

獨孤一郎道：「乾娘，你幹甚麼？」

東方美道：「且照我的話做！」

於是，每人把啃吃的兔子骨頭全數交在東方美的手上，每個人也以奇怪的眼神看着這老太婆！

祇見東方美叫大伙往前走，不回來，她却拿着兔子骨頭站在山道上，直待苗大公四人走遠，東方美吃吃的笑，她先拋下一根兔子骨頭在山道上，然後斜刺裏掠入附近林子裏，再把幾根兔子骨頭放在草叢中。

東方美一躍上了樹，她冷笑着看那來自山下的黑狗！

原來東方美發現身後遠處，怎麼那個黑呼呼的黑狗一直的在跟踪他們。

初時並不在意，兩天之後，東方美注意了。

幾十年江湖歲月不是白混的，東方美肯定這個不大不小的黑狗有問題，她出了個點子，要抓這條黑狗！

東方美如果要捉一頭黑狗，那太容易了，容易得就如同彎腰拾起地上一件東西。

那條黑狗過來了。

狗撿骨頭是十分正常的事，兔子骨加滷味，對於狗而言，大餐！

東方美以骨引黑狗，心中十分肯定，有狗跟踪，必有人驅使，那個驅使黑狗的是甚麼人？

東方美以爲，捉到了就能引出那個驅使黑狗的人。

老人家在樹上看得清，老太太看得發了呆！

祇見那黑狗經過山道，也經過那根兔子骨頭，嗨，人家連狗眼皮也不抬一下，瀟灑從容的追過去了。

東方美吃一驚，這條狗成了精，狗不啃骨頭呀，這是甚麼原因？

黑狗已走遠，有個精壯矮子奔過來，那人，令東方美一怔，這種打扮的人物江湖上的人大部份清楚，這種人物善於跟踪。

東方美想了又想，她忽然的笑了。

「娘的，必是齊家酒館的人物，探到了消息換銀子！」

要知這東方美積數十年江湖經驗，很少她不知道的事情，似眼前這種事情，她祇一經推敲便笑了。

東方美不走山道，她翻高山走斷崖，過了大荒林，繞到了苗大公前面，她老人家坐在山崖上猛喝酒，苗大公幾人吃一驚。

「老太太，你怎麼反而走到前面了！」

山崖上，東方美道：「苗老頭，我問你，還有多久可以趕到呀！」

「明日午時！」

「那就別走了！」

余凝霜一呆：「前輩，怎麼不走了？」

「咱們被人跟踪了！」

獨孤二郎道：「甚麼人跟上來

了？」

大伙聚在一起，東方美道：「不知道，不過我老婆子推論，應該是那丘文山動的心眼！」

余凝霜道：「這是爲甚麼？他幫了我大忙呀！」

東方美道：「幫你是假，弄銀子是眞！」

聽得獨孤兄弟也呆了，齊大妹子很關懷他兄弟呀！

齊大妹子更關懷獨孤夫人，他們爲甚麼暗中跟踪？

東方美對苗大公道：「苗老頭兒呀，你知不知道天下甚麼樣的狗兒不啃骨頭？」

「天狗！」

「有天狗嗎？」

「不多見！」

東方美道：「天狗憑甚麼能追踪獵物？」

苗大公道：「天下最敏銳的嗅覺！」

東方美道：「仍然要靠牠的嗅覺呀！」

「是的，不靠嗅覺，甚麼樣的狗也會失去了方向！」

東方美道：「好了，各位，我們每人檢視自己的身上，聞一聞有甚麼異味！」

她此言一出，每個人鼻孔聳動，用力的聞着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東西！

那獨孤二郎提着個包袱他也聞，而且用力的聞，道：「這裏包了二百兩銀子，乃是丘老闆贈的程儀，祇是，各位聞聞這包袱，是不是……」

苗大公就站在獨孤二郎身邊，立刻接到手上聞了又聞，他哈哈笑了。

「天香粉呀，女人擦身十天不散，帶在身上香十丈，裝在袋中也清香，天狗配天香，難怪！」

東方美道：「爲了消息，丘文山無所不用其極呀！」

余凝霜道：「前輩，至少到目前爲止，丘老闆是站在幫助咱們的立場！」

東方美道：「咱們把銀子分別帶在身上，由我老婆子帶上這塊天香包袱，把那天狗引開！」

獨孤二郎把銀子分別與獨孤一郎揣在身上，那一塊天香包袱，由東方美帶着，裏面放了石頭。

東方美對苗大公幾人道：「你們快走，老婆子逗一逗那個跟踪的小子！」

她飛身斜掠，閃入林中不見了。

苗大公笑了，道：「人老了就會返老還童，做些調皮的勾當，而我老頭子已再由老頑童變成老漢了，哈……」

* * *

山林依舊有風聲，山中風聲也恐怖，一條黑狗奔進林子裏，牠叫得也凄厲！

黑狗抬頭看樹上，那三丈餘高處掛了個金黃色包袱，包袱被垂下來，引得黑狗往上躍，差一丈牠咬不到！

有個矮漢那是焦風流，順風耳焦風流遙遙的看過來，他立刻明白事情被人揭穿了！

焦風流何許人也，事情被弄穿他笑了，因爲，他當發覺山林中出現兎子骨頭的時候，他就懷疑被人識破了，所以他對自己的行動更加的小心。

當他暗中看到樹上的老太太，他冷笑了！

焦風流才不會去管他的黑寶貝狗兒，他仍然獨自去跟踪，跟踪余凝霜幾人。

東方美等了快一個時辰，她不見有人來拉走那黑狗，不由感到奇怪……

那黑狗就是不走開，樹下牠不叫，坐在地上抬頭看樹上掛的包袱！

於是，東方美在迷惘中又走回去了！

她再是有經驗，但還是暗中有人盯上她了！

* * *

一道山脊上，苗大公手指遠處半山坡，在那綠油油的樹林中，露出古刹一角，有風鈴聲傳過來。

苗大公道：「你們看，就在那樹林中，那座古廟叫黑龍廟，香火不盛，反倒清靜……」

余凝霜母子三人已開始激動了。

余美人也落淚了。

「我的丈夫唷，爲妻的找到你了，你好嗎？」

獨孤兄弟也難過，苗大公對東方美道：「後輩的傷感，沾染了我們老一代的心酸，只可嘆獨孤大俠已忘了他自己是甚麼人了！」

東方美道：「那是你的事，你不是有了毒王的那一本百毒小册子嗎？你去煩心吧！」

這五人繞過了山道走荒徑，直往那黑龍廟去了！

焦風流爬在草堆中吃吃笑，他的心中也笑。

「眞叫出人意料之外，獨孤大俠會躲在這種深山之中不出現，太好了，這可是大筆銀子到手了！」

焦風流拔身飛奔下了山，他忘不了他的黑狗還在林中未走開。

焦風流認準了方向奔入林中了。

「天狗呀，我的十里香哎……十里香呀！」

焦風流叫着奔進林子裡，忽然他驚呆了。

只見十幾頭大野狠正在啃吃他的十里香，那黑狗被野狠咬得是血肉模糊，皮開肉綻，狗頭也被咬得眼珠子都不見了！

十里香就是黑狗之名，實際上那塊黃色包袱也是塗了十里香花粉，如今黑狗盡了忠，焦風流拔刀衝過去，他大吼：「我砍了你們這批畜牲，殺……」

他揮刀，氣勢也凶悍，羣狠立刻四散，焦風流抬頭看，樹頂上掛的是黃包袱，他騰空而起，取下了包袱，却發現是一包石頭。

「你娘的！」他把石頭砸向野狠，揣了布包下山崗，匆匆的回雲夢去了。

焦風流仍然是高興的，任務完成了，他當然高興。

任務完成，也表示銀子賺進來的意思！

獨孤無名的再出現，那可眞的是江湖大事！

* * *

松下有童子，童子提酒壺！

松下也有兩個人在對弈，十分專注的在下棋，還是一邊的童子開了口：「師父，很多人來了！」

那老和尚猛抬頭，笑了。

與老和尚正自專心下棋的，正是江上漁翁水伯，這時候他也看向山下！

「是老頑童呀，他把甚麼人帶來了！」

「三男二女五個人，我的黑龍廟快裝不下了！」

這二人推棋而起，老和尚對身邊的小和尚道：「今晚多做齋飯，有客人來了！」

小和尚回頭走，進入廟中去了！

這時候，山下有人大聲叫起來：「老漁翁呀，你猜也猜不到，我把甚麼人帶來了！」

水伯大叫：「總不會是洞庭風月宮的人吧！」

「哈……」苗大公笑笑。

於是，山下的五人到了黑龍廟前大松樹下面，余凝霜早聽過苗大公提過是他與一位湖上老人水伯救了自己丈夫，今日一聽之下，她立刻上前盈盈施禮，道：「老先生呀，多謝當年你與苗老爺子救了我丈夫，余凝霜感激五內！」

她又對兩個兒子吩咐：「上前叩頭！」

獨孤兄弟二人忙又走上去，趴在地上叩響頭，叩得咚咚響，老和尚吃一驚，別叩出人命來。

他怎知獨孤兄弟都練了鐵頭功，再是叩響頭也不會痛！

就在這時候，從高處有個粗漢挑着一擔子柴，腰插一把斧頭走來了。

這粗漢滿頭亂髮，赤着雙足，褲子有破，却雙目有神光，大踏步挑着一百多斤的木柴來了。

苗大公指着粗漢，道：「獨孤夫人，你不認得這個粗俗的人嗎？」

余凝霜奔上前去，她伸雙手拉牢了粗漢，半晌，那粗漢沒反應。

不相識當然沒反應，粗漢甚至快把他四週的人全忘光了，他只是認得這座黑龍廟。

猛然間，余凝霜一聲大叫：「無名……啊……嗚！」

余凝霜用力的摟抱住粗漢，她感到好像自己抱住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根樹幹！

見這模樣，獨孤兄弟二人也撲上前去，兄弟二人跪下了，兄弟二人也流淚，兄弟二人也呼叫：「爹！」

立刻間，母子三人拖拉住粗漢哭成了一團！

粗漢不哭，粗漢無動於衷。

余凝霜見這光景，流淚滿面，她那柔荑的雙手，去捧着獨孤無名那毛茸茸的面頰，她那微帶顫抖的櫻唇，開始在獨孤無名的下巴舐着，那種忘了一切的尖叫，好像呼喚不出當年的丈夫回來。

當年，獨孤無名縱橫河岳，飄逸俊秀的樣子不見了，他變得如此的一副可憐樣子。

獨孤無名幾乎就是一具行屍走肉了！

人如果甚麼也忘了，傻了，他還有甚麼反應？

獨孤一家人是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團圓，實在應稱之謂團而不圓。

老和尚走了，水伯也進去了，東方美在遠處崖邊唏噓不已，老人家猛喝酒。

苗大公不見了。

苗大公往山中走去了，他手上拿着毒王李歧旺送他的那一本百毒小册子，山中尋解藥了。

獨孤一郎大叫：「爹，我是你兒子一郎呀，我長大了，難道你一點也記不起了？」

獨孤二郎也呼叫：「爹，你是中州一劍呀，你有一雙孿生兒子就是我們兄弟二人呀！」

余凝霜也尖叫：「無名，你就不會醒醒呀，醒過來呀，醒過來看看我帶着咱們的兩個兒子呀，我……眞的想你想得快絕望了，嗚……」

這一家人眞的悲慘，上天也將嗚咽了，那黑雲罩山頭，日光也黯然失色了！

這一夜，余凝霜緊守在獨孤無名身邊，她托起了傻瓜似的獨孤無名面頰，雙目直視，宛似百看之不厭，她在獨孤無名的眼神中，找尋那當年在劍廬過的美好日子！

獨孤兄弟也在一邊，兄弟二人除了拭淚，他們偶爾也會呼叫一聲：「爹！醒來呀！」

聽得叫人心酸，叫人難過。

就在三天過午不久，只見苗大公抱了一大堆藥草奔回來了。

苗大公依據毒王的小冊子所寫的，他分別把一應藥草分開來。

水伯道：「行嗎？」

一邊的東方美道：「死馬也當活馬醫……」

苗大公對老和尚道：「熬，熬上一大鍋，天天把他泡在藥水中，他還得喝另外一種藥水！」

老和尚道：「毒未攻心，但皮肉已爲毒所腐蝕，只怕他的頭腦也快爲毒所侵，老頑童，這可得仔細了！」

「你是怕把他醫死呀，那是不會的！」

他自袋中取出個錦盒，又道：「五十年前，天山雲老送我的這粒雪蓮大還丹，也才一粒，看來老夫是爲他而保存了五十年！」

眞的大方，那是救命寶物，苗大公一下子送入獨孤無名的口中了！

於是，藥草水熱呼呼的叫獨孤無名喝下去，然後又把他浸泡在水桶裡！

有奇怪的現象發生了。

只見這廟牆四週空樑之上，窗門之外，在藥草的霧氣飄散中，那蜈蚣蝎子毒蟻，紛紛死了落在地上，看得每個人都吃驚。

余凝霜挽起衣袖，親爲丈夫守在一邊，那股子情義是很感動人的。

獨孤兄弟已有兩天長跪在黑龍王爺的神案前，這兄弟二人爲他們的爹在祈求神明的救護。

治療一經開始，是不能間斷的，苗大公天天往山上去採解毒草，他老人家的心中，救人第一。

* * *

有人却是賺錢第一，雲夢酒舖子的丘文山與齊大妹子二人就是賺銀子第一的人物。

丘文山賺銀子是有目的的，那是他早年的計劃，現在就快實現了！

丘文山與齊大妹子併肩賺銀子，二人分別趕往興隆集與七虎山莊。

丘文山去了七虎山莊，齊大妹子三走興隆集。

這夫妻二人就在焦風流回去以後便出動了。

* * *

又見六個大漢，其中兩人抬着丘文山飛一般的趕往七虎山莊，賺銀子的事情，那當然不能躭誤。

丘文山躺在軟轎上，他的兩支枴杖由另一漢子扛肩上，這一行走得快，七十五里走平川，三十二里是山路，一夜奔行到天明，七虎山莊正在慶賀宰父長風過三十五歲生日，七虎山莊辦喜慶，丘文山坐着軟轎趕到了。

西門開正在忙裡忙外迎賓客，忽見丘文山乘轎而來，他迎上去了。

「喲，是丘老板呀，甚麼風把你吹來了。」

丘文山抬頭看，低聲問：「西門總管，今天七虎山莊在幹甚麼呀，怎麼這般的熱鬧……」

西門開笑笑道：「丘老板，咱們莊主過生日呀！」

「甚麼？宰父莊主過生日嗎？怎麼也不通知我丘某人，四色大禮也沒備……」

西門開笑笑道：「不必了，進莊去吃杯水酒吧！」

丘文山一聲笑，道：「西門總管呀，禮雖沒有備，但却爲宰文莊主帶來一項大消息！」

「甚麼消息？」

「有了獨孤無名下落了！」

西門開心神一緊，道：「誰？」

「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呀，有了消息了！」

「在那兒？」他忽的一聲乾笑，又道：「白問，因爲你丘老板是爲了銀子才來的，沒有銀子你是不會說的！」

丘文山道：「大總管眞正知我心，實在話，爲了這項消息，我的損失大呀！」

「你有甚麼損失？」

「天狗十里香完了，那是一條身價不凡的寶狗，這一回死在荒山中了！」

西門開道：「丘老板，今天是咱們莊主辦生日會，這個消息也許更增添咱們莊主的歡樂氣氛！」

丘文山道：「一定會，只因爲宰父乃偶儻大公子人物！」

「好，你在客房稍等，我進內廳去稟報！」

丘文山不進客廂，他仍然坐在軟轎上。

丘文山低沉着聲音對他身邊的六名大漢道：「三江地面連上信陽州，七虎山莊比之那劉家寨還有銀子，你們看吧，有一天咱們來下手！」

六個大漢臉上露出了微笑，笑得別人以爲他們也爲莊主生日而高興，但若仔細看，六人笑得不自然，笑得陰又奸。

陰毒的笑是令人吃驚的，丘文山他到底在打的甚麼主意，好像他把自己包裝得叫人莫測高深。

於是，宰父長風親自出來了。

丘文山在軟轎上打個千，高唱個喏：「恭喜宰文莊主生日快樂，萬壽無疆呀！」

「哈……」宰父長風笑着，伸手按住了轎杆，道：「丘老板，這才幾天，你們已知道獨孤無名下落了？」

「也是湊了巧，運氣好！」

「你大概要銀子才會對我說吧！」

丘文山道：「莊主，消息得之不易呀！」

「多少？」

「一個大整數，銀子一萬兩！」

宰父長風雙眉一挑：「獅子大開口了！」

丘文山道：「我們的開銷也龐大！」頓了一下，丘文山又道：「收拾了獨孤無名，余大美人就是莊主的人了，哈！」

宰父長風道：「余大美人她……」

「在，仍在河面上，但行踪不定，却也在丘某的掌握中……」

宰父長風聽得微點頭，道：「好，我命人取銀子！」

一邊的西門開道：「莊主，這……」

宰父長風神色堅定的道：「有錢必有名，有名就有銀子，互爲因果，無人懷疑，自從得了那句『宰父偶儻天下知』以後，本莊主無時不爲這句名字而努力地去美化它，如今得到武林第一大美人，區區這一萬兩銀子，又何足掛齒，去拿來！」

西門開心中不愉快，但還是奔入帳房取銀子去了。

宰父長風對丘文山道：「余美人的近況如何？」

丘文山道：「余美人十分正常，當然，她常思念着她的丈夫獨孤無名……十多年了！」

宰父長風道：「能爲丈夫守身十多年，只此一樁，已足以令人欽佩，也算得奇女子了！」

就在這時候，西門開托着一個大紙包過來了！

「莊主，一萬兩銀票！」

「給他！」

西門開實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把紙包交在丘文山手上：「丘老板，你點點數目！」

丘文山笑笑，道：「我丘某如果當着宰文莊主的金面，數着賞賜在下的銀子，那就別在江湖上混了！」

宰父長風道：「說吧，人在甚麼地方？」

丘文山指着西北方的大山，道：「陝南的終南大山中有個地方叫黑龍嶺，黑龍嶺下有個黑龍廟，獨孤無名的人就住在黑龍廟中！」

宰父長風道：「他爲甚麼不出山？他爲甚麼躲在深山古廟中！爲甚麼他不管他的妻子了？」

丘文山道：「莊主，這些呀，咱們就不清楚了！」

一包銀子揣在懷中，丘文山重重一抱拳，道：「宰父莊主呀，打鐵要趁熱，早去把獨孤無名打發掉，這以後余美人便是宰父莊主的了，哈……」

宰父長風一笑，道：「丘老板好走！」

丘文山坐着他的軟轎匆匆的走了，走得愉快，連抬轎子六名大漢也笑了。

宰父長風有賀客，賀客之中有那知府的內總管「三江惡虎」左宗仁在內。

川南三虎也在座，宰父長風看着丘文山一行走出山莊，忽然對西門開道：「請左總管大人立刻派人追上去，討回銀子。」

一怔：「那是要動刀子了？」

「殺了他們。」他冷笑，然後與西門開一同走入內大廳中了。

果然，西門開把莊主的意思暗中告知正吃酒的左宗仁，左宗仁也嘿嘿笑了。

左宗仁又與一邊的川南三虎老大丁春元低聲嘀咕幾句，丁春元也笑了。

川南三虎殺不過獨孤二郎，雖公山前吃了苦頭的是丁春元，但川南三虎不會把丘文山這幾人放在心上，何況丘文山又坐了轎。

川南三虎靜悄悄的退出內廳，三人提了刀便往七虎山莊大門外奔去。

大門外西門開舉手笑了，道：「我爲三位把酒斟上，等候各位好消息。」

丁春元走到馬匹前，他笑笑道：「西門總管，你勞駕了，銀子討回來咱們也該走了。」

於是，三匹快馬奔出了七虎山莊。

丘文山的快轎早已奔出五里遠，那兒是林蔭大道，路的兩邊還有斜坡。

丘文山哈哈笑，道：「六金剛，咱們的目的可不是這區區一萬兩銀子。」

「哈……」扛拐杖的大漢在後面，他笑得得意：「當家的，咱們要的是七虎山莊的寶庫。」

「哈……」丘文山笑了，便是抬軟轎的也笑了。

這六人都是大力士，也是丘文山身邊的殺手人物。

有個大漢開了口，道：「獨孤無名出現了，七虎山莊不放過獨孤無名，飛馬幫的人更不會放過，便是三江知府的捕頭也在抓人，至今十多年，案子還在懸着。」

另一人接道：「當然，洞庭風月宮更是要找獨孤無名，那兩個凶殘女人，她們不願白忙一場，非要殺了獨孤無名不可。」

軟轎上的丘文山得意的笑道：「且等他們幹起來，咱們就挑肥撿瘦的大幹一票，我們南京去當大老板，搖身一變是富商，誰也不會知道，咱們是幹甚麼出身的，哈……」

丘文山終於說出他內心之中深藏的計劃，那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有人以爲他深藏不露是爲了稱霸武林，錯了。

丘文山從不打算稱霸武林，那是笨蛋們幹的事，丘文山十分明白，一個人如果稱了霸，當了王，這個人至少有許多人想殺他，想把他打倒，因爲許多人也想當王。

皇帝的尊貴，天下勿庸置疑，但如果改朝換代的時刻到來，這位皇帝就倒楣了，非挨刀不可。

丘文山以爲，有銀子最重要，弄上大把銀子，找個最大地方，開上十幾家綢緞莊，十幾家金店，大飯莊子開起來，再成立個大船隊，騾馬成羣養起來，他在地方上不當官，這樣的人物官府也敬重，因爲他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閻王見了也會笑。

丘文山的人馬早已知道丘文山的計劃，所以他們拚命的爲丘文山出力。

此刻，就快走出這幾里長的林蔭大道了，忽然間，丘文山低叱一聲：「馬！」

六名大漢也聽到了，扛拐杖的道：「好像是繞到咱們前面的馬，一共有……」

「三匹！」丘文山很肯定。

丘文山已修了「七斗陰風指」，那是上乘神功，修此武功之人，耳聰目明，心神寧靜，一旦對敵，能眼觀四方耳聽八面，靈敏異於常人。

丘文山的話果然應驗，前面的林蔭大道端處，一列的立馬三人，三人的砍刀擱在肩頭上。

雙方漸漸的接近了，雙方的人也看清對方了。

丘文山在軟轎上一聲笑，他挺了一下又躺下了。

他裝着自己無法站起來的樣子。

「我道是甚麼人呢，原來是川南三虎當家的呀，不知三位當家的這是幹甚麼呀！」

對面的正是那川南三虎，他三兄弟立馬大道上，堵了個緊上加緊，休想在他三人身邊擠過去。

丘文山是幹甚麼的，他乃江湖上有名的包打聽，從十幾歲開始走江湖，如今已是四十好幾的人了，職業上他甚麼樣的人都認得。

川南三虎却不認得丘文山。

丘文山這麼一道出川南三虎的名號，老大丁春元當先一楞，他又哈哈的笑了。

「好厲害，我們不認識你，你却道出爺們的家譜來了，果然名不虛傳。」

丁春山道：「哥，哆嗦甚麼呀？」

丁霸更是一聲吼：「喂，把敲榨的銀子先交出來，龜兒子的，爺們不打算從死人口袋取銀子呀！」

丘文山在軟轎上忙抱拳，道：「三位丁當家的，江湖一盞燈，高舉乾坤亮，聽口氣，三位不但要銀子，也打算殺人呀！」

「殺光完事！」丁霸緩緩下了馬，他往軟轎逼過去。

丁春山與丁春元也下了馬。

丘文山急叫：「可是授意於宰父長風？」

「多此一問。」

丘文山又問：「他給你們多少報酬，丘文山加一倍。」

丁春元道：「十萬兩銀子，你有嗎？」

他原是要唬住丘文山的口，豈料丘文山也了得，他笑了道：「行，我不但出你們十萬兩銀子，另加你們十萬兩銀子，爲我丘文山幹一件事情。」

丁春元先是一頓，他冷笑了。

「包打聽，你有十萬兩銀子嗎？你這一回也祇賺了一萬兩銀子。」

丘文山道：「那是我的事情。」

丁春山道：「另外十萬兩銀子，你叫我兄弟爲你幹一件事情，是甚麼事情？」

「替我殺了宰父長風。」

「哈……」丁霸笑了。

丁春元叱道：「王八蛋，你眞是會打算，你叫咱們殺了宰父莊主呀，然後你在一邊拍手笑，拿咱們三兄弟當成大笨蛋呀！」

丁春山道：「咱兄弟也打不過宰父莊主，咱兄弟却能殺了你們，哈……」

丘文山心中忿怒，這是殺人兼滅口，這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眞混賬，黑着良心要人命，咱姓丘的本打定主意要打劫你的莊子，想不到先拿丘大爺來開刀了。

丘文山一怒之下大吼：「等一等！」

丁霸嘿嘿笑，道：「賴着不上路呀，王八蛋！」

丘文山道：「丘某不願血腥，有個意見先聽聽。」

他此言一出，川南三虎呵呵笑，那丁春元道：「是不是選擇怎麼死的方法呀！」

丘文山道：「你們錯了。」

丁霸道：「你娘的，模樣變了，好像你是老橫呀！」

丘文山道：「而且是索命老橫。」

他忽的一聲吼：「白山河！」

「當家的。」扛着一對拐杖的大漢跳出來，又道：「請吩咐！」

丘文山道：「過去，露兩手叫人家川南三虎瞧一瞧，別以爲咱們祇會替別人跑腿賺消息銀子。」

那人名叫白山河，打橫一躍迎上了川南三虎，他人高馬大有力量，雙臂把拐杖左右擧，吼聲如虎，道：「你們三人一齊上吧！」

變了，他變得不是抬轎子的了，那架式根本就是一個殺手人物。

而丘文山身邊多年來常是這六個大漢在跟他，這六個金剛，全都與石頭扯上了關係。

天下最硬的是石頭，六金剛的名字都有石頭。

六人分別是白山河、黃石頭、王玉山、李永山、劉白石與石磊。

六個人的外門硬功就如同石頭一般紮實。

此刻，白山河一聲吼，川南三虎齊瞪眼，丁霸大吼一聲：「老子砍了你這狗東西！」

砍刀斜劈，欺身而上，架勢上那是一刀就叫人當場挨刀慘死的景象。

然而想不到他刀出，忽見滿天拐影挾着凌厲的嘯風，劈頭打了過來。

丁霸也許會砍中對方，但那令人窒息的拐杖也足以叫他承受不起而重傷。

他這是來殺人的，可不是被人殺，心念之間，抖起一片刀芒疾揮又擋，可也失去了先機。

丁霸想不到丘文山的一個跟班就把他打得揮刀狂攔，不由得哇哇怪叫。

川南三虎老大一聲吼：「老二，殺了他！」

那丁春山也發覺老三吃緊，一聲嘶吼揮刀就砍。

丁春元也殺來了。

這光景變成了三人合殺那白山河一人了。

白山河雙拐掃打有致，大馬步左踩橫踏走的是奇門太極步，每出一步疾出七拐，打得川南三虎無法接近。

就在這時候，軟轎上的丘文山厲叫一聲：「圍起來！」

隨着他這一聲吼叫，又三個怒漢咻咻的飛掠過來了，祇見這三個大漢落地，每人手上已多了一支鍊子棱。

三個大漢不出招，那是在等丘文山的命令。

丘文山祇叫他們圍起來，並未叫他們殺。

丘文山大叫，道：「三位丁當家的，是不是要見到血腥掉了肉才會知難而退？」

丘文山的聲音並不高，却震人，川南三虎也識貨，三兄弟收刀一邊退。

丁霸已是氣咻咻的雙肩一起一落，想是力量用過了頭，氣力快放盡了。

白山河雙拐平擧，心不悸氣不喘，好像還能打上百回合也不在乎。

丘文山的六大金剛有力氣，抬了軟轎奔得快，一奔就是五十里才換班，每個人當然有力氣。

丘文山的名字也帶石頭，均是不好惹的人物。

丁春元嘿嘿笑了。

「原來出賣消息的丘老板，手下也是臥虎藏龍出能人呀，眞他媽的看走眼了。」

丘文山道：「甚麼事情都可以看走眼，唯有出刀不可以，太危險了。」

丁春山道：「原來身邊養了一批殺手。」

「而且均是高級殺手。」

丁霸道：「眞的出人意料。」

丘文山道：「三位當家的，咱們並不打算殺人呀，可是這防人之心不可無，身懷萬兩銀子，是個惹人眼紅的大數目，沒有防備，非但銀子不保，人命也難保。」

他忽然又一聲沉吼：「丘某不打算結怨，三位當家的，你們可以上馬走了。」

立刻，守在路中央的石磊一邊閃，放過了川南三虎，他還打從鼻孔冷哼。

石磊手上提的是鍊子棱，那種兵器也霸道，如果是六人齊出手，敵人就很難應付了。

川南三虎上了馬，馬背上丁春元開了腔。

「姓丘的，今天算是眞正認識你了，咱們後會有期。」

丘文山却淡淡的道：「回去告訴宰父莊主，他花的銀子很值得，行動得快，別被人捷足先登，那就不能怪我丘某人沒有提醒他。」

丁春元三人拍馬疾馳，馳向七虎山莊去了。

丘文山這幾句話是有用意的，他希望宰父長風遇上申屠十方，然後二人爭風吃醋打一架，最好雙方都死光。

江湖上很多人幸災樂禍，別人遭殃他歡暢，別人死光他拍巴掌。

丘文山心中就是這麼想，他現在坐在軟轎上不下來，六大金剛抬了他飛一般的奔回雲夢，他還得等，等候齊大妹子快回來，因爲洞庭風月宮如何下手去進行，那得妥善的加以商量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唐耕心獨自去找龍天香與龍三，結果遇到狠羣圍攻，幸虧燕雨絲用火器嚇跑狠羣，小唐找人致謝，發現是燕雨絲救他……燕雁迴避小唐，被江蓀找到山洞裏，不敵掉下黑洞，被隱居的老人救起……小唐去尼庵找燕雨絲母女不遇，被霍金與歸鄉攔住，爾後中村兄弟加入，四人圍攻，幸燕子飛湊巧遇上援手，却受了重傷，小唐帶他到尼庵急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走火入魔失記憶　任憑指揮去賭錢

小唐陡然之間聽到這口音，差點樂得跳起來，這不是「火谷老人」崔永泰嗎？有此人在，燕子飛就有救了。

祇不過崔永泰這老賊和小唐的仇更深，爲了救鳳妮，他發誓要殺此老賊，也可以說，如果老賊早點給藥，鳳妮還有希望。

現在要是求他，必然不成，非出奇兵不可。

石擎天先入屋，正要亮起火摺子，一隻手忽然搭在他的右肩上。

「誰？」

「唐耕心……」

石擎天自知不敵，但他爲人深沉，知道唐耕心是個君子，絕不會施襲，加上和他女兒有一段，所以他冒險甩肩閃開三步。

他是估對了，小唐不會在他未亮兵刃時殺他、傷他，但他閃出之後，小唐又閃電撲上。

這一次他使用了最好的招式，甚至祇攻不守。

以小唐目前的造詣，用最精粹的招式，加上祇攻不守，石擎天在心理上又有怯意，居然未過三招半就被制住了穴道。

院中的金羅漢聽到打鬥聲，剛剛放下了崔永泰，也剛剛撤下了龍虎雙環，小唐已出現，道：「金羅漢，你不行……」

金羅漢當然知道自己不行，但他不能妥協，雙環一錯，猛攻而上。

小唐居然未亮兵刃，却又出了絕招，且又是祇攻不守，這時間太寶貴了，在第三招上，金也被制住穴道。

金羅漢比石擎天差些，他用了兵刃，還是未超過三招半，小唐點了他三個穴道。

然後面對崔永泰道：「崔永泰，我要你救個人！」

「救人？誰？」

「你的少主人，燕子飛！」

「他怎麼哩？」

「一刀傷在腹部，很重，要快點！」

「不救。」

「崔老賊，你要是不救，或者未盡全力，我會把你撕了！」

崔永泰可以看出小唐眼中的仇芒，他知道顏鳳妮即使不是他殺的，也有「我不殺伯仁」的餘恨。

「老夫身邊的藥不全，沒有把握。」

「祇要你盡心就成！」

「好吧！把人弄到床上，快點去燒些開水來。」

小唐又爲石、金等人點了兩穴，去燒開水，然後聽崔指揮，爲他的醫療器皿消毒。

大約半天時間，崔永泰的手術完畢，一頭大汗。

「崔永泰，怎麼樣？」

「老夫能做的都做了，其餘的就交給天老爺哩！」

「你要記住！他活着，你就可以多糟蹋幾年大米飯，他要是死了！你要陪他一起走。」

「小子，你太不講理了吧？」

「這是給你老賊一次補償的機會！」

崔永泰知道所謂「補償」是甚麼意思？自會全力以赴。

這是第二天傍晚，燕子飛還在高燒，昏迷不醒。

「老賊，是不是很危險？」

「小唐，老夫不否認他很危急。」

「你不能設法？」

「所有的法子都用了，現在祇有等二十個時辰。如果能渡過，自然有希望，反之……」

二十個時辰眞不好熬，快到二十個時辰時，燕子飛還沒有醒過來。

但是，死亡的危機却在步步逼近小唐。

小唐在打坐調息，此刻一條人影鬼魅似地落在崔永泰床前，來人竟是霍金。

他們追出數十里，不甘心讓兩小逃出手掌心，這是殺小唐的最佳時機。

於是他們研究之下，猜出小唐和燕子飛的藏匿之所——尼庵，立刻又折了回來。

霍金先入庵探路，這工夫崔永泰躺在床上，乍見霍金，自是大喜。

霍金道：「崔大國手，石擎天和金羅漢不是和你一起？」

「是的。」崔永泰低聲道：「他們已被小唐制住，强迫我救燕子飛。」

霍金打個手勢，叫他別動，他要通知歸鄉。

崔永泰殘得十分厲害，更恨唐家的人。

此刻他躺在床上不能動，那是因爲小唐提防他弄鬼，制住了他兩個穴道。

歸、霍二人十分忌憚小唐，兩人聯手也無把握。

祇不過在他們施襲之下，小唐却無法倖免。

打坐調息的小唐，多少也大意了些。他以爲霍、歸已遠去，不會回來。石、金二人被制住三個穴道，連崔永泰也等於是個廢人。

在這荒野小庵中，誰會來？

霍在後，歸在前。

歸鄉在小唐前面，故意弄出點聲音，小唐睜眼發現，正要一躍而起，實實地兩掌已拍在他的頭上及背上，這自是小唐背後的霍金擊中的。

不遺餘力的兩下重擊，小唐不是鐵打銅澆的，自然受不了，身子向前一仆。

歸鄉見霍金得了手，激動得發出一聲尖喝，立刻欺上，想再補上兩掌。

祇要再補兩下，小唐非死不可。

小唐內力精湛，在他中掌時，等於在似醒未醒之間。所以他雖重傷，還能鼓起餘勇，拚命一竄。

這是潛意識爆發了他的雄心和責任感，他告訴自己，他不能死，他死了燕子飛也完了。

要是他根本還沒有聽到聲音而睜眼，更沒看到歸鄉，那是在意識混沌時刻，那時如被重擊，就會更嚴重些。

儘管如此，他的意識已經不清了，歸鄉欺上還沒出手，小唐已隨便地撩出一掌。

這一掌是他的潛力的極致，爆發力的頂點。

歸鄉絕對沒想到，人在重擊之下還有如此驚人的潛力，「吭」地一聲，身子倒飛出去，破窗而出。

霍金驚得一楞，他以爲小唐是强弩之末，所以他砸中兩掌，留個機會讓歸鄉快意恩仇，過過癮。

待霍金要再去補上一擊時，小唐有如一陣旋風，低吼着衝出門外，霍金追到院中，發現歸鄉重傷，昏了過去。

就這一會工夫，小唐已在庵外，低吼聲漸去漸遠，終於不可復聞。

經驗老到的霍金，也像做了個短暫的噩夢。

他把霍金抱到崔永泰屋中，道：「崔大國手，請偏勞一下。」

「怎麼哩？弄砸哩？」

「眞想不到，這小子了得。」大致說了一遍。

「的確，這小子能逃出你們二人的夾擊，眞是他的造化，祇不過……」

「怎麼樣？大國手。」

「那小子祇怕已走了火哩！」

「走了火還能在挨了重擊之下砸傷歸鄉兄？」

「那可能是深湛內力的一種反震，也可以說，他很幸運。」

「幸運？」

「是的，他是睜眼後被你重擊的，如果是在睜眼之前，他已經臥在那屋中，根本就跑不了哩！」

「大國手是說他完了？」

「不完也差不多，除非他能很快遇上李天佐，還有希望。」

霍金道：「大國手，請救救歸鄉兄。」

「那就先請霍兄把我的穴道解開吧，小唐點了我的兩個穴道。」

解了崔的穴道，弄醒了歸鄉，

傷勢頗重，崔爲他服了藥，自行療傷。

霍金道：「大國手，這麼說，咱們應該及早離開此地才對。」

「你是怕小唐回來？」

「是啊！此刻歸兄重傷，大國手行動又不方便，衹有霍某一人，衹怕……」

「不妨，他不會回來了。」

「爲甚麼如此武斷？」

「這不是武斷，依據霍兄的陳述，小唐臨去時連連低吼，顯然已走火入魔，這種人的記憶力已經消失了。」

「你是說，他就算回來也不認識我們了？」

「即使認得，也不記得發生的一些事。」

「大國手，如何處置燕子飛？」

崔永泰想了一下，道：「依老夫的看法，既然已經救了他，不如留他的活口。」

「爲甚麼？」

「如今咱們逃離『人間天上』，兩面受敵，如再得罪譚起鳳，等於三面受敵，這是十分不利的。」

「你是說譚起鳳還會信任咱們？」

崔永泰笑笑道：「老弟！事在人爲呀！」

「對對，事在人爲。」稍後去解了石、金二人的穴道。

* * *

小唐狂奔二三十里，躺在路邊喘氣。

他腦中一片空白，偶爾會記起霍金和歸鄉，還有崔永泰，當然，也有燕子飛。

至於這些人和他發生了何事？他也記不清了。

迷迷糊糊地小睡了片刻，忽然發現身邊站着一個人。

這人分明是個美貌少女。

「唐大哥，你怎麼躺在這兒？」

「這兒涼快。」

「涼快？」少女仔細打量他，道：「唐大哥，衹有你一個人？」

「是啊！衹有我一個人，妳……妳是誰？」

江蓀忽然發現唐耕心失去了記憶，她崇拜的人已成廢人，應該已不具有吸引力了，但「情」之一字，如果那麼單純，也就沒有那麼多的痴情男女血染桃花了。

她以前未得到的，還希望達到此一願望。

「唐大哥，我是燕雁呀！」

「燕雁？燕雁？」他搔搔頭皮，道：「好像聽說過。」其實他正在到處找燕雁。

「我們已經有很深的感情了呀。」

「有嗎？我們的感情有多深？」

「唐大哥，你怎麼如此健忘呢？我們不是已經有了夫妻之實嗎？」

「怎麼？我們已經有了……」

「哎呀，你不是說我身上很軟，像海棉一樣嗎？」

「我說過這話嗎？」

「喏！這樣你就會記起來了。」抓起他的手，放入衣內，使他的手緊緊地捂在她的乳峯上。

她自知已不具備接近小唐的資格了，但不甘心就衹和魯純有一次經驗，那太委屈了她。

她要以小唐的優越條件來否定魯純在她身上留下的不幸和陰影。

衹要小唐和她有一次肌膚之親，她的身價就不同了。

當然，江蓀除了這種想法之外，也有一種「品嚐」的慾望，人人都響往「滿漢全席」，卻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種口福的吧！

「唐大哥，走吧！」

「到……到那裡去？」

「跟我走就是了，又不會讓你吃虧。」

在一家客棧中，江蓀要了個僻靜的跨院，叫了很多的菜。

兩個人「兩人好」「三星點」地豁拳暢飲起來。

小唐似乎有那麼點印象，和燕雁有交情，到底有多深的交情是記不清了。

衹不過在他的空洞的腦海中還能記起這點交情，是很不容易的。

小唐變成一個極單純而沒有歷史的人，所以江蓀放浪地半裸着坐在他的懷中，還有意無意地扭腰擺臀，頗有「鑽木取火」的架勢，小唐並未介意。

小唐衹知道，和這女人有交情，也無法評估和一個有交情的女人如此接近是否過火？

江蓀以前和她表哥，是第一次破身，但並不是衹有一次，也許是她的表哥善解人意，第一次體貼溫柔。

這和一個女人以後對房事的看法和體驗有很大的影響。

大多數男人，予取予求，初夜狂熱地需索，使女人對房事怯懼，而變成性冷感。

當然，也有些女人天生性慾强烈。

武則天七十七歲時還迫切需索，她七十六歲時還「重生眉(長出新的眉毛來)，成八字(八字型)，百官皆賀」。

七十七歲時，據通鑑上說：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

當時有位長史叫侯祥的人，也設法接近武后，鬧得朝野皆知，所以在補闕朱敬則入諫：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衞長史侯祥等，明白媒術，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

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

七十七歲的老婦，還有人追求，雖可能是爲了名利，總還有誘人之魅力吧！

那時武則天已有張易之和張昌宗二兄弟內寵，還要選俊美少年人爲奉宸，精力之强，令人咋舌。

江蓀還年輕，已經有這種趨向了。

六七分醉時，在小唐耳邊道：「哥，躭會去找你。」不等他回答，就去洗澡了。

小唐對於「去找你」這句話還不甚明瞭，人到這種境界，頗似一張白紙。

就在這時候，出現了一個人。

小唐打量來人，似曾相識。

「唐少俠，你不認識我了？」

「你……你是……」

「我是燕姑娘身邊的人，也是燕子飛少爺的忠僕。」

「是嗎？我記不大清楚了。」

「唐少俠，這女人不是燕姑娘，她在騙你，她是『人間天上』新幫主江歡老賊的孫女江蓀。」

「江歡的孫女江蓀？」

「對對，就是她，她不是個好女人，唐少俠，你走吧！在鎮西大槐樹下等我，我會去找你。」

「爲甚麼要這樣？」

「我會幫助你找到燕姑娘。」

「燕雁呢？」

「她失踪了，夫人迄未找到她。」

「好好，我到鎮外等你。」

唐耕心離去，胡大舌頭作了點手脚，然後脫了下衣，却連褲襪都未脫，熄了燈等待。

這小子是個點子極多的人，他離開「人間天上」很早。早在江蓀祖孫未去代替幫務之前，他就不在幫中了。

因此，江蓀見了他也不認識。

江蓀此刻有男人小登科的喜悅心情，自被魯純玷汚，他以爲對小唐的希望已經破了。

衹不過她還不死心，所以才會留下小唐一枚扣子。

床上的小唐不出聲，她也不想浪費時間。

她感覺這小子很稱職，似乎床上床下不一樣，在床上比在床下活躍多了。

大約半個時辰，盡興而罷，小唐立刻下床穿上了下衣，江蓀道：「哥，幹甚麼緊三火四地。」

胡大舌頭不出聲，出屋而去。

江蓀一想不對勁，唐耕心已失去記憶，他要去何處？至少她還十分需要他。

這要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是小唐能使她稱心如意，不必服甚麼「美鳴丸」就會號叫，又稱「叫床」。

另外，她也需要以小唐來提昇她的身價。

的確，能有小唐這麼一個入幕之賓，武林中的少女，還挑不出幾人。

「唐大哥……唐大哥……」她邊叫邊匆匆穿衣，出來找了好一會不見人，追到街上也不見影子。

「走了？這個人可眞是完蛋了，怎可玩完了一走了之？」她以爲小唐既然失去了記憶，找他不難。

她返回客棧點了燈，赫然發現桌上有一封信，一看內容，差點氣炸了肺，把信撕得粉碎。

信上說，剛剛和她上床的人不是唐少俠，而是另一個人，爲了安全，不便直說，以後有適當機會再「認親」。爲恐唐少俠沒吃魚弄了一身腥，所以必須留書說明。

江蓀雖不是三貞九烈之女，却不是人盡可夫之輩，吃這啞巴虧，她會嚥下這口氣？

她相信，小唐絕不會做了這事而推卸責任，他不是那種人。

這個人到底是誰，應該不難找到。

至少，此人與小唐有關連，是此人先把小唐打發走了才來這一手的。

想起來不禁臉紅的是，在那事進行中，她的兩腿經常放在他的腰際擺動、顚盪，全力以赴，完全主動。

大概在心理上也有討好他的意思，希望他吃上甜頭，以後遇上會主動找她。

於是她連夜退房追出，當然，她並不知道他們去了哪個方向。

* * *

燕子翔一搖三擺地進入「瑤台」勾欄院大門。

嫖對他來說，可算是家常便飯，衹不過他是個很挑剔的嫖客，必是勾欄中的紅倌人才有興趣。

這一家他初來，龜頭迎上，見他衣着華麗，不像未見過世面的人，道：「公子有熟姑娘？」

「沒有。」

「小的給公子介紹一位，剛破身不滿一月。」

「是你們這兒最紅的姑娘嗎？」

「這……當然不是。」

「最好最紅的是哪一個？」

「她叫銀丁，衹不過今天她已經有了恩客哩！」

「爺們今夜就要睡她，叫她把那客人退了。」

「退……退了？」龜頭笑笑道：「公子，你可能不知這兒的規矩，紅姑娘可沒有第一次接生客的。」

「爺們就要改一改這臭規矩。」站起就往後走。

「公子你要幹甚麼？」

「找銀丁姑娘。」

「公子，我勸你別在這兒惹事。」

「怎麼？這些八流打手想唬我？」

「公子，就算是八流的好哩，有那麼三五個。」

「好好！你告訴我，銀丁在樓上哪一間？」

龜頭隨便一指，燕子翔就上了樓，龜頭却派小廝自另一邊繞道上樓傳遞了消息。

燕子翔一上樓，就遇上兩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漢子，一副吃生米的架式，道：「小子，你給我爬下去。」

「爬……爬下去？」燕子翔裝出一副窩囊相，道：「哥們，我這就走下去成不成？」

「不成，你一定要爬下去。」

「怎麼爬？能不能示範一下？」

「就這樣……」這兩漢之一邊作爬狀，且邊「汪汪」作狗叫。

燕子翔道：「你老兒還眞有點狗里狗氣的。」

這漢子出眼一翻道：「×你媽，你敢罵人？」

燕子翔道：「不是已經罵了？」

這漢子狂叫一聲撲了上來，一般的嫖客，敢到這兒生事的太少了。眞正有身份的武林高手却又不會炫露，至少他們不會在這種場合炫技。

燕子翔很忌諱那句「×你媽」！在別人聽來，不過是一句粗俗的口頭語，在他却有切身之痛。

祇是那麼雙手一托一送，這漢子竟飛下樓去。

這可以想像，像這種貨色，自然不會甚麼輕身功夫，更拏不穩樁，豎着下去，橫着放平在地上。

八成不會再糟蹋糧食了，樓下之人大嘩，大叫：「死了人哩！」

另一漢子往樓下一看，嘶嗥着再撲上來。

這漢子敢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氣。

燕子翔當然未出三招就把他砸昏在地。

接着就有七八個掄刀舞棒，蓋房架屋似地罩下。

燕子翔對付這些角色，自然不屑撤兵刃，也不過十來個照面，全部倒下。

燕子翔要點火燒樓，鴇母可急了，跪下求饒：「公子，您是大人不記小人過，這些混蛋有眼無珠，得罪了少爺你，你就高抬貴手，我馬上叫銀丁姑娘陪你一夜。」

燕子翔道：「人肉攤子欺負客人，媽的，若我火起，眞的給你燒光，走，帶我去見銀丁。」

「是，公子，請隨奴才來！」下樓來到後院，正好遇上了剛才那個龜頭，道：「王八蛋！你剛才不是說銀丁住在那樓上？」

「公子，我……我……」燕子翔一巴掌把他打出三四步倒在地上。

這後院沒有樓房，環境清幽，花木扶疏，鴇母呼叫着：「銀丁，快來接待這位公子！」

銀丁倒沒有應聲，却有個三十左右的年輕人出現在三間屋門外，此人的衣衫比燕子翔還要華麗，項上居然還有一具金鎖，道：「今夜在下已經叫了銀丁。」

鴇母自然知道已有人叫了銀丁，祇不過遇上這等客人，也祇好孩子哭抱給他娘，讓他們自己來解決。

燕子翔「叭」地一聲吐了口唾沫，道：「你包了？」

這年輕人仰仰頭，道：「談不上包，祇不過今夜嘛，她是屬於在下的。」

「你他媽的有沒有尿泡尿照一照？」

這年輕人冷峻地道：「燕子翔，你他媽的把眼皮子擄開看清楚，本爺不是勾欄中那些廢物。」

「你是誰？看你這副鳥架子，也好不到那裡去。」往上一撲，對方身子滴溜溜一轉閃過。

燕子翔一凜，這果然不是勾欄中的打手之類人物，甚至這身法比他還高明。

怎麼會呢？背運才會遇上這種人物，燕子翔當然不會服氣，再次撲上。

這一次不一樣，沒有一絲輕敵之意，不論是速度及出招的準確度都改進了，結果還是一樣。

對方又是那麼一轉閃了開去。

燕子翔忽然心生怯意。

他是名家之後，見過世面，知道遇上了硬手。

這年輕人一字字地道：「把你剛剛吐在地上的唾沫舔起來滾出『瑤台』，如果要我動手，你會更難堪。」

燕子翔拔劍攻上，這人也抽刀接招。

不到五招，燕子翔就知道今天這個人可丟大了。

他在此處摔死了人，也打傷了很多人，萬一被制住，可能被毒打一頓，如果是仇人，也可能丟掉性命。

最後就算能保住小命，祇怕也要包賠損失。

十招後就落了下風，他估計接不下此人三四十招。

這是甚麼人，爲甚麼從沒見過？燕子翔道：「你是甚麼人？」

「你還不配與聞。」

燕子翔力攻三劍，一個「鯉魚倒穿波」就上了牆頭。

再一掠就在牆外，逃出鎭外，正要喘一口氣，忽見林中走出一人，竟是剛才那個年輕人。

燕子翔道：「你眞以爲我怕你？」

「希望不是。」

「你敢報名來？」

「南宮政，沒聽說過是不是？」

「的確，我勸你還是爲自己留點餘地。」

「你如果知道做事要留餘地，也就不會在勾欄中殺人了。」

「你可知我的身份？」

「呸！不過是一個過氣的幫主之子而已。」

「過氣幫主之子，比你這無名小卒又如何？」

「我這無名小卒能在三十招內把你擺平。」

「少吹！」燕子翔明知不是吹噓，祇是因爲沒聽說過這號人物，仍以爲是自己沒有全力以赴之故。

這一次他盡了全力，也用了最得意的招式，祇不過在三十招內，仍被擊落了兵刃，繼而被制住了穴道。

燕子翔躺在乾硬的地上，仍似未產生眞實感。

這小子眞具有擊倒我燕子翔的實力嗎？他閉上眼，內心仍恨父母，沒有教他好的武功。

「說！你爲甚麼要迫害勾欄中的一些可憐蟲？」

「你說他們可憐？」

「怎麼？你以爲他們不可憐？」

「褲子一脫，大把的銀子就來了，天下哪有這麼輕鬆營生。」

南宮政一楞，道：「聽你的口氣，頗爲羨慕這一行對不？」

「倒也不是羨慕，總以爲她們賺錢太容易。」

「錯！她們賺錢太難了，至少在下海時曾經過人格和自尊的鞭撻。好！你以爲這一行賺錢容易，我就成全你。」

「你要如何處置我？」

「不會讓你失望的，但你幹這一行，則不需要武功。」閃電出手，連拍十餘下，燕子翔滿地翻滾，哀號不已。

他的武功已經失去，剛才還抱怨過，那點武功太不管用，現在他多麼重視那「一點點」的武功。

* * *

「後庭花」相公堂子門庭若市，雖然大多數人對這一行及熱衷這一行的人十分蔑視，似也並不妨碍他們的存在。

有些人硬是喜歡這個調調兒。

其實藐視這一行的人，主要是勾欄中的窰姐，她們最瞧不起這些和女人搶生意的「大丈夫」，她們如果早知道某一嫖客光顧過相公堂子，她們拒絕接待。

理由很簡單，他們是逐「臭」之夫，鑽過糞坑。

燕子翔人品俊逸，個子又不甚高大，打扮成女的，還眞搶去了「後庭花」原有相公的光采，不久就被譽爲「花魁」了。

這種侮辱男性的行業，最初由「狎優」而起，「優」就是當時的「娼、隸、優、卒」四大賤民之一的戲子。

「狎優」就是玩戲子，那時唱花旦的多是面目姣好的男童，極像女人，故稱之爲「像姑」，以後叫白了稱之爲「相公」，也許另有原因，但迄無較合理的解釋。

清代官員不准嫖妓，一旦被抓到，必然革職，且永不錄用，但「狎優」則不禁，自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有些法令廢除，伶人中有了女人加入。西太后逃亡西安回朝，常召伶入宮演戲。「優伶」的地位已經提高了。

一些有閒錢之輩閒極無聊就捧「相公」，選出「花榜」(仿科舉的模式選出狀元等的黃榜)。

由一些大人物名流推舉，寫在黃紙上到處張貼，有所謂狀元、探花和傳臚之名次。

現在，「後庭花」也正在選「花榜」，龜奴到處張貼「花榜」，更絕的是，爲了宣傳，以廣招徠，還把榜首的狀元、榜眼、探花及傳臚四名乘轎遊街。

燕子翔就坐在最前面的一乘彩轎中。

推動這「花榜」盛舉最力的，正是當初送他來此的南宮政，他出錢出力，終於辦成了這件事。

南宮政爲甚麼如此熱心作這件無聊的事呢？這當然是有原因的，表面上却僅是懲罰燕子翔殘害勾欄中的妓女。

四乘彩轎由一些無聊的人護擁着來到通衢大道上，人太多，轎子無法通行，祇好暫時停下來休息。

於是有人大叫，請四位「新貴」出轎一瞻風采。

眞正是一呼百喏，大家齊聲讚成，盛情難却。

相公堂子方面的負責人自然願意，難得有這機會讓相公們公開亮相。

於是在千呼萬喚之下，四位相公出轎了。

最後出轎的自然是燕子翔了，一身的綾羅綢緞，濃粧艷抹，花容月貌，立刻造成了轟動。

甚至有些登徒子想近前去摸他一把。

燕子翔羞怯怯地游目四顧，突然，他的目光與一位觀眾的兩道目光一接，立刻低下頭去。

那人正是燕雨絲。

燕子翔一直輕視他的母親，而現在，他居然不敢正視自己的母親，因爲他現在的打扮不堪入目。

祇不過母子關係畢竟非同小可，況且他落到這地步，一直孤立無援，如今看到了親人，倍感親切。

甚至他在那一瞥之間，發現母親目蘊淚光。

於是他再次抬頭望去，母親已不在原先那位置了。

他四下打量，不見了母親。是了，他以前對他的母親太絕了，他的母親寒了心，況且在這場面上，也無法援手。

燕子翔正自失望之際，耳邊忽然傳來細微之聲，道：「子翔，我在你身後，今夜我去救你。」

燕子翔幾乎想流淚，但他忍住了。

* * *

晚上，他沒有接客，大約三更稍過，燕雨絲就出現了。

他目前是掛頭牌的紅相公，一人獨住一院。

燕雨絲出現時，燕子翔的心情是很難形容的，他恨母親的走調，也恨自己的不爭氣。

他沒有說半句話，就被燕雨絲救出，來到鎮外七、八里外，在林中放下他，燕雨絲喘着道：「子翔，怎麼會這樣？」

「天生下賤！」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妳如果是來糗我的，妳自己請便。」

「怎麼會？」

「那就不必問。」

「我是希望知道，會不會有人强迫你？況且你的武功已廢，總不會自己廢了自己的武功吧！」

「是一個名叫南宮政的年輕人。」

「他爲甚麼要廢你的武功？」

「因爲我在一家勾欄中鬧事，殺了一個人。」

「這就是了，要不，那個南宮政絕對不會如此狠毒。」

「妳是來諷刺我的？」

「子翔，人總要檢討自己的過去。」

「妳的過去就光彩嗎？」

燕雨絲本想拂袖而去，可是她也不能否認自己過去的走調，雖然兒子不該如此對待她。

她深深地嘆了口氣，道：「子翔，娘並沒有否認自己做錯了事，但作子女的，最好先瞭解事情發生的經過，再責備父母，儘管娘並不迷信『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那句話。」

「妳救了我，我會記住那筆債，我走了。」

燕雨絲對這個長子眞看穿了，祇不過檢討自己，確有不是之處，子女爲她的行爲抬不起頭來。

「子翔，我想試試看，還能不能爲你恢復武功。」

「已經三個多月了，還行嗎？」

「事在人爲，試試看吧！」

燕子翔雖然仍對母親存有芥蒂，但武功太重要了，如他未失去武功，又怎會在「後庭花」受這種罪？

在燕雨絲的居處，她爲他恢復功力。

她知道，以她目前的功力，爲兒子復功有點不自量力，但冒這份險是值得的。

如果爲了兒子而中途死亡，她以爲也死得其所。

一天一夜，幾乎是死去活來，她終於達到了目的。

她這樣做主要是在兒子面前贖罪。

絕對沒想到，燕子翔功力恢復後，打坐調息三個時辰之後，一躍而起，的確和以前一樣了，大喜過望。

但是，望着一邊打坐行功，一頭虛汗，臉無血色的母親，却沒有感激涕零的感受。

他以爲這是她該付出的，他對她的冷漠却仍是她罪有應得的，他居然沒等母親行功完畢就自行離去了。

燕雨絲睜眼看着兒子不辭而別，剎那間她失去了求生的慾望。

一股怨氣打心底昇起，她的心神一鬆，忽然倒了下，口鼻中大量流血。

哀莫大於心死。她不想活了，就運功使「血不歸府」，如果不遏止而大量失血，不須半個時辰，必然不治。

燕子翔走了，他是個知恩不報的畜牲。

就在這時，兩條人影無聲不息地飄在的屋內。

二人向床上看了一會，女的立刻把燕雨絲扶起。

二人都蒙了面，如果燕雨絲未昏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是誰了。

兩人打個手勢，女的在前，雙手按在燕雨絲的胸前，男的在後，雙掌貼在她的背上。

不一會，燕雨絲渾身冒着騰騰蒸氣，氣色已經好轉。

大約一個半時辰，燕雨絲隱隱感覺四隻手由她的前胸與背後收了回去，渾身有無比的舒暢。

睜眼一看，一男一女兩個蒙面人站在床前。

她說不出是甚麼滋味，該不該感激他們？或者是否還要繼續恨他們？

至少，他們的表現要比兒子燕

子翔有人情味多了。

她又閉上眼，頰上淌下兩行清淚。

稍後，她再睜眼，兩個蒙面人已經走了，不由掩面而泣。兒子如此絕情，女兒失踪，迄無下落，丈夫救了她，却在別的女人身邊。

家庭破碎，前途茫茫，人生乏味。

祇不過想起燕雁和燕子飛，她又不想死了。她還有責任沒了。

* * *

胡大舌頭和小唐都化裝易容。

胡大舌頭嘴角上有一撮毛，小唐留了短的鬍子，眉毛甚濃，不是至親的人，絕對認不出他們的。

這大鎮上突然來了百十個乞丐，其實是「逃荒」的人，附近三個縣大旱，七個月沒有下雨。

人們塡不飽肚子，祇有離鄉背井了。

「唐少俠，百萬人敖敖待哺，咱們也該盡點力。」

「盡點力？有甚麼辦法？」

「弄錢賑災。」

「咱們不偷不搶，如何弄錢？」

胡大舌頭道：「你的賭技如何？」

「牌九和骰子還湊合。」

「跟誰學的？」

「好像是馬大風阿姨！」

「咱們祇要合作，保證大有斬獲……」

「詐賭？」

胡大舌頭道：「唐大少，何必說得那麼難聽！玩點花梢而已，再說，我選的這家賭場，和『人間天上』的燕雁有點關連。」

「『人間天上』？」

「怎麼？連『人間天上』也不記得了？他們以前的幫主就是譚起鳳，現在是燕雁哪！江蓀是燕雁的孫女，而江蓀上次要佔你的便宜，不是我代你解圍的？」

「是有這麼回事！」

胡大舌頭道：「江歡主持『人間天上』，食指浩繁，他們要開銷，當然要廣開財源，就在吃喝嫖賭這些方面斂財。」

「他們開賭場？」

「當然，這鎮上就有一家，他們還開了多家勾欄，那家『後庭花』相公堂子就是江蓀的表哥南宮政開的。」

「南宮政？怎麼沒聽過這名字？」

「以前在西北，剛來中原不久，江歡招兵買馬，廣召志同道合的心腹人才，南宮政自是適當人選了。」

「武功很高？」

「當然，聽說不在談天儀之下。」

「我們要到江歡的賭場去？」

「對，弄他們的錢，去救災民，當然，咱們自己也需要開銷……」教了些手法及花梢給小唐。

這家大發賭場已有七八年的歷史，經常門庭若市，即使在最淡的季節，也是川流不息，自有其原因在。

他們會發動部下，拉攏賭客，如不捧場，可能會有麻煩。

賭客們惹不起，反正到那裏都是賭，何不作個順水人情。

這兒是個四合院，牌九、骰子、紅黑寶、麻將、十二張等樣樣都有。

胡大舌頭事前試過，小唐的骰子和牌九這方面的技巧，比一般賭徒精練多多。

就憑這份精練，以胡大舌頭自己的「技術」，大概可以玩點名堂出來。

他們不是一起進入賭場，也不是一起來到這一桌枱面最大的豪華賭局前的。

這一桌上的賭注，毛估一下，大約有三四萬兩之譜。

當然，這還不能算是最大的賭局。

正好這時莊家通賠了兩次，賭資不足，把位子讓出，胡大舌頭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天門」的中年賭徒看看這個三十左右（胡大舌頭才二十五歲）、嘴邊長了一撮毛的傢伙，衣著是夠光鮮，要說作莊嘛，似乎不大夠份量，道：「老弟，作莊嘛！總要有三五萬兩的賭資吧！」

「這是當然！」

「請亮一下好嗎？」

胡大舌頭掏出一張銀票，上面是「憑票祈付肆萬九千七百兩整」字樣。

「大德通」的票子，全國通用，鐵票。

這票子很唬人，「出門」和「末門」也看到了。

這工夫「出門」也出了局，小唐坐下來。

他的記憶失去，並不是任何事都忘了。

如果任何事都忘了，武功也會忘記的，但他的武功未忘，賭也未忘。

他祇是忘了一部份，也就是被重擊之前那一段短時間內的事物。

胡大舌頭洗了牌，砌好，把兩枚骰子拿到面前，道：「下注，下注！雞零狗碎的免上……」

「出門」背後有個瘦子，三十五六，一看就是個內外並修的人物，「天門」四十出頭，大概練過「黑砂手」。

「末門」却是個頗斯文的年輕人，三十出頭，他押了一萬，「天

門」兩萬，「出門」小唐押了五千。

胡大舌頭瞪了小唐一眼，道：「哥兒這麼精打細算，到賭場來幹甚麼？」

小唐身後的漢子「叭」地一聲丟下一疊銀票，道：「可別狗眼看人低，爺們不是沒有！」

胡大舌頭翻了一下，整整是三萬五，這人道：「通賠夠嗎？」

胡大舌頭道：「要是不夠，人頭留下！」

那漢子不出聲，胡大舌頭打出了骰子——「七對門」。

胡大舌頭分了牌，輕輕一摛，這才把落在公牌上的兩枚骰子收回來放在面前，把配好的牌推出。

「出門」是前七後八點，「天門」是前六後九點。「末門」是一二開步走，最小。

胡大舌頭一翻，觀者嘩然，前面是地九，後面是天槓（又稱天罡），這當然是通吃的牌。

一把就有五六萬的進賬，三門驗看骰子。

毛病出在哪裏？不是假骰，也未見作其他手腳。

隨後又查點牌數，一張不多也一張不少。

毛病出在胡大舌頭收回骰子時，手中預先扣了一張牌，極爲熟練地在公牌上調換了一張。收骰子應在未發牌之前才對。

當然，他砌牌時知道那是一張甚麼牌才行。

這固要相當的技巧，也是找機會。要是衆目睽睽，三家幾十隻眼睛都盯着他去檢骰子，技術再高也換不了牌。

當時另一屋中在吵架，滿口髒話，最後大打出手，在賭場中這種事司空見慣，衆人回頭張望，在分神之際，胡大舌頭趁機下手。

有所謂「十賭九詐」，還有「久賭無贏家」之說，錢進進出出，轉來轉去，最後都進了賭場的荷包之中。

第二把牌未用，洗了重來。

這一次小唐又押了五千。「天門」三萬五，「末門」三萬，小唐背後那漢子不押了，胡大舌頭打出骰子分了牌。

大家都配好了牌，而且「天門」和「末門」也都翻了開來。

「天門」是七、八點。「末門」二、六點。

祇有「出門」小唐的還扣在桌上未翻。胡大舌頭爲他翻了過來，道：「爲甚麼不亮牌，見不得人嗎……」

這一翻，當然又換了牌。

牌九也可以作假作記號，也就是藥水牌，在中藥鋪可以買到藥水，三十二張牌各有其作暗號的記號與位置。

推牌，開門及送牌都可以作手腳。

剛才小唐故意不翻牌，胡大舌頭代他翻開，就是預定的玩假手法，胡大舌頭手中又扣了一張牌。

那知這一次不靈了，原先站在小唐身後下注的精瘦漢子突然自胡大舌頭身後竄上來，一把扣向他的脈門。

這人的動作眞快，胡大舌頭一驚。

即使不被此人扣住脈門，手中扣的那張原屬小唐的牌如何處理？手法再高超，也無法掩人耳目。

這工夫小唐的動作更快，道：「你的手脚不大乾淨吧……」一把抓住了兩隻手，他指的是胡大舌頭。

小唐的手比常人大得多，而且時間拿捏得好，正好是精瘦之人堪堪扣住胡大舌頭脈門的瞬間抓住了二人的手。

他手上一加勁，兩人的手都受不了，「叭噠」一聲，一張牌九掉落在桌上。

「看到沒有？」小唐現在是倒打一耙，大聲道：「他們是同伙，本要換牌，被我抓住了……」

這人氣得臉都綠了，明明是他們二人作假，居然把他扯上了。他厲聲道：「這張牌是自他手中掉出來的。」這點子是胡大舌頭以「蟻語蜨音」指點他的。

「對！」小唐道：「的確如此，你想把這張牌交給他，他沒有接好！你還想狡賴？」

小唐一鬆手，胡大舌頭雙臂一圈，枱面上所有的銀票都到了他的手中，往袋內一塞，大聲嚷嚷「詐賭！」

這是賊喊捉賊的把戲，由於觀看的人無人看到剛才的一些小動作，也無人敢說誰在詐賭。

有的觀衆却以爲這精瘦漢子輸了錢找碴。

這工夫賭場管事的走過來道：「朋友們，是怎麼回事？」

胡大舌頭指着精瘦的漢子和小唐，道：「他們詐賭！」

在七嘴八舌之下，自然弄不清楚，這工夫另一邊有人嚷嚷：「我的一張肆萬九千兩的票子被人摸去了……」

精瘦漢子出了手，胡大舌頭一接被震退了兩步。

二人的差距很大，小唐立刻攻向精瘦之人。兩掌一接，精瘦漢子臂痛如裂，跟蹌退了兩大步。

「你……你們是一伙的？」精瘦漢子這才體會到，他們都上了當。

小唐道：「他們才是一伙的，看，那小子溜了！」

（未完・卅九）



